

目 錄

卡爾·馬克思.....	1— 05
卡爾·馬克思.....	3
馬克思底學說.....	9
哲學的唯物主義.....	10
辯證法.....	14
唯物史觀.....	17
階級鬥爭.....	21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24
社會主義.....	39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	44
紀念恩格斯.....	51— 61
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集.....	62— 70
馬恩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	71— 72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分.....	73— 78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79— 83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它底曲解.....	84— 88
馬克思主義底學說.....	89— 91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重要性.....	92— 98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100— 110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111— 117

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發展某些特色	118	—	124
馬克思致願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125	—	136
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柏克爾、			
諸人致左爾格諸人的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137	—	159
海特曼論馬克思	160	—	169
國際自由主義如何評價馬克思	170	—	175
馬克思論美國『黑分派』	176	—	184
庸俗資產者的專政觀與馬克思的專政觀	185	—	192
列寧論游擊戰爭	193	—	205
反對抵制	206	—	217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218	—	228
在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229	—	231
馬克思主義呢蒲魯東主義呢	232	—	237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	243	—	245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內部的分裂	246	—	267
我們黨的科學的正確名稱	268	—	276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277	—	284
局外人的建議	285	—	287
馬克思論從資本主義到			
共產主義的過渡	288	—	294
預言	295	—	302
第二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	303	—	312
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	313	—	334
工人政黨對於宗教的態度	335	—	348

哲學的黨性.....	349—354
論辯證法.....	355—360
列寧論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	361—372
我們的革命.....	373—387

卡爾·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在西歷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普魯士萊茵省居利域。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猶太人，在一八二四年曾受洗禮為新教徒。馬克思底家庭，是一個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家庭。馬克思在居利中學畢業以後，就升入邦恩大學，然後又轉進柏林大學，都是研究法律學，但真正喜歡研究的，却是歷史與哲學。一八四一年，大學畢業的時候，他作了一篇關於伊壁鳩魯哲學的畢業論文。照其觀點看來，馬克思當時還是一個黑格爾派唯心主義者。在柏林的時候，他曾加入過『左派黑格爾主義』（布魯洛·鮑威爾等人）底小組。這些『左派黑格爾主義』曾努力想從黑格爾哲學中作出無神論的和革命的結論來。

馬克思在大學畢業後移居邦恩，希望謀得一個教授職位。可是，在一八三二年，政府剝奪了費爾巴哈底教授職；在一八三六年，又不許費爾巴哈進大學去教課；而在一八四一年，政府又褫奪了青年教授布魯洛·鮑威爾在邦恩講演的權利。政府這種反動政策，使馬克思不得不放棄其學者的野心。左派黑格爾主義底觀點，當時在德國發展得很快。特別

是從一八三六年起，費爾巴哈開始批評神學，並開始轉向唯物主義，在一八四一年的時候，在費爾巴哈底思想上，唯物主義已完全佔了上風（基督教底實質）。一八四三年，他的將來哲學底基本原理一書也出版了。後來恩格斯論到費爾巴哈這些著作的時候，寫道：『我們曾經需要經受這些書底解放作用』，『我們（即左派黑格爾主義者，馬克思也在其內）一下子就變成費爾巴哈派了。』在這個時候，與左派黑格爾主義者有關係的萊茵省的急進的資產者，在科命創辦了一種反對派的報紙：萊茵報（一八四二年正月一日開始出版）。馬克思與布魯洛·鮑威爾被聘為該報底主要職員，而在一八四二年十月間，馬克思就做了主筆，他於是就從邦恩遷到科命。在馬克思當主筆的時候，該報底革命民主表現得日益明顯。政府起先只想以兩次的三次的檢查縛該報，但到後來，在一八四三年正月一日，就決定完全把它封閉起來。這時候，馬克思不得不辭去主筆的職務；可是他的去職，終究不能把該報挽救出來。在一八四三年三月間，該報就被封了。馬克思在萊茵報上所作的最長的論文，除了下面所指出的（參看附錄在後面的參考書）以外，恩格斯還指出了馬克思關於穆塞爾河流域釀酒農民狀況的一篇論文。辦報的工作，使馬克思感覺到自己對於政治經濟學懂得

※ 在本小冊底末尾，列寧本來附錄有一個參考書的目錄，目錄內面所記載的，是馬克思主義底各種書籍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著作。本版因篇幅有限，所以沒有編進來。請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至四三頁。

不夠，於是他就努力從事於研究政治經濟學。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在克萊慈拉哈和威斯特華倫男爵燕妮結了婚，燕妮是馬克思幼年的朋友，當馬克思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他就與她訂上了婚約。她是普魯士一個反動的貴族家庭中的女兒。燕妮底長兄，在普魯士各最反動時代中的一個時代裏（一八五〇——一八五八年），做過普魯士底內務總長。一八四三年秋天，馬克思到了巴黎，以便與盧格在國外共同出版一種急進派的雜誌（盧格，生於一八〇二年，死於一八八〇年；是一個左派黑格爾主義者，一八二五到一八三〇年曾被監禁，一八四八年後僑居國外，一八六六到一八七〇年是一個俾斯麥派）。這個雜誌：德法年鑑，只出了一期因為在德國祕密銷行是很困難，又因與盧格意見分歧，該雜誌也就停止出版。在該雜誌上所做的文章中間，馬克思已經表示自己是一個革命家：他宣佈『對一切現存制度作無情的批評』，尤其是宣佈『武器的批評』，他所依靠的是羣衆和無產階級。

一八四四年九月間，恩格斯到巴黎來住了幾天；自此以後，恩格斯就成了馬克思的知己朋友。他們兩個人，曾最熱烈地參加過巴黎城裏革命團體當時熱鬧的生活（蒲魯東底學說當時會有特別的意義，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其哲學底貧困一書中曾堅決駁斥過蒲魯東底學說），與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各派學說作了激烈的鬥爭，同時，創立了革命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策略（參看一八四四到一八四八年這一時代馬克思底著作——參看附錄在

後面的參考書等)。一八四五年，因普魯士政府底請求，馬克思這個危險革命家，即被逐出巴黎，於是馬克思就跑到布魯塞爾那裏去了。一八四七年春，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一個秘密的宣傳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積極參加了該同盟底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八四七年十一月舉行於倫敦），並按它的委託而擬就了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出版的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在這篇著作裏面，絕頂明確地說明了：新的世界觀——把社會生活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辯證法——這個最完備的最精深的發展學說，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新社會底創造者——底全世界歷史革命作用的理論。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發了的時候，馬克思又被逐出比利時國境。他又跑到巴黎。三月革命後，又從巴黎回國，就是說回到科倫。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為止，在科倫曾出版新萊茵報，馬克思就是該報的主筆。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革命事變底過程，完全證實了新的理論；正好像後來世界各國一切無產階級運動和民主運動也都證實了這個理論一樣。德勝的反革命派，起初將馬克思提交法庭審判（一八四九年三月九日宣告無罪），後來又把他逐出德境（一八四九年五月十六日）。馬克思首先逃到巴黎，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舉行遊行示威以後，馬克思又被逐出巴黎，遷居倫敦，在倫敦就一直住到死。

● 請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至四三頁。

僑居生活底條件，是極端困苦，這點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通信集（出版於一九一二年）裏面特別明顯地看得出來。當時，馬克思和他的家庭簡直窮得要死。如果沒有恩格斯經常的克己的經濟上的援助，那馬克思不但不能作完資本論，而且一定會死在貧窮底苦迫下面了。此外，在當時，小資產階級的和一般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底學說和思潮，是佔上風的；這種情況不得不使馬克思經常來作無情的鬥爭，有時還要來駁斥最瘋狂而野蠻的個人攻擊（『符格特先生』）。當時，馬克思沒有參加僑民小組，而在許多歷史著作中（參看附錄參考書中）著述了自己的唯物主義的理論，把主要力量用來研究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評（出版於一八五九年）和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於一八一七年）這些著作中，已把這個科學革命化了。（參看本書馬克思底學說一章）

五十年代末葉和六十年代民主運動底復興時代，又要馬克思重新做實際工作。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建立了著名的第一國際，即『國際工人聯合會』。馬克思就是這個聯合會底靈魂，就是該聯合會第一次『通告』、許多決議案、聲明書和宣言底作者。馬克思曾統一各國的工人運動，曾努力把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馬志尼、蒲魯東、巴枯寧、英國自由派工聯主義、德國拉薩爾

※ 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至四三頁。

的右傾等等），引入一致行動的軌道，曾反對這一切門戶派別底理論，這樣他就鍛鍊出了各國工人階級底無產階級鬥爭底統一策略。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作了一個極深刻的、確當的、極燦爛的和實踐的、革命的估計（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自巴黎公社失敗（一八七一年）和巴枯寧派分裂國際以後，國際在歐洲已沒有存在的可能了。在國際海牙世界大會（一八七二年）以後，馬克思即將國際總委員會遷往紐約。第一國際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作用，代替它的地位的，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更大得不可比擬的增長的時代，即是工人運動更擴大發展的時代，在個別民族國家內建立羣衆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時代。

馬克思因為在國際裏面努力工作和在理論上加緊研究，便把自己的健康完全破壞了。但是，馬克思還是繼續做政治經濟學和完成資本論的工作，收集許多新的材料，學習許多外國文字（例如俄文）；可是，因為患病的緣故，始終還是沒有能夠把資本論著作完結。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馬克思底夫人死了。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馬克思也在自己躺臥椅上安安靜靜地與世長辭了。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和他的那個差不多像自己家裏人一樣的忠實的女僕葉蓮德姆特，都是葬在一塊兒，即倫敦海格特墳地。

馬克思底學說

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底觀點底與學說底系統。馬克思是人類三個最先進國裏十九世紀三個主要思潮底承繼者和天才的集大成者。這三個主要思潮就是：德國的古典派的哲學；英國的古典派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與法國一般革命學說有聯繫的社會主義。甚至馬克思底敵人，也公認馬克思觀點底一貫澈底性和完整性；這些觀點，總括起來就構成現代唯物主義和現代科學社會主義——世界各文明國工人運動底理論綱領。因為馬克思底觀點有這樣的一貫澈底性和完整性，所以我們在敘述馬克思主義底主要內容——即馬克思底經濟學說——以前，我們不得不把馬克思底一般的世界觀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哲學的唯物主義

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時候，馬克思底觀點就已經形成了，自此時起，馬克思已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了，局部說來，是費爾巴哈底一個同情者，而且就是到後來，馬克思也認為費爾巴哈底缺點只在於他的唯物主義底不充分徹底及不充分週到。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底『造時代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他與黑格爾底唯心主義堅決分裂了，就在於他宣揚了唯物主義。這個唯物主義，還『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尤其是在法國，不僅只是反對一切現存政治制度以及反對教和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一切玄學（即是指和「嚴謹的哲學」不相同的「醉人的玄想」）的鬥爭』。（見文存中的神聖的家族）

馬克思寫道：

『在黑格爾看來，思惟底過程——他甚至用觀念這個名義將其變成獨立的主體——是實際底創造者……而在我看來則相反，理想無非就是反映於人腦中的，在人腦中改造過的物質。』（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馬克思曾看過這部著作底原稿）這本書裏面，完全根據馬克思這種唯物主義的哲學，來解釋了這種哲學，他寫道：

『……世界的一致，並不在於它的生存，而在於它的物質性；這個物質性，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多年的和困難的發展來證明……。運動是物質存在底形式。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不會有過而且也不會有沒有運動的物質，沒有物質的運動……。假使提出一個問題……。什麼叫做思惟和認識，它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我們就會看到：它們都是人腦底產物，而人本身也就是自然界底產物，人是在某種自然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而且是和這個環境一同發展起來的。因此，很明顯的，人腦底產物，——歸根結底說來，也是自然界底產物——不是與自然界底其他聯繫相矛盾，而是與之相符合的。

黑格爾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黑格爾看來，我們頭腦中的思想，並不是實際事物過程底比較抽象的反映（即Abbilder，有時候恩格斯也稱爲「印本」），而是相反，在黑格爾看來，事物及其發展，是世界產生以前存在於什麼地方的什麼一種觀念反映。』

在費爾巴哈一書中，恩格斯闡明了自己和馬克思對於費爾巴哈哲學的觀點，並在該書付印以前，恩格斯曾重閱過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期中，他和馬克思關於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唯物史觀問題的舊稿。恩格斯在這書中說道：

『一切哲學，尤其是近代哲學底根本大問題，就是思惟和生存的關係，精神和自然的關係問題……。孰先孰後，精神先於自然，還是自然先於精神？……。根據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可把哲學家分成兩大營壘。有些

人斷定精神在自然界以前存在，因此就這樣或那樣地承認世界由上帝所創造的觀點，這些人就組成了唯心論的營壘；有些人認為自然界是根本的起源，這些人就屬於各派唯物主義。」

哲學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種概念與任何別種看法，都只能使觀念模糊。馬克思所堅決反對的，不僅是常常這樣或那樣與宗教聯繫着的唯心主義，而且是現代特別流行的休謨和康德底觀點，各種形式的不可知主義、批評主義、實證主義；認為諸如此類的哲學，是向唯心主義作『反動的』讓步，至多是：

『在大眾面前驅逐唯物主義，同時又羞答答地從後門裏把它放進來。』

關於這個問題，除了上面所指出的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著作之外，還可參看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上，馬克思指出：著名的自然科學家赫胥黎曾發表過比他平常『更唯物主義的』言論，並承認過，既然『我們實在是觀察着和思想着，那我們就永遠不能離開唯物主義底基礎』；但同時馬克思又斥責赫胥黎，說他還有跑到不可知論和休謨主義方面去的『遁辭』。特別應該指出的，就是馬克思對於自由和必然的關係的觀點：『必然還沒有被意識到的時候，必然就是盲目的。自由就是必然底意識。』（見恩格斯底反杜林論）這就是等於承認自然界底客觀規律和承認必然底辯證式的變為自由（把還未被認識而可被認識的『自在的物』變為『我們的物』，把『物底實質』

變為『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舊的』唯物主義——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也在其內（尤其是畢希勒、符格特、莫列孝特底『庸俗的』唯物主義），有以下幾個基本的缺點；第一，這種唯物主義，『大體上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它沒有顧及到化學和生物學底最新的發展（而在現代，還應添上物質電子論底最新的發展）；第二，舊的唯物主義，是非歷史性的，是非辯證法的（是玄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它沒有一貫徹底和週到地採納發展的觀點；第三，它們抽象地了解『人底實質』，而不當它是『（具體的歷史上一定的）一切社會關係底總和』，因此只『解釋了』世界，而問題則在『改變』世界，就是說，他們不懂得『革命實際活動』底

辯證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個最週到的、最富有內容和最深刻的關於發展的學說，是德國古典哲學底最偉大的成績。他們認為，其他一切關於發展、關於進化原理的說法，都是片面的、缺乏內容的，損傷自然界和社會裏的實際發展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時常發生突變，大變化和革命）。

『差不多只有我和馬克思，才把救護覺悟的辯證法（使其免於唯心主義——黑格爾主義也在其內——底摧殘）和把它應用到唯物的自然觀中來，當作自己的任務』。『自然界是辯證律底證實，正是現代的自然科學，指明這個證實是非常豐富的』（這是在無線電、電子論、原素轉變論等等未發明以前寫的呵！），它『每天都可積蓄大批的材料，而且證明：自然界中的現象，歸根結底是辯證的，而不是玄學的』。*

恩格斯寫道：

『有一種偉大的基本思想，這思想認為：世界不是由現成的、已完成的物象所構成的，而是許多過程底總

* 見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

——編輯部註

和；在這個總和中，初看似乎是一成不變的物象，以及他們的由人腦所攝成的意念的照片、概念，都是處在不斷變化的狀態中，時而產生，時而消滅，——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從黑格爾那時起，便已爲人所公認，以至於差不多誰也不會在大體上加以反對。可是，在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把這個思想應用到每個情形和每個一定的研究領域中去，則又是一回事……。在辯證的哲學看來，是沒有什麼永遠不變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的。辯證的哲學認爲在一切東西上面，都有必然崩潰底記號，而且除了發展和消滅底不斷的過程，由下而上的無窮的高昇以外，無論什麼也不能抵抗這個記號。辯證的哲學本身，只是這個過程在思惟的腦筋中的簡單的反映。』*

因此，照馬克思看來，辯證法是一種：

『關於外部世界底和人類思惟底運動底一般規律的科學。』**

馬克思採納了並發揮了黑格爾哲學底這個革命的方面。辯證的唯物主義『不需要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以上的哲學』。

由過去的哲學中所留下來的，不過是：

『關於思惟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

* 見恩格斯著的『費爾巴哈』。

——編輯部註

** 同上。

——編輯部註

*** 見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

——編輯部註

法。』***

而在馬克思看來（以及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却包括着現在的所謂認識論；這個認識論，一樣地應該用歷史眼光來觀察自己的對象，研究並歸納認識底起源和發展，從不識到認識的過渡。

在我們這個時代，發展進化與觀念，差不多完全為人所公認了；但是却沿着別一種道路而公認的，不是經過黑格爾底哲學的。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黑格爾哲學而構成的這個觀念，比通常的進化觀念，是要週到得多，富有內容得多了。比通常的發展學說更富有內容的辯證法，有以下幾個要點：發展似乎是重複已經過去的幾個階段，可是這種重複，是另外一種樣子的，是在更高的基礎上發生的（『否定底否定』）是螺旋式的發展，而不是直線式的發展；——突變式的，大變化式的，革命式的發展；——『漸進與間斷』；——數量變為質量；——在某個物體上或在某個現象範圍內或某個社會內起作用的各種力量和趨勢底矛盾與衝突，造成趨於發展的內在脈搏；每個現象底各方面（而歷史却日益發見各種新而又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賴，有最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這種聯繫，造成統一的、規律性的世界的運動過程（參看一八六八年一月八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曾嘲笑過斯坦底『死板的三段論』，認為把這個三段論與唯物的辯證法混為一談是很荒謬的）。

唯物史觀

馬克思既感覺到，舊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不完備的、片面性的，所以他認為必須要：

『把關於社會的科學和唯物主義底基礎協調起來，並根據這基礎而改造關於社會的科學。』

假使唯物主義一般地是用生存來解釋意識，而不是用意識來解釋生存；那末，把唯物主義應用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時候，就要求用社會的生存來解釋社會的意識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內說道：

『技術學揭示出人類對於自然界的積極關係，揭示出人類生活底直接生產過程，這同時也就是揭示人類生活底社會條件底以及人類由這些條件而產生的精神概念底直接的生產過程。』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底序言中，對於應用於人類社會和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底基本原理，給了一個完整的公式，其公式如下：

『人們在自己的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這就是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適應着人們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底一定階段。』

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便組成社會底經濟結構，這就是一個實在的基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築起來的；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也是適應着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生存，而是相反，人們的社會生存決定他們的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的階段時，就和現存的生產關係，或是和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稱呼），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過去曾經是在這些關係中發展的。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而變成生產力發展底枷鎖。那時就進到社會革命時代。隨着經濟基礎底變更，整個宏大的上層建築也會多少迅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的時候，必須常常要把經濟生產條件裏面可用自然科學確切指明的物質的變革，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單地說，即是與觀念的形式，分別清楚。人們在這些觀念形式裏面，認識這個衝突，並與之鬥爭。

不能根據某人關於本人的思想來判斷某人，同樣，也不能根據這個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變革時代。恰恰相反，應該由物質生活底矛盾、由存在於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來解釋這個意識。……大體上講來，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說是社會經濟形式進步中的一些時代。」（參看一八六六年七月七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的簡

略公式：『我們關於生產手段決定勞動組織的理論』)

唯物史觀底發明，或者更正確些說，唯物主義之徹底發揮，唯物主義之推廣於社會現象範圍，就消滅了過去各種歷史理論底兩個主要缺點：第一，過去各種歷史理論，至多只是考察了人們底歷史活動觀念的動機，而沒有研究這些動機所以發生的原因，沒有找到社會關係系統發展中的客觀的規律性，沒有把物質生產發展底程度當作這些關係底根源；第二，過去各種歷史理論，恰恰沒有包括人民羣衆底行動，而歷史的唯物主義，則第一次使我們能夠用自然歷史的精確性來研究羣衆底社會生活條件和這些條件底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只是積累了片斷收集的枯燥的事實，只是描寫了歷史過程底單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個社會經濟形式的起源、發展和衰落過程作包羅萬象和面面週到的研究的路徑，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把它們歸納於社會各階級生活底和生產底可以確切決定的條件，擴除了選擇『至高』思想或解釋至高思想時的主觀主義和武斷觀點，在物質生產力狀態中揭露了所有一切觀念和一切不同的趨向底根源。人們底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可是人們而且正是大批人衆底動機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各矛盾觀念間的和各矛盾趨向間的衝突是由什麼而引起的，人類社會全體人衆底這一切衝突底總和是怎麼樣的，物質生活生產底一些客觀條件（這些條件爲人類全部歷史行動建立基礎）是怎麼樣的，這些條件底發展律又是怎麼樣的，所有這些，馬克思都加以注意，他並且指出了根據科學而研究歷史

的路徑，把歷史當作一個統一的、在其一切極大的異樣性和矛盾性方面都有規律的過程。

階級鬥爭

這個社會裏面一部分人底趨向與別部分人底趨向是相抵觸的，社會生活是充滿着各種矛盾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各民族與社會間以及在民族與社會內部是有鬥爭的，此外還告訴我們：革命時期與反動時期，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停滯時期與迅速進步時期或衰落時期，總是彼此更代的，——這些事實，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一條領導的線索，使我們能夠發現這一種好像是昏迷混亂的狀態中的規律性；這條領導的線索，就是階級鬥爭論。只有研究某個社會內或幾個社會內全體人員底趨向底總和，才能以科學精神決定這些趨向底結果。而各種矛盾趨向底來源，就是每個社會所劃分的那些階級生活狀況和條件底區別。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道：

『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原始社會底歷史除外——恩格斯補充說），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僱工，簡單說來，就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總是處在彼此經常衝突的地位上，進行不斷的明爭暗鬥，每次鬥爭底結果，不是整個社會制度底革命改造，便是各個鬥爭階級底共同滅亡。……從已死的封建社會胎懷裏面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

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的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我們這個時代、資產階級的代底特點，就在於他把階級矛盾弄簡單了：社會逐漸分成爲兩大敵對的營壘，兩大彼此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從法國大革命時候起，歐洲的歷史，在許多國家裏面特別明顯地揭示了事變裏這種真實的內幕，即階級鬥爭。在法國的復辟時代，就已經提出許多歷史家（梯也爾、基佐、明尼、梯也爾），這些歷史家歸納了當時的事變之後，也不能不承認階級鬥爭是了解全部法國歷史的關鍵。而在近代，資產階級完全勝利，設立代議機關，實行廣泛的（假使不是普遍的話）選舉權，創辦深入羣衆的日報等等的時代，工人聯合會和企業家聯合會勢力強大和日益擴大的時代，更明顯地指示出了（雖然是在有時是很片面的、『和平的』、『立憲式的』形式中）階級鬥爭是事變的發動機。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底下面這一段話便告訴我們，馬克思是如何要求社會科學以客觀態度來分析現社會中每個階級底地位，並聯帶分析每個階級發展底條件：

『在現在反抗資產階級的各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一個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他一切階級，將隨着大工業之發展而衰落，而消滅；而無產階級，則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中間等級：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這一切人之所以與資產階級作鬥爭，爲的是要救全自己這種中間等級底性命，以免於滅亡。因此，他

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不僅如此，他們還是反動的：他們想把歷史車輪，倒推轉去。只有在他們將要過渡到無產階級隊伍裏來的限度內，只有在他們不擁護其目前的利益而擁護其將來的利益的限度內；只有在他們拋棄其自己的觀點而採納無產階級觀點的限度內，他們才是革命的』。

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請看參考書*），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歷史學方面，在分析每個階級和有時每個階級內部各個不同的集團或階層底狀況方面，是作過許多精彩的深刻的榜樣；他很透切地指示出來：爲什麼而且怎樣『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我們在上面引來的一段話指明出來：爲要估計歷史發展底全部合成力，馬克思是分析了何等複雜的社會關係和過渡階段，從這一階級到別階級，從過去到將來的過渡階段。

馬克思理論底最深刻的、最週到的和最詳細的證實與應用，就是他的經濟學說。

* 請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二至四三頁。

——編輯部註

馬克思底經濟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內說：『發現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底運動與經濟規律，便是我這部著作底最終目的』。考察這一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底生產關係底產生、發展和衰落——這便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底內容。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統治着的是商品生產；所以馬克思底分析也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價 值

商品第一就是一種能夠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物品；第二就是一種能夠用以交換別種物品的物品。物品底效用性與物品成爲使用價值。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首先就是某種使用價值底定量與別種使用價值底定量作交換時的一種關係、一種比例。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億萬次這樣的交換，經常地把各種各樣的極不相同的和彼此不能比較的使用價值，拿來比較。這些在社會關係一定系統內經常的互相比較的不同的物品之間，到底有什麼相同的東西呢？它們中間的相同的東西，就是它們都是勞動底生產品。交換生產品時，人也就是比較各種極不相同的勞動。商品生產，就是這樣一種生產關

係底系統，在這種系統下面，各個生產者製造各種不同的生產品（社會分工），而這一切生產品，就在交換時互相比較。因此，各商品間的相同的東西，不是某個生產部門底具體勞動，不是某一種樣式底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一般的人類勞動。這個社會內表現於一切商品價值底總和上面的全部勞動力，都是同樣的人類勞動力；億萬次的交換事實，可以證明這點。因此，每件商品，只是代表社會必需勞動時間底一部分。價值底大小，是由社會必需勞動底數量來決定的，或者說，是由生產該商品、該使用價值時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人們在交換中，把各人自己各種不同的生產品互相比較，人們也就是把自己各種不同的勞動互相比較。他們雖然沒有理解這點，可是他們是這樣做的。』

一位舊的經濟學家說過：價值是兩個人中間的關係，他須補充一下：這是為物的外殼所遮蓋着的一種關係。只是站在一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底社會生產關係系統底觀點上（而這些生產關係是表現在衆多的重複億萬次的交換現象中的），才能了解什麼是價值。

『商品這種價值，只是某個數量的凝結的勞動時間。』

馬克思仔細分析了商品所含有的勞動底兩重性以後，就進而分析價值底形式和貨幣底形式。這裏馬克思底主要的任務，就是研究價值底貨幣形式底起源，研究交換發展底歷史過程，從單個的偶然的交換行動（『價值底簡單的、單個的或偶然的形式』）：一種商品底某個數量交換別種商品底某個

數量)起，直到價值底共同形式：那時幾種不同的商品交換一種同樣的商品，以至於價值底貨幣形式：那時金子是一種可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商品，是一種共同等量。貨幣是交換發展和商品生產發展底最高產物，它把個別工作底社會性和由市場聯合起來的各個生產者間的社會關係掩飾起來，遮蓋起來，馬克思非常詳細地分析了貨幣底各種功用，而且即在這裏（如一般地在資本論頭幾章內一樣），也應指出特別重要的一點：他在行文時所取的抽象的和有時似乎是純粹演繹法的形式，實際上却包括有交換底和商品生產底發展史中的豐富的實際材料。

『貨幣是以商品交換底某種發展高度為前提的。貨幣底各個不同的形式——簡單的商品等量、或流通資料、或支付資料、寶藏和世界貨幣——，按某種功用應用程度之不同，按其中何種功用比較是佔優勢，可以指出社會生產過程中各個極不相同的階段。』（資本論第一卷）

剩餘價值

商品生產發展到某個階段，貨幣就變成為資本。商品流通底公式就是：商品——貨幣——商品，就是說，為購買別種商品而出賣一種商品。資本底一般公式則是相反：貨幣——商品——貨幣，就是說，為出賣（加上利潤的出賣）而購買。投入週轉中的貨幣底原有價值底這一種增殖額，馬克

思就叫作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週轉裏面貨幣底這種「增殖」，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實。正是這一種「增殖」，使貨幣變成爲資本——這個特別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因爲商品流通只知道等量底交換，它也不能從附加價格中產生，因爲買者們和賣者們互相的得失可以彼此抵消；而現在所講的問題，正是衆多的、平均的、社會的現象，而不是個別的現象。要獲得剩餘價值，貨幣底佔有者，就應在市場上找到這樣的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底使用價值本身就含有可以成爲價值來源的這種特性；他就應找到這樣一種商品，這種商品底消費過程同時也就是價值底創造過程。這種商品，就是人底勞動力。勞動力底消費，就是勞動，而勞動就創造價值。貨幣底佔有者，按勞動力底價值來購買勞動力，勞動力底價值，和其他商品一樣，是由爲生產勞動力時所必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的（就是說，是由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品底價值來決定的）。貨幣底佔有者，購買了勞動力之後，就有權來使用這種勞動力，就是說有權來強迫勞動力整天做工，比方做十二小時的工。實則工人在六小時內（『必需的』勞動時間）就已創造了足以抵消其生活品的生產品，而以後的六小時（『剩餘的』勞動時間），則創造了資本家所不付價的『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因此，從生產過程的觀點上看來，必須分清兩部分資本：第一，花費在生產手段（機器、勞動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變資本——不變資本的價值（一下子地或是局部地）將毫不變更地轉移到製成的生產品上去；第二，

花費在勞動力上面的可變資本，在勞動過程中，可變資本底價值，不是不變的，而是增殖的，是創造剩餘價值的。因此，要表現資本對於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就不要將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比較，而只要與可變資本相比較。剩餘價值率——這是馬克思對於這樣關係所用的名稱——以我們的例子來說，是六分之六，就是說百分之百。

資本產生底歷史前提，第一，就是在一般商品生產比較高度的發展程度之下，一部分人手裏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貨幣；第二，就是存在着『自由』工人（所謂自由有兩重意思：第一，就是毫無阻礙或毫無限制而自由出賣勞動力，第二，就是脫離土地和脫離一般生產手段而自由），存在着無經濟的工人，『無產者』，他們除出賣勞動力外就無法活命了。

可以增加剩餘價值的基本方法，有兩個：延長工作日（『絕對剩餘價值』）和縮小必需工作日（『相對剩餘價值』）。馬克思在分析第一種方法的時候，曾詳細描寫這樣的情況：工人階級為要求縮短工作日而鬥爭，國家政權干涉延長工作日的時候（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和干涉縮短工作日的時候（十九世紀的工廠立法）。資本論出世以後，在世界一切文明國內的工人運動歷史中，又有過成千成萬新的說明這種情況的事實。

馬克思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的時候，曾考察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基本歷史階段：第一，單純的合作；第二，分工和手工場；第三，機器和大工業。在考察俄

國的所謂『手藝』工業時，我們得到一種極其豐富的材料來說明這三個階段中的前兩個階段，就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在這裏，馬克思是如何深刻地揭露出資本主義發展底基本的和標本的特點。而一八六七年，馬克思所已經描寫的大機器工業底革命化的作用，從那時以後的半世紀過程中，在許多『新的』國家（俄國、日本等等）裏面，也都表顯出來了。

其次，極端重要而且新穎的，就是馬克思對於資本積累的分析。所謂資本積累，就是將一部分剩餘價值變成資本，不把它用在資本家底個人需要或嗜好上面，而是用到新的生產中去。馬克思指出了過去一切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從亞當斯密起）底錯誤。過去一切古典派政治經濟學，以為變成爲資本的全部剩餘價值，都是用作可變資本的。但是在實際上，它是分裂成爲生產手段和可變資本的。在資本主義發展和變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全部資本裏面不變資本部分比可變資本部分更快的增殖，是有巨大的意義的。

資本金積累加速機器對於工人的排擠，在一個極端上創造財富，在另一個極端上創造貧困，產生了所謂『勞動後備軍』、工人底『相對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有非常複雜的形式，使資本家有非常迅速地來擴大生產的可能。與信用制度和生產手段方面的資本積累聯繫起來的這種可能性，可作爲了解生產過剩危機的鎖鑰。生產過剩的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是定期爆發的，開始平均每隔十年爆發一次，後來其期限則比較延長和比較無定了。我們應該把資本主義基礎上面的資本積累和所

謂原始積累分別清楚。所謂原始積累，就是：用暴力使工人和生產手段脫離關係、從土地上趕走農民、盜竊村社的土地、殖民制度和國債制度、關稅保護制度等等。『原始積累』在一個極端上造成了『自由的』無產者，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則造成了貨幣佔有者，即資本家。

馬克思曾用以下的這些名言描寫『資本主義積累底歷史傾向』：

『對直接生產的剝奪者，是最慘酷的強橫手段，是在最卑鄙、最醜惡、最鄙吝和最瘋狂的慾望底打擊下面實行的。用私有者底（農民底和手工業者底）勞動所獲得的，以單個獨立工作者與其勞動工具及手段合為一體為基礎的私有財產，已為建築於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力上面的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所排擠了……現在將被人剝奪財產的，已經不是自己從事獨立經濟的工人，而是剝奪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這一種剝奪，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由於資本集中完成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與這種集中過程或少數資本家剝奪多數資本家的過程並排進行的，就是勞動過程底合作形式，也逐漸廣泛地、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了；科學底自覺的技術上的應用，有計劃的開墾土地，變勞動手段為只許集體使用的勞動手段，將一切生產手段用作社會集體勞動底生產手段而使其經濟化，使各民族聯絡為世界市場底系統，因此而使資本主義統治帶有國際性，——所有這些，也都發展起來了。資本

大王把持和壟斷這個轉變過程底全部利益，這些資本大王底人數日益不斷地減少，同時，貧困程度、壓迫程度、奴役程度、頹廢程度、剝削程度，也隨着增長起來，因此工人階級底憤怒程度也隨着增長起來，工人階級日益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結構所教育起來、統一起來和組織起來。資本底壟斷，已成為這樣一個生產方式底枷鎖，這個方式過去是在資本底壟斷情形中間和在資本底壟斷情形下面長成的。生產手段底集中和勞動底社會化，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就是它們已經不能和它們資本主義底外殼相容了。於是資本主義的外殼就要爆裂。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底喪鐘就要撞打起來。剝削者底財產要被人剝奪。』〈資本論第一卷〉

其次，最重要而且新穎的，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內對於整個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析。就在這裏，馬克思所看到的，也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大衆的現象；不是社會經濟底零碎部分，而是全部社會經濟底總和。馬克思曾糾正古典派政治經濟學家上述的錯誤，並將全部社會生產分成兩大部分：第一，生產手段底生產；第二，消費品底生產，並根據他所舉的數目例子而詳細考察在按照舊規模而生產的情形下面和在有積累的情形下面的全部社會資本底流通。在資本論第三卷裏面，曾解決了根據價值律而構成平均利潤率的問題。馬克思使經濟科學長足前進的地方，就是他分析問題時，是根據大衆的經濟現象，社會經濟底全部總和出發的，而不是根據單個的稀有現象或競爭的表而現象出發的；而庸

俗的政治經濟學或現代的『有限效用論』，則常以這些表面現象為限。馬克思開始分析剩餘價值底產生，然後就說剩餘價值之分為利潤、利息和地租。利潤就是剩餘價值對於投入企業的全部資本的關係。『高等有機組織的』資本（就是說，不變資本這樣超過可變資本，其超過程度高於社會平均的超過）所給的利潤率，低於平均利潤率，『低等有機組織的』資本所給的利潤率則高於平均利潤率。資本間的競爭，資本之從一部門自由轉至別部門，這兩種情形都可以使利潤率趨於平均利潤率。這個社會內一切商品底價值總量，是與這些商品底價格總量相符合的；可是在單個企業和單個生產部門中，在競爭底影響之下，商品不是按它的價值，而是按其生產底價格（或說生產的價格）而出賣的。生產價格等於所費的資本加上平均利潤。

這樣看來，價格離開價值和利潤均衡這件盡人皆知的、毋容爭辯的事實，已由馬克思根據價值律而完全加以解說了，因為一切商品底價值總量是和價格總量相符合的。可是，將價值（社會的）化為價格（個別的），其方法不是很簡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很複雜的。很顯然的，在只被市場所聯繫起來的散漫的商品生產者底社會裏面，規律性底表現，不能不是一種在個別傾向底互相抵消之下的平均的、社會的、大眾的規律性。

勞動生產率底提高就是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有更快的增長。因為剩餘價值只是一種可變資本底功用，所以很明顯的，利潤率（剩餘價值對於全部資本的關係，而不是只對

於它的可變部分的關係)是有下降的傾向。馬克思很仔細地分析了這個傾向，並分析了掩蔽或反抗這個傾向的許多情形。我們現在不來轉述資本論第三卷中論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這些非常有趣的部分，我們只要講一個最主要的部分：地租論。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切土地都由農業主人經營着，因為土地面積有限，所以農產品底生產價格，不是由在中等土地上面、而是由在劣等土地上面的生產費來決定的；不是由中等的運輸生產品於市場的條件，而是由劣等的運輸生產品於市場的條件來決定的。這種生產價格與優等土地上面（或優等條件之下）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別，就產生了相差的或級差的地租，馬克思曾仔細分析了級差地租，指明了級差地租之產生是由於各塊土地肥沃之不同，是由於土地上面投資分量之不同。這樣一來，他就完全揭示了（參看剩餘價值一章，該章內對於羅伯圖斯的批評，值得我們加以特別注意）李加圖底錯誤。李加圖以為級差地租只是因為逐漸由經營優等土地而過渡到經營劣等土地而獲得的。實則正是相反，也有相反的過渡，也有由某種土地轉變為別種土地的過程（因為農業技術進步，城市增長等等的緣故）；著名的所謂「地質遞減律」，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觀點，它把資本主義底缺點、限制性和矛盾推在自然界身上。其次，各工業部門以及一般國民經濟部門裏面利潤底均衡是以競爭之完全自由，資本從一部門到別部門的自由轉移為前提的。但是，土地私有制，則造成了壟斷，造成了資本自由轉移的障礙。因為有這種壟斷，農業——它有較低的資本有機組成，

因此個別地有較高的利潤率——生產品，並不走入利潤率底完全自由的平均化的過程；而土地所有者這種壟斷家，却得使價格高於平均價格，而這種壟斷價格，便產生絕對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之下，級差地租是不能消滅的；而例如在土地國有之下，土地變為國產的條件之下，絕對地租是可以消滅的。把土地變為國產，也就是等於破壞私有者底壟斷，也就是等於在農業裏面比較澈底地和比較完滿地來實現競爭自由。因此，馬克思說：急進的資產者，在歷史上屢次提出過土地國有這個進步的資產階級的要求。可是資產階級底大多數却懼怕土地國有這個要求，因為這個要求太切身地『牽聯到』還有一種在現代特別重要而且『令人肉痛的』壟斷：一般的生產手段底壟斷（在一八六二年八月二日給恩格斯的信上，馬克思曾經特別通俗簡明地敘述他的關於資本平均利潤和絕對地租的理論。請看通信集第三卷，第七七至八一頁，並參看同書第八六至八七頁一八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信）。在講到地租歷史的時候，把馬克思底分析指出來也是很重要的，馬克思在分析中曾指出：工役地租（農民用自己的勞動在地主土地上作工而創造剩餘生產品）變為生產品或自然品地租（農民在自己土地上創造剩餘生產品，由於『非經濟的強迫』而將剩餘生產品交給地主），再變為貨幣地租（同樣是一種自然品地租，不過因為商品生產之發展而變成了貨幣，與舊俄時代的『貢金』相同），最後變為資本主義地租（用僱傭勞動耕種土地的農業企業家，代替了農民的位置）的分析。在講到『資本主義地租底起源』這種分析的時候，

還須指出馬克思關於農業裏面資本主義進化問題的許多精細的（對於俄國這種落後國家特別重要）思想。

『從事於工錢僱傭勞動的無產的日工階級底形成，不僅是必不可免地和自然品地租向貨幣地租的轉變同時發生，而且甚至於是在這個轉變以前發生的。在封建時代，富裕的農奴自己也有農奴；同樣，在零工階級產生時期，當他還剛出胞胎的時候，在比較富裕的納貢農民中間，自然也發展着一種由自己來剝削鄉村僱傭工人的習慣。因此，這些農民就逐漸有一種可能，來積累相當的財產，來使自己變為將來的資本家。因此，在從事獨立經濟的舊有土地佔有者中間，就產生了資本主義佃戶底雛形，他們的發展是由鄉村經濟以外的資本主義生產底一般發展來決定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三三二頁）

剝奪一部分農民的財產並將其逐出鄉村，這不僅替工業資本『釋放了』工人，釋放了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勞動工具，而且還造成了國內市場。』（資本論第一卷，第七七八頁）

鄉村人民底貧困和破產，又替資本創造了勞動後備軍。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

『一部分鄉村人民，因此常處於轉變成城市人民或手工場人民（即是非農業人民）的過渡狀態中。這個相對人口過剩底泉源，總是川流不息……他們使鄉村工人只獲得最低程度的工資，鄉村工人永遠有一隻腳站在赤貧的泥坑裏。』（資本論第一卷，第六六八頁）

農民對於自耕土地的私有，就是小生產底基礎和小生產繁榮及其獲得標本形式的條件。可是這種小生產，只能和狹隘的原始的生產範圍和社會範圍相容。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

『剝削農民和剝削工業無產階級的區別，只在於形式上。剝削者同是一個東西——資本。單個資本家剝削單個農民的方法是典當和高利貸；資本家階級剝削農民階級的方法是徵收國稅。（在法國的階級鬥爭）

農民的小塊土地，只能使資本家藉口能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土地佔有人本人，却只能聽自己的便獲取自己的工資。』

農民通常甚至將一部分工資交給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說交給資本家階級；而自己却

『在私有者的名義之下——降低到愛爾蘭佃戶地步』。（在法國的階級鬥爭）

在小農土地佔有制佔優勢的國家裏面的麵包價格要低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優勢的國家，其中一個原因…（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三四〇頁）

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農民將一部分剩餘生產品白白地交給了社會（就是說交給了資本家階級）。

因此，（麵包和別種農產品）這種低廉的價格，是生產者貧困底結果，而絕對不是生產者勞動生產性底結果。（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三四〇頁）

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小土地私有制，小生產底通常形

式，是在衰落、消滅、以至於滅亡。

『小土地私有制，按其本質，決不會有：社會勞動生產力底發展，勞動底社會形式，資本底社會的集中，大規模的畜牧業，科學之多多的應用。高利貸和賦稅制，必然隨處要使小土地私有制達到貧困的境地。用資本購買土地，便使資本不能用來經營土地。生產手段無窮盡地零星化，生產者自己無窮盡地散漫化（合作社，就是說小農底協作社，雖有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但它只能削弱這個傾向，而不能消滅它；同時還不要忘掉：這些合作社，所給富農的利益甚多，而給予貧農的利益則極少，而且差不多沒有。其次，協作社本身將成爲僱傭勞動底剝削者）。人力底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益加厲的惡化和生產手段日益加厲的昂貴，是小私有制底規律。』

無論在農業中或在工業中，資本主義都只是以『犧牲生產者』的代價來改造生產過程的。

『鄉村工人之散居於各地，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而城市工人之集中，則加強了這種反抗力。在現代資本主義農業裏面，像在現代工業裏面一樣，勞動生產力底提高和勞動底大的活動性，是以破壞和損耗勞動力自身爲代價而換來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中的一切進步，不僅是用以掠奪工人的這種藝術底進步，而且還是用以掠奪土地的這種藝術底進步……所以，資本主義生產，其發展技術和發展社會生產過程底聯合，只爲採取這樣

的方法，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同時破壞一切財富底泉源：
土地和工人。（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末段）

社會主義

從上面所說的話中間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而且純粹是從現代社會經濟生動規律裏面推求出來的。在成千形式中日益加厲地迅速前進着的勞動社會化，在馬克思死後半世紀以來，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本家底大生產、卡特爾、新迪加和託拉斯底發展以及財政資本範圍和權力底偉大增長這點上面，這個勞動社會化，便是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主要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本身所訓練出來的無產階級，便是這個轉變底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推動者，以及體力上的執行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有各種不同的、其內容日益豐富的形式；這種鬥爭，必然要成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鬥爭，生產底社會化，不能不引起將生產手段變為社會所有，不能不引起『剝奪剝奪者』。勞動生產率底偉大的提高、工作日底縮短、以集體的完善的勞動來代替原始的散漫的小生產底殘餘，——這便是這種轉變底直接結果。資本主義把農業和工業底聯繫澈底破壞，但同時資本主義却用自己底高度發展，準備了工業和農業的這個聯繫底新的要素，其基礎就是科學底自覺應用和集體勞動底構成、人民底新的移居（一方面消滅鄉村中的荒寂、與世隔離和野蠻情況，

另一方面消滅大城市中大量人口底反自然的密集)。現在資本主義底最高形式，已準備了家庭底新形式，婦女生活方面或青年教育方面的新條件。女工和童工底應用，宗法家庭底被資本主義所解體，——這種情形，在現社會內必然要帶着最可怕、最受苦和最可惡的形式。可是，

『大工業終究使婦女和兩性的青年和兒童們，超出家庭範圍而在社會組織生產過程中盡極大的作用，為最高家庭形式和兩性關係造成了一個經濟基礎。自然，認為基督教式的、德國式的家庭形式是絕對的形式，或認為古羅馬式的、古希臘式的或東方式的家庭形式是絕對的形式，都是一樣的荒謬；這各種形式，彼此聯繫，構成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歷史階段。很明顯地，由幾個性別不同和年齡不同的人聯合成爲一個工人的單位，在其自發的、粗魯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下面（此時工人是爲生產過程而存在，而不是生產過程爲工人而存在），這曾是滅亡和奴隸生活底痛苦的來源，而在相當的條件之下，却反而必然會變成人道發展底來源。（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末段）

工廠制度告訴了我們以

『將來時代教育底萌芽，那時，對於超過某種年齡底一切兒童們，生產勞動將與教育和體育聯絡起來，不僅當它是一種增加社會生產的手段，而且還當它是唯一可以培養一種完備發展的人們的手段。』（見同上書同章）

不僅只在解釋過去的意義上而且還在無畏地預備將來和勇敢地做實際活動以求其實現的意義上，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亦在這個歷史基礎上提出了關於民族和國家的問題。民族是資產階級社會發展時代必然的產物和必然的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在民族範圍中造就起來』，不成爲『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了解的那樣），工人階級就不能鞏固、強健和組成了。但是，資本主義底發展，却逐漸破壞民族的界限，消滅民族的閉塞性，以階級的衝突代替民族的衝突。因此，在資本主義發展底國家內，『工人無祖國』完全是一種真理，各文明國（至少說來）裏工人底『同心協力』，『是解放無產階級的首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當社會已經分成幾個不可調和的階級時，當社會如果沒有好像是站在社會以上和相當地脫離社會的『權力』就不能存在的時候，於是就產生了國家這個有組織的暴力機關。從階級矛盾內部產生出來的國家，就成了

『最有力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憑藉着這個國家，並使自己成爲在政治上也佔統治地位的階級，於是就獲得用以統治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譬如，古代的國家，首先就是奴隸主用以統治奴隸的國家；封建的國家，首先就是貴族用以統治農奴的國家；而現代代議制的國家，首先就是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工具。』（見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底起源）一書，恩格斯在該書中說明了自己和馬克思底觀點。

甚至最自由的、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民主共和國，也絲毫沒有除去這個事實，而只是改變了這個事實底形式（政府和交易所發生聯繫，直接或間接收買官吏和報紙等等）。社會主義是要消滅階級，同時也就是要消滅國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寫道：

『國家真正以全社會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次行動，——剝奪生產資料以利於全社會，——同時也就是國家底最後的一次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這一部門至別一部門地成爲多餘的而自行停止了。對於物品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調節，將要代替對於人們的管理。國家將不是「被取消的」而是「衰亡的」。*』

……將生產組織於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組合基礎上面的社會，將要把國家機器放到適宜於它的地方去：放到古董博物館中去，與紡線車和黃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見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底起源）

最後，關於馬克思社會主義對於在剝奪剝奪者時期中還將存在的小農的關係的問題，還須指出恩格斯代表馬克思觀點的意見：

『當我們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想用暴力來剝奪小農財產（有沒有報償，都是一樣）如我們對於大的土地佔有者所不得不採取的辦法一樣。我們對於小

* 見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

——編輯部註

農的任務，首先就在於使他們的私有生產和私有財產變為協作的財產，但並不採取暴力的方法，而只給以榜樣和為這個目的而給以社會的幫助。當然，在那個時候，我們將有充分的資料，把這個轉變底優點、現在就已應該向他們解釋的優點指示給他們看。（恩格斯著的西方土地問題，亞歷克雪娃版十七頁，俄文譯本上有許多錯誤。原文載於新時代雜誌）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策略

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說明：舊的唯物主義底一個基本缺點，就在於它不會了解革命實際行動底條件和不會估計革命實際行動底意義。馬克思底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同時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問題，也曾加以很大的注意。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底一切著作，和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他和恩格斯的四卷通信集，給了極豐富的材料。這一種材料，現在還沒有收集完全，還沒有總括起來，還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這裏只能作一個最普及的最簡單的說明，而着重地指出：舊的唯物主義因為沒有唯物主義的這一方面，所以馬克思曾經認為它是不澈底的、片面的、死板的唯物主義，這是很公道的。馬克思在決定無產階級策略底基本任務時，曾嚴格地使它適合於他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只有以客觀態度估計某社會各階級——無例外——相互關係底一切總和，也就是估計這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估計這個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只有這種估計才能成為先進階級正確策略底基礎。同時觀察各階級和各國家的時候，不是根據靜的形式，而是根據動的形式；就是說，不是根據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運動的狀態（運動的規律是由各階級生存底經濟條件裏面產生出來的）。而觀

察運動的時候，也不僅是從過去出發，而且是從將來出發，同時不能根據『進化主義者』庸俗的了解法，只看見緩慢的變化，而應根據辯證法。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上曾寫道：

『在偉大的歷史發展當中，二十年等於一日，雖然後來可有這樣的日子，二十年都集中在這些日子之內。』（通信集第三卷一二七頁）

在每個發展階段上，在每個時機內，無產階級底策略，應該估計到人類歷史這個客觀必然的辯證律，一方面利用政治消沉時代或遲緩的所謂『和平』發展時代來發展先進階級底意識、力量和戰鬥力，而另一方面則使這個全部利用工作走向這個階級運動底『最終目的』，替這個階級創造一種能力，使其能在『二十年集中在內』的偉大日子去實際解決偉大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底兩個議論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是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關於無產階級經濟鬥爭和經濟組織的議論；另一個是共產黨宣言上關於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議論。第一個議論是：

『大工業把大批各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把他們的利益分裂起來。可是，保護工資這一點，這一個共同對付僱主的共同利益，却用實行反抗、聯合起來等這一個共同觀點把他們統一起來了……這種聯合，起初是孤立着的，後來却形成了許多團體。於是工人們保護自己的聯合而反對經常聯合着的資本，在他們看來，便比保護工資更加必要了……在這個鬥爭——真正的國內戰爭——當中，各種分子都聯合起來和發展起

來，以準備將來的戰鬥。一到了這種程度，這種聯合就帶有政治性質了。』

這裏，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經濟鬥爭及職工運動的綱領和策略，這個綱領和策略是爲着數十年的時期而規定的，是爲着準備無產階級力量『去作行將到來的戰鬥』這個整個長時代而規定的。同時，我們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英國工人運動這個例子而作的許多指示拿來與這一點對照比較；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業的『興旺』如何引起一種想『收買工人』的企圖，（與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頁）想使工人放棄鬥爭的企圖；這種興旺如何一般地『使工人喪失道德』，（同上書第二卷第二一八頁）英國無產階級如何『資產階級化』——『各民族中最富於資產階級性的民族』（英國民族），『大概想把事情歸根結底弄到如此，即除了資產階級以外還有資產階級的貴族階層和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同上書第二卷第二九〇頁）英國無產階級如何消失『革命毅力』；（同上書第三卷第一二四頁）我們如何要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希望『英國工人解脫他們的外表上的資產階級的墮落』；（同上書第三卷第一二七頁）英國工人運動如何缺乏『憲章運動參加人的熱情』；（一八六六年，同上書第三卷第三〇五頁）英國的工人領袖如何按着『急進資產者與工人』間的居間人底樣式而形成起來；（論高利鄂克，同上書第四卷第二〇九頁）由於英國的壟斷和在這種壟斷尚未破壞的時候，如何『對不列顛工人沒有辦法』。（同上書第四卷第四三三頁）和工人運動整個行程（和結局）聯繫着的經濟

鬥爭策略，在這裏是根據非常廣泛的、完滿周到的、辯證法的、真正革命的觀點來考察的。

共產黨宣言關於政治鬥爭策略問題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底一個基本原理：

『共產黨員爲着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及利益而鬥爭，但同時他們也擁護運動底將來。』

爲了這個目的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贊助了波蘭的『土地革命』黨，贊助了『那個會引起一八四六年克拉可夫暴動的黨』。在德國，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馬克思贊助了激烈的革命民主派，而且後來也從沒有收回當時他關於策略所說的話，馬克思曾把德國資產階級看作這樣一種成分，這種成分「一開始就有叛變民衆的傾向」（當時只有與農民實行聯合，才能使資產階級完全實現自己的任務），『和舊社會的帝王公侯們實行妥協的傾向』。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德國資產階級地位的總分析就是如此，這個分析也是唯物主義的一個榜樣，唯物論在運動中來觀察社會，而且不僅從運動底後退的方面來觀察社會，……

『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在上層面前呻吟，在下層面前戰慄；被世界風潮嚇得心寒胆裂；到處沒有毅力，到處竊取人家的東西；……沒有主動性；……令人痛恨的老頭子却不得不爲自己晚年的利益而領導年少力強的民衆底初次的青年發動…。』（載於一八四八年的新萊茵報，見文存第三卷第二一二頁）

過了二十年以後，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第三卷，

第二二四頁)曾宣稱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只是爭取自由的鬥爭底前途，就已經使資產階級寧願和封建制度和好而不願爭取自由。當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革命時代已經完結時，馬克思便反對任何以革命為兒戲的行動(沙伯爾、維利赫)並和他們作鬥爭，要求善於在似乎『和平地』準備着新革命的那個新時代中進行工作。馬克思曾本着何種精神要求進行此項工作，這一點可從馬克思對於一八五六年最厲害的反動時期德國形勢之估計中看得出來，這個估計如下：

『在德國，一切事情都要看能否再來一次農民戰爭以幫助無產階級革命這一點為轉移。』(與恩格斯的通信集第二卷第一〇八頁)

在德國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尚未完成的時候，馬克思曾集中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策略方面的全部注意力去發展農民的民主毅力。馬克思曾認為拉薩爾『客觀上叛變工人運動而幫助普魯士』(同上書第三卷，第二一〇頁)，其原因之一正就是因為拉薩爾寬恕了地主們及普魯東的民族主義。

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和馬克思交換意見，討論他們兩人行將共同發表著作的問題，當時恩格斯寫道：

『在農業國內，在代表工業工人說話時，只攻擊資產者，而忘掉農村工人受封建貴族所施行的宗法的『鞭笞的剝削』，這是可恥的。』(同上書第三卷第二一七頁)

在一八六四到一八七〇年，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時代、普、奧各剝削階級因關於從上面完成這次革命的方法問題而互相鬥爭的時代已經快要完結，在這個時期中，馬克

思不僅責備了曾和俾斯麥吊膀子的拉薩爾，而且還糾正了陷於『親奧派』及擁護分立主義的李卜克內西；馬克思曾要求採取革命策略，這種革命策略同樣無情地反對俾斯麥和親奧派，這種策略不去附和『得勝者』——普魯士的地主們，而是立刻恢復革命鬥爭，以便在普魯士軍事勝利所造成的基礎上也來恢復革命鬥爭來反對他們。（與恩格斯的通信集第三卷第一三四、一三六、一四七、一七九、二〇四、二一〇、二一五、四一八、四三七、四四〇至四四一各頁）在一八七〇年國際所頒佈的著名通告中，馬克思曾預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不合時機的暴動；可是當暴動終於發生了的時候，馬克思却又欣喜地慶祝『驚天動地的』羣衆的革命的主動性。（見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從馬克思底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來，在這個形勢中（如在其他許多形勢中一樣）革命發到底失敗，在無產階級鬥爭底總行程及其結局中的害處，比放棄所佔陣地的行動，比不戰而退的行動在無產階級鬥爭底總行程及其結局中的害處少些：不戰而退的行動，足以使無產階級陷於墮落，足以剝奪無產階級底戰鬥能力。馬克思完全估計到在政治停滯及資產階級合法性統治時代利用合法鬥爭手段之意義。在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的時候，即在反社會黨人的非常法令頒佈了以後，馬克思嚴厲地責備了莫斯德底『革命辭句』，但是同樣地（如果不是更厲害些的話）也攻擊了機會主義，因為在當時，機會主義暫時統治了正式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沒有立刻表現出剛毅性、堅決性、革命性、準備過渡到秘密工作的決心，來對付非常法令。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集第四卷第三九七、四〇四、四一八四二二、四二八各頁，並參看馬克思致左爾格的信)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頁)

紀念恩格斯

呵，怎樣一盞理智的明燈熄滅了！

呵，怎樣一顆偉大的心停止跳動了！

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死於倫敦。在他的朋友馬克思逝世（他死於一八八三年）後，他是全文明世界中最著名的學者，現代無產階級底導師。自從命運把馬克思與恩格斯遇合之後，他們各人底畢生工作，就成為他們倆底共同事業。所以要知道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有什麼貢獻，必先明白馬克思為發展近代勞動運動之工作與學說底意義。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最先指明這一真理的，即，工人階級與工人階級底要求是現代經濟制度底必然產物；現代經濟制度，除資產階級外，又免不了創造和組織無產階級。他又指出，人類現在受罪惡所壓迫着，把人類從罪惡解放出來的，並不是思想高尚的個人底善意的努力，而是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最先在他們底科學的著作中解說這一真理的，即，社會主義並不是夢想家底發明品，而是近代社會底生產力發展之最終目標與必然結果。有史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是社會某一階級統治其他階級與戰勝其他階級之蟬聯的歷史。這將一直延續到階級鬥爭與階級統治底基礎——私有財產與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生產——消滅為止。

無產階級底利益要求着把這些基礎毀滅，所以，有組織的工人底有意識的階級鬥爭一定要向着這些基礎攻擊。每一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馬克思與恩格斯這些見解，現在已被那正在為爭求他們底解放而鬥爭着的無產階級全體所採取了。但是，在四十年代，當這兩位朋友參加他們那個時代底社會主義宣傳與社會運動時，這些意見是絕對新的。在那個時候，有許多的人，不論是有才幹的無才幹的，誠實的不誠實的，他們雖然參加了為爭政治自由的鬥爭，為反對皇帝、警察和教士底專橫而鬥爭，但他們看不到資產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之對立。這些人，甚至連「工人應作為一獨立的社會力量而行動」這個觀念也不承認。在另一方面，有許多的夢想家（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是天才），以為只要使統治者與統治階級相信近代社會制度不合正義，就很容易在世上建立和平與普遍福利。他們夢想着沒有鬥爭的社會主義。最後那時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一般的工人階級底朋友，他們差不多全體都把無產階級當做只是一個潰瘍，懷着恐怖地看着這個潰瘍跟工業發展而長大。所以，他們都專心於如何阻止工業與無產階級底發展，如何阻止「歷史底車輪」之前進。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和大家一樣懼怕無產階級底發展，而反是把他們一切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底不斷生長。無產階級底人數越多，他們作為一個革命階級的力量就越大，而社會主義也就越近，越有可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貢獻，可用幾個字來表述：他們教工人階級了解他自己，意識他自己，而且他們以

科學代替了夢想。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恩格斯底名字與生平，是每一個工人所應該知道的。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一定要在這份雜誌（這雜誌與我們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樣，是以喚起俄國工人底階級意識為目的）中概述恩格斯——近代無產階級底二位偉大導師之一——底生平與事業。

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生於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的巴爾孟（Barmer）。他的父親是一個製造家。在一八三八年，恩格斯還沒有讀完中學，就被家庭環境所迫，到勃勒孟（Bremen）的一個商號去當店員。商業事務並沒有阻止恩格斯繼續着他底科學的和政治的教育。當他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他就已憎惡專制政治與官僚專制。哲學底研究，使他更向前進。在那個時候，支配着德國哲學的是黑格爾底學說；恩格斯變成黑格爾底信徒。黑格爾自己，雖是專制的普魯士國家底讚美者，為普魯士國家効勞，當柏林大學的教授；但黑格爾底學說是革命的。黑格爾信仰着人類的理性與它底權利，他底哲學根本命題是：宇宙是不斷地變化着，發展着。這位柏林哲學家底這種學說，引導着他底那些不願與現狀妥協的信徒們，達到這樣的一個觀念，即反對現狀之鬥爭，反對現存的不公與流行的罪惡之鬥爭，也是基於永久發展底總定律。如果一切事物都發展，如果制度都不斷為別的制度所代替，那末，為什麼普魯士王底專制政治，或俄國沙皇底專制政治，要永遠延續呢？為什麼極少數人剝奪大多數人以自肥之制度，或資產階級對人民之支配，要永遠延續呢？黑格爾底哲

學，說什麼心底發展，觀念底發展；他的哲學是唯心論的。他底哲學，從心底發展，演繹出自然底發展，人底發展，人類社會關係底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保留着黑格爾底『永久發展過程』底觀念[❖]，而拒絕其先入唯心論的見解；他們轉向於生活事實，看到了並不是心底發展解釋自然底發展，而反是要從自然、從物質來找得心底解釋……。與黑格爾不同，與別的黑格爾派不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唯物論者。他們從唯物論的觀點，來觀察世界與人類，而明曉了正如自然底一切現象底基礎是物質因素一樣，所以人類社會底發展是受物質的生產力底發展所制約。人類爲要滿足他們底需要而從事生產所需的物品，他們在生產中，人與人之間就發生相互關係；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依生產力底發展而定。而社會生活底一切現象，人類的熱望、觀念與法律，都要從這些關係找得它們底解釋。生產力底發展創造了建築在私有財產之上的社會關係；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了剝奪大多數人底財產而集中於極少數人之手的，也正是這生產力底發展。它毀滅財產——近代社會制度底基礎，它自己朝着社會主義者所努力的目標而前進。社會主義者所須要做的，就是：在許多社會力量之中，認識出那一個社會力量，因它在近代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並且，要使這一

❖ 馬克思與恩格斯時常指出，在他們的知慧的發展中，他們是很受益於德國的大哲學家們，尤其是黑格爾。恩格斯說：『如果沒有德國的哲學，就不會有科學的社會主義。』

個社會力量意識到它底利益與它的歷史使命。這一個社會力量，就是無產階級。恩格斯在英國，在英國工業中心孟徹斯特（Manchester）見到了這一點。他於一八四二年定居於孟徹斯特，在他父親與人合股開設的一間商號中服務。他在孟徹斯特的時候並不是老坐在工廠辦公室中，而是常到工人所住的貧民窟去跑跑。他親眼看見工人的貧乏窮苦。但他並不限於個人的觀察。他把看到的所有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讀物都讀了，把能夠得到的所有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政府文件都仔細地研究。這些研究與觀察底成果，就是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作者的恩格斯底所有主要貢獻，我們已經說過。就是在恩格斯以前也已有許多人描寫無產階級底痛苦並指出幫助無產階級之必要。但是，恩格斯是第一個人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蒙受着痛苦的階級，而且是在事實上他底極窮苦的經濟狀況迫使他不得不前進。不得不為爭取他底最後的解放而鬥爭。戰鬥的無產階級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一定要使工人認識他們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得到解放。反過來說，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它變成了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之目標時才成爲一個力量。恩格斯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底主要觀念就是這些。這些觀念，現在已爲有思想的和戰鬥的無產者全體所採納；但在他那個時候，是完全新的。這些觀念是在一本寫得很動人而又充滿着英國無產階級底窮苦之最確實與最驚人的描寫的書中說明着的。這本書是控告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最可怕的訴狀。它

創造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各處開始徵引着恩格斯底書，視它爲對近代無產階級狀況之最好的描寫。實在說起來，不論是在一八四五年以前或在一八四五年以後，都沒有的一本書把工人階級底窮苦描寫得這麼動人，這麼真確的。

恩格斯是到了英國之後才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在孟徹斯特與那時的英國勞動運動的活動分子聯絡並開始爲英國的社會主義出版物寫文章。在一八四四年，當他回德國時，經過巴黎，在巴黎認識了馬克思。他未在巴黎與馬克思會面之前早已就與馬克思信札往來了。馬克思受了法國社會主義者與法國生活底影響，也在巴黎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這裏，這兩位朋友合著了一本書，書名叫做神聖的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主義底批判。這本書比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先出版一年，大部分是馬克思寫的：這本書包含着革命的唯物的社會主義底基礎，即我們在上面所已經解釋過的那些主要觀念。神聖的家族是給哲學家包爾（Bauer）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一個諧謔的綽號。這些先生們宣傳一種批判主義，那種批判主義是超乎一切的現膏，超乎黨派和政治，拒絕一切實踐的活動，而只是『批判地』沉思周圍的世界與發生於世界的事件。包爾兄弟這些先生們視無產階級爲一『非批判的』羣衆。馬克思與恩格斯很劇烈地反對這種謬誤的和有害的傾向。他們代表一真正的人類的人格——被統治階級與國家所踐踏的工人，不要求沉思，而要求爲實現更好的社會制度而鬥爭。他們當然是把無產階級視爲一個能從事這種鬥爭而且要從事這種鬥爭之力量。就是在神聖的家族出版以前，

恩格斯已在馬克思與盧格（Ruge）所合編的魔法年鑑中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論文，他在論文中，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研究近代經濟制度底主要現象而斷定謂它們是私有財產底統治底必然結果。與恩格斯的往來，無疑地是馬克思決定研究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底著作在經濟學中產生了一個真真實實的革命）之一個因素。

從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居住於布魯塞與巴黎，他一面從事實科學的研究，一面又在布魯塞與巴黎的德國工人中間從事實際活動。在這裏，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秘密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聯絡，由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派他們把他們所研究出來的社會主義底主要原理加以解釋。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本小冊子，價值與若干本大書相等。它的精神，鼓勵着並推動着全文明世界底有組織的戰鬥的無產階級，一直到現在。

一八四八年底革命，先爆發於法國，而蔓延於西歐其他國家；這次革命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回到他們本國去。他們在普魯士萊茵省主持着出版於科侖（Cologne）的民主主義的新萊茵報。這兩位朋友，是萊茵區域的普魯士之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熱望的心臟與靈魂。他們保衛人民底利益，保衛自由底利益，反抗反革命的勢力到底。我們知道，反革命勢力得了優勝，新萊茵報被封。馬克思（他流亡於外國時已喪失他底普魯士國籍）被逐出國；但恩格斯參加了武裝的人民暴動，在三次會戰中為自由而戰；革命失敗之後，他就經由

瑞士逃往倫敦。

馬克思也定居於倫敦。恩格斯不久就重又回到他在四十年代所已工作過的那個孟徹斯特商號去做店員，後來成為股東。他住於孟徹斯特（直至一八七〇年），而馬克思則住於倫敦。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保持着一種最活躍的智慧的溝通：他們差不多每天都通信。這兩位朋友，在通信中互相交換見解與知識，並繼續合力完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在一八七〇年，恩格斯移居倫敦，他們底努力工作的智慧的共同生活，一直延續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為止。他們智慧的共同生活之成果，在馬克思方面，是資本論——我們時代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最偉大的著作；在恩格斯方面，是許多大大小小的著作。馬克思從專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底複雜現象，恩格斯呢，他在寫得很簡易而又常是與人論爭的著作中討論比較一般的科學的問題，並本着唯物史觀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之精神討論過去與現在底各種不同現象。在恩格斯底許多著作中，我們所要提到的是反杜林論（在這本書中，分析着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領域內的極重要的問題），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底起源（俄文譯本出版於彼得格勒，一八九四年三版）費爾巴哈論（俄文譯本，有普列哈諾夫的註解，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二年），一篇論俄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論文（俄譯文登於日內瓦社會民主黨第一期和第二期），

※ 這本書是極豐富和有教育價值的。可惜只有一小部分，經過社會主義發展的那一小部分，譯成了俄文。（『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二年第二版）

幾篇值得注意的論住宅問題的論文，最後是二篇很短小而却極有價值的論俄國經濟發展的論文（恩格斯論俄國，由查蘇利希譯爲俄文，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四年）。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底巨著資本論就逝世了。可是，資本論底草稿已寫好，恩格斯在他底朋友死後，就負着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之整理和出版的繁重工作。他在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二卷，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第三卷（他底死使他不能整理第四卷）。整理這兩卷資本論是要費許多勞力的。奧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亞特勒（Adler）說得很對：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就是爲那位曾做他朋友的天才家樹立了一座莊嚴華麗的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的上面，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上去了，雖然他自己並沒有這樣的存心。實在說，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底合作品。古代的故事中，有許多動人的友誼故事，歐洲的無產階級可以這樣說，無產階級底科學是由兩位學者兼戰士所創造的，他們兩人間的相互關係，是超過了古人中的人間友誼底最動人的故事。恩格斯總是把馬克思底名字放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放在後面，就全體來說，是公正的。他在寫給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說：『當馬克思在世的時候，我奏着第二把提琴。』（譯者註：意即謂他是第二把手）他對在世的馬克思之親愛，對於棄世的馬克思之敬念，是無限的。這位堅決的戰士與嚴正的思想家底身軀內，有一個摯愛的心在跳動着呢。

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底運動之後，流亡異國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並不只是埋頭研究科學。在一八六四年，馬克

思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並領導着它至十年之久。恩格斯也積極參加它底會務。國際工人協會依循着馬克思底主張，從事於團結各國的無產階級；這一工作，對於勞動運動底發展，有絕大的意義，但就使是在七十年代國際工人協會已解散之後，馬克思與恩格斯之使各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作用也並沒有停止。恰恰相反，勞動運動不斷地發展着，而他們像勞動運動底精神上的導師之重要性，也一天比一天增加。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單獨繼續為歐洲社會主義者底顧問與導師。不論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雖受政府逼迫，但力量繼續長大得很快）或是落後的國家如西班牙、羅馬尼亞和俄國底代表們（他們還不得不研究與估量他們底工作的第一步）都同樣要向恩格斯請教。他們都依靠着老年的恩格斯底知識與經驗底豐富的寶庫。

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都懂得俄文，讀俄文的書，對俄國極注意，抱着同情的態度注視俄國的革命運動，並與俄國革命家保持聯絡。他們兩人在未變為社會主義者之前都是民主主義者，而對政治專制之仇視的這種民主主義的感情，他們非常濃厚。這種直接的政治感情，再加以對政治的專制與經濟的壓迫之間的關聯之深博的學理上的理解，與他們底豐富的人生經驗，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政治方面是非常地善感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俄國極少數的革命者之反對強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鬥爭，能夠在這些飽受磨鍊的革命者之心中引起最同情的反應。在另一方面，有一種傾向，為求空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俄國社會主義者底目前主要任務——即奪取

政治的自由；這一傾向，他們自然是以為可疑的，他們甚至視之為直接出賣了社會革命底偉大事業。『無產階級底解放，一定要無產階級自己幹。』——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斷地這樣教我們。但無產階級為要爭取經濟的解放，一定要為自身爭得某些政治的權利。而且，馬克思與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出，俄國的政治革命，對兩歐的勞動運動也定會有絕大的意義。專制的俄國，一向是歐洲一般反動勢力之堡壘。俄國因一八七〇年戰爭底結果，使俄國在國際上享有非常優越的地位，俄國利用這國際優越地位，使德國與法國之間長期不和；這當然只是增加了專制的俄國作為一反動勢力底重要性。只有一個自由的俄國，用不到壓迫波蘭人、芬蘭人、日耳曼人、亞美尼亞人或任何其他弱小民族，也用不着不斷挑撥德法兩國互相反對，只有這樣的一個俄國，才能使近代歐洲擺脫戰爭底担負，才能削弱歐洲的一切反動分子，才能增加歐洲工人階級底力量。所以，恩格斯熱望着在俄國建立起政治的自由，使俄國與西方的勞動運動都能進步。恩格斯之死，使俄國革命者喪失了他們最好的朋友。

願恩格斯，這一位無產階級底偉大戰士與導師，永垂不朽！

一八九五年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四〇七——四一六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集

恩格斯是共產主義底創立者之一

科學社會主義底著名的創立者底通信集，早已預定印行的，終於是出版了。恩格斯囑託倍倍爾和伯因斯坦負責印行此通信集。倍倍爾在他逝世不久之前，就把自己所擔負的一部分編輯工作完成了。

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集，在幾個星期前，由司徒嘉得城的狄茲書局印出，一共有四厚冊。從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八三年這個很長的時期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一千三百八十六封信，都包括在這部通信集內。

編輯工作——即，為每一個時期的通信寫一篇序言——是由伯因斯坦擔任的。不論是在技術方面，或是在理想方面，他的編輯工作都不能令人滿意；——這畢竟是預料得到的。在伯因斯坦已惡名昭彰地『進行』到極端機會主義的思想以後，就不該由他負責編輯這部徹頭徹尾都充滿着革命精神之通信集。伯因斯坦所寫的序言，一部分是毫無意思的，一部分簡直是捏造，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出拉薩爾與舒維澤底機會主義的錯誤，伯因斯坦並不把它作一精確的、明顯的和坦直的刻劃，反而寫着拆衷的詞句和諷刺的評語，

如說『大家很可以問問，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拉薩爾底政策之判斷是不是每次都對的』。（見第三卷，第十八頁）或者說，在策略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意見，與翁維澤之意見比與李卜克內西之意見『更爲接近』。（見第四卷，第十頁），這些攻擊，除了掩蓋粉飾機會主義，此外就再沒有別的意義。很不幸，在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員中間，對於馬克思與他的許多敵人所作的理論鬥爭，抱着拆衷態度的，人數是天天增多。

在技術方面，索引也不令人滿意，——四冊只有一個索引（例如，把考茨基與斯梯林罷遺漏了），對於每一封信的附註，是太少了，而且是寫在編者序言中，不易找到；應該做左爾格底辦法，把這些附註，放在有關係的信之近旁。

這版本底價格是過高，四冊差不多要二十盧布。沒有疑問地，全部通信能夠而且應該印成較低廉的較樸素的版本。此外，能夠而且應該把在原則立點上比較重要的信札選印成一本選集，以廣佈於工人中間。

這版本底這些一切缺點，自然對於研究這部通信集有妨礙，這是非常可惜的，因為這部通信集底科學的和政治的價值是極大。這部通信集，不僅使讀者能夠很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處，而且還把馬克思主義底最豐富的理論內容發揮得極詳明，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談論到他們的學說底各個方面，著重與解釋——有時是討論與辯論——最新的（對於舊觀點而言），最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問題。

這部通信集，使讀者可以看到全世界工人運動史底極生動的圖畫——通信集所論到的，都是最重要的時期與最重要的特點。價值更大的，是工人階級底政策史。在極不相同的場合上，在新舊世界的不同的國度中，和在極不相同的歷史時機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着工人階級底政治的任務底提出之最重要原則。這部通信集所包括的那個時期，正是工人階級往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脫離開來的時期，正是獨立的工人運動發生的時期，正是確定無產階級的策略和政策底基本原則的時期。由於資產階級底停滯與腐敗，由於工人領袖專注意日常的瑣事等等，因而生出機會主義；我們在今天愈有機會來視察各國工人運動如何受機會主義的毒害，則這部通信集所包含的豐富的材料，愈有價值。這部通信集，對於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革命的目的，有最深刻的了解，並且站在這些革命的目的之立點上，對策略底某些任務，給以非常機動的規定，而沒有對機會主義或革命空談作絲毫讓步。

如果我們想以一個名詞來決定全部通信集底焦點——即所發表的和所討論的全部思想所聚集的中心點，——那末，這個名詞就是辯證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最注意的，他們對其有最重要的和最新的貢獻的，而且成爲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中所造的重要的進步的，就是：應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一切政治經濟學，去創造政治經濟學，——去研究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

* * *

下面的論述，在對於這部通信集作一概述之後，我們還

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最有興味的評論和意見，說其大概，但並不自命已把這部通信集底內容全無遺漏地講到。

概 述

在一八四四年，二十四歲的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是他們倆間通信之開始。在這一封信中，把德國當時的情形，說得極其明顯。第一封信是於一八四四年九月從巴爾孟——恩格斯家庭所在地，也是恩格斯誕生地——發出的。恩格斯那時還不滿二十四歲。他討厭自己家庭生活，渴想離開家庭。他底父親是一個暴君式的父親，是一個崇拜上帝的廠主，他恨他的兒子四出參加政治會議，恨其共產主義的思想。恩格斯寫道，如果沒有他真正愛着的母親，就是離開家庭以前的幾天逗留，也是忍受不了。他還向馬克思訴說，他家庭的人所提出來反對他離家的是何等瑣細的理由，是何等迷信的恐懼。

當恩格斯還在巴爾孟的時候——他因與人發生戀愛，故在巴爾孟逗留了多一些時間——他對他的父親讓步，到工廠事務處（他的父親是廠主）去工作了兩個星期。他給馬克思寫道：

「做生意是可憎的，巴爾孟是可憎的；他們消磨時間的方法是可憎的，而最可憎的是不只做資產者而且還做廠主，即積極與無產階級作對的資產者。……」

恩格斯繼續說，他以寫作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我們都

知道這本書是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爲世界社會主義文獻中的一部優秀的著作）來慰藉自己。

『一個人，他雖是共產主義者，如果他不能寫作，他在外表上還可以做一個資產者和一個做賣買底臭畜生，但如果從事廣大的共產主義的宣傳，同時又要從事做賣買與工業，那就簡直辦不到。我要離開這裏。此外，這個徹頭徹尾的、基督教的、普魯士的家庭底令人昏昏欲睡的生活，我再不能過下去；我若留在這裏，怕結局會把我變成一個德國的俗人，並把庸俗主義輸入共產主義中。』

這就是年青的恩格斯所講的話。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他迫於生活，不得不重又回到他父親的事務所，成爲『生意經的負重的畜生』，做了許多年。然而他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爲他自己創造一個環境，不是基督教的普魯士的環境，而是一種完全別樣的環境，同志的環境，終身成了『把庸俗主義輸入共產主義中』底無情的敵人。

一八四四年時，德國各省的社會生活，至和二十世紀初葉一九〇五年革命前的俄國的社會生活相同，大家都跑到政治上來了，大家都充滿了對政府之憤怒，牧師們因爲青年相信無神論而呵斥青年，資產階級家庭中的子弟因反對父母親『用貴族的態度對待奴僕和工人』而與他們吵架。

普遍的反對精神之表現，即大家都自稱爲共產主義者。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道：

『巴爾孟的警察所長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到過科

倫……比塞爾多夫，易北非爾……，不論你到什麼地方，都可碰到共產主義者！一個熱心的共產主義者，畫滑稽畫的美術家，名叫澤列（Seel）兩月以後，將往巴黎。我把你底住址告訴他，他的熱誠的性格，他對於音樂之愛好，會使你們都喜歡他，而且也可把他當為一個滑稽畫家用。

易北非爾這裏發生了一種奇蹟。昨天（此信是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寫的）我們在城內最大的廳和最上等的餐館裏面，開第三次共產主義者大會。第一次大會上到了四十人，第二次大會上到了一百三十人，第三次大會，到的人至少有兩百人。整個的易北非爾與巴爾孟，從有錢的貴族起到小商人止，都有人列席，只無產階級沒有。』

這就是恩格斯所寫的話，逐字不改。當然德國人人都是共產主義者，除了無產階級以外。共產主義是大家反抗情緒底表現形態。

『最蠢的，最惰的，和最庸俗的人們，他們對於世界上什麼事都不發生興趣的，他們都變為熱烈擁護共產主義了。』

當時共產主義的主要宣傳者，就像我們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民粹社會主義者』等等這一類的人物，即是說，他們都是存心很好的資產者，對政府都有或多或少的憤怒。

在這種情況之下，在無數的冒牌的社會主義的派別當

中，恩格斯能夠走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怕與大批的、意圖良善的、熱烈的革命者、反而是壞的共產主義者們決裂。

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到了巴黎。當時的巴黎正是政論雜出，正在熱烈地爭論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的學說。恩格斯極熱心地研究社會主義，與加貝、路易勃朗以及當時別位著名社會主義者相認識，從這個編輯所跑到另一個編輯所，從這個團體跑到另一個團體。

他最注意的，是當時最主要和最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蒲魯東主義。在蒲魯東底貧困的哲學還沒有出版以前（該書出版於一八四六年七月，馬克思底答覆，即著名的哲學底貧困，出版於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就已把蒲魯東底根本思想批評得無情的刻骨與異常的深刻了。德國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格龍（grun）正大為這種思想作宣傳。因為恩格斯精通英語與英國文學（馬克思學英文是比恩格斯晚得多），使得他能立即（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九日的信）指出著名的蒲魯東式的『勞動市場』在英國的破產。恩格斯憤慨地大聲宣稱蒲魯東是玷辱了社會主義，依照蒲魯東底主張，工人應該唾棄資本。

二十六歲時的恩格斯即把『真正的社會主義』簡直消滅掉了。在共產黨宣言離出世還有許久，在一八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我們已就可看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並指格龍就是它底主要代表。『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學說，『只不過是空談』，各色各樣的

『人道主義的』熱望，『「粗野的」共產主義底迷信的恐怖』（『粗野的』共產主義，直譯應爲『湯匙的共產主義』或『口胃的共產主義』），爲着人類的『幸福底和平的計劃』，——這一些，就是恩格斯對於在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各種的社會主義所下的形容詞。

『蒲魯東協會底計劃』，恩格斯寫道：

『討論了三個晚上。初時，差不多所有的人以格龍爲首都反對我。……我要證明的要點就是暴力革命之必要。』（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

他寫道，最後他生氣了，他逼得對方不得不直爽反對共產主義。他要求舉手表決他們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這使格龍派大爲恐懼，他們開始辯稱他們是集會來討論『人類的幸福』，他們一定要知道共產主義實在是什麼。恩格斯給他們一個最簡單的定義，使他們沒有離開本題閃避的機會。

『所以，我下了這樣的定義，』恩格斯寫道，『共產主義者的目標是：一，謀求無產階級底利益，他們底利益是與資產階級底利益相反對的；二，實現無產階級底利益之辦法，就是消滅私有財產制，而以財產共有制代替之；三，承認除了暴力的民主主義革命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能完成這些目的。』（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一年半以前寫的）

討論底結果，會議以十三票對格龍派二票通過恩格斯底定義。參加這次會議的，手工木匠有二十人左右。這樣，在六十七年以前，已經在巴黎安下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基

礎。

一年之後，在他的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信中，恩格斯告訴馬克思說他已經擬好共產黨宣言底草稿，他附帶聲明他反對原來決定的對話體裁。

『我開頭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恩格斯寫道，『其次就是直接說到無產階級——其起源及歷史，與以前勞動者的差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底發展，經濟恐慌，結果，……最末是共產主義者底黨的政策。……』

這部著作（指共產黨宣言——譯者註）已流行全世界，在它底一切基本原則上，到現在還是很正確，而且好像是昨天才寫成的那麼生動和那麼合時。恩格斯這封討論到這部著作底初稿的有歷史意義的信，非常明顯地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名字，並立為近代社會主義底創立者，是很正當的。

一九一三年十月（列寧全集，十七卷，二九一—三四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和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辭

我們把世界工人革命底領導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之紀念碑之幕揭開了。

人數極少的剝削者，虐待着千千萬萬的勞苦民衆；人類在這些剝削者底統治之下蒙受痛苦而憔悴。較前的一個時期底剝削者——地主——所掠奪和壓迫的農奴，是不團結的，散處各地的，無識無知的；但新時代底剝削者——資本家——看到了在被蹂躪的民衆中間，有些民衆底先鋒隊——城市的工廠的產業工人——與他們對立着。工廠使這些產業工人團結，城市的生活使他們開化，而共同的罷工鬥爭與革命行動把他們鍊成鋼鐵。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他們以科學的分析，證明資本主義底崩潰與過渡到不再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是不能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他們對一切國度的無產者，指出無產者底作用、任務、使命，是要最先起來對資本作革命鬥爭，並把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團結在他們之周圍來對資本作鬥爭。

我們是生活於幸福的時代，偉大社會主義者底預言已在開始實現。在許多國度中，無產階級底國際的社會主義的革

命，已經破曉了。國與國之間的帝國主義的屠殺，隨處都激起了被壓迫的民衆底英勇的起義，並使他們爭取解放的鬥爭力量增加了十倍。

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每看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紀念碑，就將想起我們在鬥爭中並不是孤立無援的。較前進的國度中的工人，與我們並肩地起義了。還有劇烈的戰爭在等候着他們和我們。在共同鬥爭中，資本底統治將被破毀，而社會主義也將在最後達到呵！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列寧全集，二十三卷二七六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學說自身，引起了一切文明世界和一切資產階級的（官家的與自由派的）科學的仇恨和敵視，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有毒的宗派主義』。不能期望其他的對待關係，因為站在階級鬥爭之外的（無偏見的）社會科學，在社會上是不會有的。一切官家的與自由派的科學，總是擁護僱傭奴役制，而馬克思主義，則向着這樣的奴役制宣佈無情的戰爭。在僱傭奴役制社會中期望無偏見的科學，好比以是否應該增加工資、減少資本利潤的問題來期望無偏見的工廠主一樣，這簡直是太不懂人情世故。

但是這還不夠，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完全明白的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決不像那些離開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而生長起來的、閉關自守的狹窄的『宗派主義』學說；相反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天才，正在於他把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問題給了回答。他的學說是直接繼續着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主義偉大代表者們的學說而產生出來的。

馬克思學說的萬能，正因為他是正確的，他完全而又嚴整的給了人們一個決不同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反動、任何擁護資產階級壓迫相調和的整個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是人類十九世紀所造成的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

的代表人物底最好的公認的繼承者。

在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分上面，我們簡略的加以說明。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即是唯物論。在近代一切歐洲歷史時期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的法蘭西，爆發過了反對一切中世紀教會、反對農奴制（統治與封建觀念的激烈戰鬥。唯物論是唯一的徹底的哲學和一切最正確的自然科學學說的承繼者，敵視着一切宗教信仰與舊的信仰等等。因此之故，所以民主派的仇敵們企圖用盡一切努力『推翻』、撕毀、誣蔑唯物論，而且擁護一切常時是贊助宗教和替宗教辯護的各種形式的唯心論哲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堅決的主張唯物論哲學，而且歷史的指明過在這一基礎上的一切重大的錯誤傾向。他們兩人的這樣的觀點，在恩格斯的著作費爾巴哈論和反杜林論中，同樣在共產黨宣言這一本為任何一個自覺的工人所必置的書中，有着極其明確和詳細的敘述。

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停留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上面，而把哲學推向前進。他把德國古典哲學的發現、特別是把黑格爾哲學的體系所引導出來的費爾巴哈唯物論豐富起來了。這些發現中最重要，就是辯證法，這即是最完整而深刻的與不僅是抓着事物的一片面的發展學說、關於物質的永恆的發展反映於我們人類認識上的相對性學說。最新的自然科學發現：鐳、電子、原子的變換，完全否認了一切資產階級的哲學和他們的『重新』倒遇到陳腐的唯心論的一切學說，明白

證實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正確。

馬克思深刻的發展了唯物論哲學，把它澈底引用和推廣起來，從自然的認識一直到人類社會的認識。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顯示了科學思想的最偉大的收穫。在此時期以前，關於歷史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渾沌和光怪陸離的觀點所統治着，從此，方能用完整和謹嚴的科學理論以代之。指明出由於生產力發達的結果，一個社會生活的階層才發展到另一個更高的階層，例如從封建農奴制長成出資本主義。

人的意識是反映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而生存着的自然界即物質的發展：同樣，人的社會意識（即是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各種觀點與學說）也正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反映。政治的機構，是經濟的上層建築，例如我們看見現代的歐洲國家的各種政治形式，都是爲了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統治底鞏固。

馬克思哲學是完備的唯物論哲學，他給了人類特別是工人階級以偉大的認識的武器。

二，馬克思認爲，經濟制度是建立起政治上層建築的基礎，因此更加注意研究經濟制度，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現代的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

在馬克思以前，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在一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英國）已經建立起來，亞當斯密和達維德·李嘉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原理。馬克思繼續着他們兩個人的事業。他嚴整的奠定了和正確發展了這一理論。他指明了一切商品的價值是決定於在進行商品生產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

數量。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這裏只看見物與物的關係（商品與商品的交換），馬克思則揭發出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表現在個別生產者間，經過市場方法的聯繫，貨幣使得這一聯繫更加密切，把一切經濟生活中的個別生產者不可分離的聯結成爲一個整體。資本使得這一聯繫更加發展，人的勞動力成爲商品。僱傭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土地、工廠、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工人的一部分工作時間用來補償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消耗（工資）；工人的另一部分工作時間的勞動成果爲資本家創造出剩餘價值、利潤的泉源、資本家階級的財富泉源。

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奠基石。

工人勞動所造成的資本同時又在壓迫着工人，破壞小的經濟和造成失業軍。在工業中，大生產的勝利迅速表現出來；在農業中，我們也看見相同的現象。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增長着，機器的使用正在發達，農業經營墮入貨幣資本的網中，在技術落後的壓迫之下沒落和破產。在農業中，小生產的崩潰取着不同的形式，但它的崩潰是無可置辯的事實。

資本打坍了小生產，走向增加勞動的生產性和走向創造大資本家聯合的獨佔局面，生產本身成爲更加社會化——幾十萬幾百萬的工人聯結在一個有規律的經濟機體之內，——而一般的勞動生產品則歸少數幾個資本家所佔有，於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增長起來，危險瘋狂的追逐市場，人民羣衆生存的無保障的事實發展起來。

隨着工人對資本依賴的增長，資本主義制度創造成勞動團結的龐大力量。

馬克思從商品經濟的萌芽、從簡單的交換研究起一直跟隨着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一直到大生產。

一切新的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逐年的明白表現工人數目愈來愈多的增加，指示出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性。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但是這一勝利只是走到了勞動對資本勝利的門前。

三，當着封建農奴制被推翻了的時候，在世間上出現『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很快就顯示了這樣的自由，即是壓迫和剝削勞動者的新系統。反映對於這一壓迫的反對和抗議，立即就發生出各種社會主義學說。不過原始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它們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審判和咒罵資本主義社會，夢想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幻想良好的制度，想以剝削的不道德來說服富有者。

但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不能指示出實際的出路，它不懂得闡明在資本主義中壓備奴役制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的法則，也找不出能夠成為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

然而，同時隨着封建制度、農奴制度的崩潰，在全歐洲、特別是在法蘭西起來的革命風暴，完全明白的顯示了階級鬥爭是一切發展的基礎和動力。

沒有拚命的抵抗，任何一個對於農奴制度統治階級的政治自由的勝利都是不能獲得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間沒

有拼死活的鬥爭，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決不能建立或多或少自由與民主的根基。

馬克思的天才，就在於他懂得事先的從此得出正確的全世界歷史所教訓的出路，這一出路就是階級鬥爭的學說。

人們在沒有學會從任何一個道德、宗教、政治、社會的言詞、意見與語言中尋找出各種階級利益的表現的時候，他們常常總是成爲不可救藥的政治的欺騙和自欺的犧牲品。

贊成改良的人們，當着還不懂得一切舊的制度不管如何野蠻和腐敗、總是受着統治階級的勢力支持的時候，他們常時是成爲舊勢力的朦朧的擁護者。爲要摧毀這些階級的抵抗，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在我們所處的社會中尋找教育和組織鬥爭的力量，他能夠——而且就他們的社會狀況應當是能夠的——組成力量，足以代替舊的勢力而創造新的社會的力量。

只有馬克思的唯物論哲學，指示了無產階級從精神奴役這一爲一切被壓迫階級所遭受的苦悶中解脫出來的出路；只有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才能說明在一般資本主義制度中無產階級的現實狀況。

全世界從美洲到日本、從瑞典到南非洲，無產階級獨立的組織增漲起來了，他正在教育和訓練中，正在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脫離資產階級的習慣，更密切的團結起來，學習估計自己的成功，鍛鍊自身的力量，而且正在不可抑制的壯大起來。

(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四九—三五三頁)

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學說之主要點，是：在於闡明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無產階級之世界歷史使命。自從這學說被馬克思倡導以來，世界事變的進程，是不是已經把它證實了呢？

馬克思最初倡此學說，是在一八四四年。一八四八年出世的共產黨宣言，已經給了這學說以完整的、有系統的、直到現在還是最好的闡述。自此以來，世界歷史，可以明顯地分為三個重要時期：一，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二，從巴黎公社到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三，這次俄國革命以後。

讓我們來看馬克思學說在這每一時期內的命運。

—

在第一時期之初，馬克思學說，毫不佔據支配地位。它只是許許多多社會主義派別或潮流之一而已。佔支配地位的，是那些在基本上近似俄國民粹派的社會主義，它們不懂歷史運動的物質基礎，沒有能力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每一階級的作用和意義，用種種似乎社會主義的關於『人民』、『公道』、『正義』等等的辭句來掩飾民主改革之資產階級的實

質。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給這一切嘈雜叫囂五花八門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以一個致命的打擊。所有國家裏的革命，在行動上把社會的各階級顯示出來了。一八四八年六月中巴黎共和派資產階級之槍殺工人，最終地證實了只有無產階級具有社會主義的本性。自由資產階級害怕這一階級之獨立，比害怕任何反動還要厲害百倍。懦弱的自由主義者，匍匐於反動之前；農民們則滿足於封建殘餘之取消，轉向於保守秩序，而只是有時動搖於工人民主與資產階級自由之間。一切關於非階級社會主義和非階級政治的學說，都可以看出是空口胡說。

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完成了資產階級改革的這種發展；只有無產階級的英勇，才使法蘭西共和國鞏固起來，這共和國乃是階級關係再赤裸深沒有地顯露出來的一種國家組織形式。

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裏，一種更混雜的較不完全的發展，引向同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形成。在第一時期（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一個風暴與革命的時期——之末，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死亡了。誕生了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和德國社會民主黨。

二

第二時期（一八七二——一九〇四年）與第一時期不同

的地方，在於這一時期之『和平』性質與沒有革命：西方完結了資產階級革命，東方則尚未成熟到這一革命。

西方進入了『和平』準備將來變革時代的階段。到處都組織起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各個政黨，這些黨，學習着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創辦自己底日報，自己底教育機關，自己底職工會，以及自己底合作社。馬克思的學說，得到了完全的勝利，並且普遍起來了。提煉與團結無產階級力量以準備將來鬥爭的過程，慢慢地可是不斷地向前進行着。

歷史的辯證法是這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勝利，逼得它底敵人要假裝馬克思主義者。肉體腐爛的自由主義，企圖作為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復活起來。準備力量去對付偉大鬥爭的時期，被他們解釋成爲放棄這種鬥爭；改善奴隸狀況以便進行反對僱傭奴隸制的鬥爭，被他們解釋成爲奴隸們爲了一個銅幣而出賣自己自由權的意思。他們怯懦地宣揚『社會和平』（就是與奴隸底主人和平），放棄階級鬥爭等等。在社會主義者的國會議員們、工人運動中各色各樣的官僚們、以及『同情』的知識分子們中間，有許多人是他們底信徒。

三

機會主義者還不及唱完他們關於『社會和平』與『民主制度』下不需要震動的讚美詩，世界上最偉大風暴的一個新源泉，就在亞洲湧現出來了：俄國革命之後，隨着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我們現在正生活在這些風暴及其對於歐

洲起着『反映』的時代，不管各種『文明的』豺狼磨着牙齒想要吞噬的偉大中華民國之命運如何，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的農奴制度，或掃除亞洲和半亞洲的國度裏人民大眾之英勇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羣衆鬥爭之準備條件和發展條件的人們，由於歐洲反資本主義的決鬥之長期拖延，而陷於失望和無政府主義。現在我們看到了，這種無政府主義的失望是多麼短視和小氣。

亞洲的八萬萬人，正被吸收來爲同歐洲人一樣的理想而鬥爭，從這一事實上所得出的，應當不是失望，而是勇氣。

亞洲的革命，向我們顯示了同樣的自由主義的無氣節與無恥，民主羣衆之獨立性底同樣的特殊意義，無產階級與任何資產階級之同樣的純潔的分界。在歐洲和亞洲的經驗之後，誰要是還說非階級的政治和非階級的社會主義，那末就應該被放在籠子裏，拿去與澳洲的袋鼠一塊兒陳列起來。

隨亞洲之後，歐洲也開始動盪起來，只是不按亞洲方法來動盪。一八七二至一九〇四年的『和平』時期，永逝不返了，生活昂貴和託拉斯的壓榨，引起經濟鬥爭之空前的尖銳化，這甚至使那些最爲自由主義所腐化的英國工人，也被推動起來了。在我們眼前，甚至連『死硬的』資產階級——貴族地主（Junker）的國家——德國，也成熟着一種政治的危機。狂熱的軍備競爭和帝國主義的政策，使得現代歐洲的『社會和平』，最像一桶火藥。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的崩潰與無產

階級的成長，正在不絕地前進着。

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世以來，全世界歷史上這三個偉大時代，之每一時代，都帶給了它以新的證據與新的勝利。但將要來到的歷史時代，將帶給作為無產階級學說的馬克思主義以更大的勝利。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三三一——三三三頁）

黎平、石巍合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它底曲解

當我說狹義的馬克思主義時，我意指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我們在這場合，不能不注意到這個事實：當我們的自由主義派和急進派在合法的刊物上從事闡解馬克思主義時，把馬克思主義縮狹與曲解得極可惡。這是什麼樣的闡釋呵！只要想及，爲求適合俄國檢查官底普洛克拉特斯鐵床（普洛克拉特斯是雅典傳說中的一個強盜，他將俘虜縛於鐵床上，身過長則切短其足，過短則強伸之，使其與床等長，——譯者註），這個革命學說須受怎樣歪曲呵！可是，我們的著作家欣然進行這樣的歪曲：馬克思主義，照他們所闡釋的，是縮減成爲『私人財產（建立在財產所有者底勞動之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怎樣經過其辯證法的發展，怎樣轉化成爲其否定，而隨後又社會化』之學說。他們很認真地假定謂馬克思主義底全部內容就在這個『圖式』中，逃避其社會學的方法底一切特性，逃避階級鬥爭底學說，並逃避研究底直接目的，卽把一切形態的敵對和剝削都暴露出來，以幫助無產階級擺脫它們。結果，馬克思主義成爲這麼無力、這麼貧乏的學說，至於使我們的急進派開始嘆惜可憐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一定是這樣想的呵！俄國的專制制度與俄國的反動，如果當它們還存在的時候，有可能充分地、正確地和完

全地闡釋馬克思主義，而且把馬克思主義底一切結論都充分地說出來，那末它們就不成其爲專制制度與反動了！如果我們的自由主義派與急進派對於馬克思主義之理解達到他們所應理解的程度（最少，從德文的譯物去研究馬克思主義），那末，他們就一定不會毫無忌憚地在受檢查的刊物上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到這個樣子。如果是不能闡釋一個學說——就緘默不說，或者聲明你所闡釋的，是極不完全，聲明你把最主要的略去了。但當你只闡釋其部分時，爲什麼又大聲嚷其狹隘性呢？

真的，只有這樣，才發生了這麼奇異的事，只在俄國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有許多人算爲馬克思主義者，而他們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帶有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敵對，對於這種階級敵對底發展，毫無概念；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底革命的作用，也不知道；他們甚至直接提出資產者的計劃，只是裏面有『貨幣經濟』，它底『必要』，與諸如此類的詞句，必須具有一個米海諾夫斯基底機智底全部奧妙，才辨別得出在這類辭句中那些是馬克思主義所特有的。

可是，馬克思却以爲他的學說底全部價值，是在於：它『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批判的*和革命的學說』。第二種性質，確是完全地和無條件地爲馬克思主義所特有，因爲這個學說底直接目的，是要暴露在現代社會中的一切形態的敵對和剝削，追蹤其發展，證明其暫時性，證明其不能避免轉化爲不同的形態，因而幫助無產階級，使他會盡可能迅速地和容易地廢止一切剝削。這個學說，把一切國度的社會主

義者都吸引得來，其不能抵禦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代表着社會科學中的權威）與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把它們結合並非出於偶然，不只是因為這個學說底創立者他自身就是學者與革命者這兩種品性底結合，而且是因為這學說本身之內就內在地與不可分離地結合着這兩種精神。的確，學說底效用，科學底目的，直接定下在這裏是：幫助被壓迫階級進行其實在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鬥爭吧，——你們底鬥爭全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是供給它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

所以，依照着馬克思的意見，科學底直接目的，是供給被壓迫階級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這即是說，要能夠客觀地表示出這個鬥爭是一定的生產關係底體系底產物，要能夠理解這個鬥爭底必然性，其意義、發展方向與發展條件。它除非對於每一個鬥爭形態作仔細的研究，除非對於從某一個鬥爭形態推移到另一鬥爭形態之每一步驟都很注視，使得它能夠明瞭任何一刻的狀態，而又沒有忘却鬥爭底總性質及其總目的，即一切剝削與一切壓迫底完全的和最後的廢除，——

* 注意，馬克思在這裏所指的是唯物論的批判，他以為只有唯物論的批判才是科學的批判——即說這樣的一種批判：將政治的、法制的和社會的事實，日常生活的事實等等，與經濟相比較，與生產關係底體系相比較，與那些不能不建築在一切敵對的社會關係底基礎上面之那些階級底利益相比較。俄國的社會關係是敵對的，這是很難得有什麼人懷疑的。但還沒有人把這些敵對的社會關係作為這樣的一個批判底基礎。

它除非是這樣，就沒有可能供給一個『鬥爭口號』。

你將馬克思底『批判的和革命的』學說，與『我們的著名的』米海諾夫斯基在他的『批判』中所闡釋和論爭的無生氣的廢物比較一下，你就會很奇怪世上確有這樣的人，他們自以為是『勞苦階級底思想家』，而他們却又局限於那個『淺平的盤子』，在那裏他除去了馬克思主義中一切有活力的東西。

你知道，民粹派也是想要做勞苦階級底思想家，他們的出版物所研究的是歷史，是我們的一般的經濟制度底現狀，特別是農民階級底現狀。你將這些民粹派的著作，與馬克思主義底要求相比較，你就會很奇怪社會主義者對於只是研究和描寫窮苦而又將此窮苦道德化的這樣一種學說竟能感覺滿足。民粹派並不把農奴制度描寫成爲一定的經濟組織形態，這種經濟組織形態引起了某種剝削關係，引起了某些敵對階級，引起了某些政治的、法制的和其他的制度；而把農民制度描寫成爲只是地主方面的一個惡習與對農民的一個不公。他們並不把『農民改革』描寫成爲一定的經濟的諸形態之間的衝突，一定的經濟的諸階級之間的衝突；而把它描寫成爲政府當局底一個錯誤的處置，政府當局雖有最好的存心，可是錯『選』了一條『錯誤的路徑』。他們把改革以前的俄國描寫成爲離開了真正路徑的一個歧迷，因而跟着發生勞苦者底貧苦；他們並不把它描寫成爲某一種敵對的生產關係底制度，它有某種的發展。

可是，沒有疑問，這種學說現在是已喪失其信用了。現

在這樣的知識水準，只能有一種革命的學說，即是馬克思主義；——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此點認識得越快，他們以他們底全部精力來把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應用於俄國越快，而革命工作底成功也就越穩當和迅速。

一八九四年（列寧全集，第一卷，二一七——二一九頁）

柯伯年譯

馬克思主義底學說

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現在陷於精神動搖之狀態中。向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理論是被視為革命底學說底堅固的基礎，但現在各國都有人在說這些理論是不充分的和陳腐的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而且想要出版一分社會民主主義的機關報，那末，他就必須很精密地確定他對於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決不只攪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之態度。

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學說底基礎上：這個學說是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轉化成爲科學，爲這科學奠下了堅固的基礎，並指示出要繼續發展這科學與要精細補充這科學底各部分所必須採取的途徑。這個學說解釋勞動者底僱用，勞動力底購買，是怎樣把人數極少的資本家——土地、工廠、礦山……等等之所有者——奴役千千萬萬的無產人民這個事實掩蔽着，而以這個解釋來暴露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底本質。這個學說證明現代資本主義底整個發展，是怎樣有這麼的一個趨向，即大規模生產驅逐小規模生產，並創造了一些條件使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成爲可能而且必然。這個學說告訴我們，怎樣在根深蒂固的風俗、政治的陰謀、難懂的法律與複雜的理論之下，看出階級鬥爭，各種別的有財產的階級與無產

羣衆、無產階級——它是站於一切無財產者之首——之間的鬥爭。這個學說，弄清楚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者黨底真正任務：不是發明什麼改造社會的計劃；不是向資本家及其隨從者說教，叫他們改善工人底生活狀況；不是醜惡陰謀；但是組織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領導這個鬥爭，而這個鬥爭底最終目標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現在問：這個學說底大聲叫嚷的『革新者』，他們現在喧噪得很利害，而已團結在德國社會主義者伯因斯坦之周圍，——他們有沒有輸進什麼新東西到這個學說來呢？絕對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吩咐我們去發展的這個科學，伯因斯坦派並沒有使其前進一步；他們並沒有把什麼新的鬥爭方法教無產階級；他們只是向後退，從落後的學說借到一些片段思想，他們不是對無產階級宣傳鬥爭底學說，而是宣傳讓步的學說，向無產階級底死敵——政府與資產階級政黨，他們總是在找尋新的方法來引誘社會主義者——讓步。普瓦哈諾夫——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創立者之一——無情地批判伯因斯坦底最近的『批判』，是批判得絕對正確的。伯因斯坦底思想，也已被德國工人底代表（在漢諾威大會上）加以排斥了。

我們知道，我們說了這些話，會有許多人斥責我們，說我們要把社會黨變成一個『真正的信徒』底教派；對於那些背離『教條』的『異端者』，對於有獨立意見的『異端者』，要加以迫害。我們對於這些時髦的和苛刻的話，都早已聽熟了。祇是，這些話裏面，沒有一點真理，或一點意思。沒

有革命的學說把一切社會主義者都團結起來，就不能有一個強大的社會黨。社會主義者從這個革命的學說，得到他們的一切的信念，並且在他們的鬥爭方法與行動手段中把這學說應用起來。保衛這樣的一個學說，你的知識所認為正確的學說，抗禦一切無根據的攻擊與損害的企圖，這並不就是反對一切批判。我們並不把馬克思主義當做是不能改動的和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確信它只奠下了科學底基石，社會主義者如果不願落在生命底進展之背後，就必須在一切方面來發展這個科學。我們認為馬克思學說底獨立的補充，對於俄國社會主義者是特別必要的，因為這個學說只供給我們一般的指導原則，而在細目上，應用於英國的與應用於法國的不同；應用於法國的與應用於德國的不同；應用於德國的又與應用於俄國的不同。我們很願意登載關於理論問題的文章，並且歡迎同志們對於爭論之點，公開來討論。……

一八九九年（列寧全集，第二卷，四九一——四九二頁）

柯柏年譯

恩格斯論理論鬥爭底重要性

『教條主義，理想主義』，『黨底硬化，——思想的勉強糾合底必然結果』，這些都是在工人事務上『批評自由』底健將們所奮勇起來反對的敵人。他們能夠立刻提出這個問題來，我們是很高興的，不過我們要提議加上另一個問題：誰做裁判人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關於刊物出版的通告：一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底定期機關報（工人事務報）底綱領（工人事務報第一期），另外一個是關於恢復勞動解放社底刊物的通告。兩個通告都公佈於一八九九年，當時『馬克思主義

※ 『關於恢復勞動解放社刊物的通告』，曾有單行本出版（一九〇〇年出版於日內瓦），同時在上面提到過的普列哈諾夫底『指南』上面也登載過了。『通告』曾指出：因為社會民主黨最近作了很多的實際工作，理論工作已推到後面去了。理論與革命實際之間的破裂有了極壞的結果。這一種破裂促進了修正主義思潮（經濟主義、伯因斯坦主義）底出現。現在，在繼續增長的工人運動基礎上，該社想恢復自己的文字工作，其口號是：與社會民主黨內部反革命分子作不可調和的理論鬥爭。

而列寧這裏所指的第二個文件却恰恰相反，它完全沒有注意理論底作用，把黨底要求降到工人階級中最落後階層底要求。這個文件（工人事務報底綱領，載於第一期『工人事務報』上），曾有單行本出版。

的危機」問題早已發生了。怎麼一回事呢？在第一個通告中你們就找不到關於這個現象的指示，找不到這個新機關報在這個問題上的主張之確定的說明。關於理論工作及其目前的緊急任務，則在這一冊綱領中和對這個綱領的補充中（一九〇一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協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補充——見兩個代表大會——第一五到一六頁）一字都沒有提到。在這整個時期內，工人事物報的編輯都把理論問題都丟在一邊，雖然這些問題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底注意。

第二個通告恰恰相反，他首先就指出了近年來對於理論的興趣底減少；它竭力要求『留神地注意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理論方面』，並號召『無情地來批評我們運動中的伯因斯坦主義和其他違反革命的傾向』。已經出版的幾期曙光雜誌可以證明，這個綱領是怎樣履行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所謂反對思想硬化等等的那些響亮的詞句，只是用來掩飾理論思想發展中的廢弛與窮蹙罷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例子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種至歐皆有的現象（這點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早已指出來了）：著名的批評自由，其意義並不在於以一種理論亦代替別種理論，而在於自由離開任何完善而周到的理論，在於折衷主義和無原則性。誰要是知道一些我們運動底實際情況，誰就不能不看到：『馬克思主義廣佈，同時理論水平線也就跟着有些降落。因為運動具有實際意義和實際勝利，許多的人，許多在理論上很少準備或者甚至完全沒有準備的人，都加入了運動。

由此可以看到工人事務報之得意洋洋地提出馬克思底一句格言：『一步實際運動重要於一打綱領』，它提得何等地不合節奏呵。在理論散漫零落底時代而要來重復這些字句，這就等於在遇見人家出喪時，喊『我願意你們抬之不勝其抬！』。而這些話是從馬克思論哥達綱領的一封信上摘下來。但在這封信上，馬克思很嚴厲地責備在說明原則時所犯的折衷主義。馬克思向黨的領袖們說：假使已應該聯合的話，那末爲着達到運動底實際目的起見，你們可以締結條約，但是你們決不要拿原則來做交易，你們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底意義便是這樣，而我們中間，竟有人敢假冒馬克思名義來減輕理論底意義*！

* 『哥達綱領』——是在一八七五年五月哥達城內舉行的拉薩爾派和愛森拿赫派聯席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大體上組成大會上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愛森拿赫派，對代表大會上的機會主義派作了許多讓步，以求與他們統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的是不同意綱領草案中拉薩爾派的幾段條文，他們在代表大會以前對這個綱領草案曾作了嚴格的批評（見馬克思所著『哥達綱領批評』一書）。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這綱領草案的信是寄給布朗克的，布氏會將此信內容通知威廉·李卜克內西，可是威廉·李卜克內西，却向代表大會隱瞞了這封信。

一八九一年在加爾所召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認爲必須修改『哥達綱領』。馬克思底『哥達綱領批評』就是在那個時候發表的。一八九一年十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所謂『愛福特綱領』（代表大會召集於此城故名『愛福特綱領』），這個綱領是由考茨基提出來的，這個綱領中所包含着的一些機會主義的地方，也受了恩格斯的批評。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當醉心於最狹隘形式的實際運動的情緒與機會主義底時髦宣傳打成一片的時候，是必須始終努力堅持這種思想的。而對於俄國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底意義，由於下面三種情形（許多人常常忘掉這三種情形）而更加重大：第一，我們的黨剛剛正在形成，還只是正在規定自己的綱領，還遠沒有同革命思想中其他足以使運動離開正確道路的各派別算清帳目。正在最近以來，非社會民主派革命派的思潮，反而活躍起來了（阿雪洛德早已向經濟主義者說過這一點）。*在這些條件之下，初看起來『並不重要』的錯誤，可以引起極壞的結果。只有近視的人才以為政派的爭論和嚴格地區別各派色彩，是一種不合時的或是多餘的事情。俄國社會民主黨將來許許多多的前途，都可以由這一『派』或那一『派』底鞏固如何來決定。

第二，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按其實質講來，是國際的。這不僅是說我們應當與狹義的國家主義作鬥爭；而且也是說：在後進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只有在它能夠利用別國的經驗的條件之下，才能得到勝利。但是，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則單單認識這些經驗或是單單把最近的決議抄襲一遍，是不夠的。要真能利用別國的經驗，就必須要善於用批評的態度來考察這種經驗，而且要獨立地審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的發展是何等廣大，誰就會懂得，為要履

* 這是指阿雪洛德著作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現時的任務與策略的問題』；曾於一八九八年在日內瓦出版。——編輯部註

行這個任務，須要多少的革命的力量和政治的（及革命的）經驗。

第三，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民族任務，是爲世界上各社會黨所沒有過的。關於這個任務，——把全體人民從專制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加在我們身上的各種政治和組織的責任，我們以後再說。我們現在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只有以先進理論作指南的黨，才能完成先進戰士底作用。讀者如果要稍微具體地知道這句話底意思，那末只要請讀者把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前輩，如該爾曾、柏林斯基、切尼雪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許多光榮革命家；只要請讀者想起現代俄國著作所具有的全世界的意義，只要請……這也就夠了。

我們現在想把一八七四年恩格斯關於理論在社會民主運動中的意義所說的話，引一段出來。社會民主黨底偉大鬥爭底形式，恩格斯示以不止有兩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像俄國許多人所想的那樣；而有三種，其中兩種鬥爭並立的還有理論鬥爭。從現代各種問題和爭論的觀點上看來，在實際上和政治上所給與已經疲憊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指導，是非常可供效法的；因此我們從德國農民戰爭（它早已成爲非常珍奇的一本書了）這本書的序言上摘下一大段來，希望讀者不要責備我們：

『德國的工人，與其他的歐洲工人比較起來，具有兩大優點。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的那個民族，他們保持理論思想，這種理論思想，德國的所謂『受過教育的』階級差不多完全失掉了。如果沒有在他以前的

德國的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底哲學，那就不會形成德國的科學社會主義——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工人沒有理論的思想，那末，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就永遠不會像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能夠深入工人的骨肉。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職業有很好的組織，但前進得如此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因原始形式的蒲魯東主義之傳播而發生混亂與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因巴枯寧滑稽化了的蒲魯東主義的傳播而發生混亂與動搖；這些都可以證明，德國工人底這一種憂點是如何偉大了。

第二個優點就在於：德國人之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都要遲些。德國理論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他是站在三大思想家——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底肩膀之上的，這三大思想家底學說，雖然有許多玄想和空想，他們終究屬於自古迄今最偉大的智士，他們獨具天才地預先見到了無盡的真理；而我們現在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這些真理底正確性；同時，德國實際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忘記，他是在英國和法國運動的肩膀之上發展起來的，他可以現成地利用英、法運動以高價買來的經驗；他現在可以避免當時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所不能避免的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底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的那種偉大的推動力，那末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我們應該替德國工人說一句公平話：德國工人善於享用自已的優越地位，是罕見的。自有工人運動以來，在鬥爭之互相協調，互相聯繫的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鬥爭都能有計劃地進行，這要算是第一次了。德國工人運動底力量和它的不可克服，可以說也就在這一種集中的進攻上面。

一方面因為德國工人有這種優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因為英國工人運動帶有島國的特徵，法國工人運動受暴力的鎮壓，所以德國的工人現在是處在無產階級鬥爭的領導地位。事變容許他們能夠長久的佔居這種榮譽地位，這是不能預斷的。可是當他們佔居這個地位的時候，他們就（應當這樣希望）要切實履行他們所負擔的義務。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在鬥爭和鼓動的各方面，加倍努力。特別是領袖們底責任是要使自己更加明瞭各種理論問題，更加解脫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詞句底影響，永遠要注意到：自社會主義成為科學以來，他要求也用對待科學的態度來對待他，就是說，要研究他。必須把這樣得出來的、日益明顯的意識，以日益加倍的熱忱，傳佈到工人羣衆中間去，必須加強地來團結黨底組織和工會底組織……。

『……假使德國的工人將來也前進的話，那末，他們將——並不是當運動底領袖（要某國的工人當運動底前鋒領袖，這並不是運動底利益），可是他們將在戰士的行伍間佔住光榮的地位；將來意外的患難或偉大的事

變要求他們更有勇氣，更有決心和毅力的時候，他們將是全副武裝起來應付的。】

恩格斯底話果然預計中了。過了幾年之後，德國的工人遇到了意外的患難，——關於社會黨人底非常法律。德國工人的確能夠全副武裝起來，並能夠勝利地逃出患難。

俄國無產階級將來更要遭遇莫大的患難。將要與怪物作鬥爭，立憲國家底非常法，與這個怪物比較起來，真是一個小把戲。現在歷史給了我們一個迫切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其他任何國家底無產階級最迫切的任務中最革命的一個。實現這個任務，不僅把歐洲最強的反動支柱破壞，而且也（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把亞洲最強的反動支柱破壞，這可以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我們可以相信：我們的前輩，七十年代底革命家已經當起了這個光榮的稱號，現在的運動更廣大而深刻千百倍，如果我們能用同樣的奮不顧身的決心與毅力，來鼓勵現在的運動，那末，我們定能得到這個稱號。

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

一句有名的成語，說：如果幾何學的原理侵犯了人們利益，那末人們也定要推翻它們。侵犯舊時神學偏見的自然歷史的理論，過去引起了，甚至現在也還引起着最激烈的鬥爭，而馬克思學說則直接致力於現代社會的前進階級之啓發與組織，指出這一階級之任務，並證明由於經濟的發展，現存制度，不可免的要由一個新制度來代替，這樣的馬克思學說，毫不奇怪的，不得不在生長道路的每一步上進行劇烈的戰鬥。

不用說資產階級科學和哲學了，這種科學和哲學，由官家教授來官樣地教授，以最愚魯的有產階級的剛在生長着的青年，並且，『訓練』他們去反對國內和國外的敵人的。這種科學，對於馬克思主義連聽都不願聽，而就宣佈馬克思主義已經被駁倒和毀滅了。以駁倒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們，以及把各色各樣古老『體系』的遺教寶藏起來的龍鍾老朽們，同樣的狂烈向馬克思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以及在工人階級中的廣播與鞏固，不可避免地引起資產階級對於馬克思主義這種攻擊的加多與加厲。在每次被官家科學『緘滅』之後，馬克思主義却反愈加鞏固堅強與生動了。

可是，在這些與工人階級鬥爭相聯繫並主要流行於無產

階級中的學說中，馬克思主義也遠遠不是一下子就把自己地位鞏固起來的。在它存在的前半世紀中（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馬克思主義和那些根本上與它敵對的理論實行了鬥爭。在四十年代的前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那些站在唯心論哲學觀點上的急進青年黑格爾派。四十年代末，在經濟學說的領域上實行了鬥爭——反對了蒲魯東主義。五十年代，完成了這個鬥爭：把那些在狂風暴雨之年表現出來的各黨派與各學說，批判了。在六十年代，鬥爭從一般理論的領域轉移到更接近當前工人運動的領域：把巴枯寧主義從第一國際驅逐出去。在七十年代的開始，蒲魯東主義者梅爾白格（Muhiberger）在德國出了短時期的風頭，在七十年代末葉，又有實證主義者的杜林。但他們兩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已是非常微弱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一切其他的意識形態。

到上一世紀九十年代，這一勝利在主要點上，是已經完成了。即在蒲魯東主義傳統被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諸國內，工人政黨也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實際的建立了自己底綱領與策略。重新恢復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採取定期的國際代表大會的形式），立刻地而且幾乎不經鬥爭地就在一切主要點上站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但當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多少完滿的並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驅逐出去以後，那些學說所表現的趨向便開始另找出路了。鬥爭的形式與口實變了，但鬥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主義存在的第二半世紀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一開好便與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趨

向進行鬥爭。

曾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的伯因斯坦，以最大的喧囂出頭露面，以最完整的表現，修改馬克思，刪訂馬克思，作出修正主義，而使這一趨向，因以得名。就是在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自然地保持得最久的俄國（由於俄國的經濟落後以及被農奴制殘餘所蹂躪的農民佔人口之大多數）就是在俄國這一趨向也在我們眼前顯然的轉成修正主義。在土地問題（土地市有的綱領）和綱領及策略的一般問題上，我們底社會民粹派都越來越多地拿對於馬克思的『修正』『來代替那個自身完整的，但基本上與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舊體系之垂死的腐朽的殘餘。

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被擊破了。它已不站在自己獨立基地上，而是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的基地上以修正主義的面目來繼續鬥爭。讓我們來看修正主義的思想內容吧。

在哲學領域內，修正主義是追隨於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尾後的。教授們要『倒回至康德』於是修正主義就跟在新康德派後面跑。教授們重複牧師反對哲學唯物論的那種不知說過幾千次的濫調，於是修正主義者便卑賤地微笑着，信口胡吹，說唯物論老早就被『駁倒』了（這話是一字不易地根據於最近出版的教授參攷書的）。教授們輕視黑格爾為一條『死狗』聳肩矚視辯證法，而他們自己却宣揚一種比黑格爾唯心論要淺薄卑劣到一千倍的唯心論，於是修正主義者便追隨於他們之後跳到哲學上把科學庸俗化的那種泥坑裏，並用『簡單的』（和平靜的）『進化說』去代替『乖巧的』和

(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拿他們那些唯心論的以及『批判的』體系去迎合那曾佔支配地位的中世紀『哲學』(即神學)，藉以賺到他們底官家薪俸，於是修正主義者便依附於他們之下，盡力要使宗教成爲一種私事，不是要對現代國家成爲一種私事而是要對前進階級政黨成爲一種私事。

這種對於馬克思的『修正』的真正階級意義如何，是用不着多說的——這事不說自明了。我們只要指出，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站在聯貫的辯證唯物論觀點上去批判修正主義者所胡說的那些空前卑劣論調之唯一馬克思主義者，乃是普列哈諾夫。這點之所以必須堅決指出者，正因爲現在有一些非常錯誤的企圖，想在批判普列哈諾夫策略上的機會主義的旗幟之下，把陳舊的、反動的哲學垃圾，販運進來。*

講到政治經濟學，我們首先必須指出，修正主義者在這一方面的『修正』，是更加繁雜和廣泛。他們企圖以『經濟發展的新資料』來影響大衆。他們說，生產集中以及小生產之被大生產排擠，完全不發生於農業，部門上在商業和工業部門中，也進行得非常緩慢。他們說，危機現在已變得更稀少，更無力，而卡特爾和託拉斯也許會使資本可能根本消滅危機。他們說，由於階級矛盾趨於和緩與減弱的趨勢，資本

* 參看波格達諾夫、巴扎羅夫等人合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這兒沒有地方來討論本書、我在此時祇得以下列聲明爲限，就是：在最近的將來，我要在連續幾篇論文或一本特別小冊子內指出，本書中關於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所說的一切話，在實質上都可以適用於『新』新休謨派和新柏克萊派的修正主義者。——列寧注

主義要走向『崩潰的理論』是沒有根據的。最後他們還說，馬克思底價值論不妨按照彭巴威爾克來改正一下。

在這些問題上對於修正主義者的鬥爭，正像二十年前恩格斯與杜林論戰一樣，使國際社會主義的理論思想富有收穫地活躍起來。對於修正主義者的論據用了事實和數字，加以分析了。證明了修正主義者系統地偽裝現代的小生產。不僅在工業上而且在農業上大生產對於小生產都佔技術的與商業的優勢，這一事實，被不容反駁的材料所證明了。但在農業上商品生產的發展比較薄弱得多；現代的統計學者和經濟學者們，通常不很會區分出農業的一些特殊生產部門（有時甚至是農業的一些經營），這些部門，表現出農業向前被吸收於世界經濟交換之中。小生產，在自然經濟的廢墟上，以營養的無限惡化，以周期的飢餓，以工時的延長，以牲畜質量，及其飼養的惡化，總之，就是以手工業生產在反抗資本主義手工工廠時所用以支持自己的那樣方法，來支持自己。科學與技術的每一進步，必然地無情地破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生產之基礎。社會主義如經濟學的任务，就是要研究這一過程，（其一切形式，這些形式常是複雜與錯綜的）向小生產者證明在資本主義下保持他底地位之不可能，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小農經濟之沒有出路，證明農民轉變到無產階級觀點來之必要。從科學方面說來，修正主義者在這問題的過錯，是在於他們把片面地抓取出來而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斷去聯繫的事實，膚淺地一般化了。從政治方面說來，他們的過錯，是在於他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要號召農民或推動

農民採取私有主底觀點（即資產階級的觀點），而不去推動他們採取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觀點。

關於危機論和崩潰論，修正主義的情形就更加糟糕了。只有在最短促的時期內並且只有最短視的人，才能在少數幾年的工業興盛和繁榮的影響之下，想到要改造馬克思學說的基礎。現實很快地就告訴了修正主義者，危機並沒有消逝；在繁榮之後，就來了危機。各個危機的形式順序和景象變化了，但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爾與託拉斯，團集了生產，可是同時却在一切人的眼前加厲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厲了無產階級生活無保障的狀態以及資本的壓榨，因此也就使階級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無論就個別的政治經濟危機的意義來說，或是就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崩潰的意義來說，資本主義之走向滅亡，却正由最新出現的大託拉斯特別顯著地特別廣大地顯示出來，不久以來美洲的財政危機，全歐洲失業現象之可驚的緊張化，更不用說許多標誌所顯出的將要到來的工業危機——所有這一切，已形成這樣一個結果，就是，修正主義者不久以前的『理論』，已經被一切的人忘記了，甚至，似乎也被許多修正主義者自己忘記了。只有這種知識分子的不穩定性所給與工人階級的教訓，是不應被忘記的。

在價值論上，只應說：修正主義者除了照彭巴威爾克樣子作了一些非常模糊的暗示與嘆息以外，絕對沒有給出任何東西，因此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就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在政治領域上，修正主義曾經實際企圖修改馬克思主義

的基礎——即，階級鬥爭學說。他們對我們說，政治自由，民主與普選權，消滅着階級鬥爭的基礎，而使共產黨宣言上舊的論據——工人無祖國——成爲不正確了。他們說，既然在民主制度下統治着『大多數人的意志』，所以就不能把國家看作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不能拒絕其進步的社會改良派的資產階級聯盟去對抗反動派。

無疑地，修正主義者的這些反對意見，歸結起來是頗爲一致的一套觀點，就是那久已熟知的自由資產階級的一套觀點。自由主義者時常說資產階級國會主義毀除階級與階級區分，因爲投票權與參政權是毫無軒輊地被一切公民所有。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全部歐洲史與二十世紀初葉的全部俄國革命史，清楚地顯示出這種觀點是如何的荒謬。在『民主的』資本主義的自由之下，經濟上的區別不僅沒有減弱，而且反加強了加厲了。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這一點，不僅沒有被國會主義去掉，而且正被它顯露出來了。國會主義幫助去啓發和組織廣大民衆（他們比以前積極參加政治事變的人們更多到無數倍）因此，國會主義不僅沒有準備着危機與政治革命的消除，而且反準備着在這些革命時候內戰的最大的尖銳化。一八七一年春的巴黎事變與一九〇五年冬的俄國事變，再清楚沒有地顯示了，這種緊張化，是如何地不可避免地要來到。法國資產階級一秒鐘也不遲疑地與全民族公敵與蹂躪自己祖國的外國軍隊勾結起來，以鎮壓無產階級運動。誰要是不懂得國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之不可避免的內在辯證法——它引起要比以前更尖銳地用

羣衆暴力去解決爭執——誰要是不懂得這點，那末他便永遠不能在這種國會主義的基礎上，去進行原則上堅定的宣傳與鼓動，去真正準備工人羣衆勝利地參加這種『爭執』。在西歐對於社會改良派自由主義實行聯合妥協與聯盟的經驗，以及俄國革命中對於自由改良主義（立憲民主黨）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已經使人確信地指出：這些妥協只能愚魯大眾的覺悟性，不能加強而只能減弱他們鬥爭的真正意義。把戰士與最不能鬥爭最動搖與最富叛變性的分子，束縛在一起，法國的米勒蘭主義——這是在廣大的真正全國的範圍內應用修正主義政治策略的最大經驗——給出了對於修正主義的這樣的一個實際評價，使得全世界無產階級永遠也不會把它忘掉。

修正主義對於社會主義運動最終目的的態度，乃是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趨向之自然的補充。『最終目的沒有什麼，運動就是一切』——伯因斯坦這句流行的話比較許多長篇的議論更好地把修正主義的實質表現出來了。從一個事件到別一個事件零星決定行動，適應於當天事變和政治上的瑣事的轉灣曲折，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點，並且爲了暫時實在的或假設的小利而犧牲無產階級基本利益——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從這一政策本身的實質上就明顯地要產生這樣一種情形，就是：這種政策可以採取無窮繁雜的形式，每一個稍爲新的問題或每一個稍爲出人意外的未及預見的事件的轉變，即使這種轉變只在最短的時間內以微末的程度變更基本發展的路線就不可避免地總

要引起這種或那種修正主義變形的產生。

修正主義的不可避免性是被它在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根源所決定的。修正主義是一個國際的現象。對於每個多少有知識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這是絲毫沒有疑義的，就是：德國正統派與伯因斯坦派的關係，法國格特派與若萊斯派（Jauresists）現在尤其是現在的布羅斯派——Broussists）的關係，英國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與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關係，比利時普勞克爾（Brouckere）與樊文（Vandervelde）的關係，意大利整體派（Integralist）與改良派的關係，俄國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關係——所有這些關係，到處實質上都是一樣的，不管在所有這些國家的現在狀況下他們民族條件和歷史時機有多麼大的不同。現代國際社會主義的『分野』，實際上現時在世界各國已經是按着一個路線前進着，這表明與三四十年無統一的國際社會主義內有不同趨向在各國進行鬥爭的情形比較起來，已有一個很大的進步。而現時在拉丁諸國打着『革命工團主義』幌子的『左的修正主義』也依附馬克思主義『改正』馬克思主義：例如意大利的拉布里奧拉（Labriola）和法蘭西的拉葛德爾（Lagarde）他們時常拿對錯誤了解的馬克思，控訴被正確了解的馬克思。

我們在這兒不能分析這一種修正主義之思想內容，它還遠沒有發展到機會主義的修正主義所達到的那樣程度，還沒有國際化，還沒有（連在任何一個國家裏，也還沒有）與社會主義政黨作過一次大的實際搏戰。因此，我們在這兒分析

的，只限於上述的『右的修正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爲什麼修正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呢？爲什麼它比民族特性的區別和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區別還要深刻呢？這裏因爲，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的肩旁總還站着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小所有主的階層。資本主義過去是從小生產中產生出來，現在也經常從小生產中產生出來。資本主義必然要重新造出整批的『中間階層』（大工廠的附屬工作，家庭工業，因大工業——如自行車工業和汽車工業等等——需要而散佈全國的小作坊）。這些新的小生產者也同樣必然地要重新被投入於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十分自然地，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要一再地浸入於廣大工人政黨的隊伍之中。十分自然的，事情是這樣，而且將來也還要這樣，這一直要到無產階級革命造成轉變時爲止；因爲，如果以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實現必須有大多數人口的『完全』無產階級化，那末這便是一個愚蠢的錯誤。現在我們時常僅在思想範圍內所經閱着的那些事情，駁破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修改，現在僅在工人運動的個別特殊問題上所實際發生的那（如對修正主義者的策略的分歧以及基於此點之上的分裂）些事情——這一切事情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候，工人階級一定要在無可比擬之更大範圍內再次加以經閱，因爲無產階級革命要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要把一切分歧集中到對於決定羣衆行動有最直接意義的各點上，要在鬥爭的灰塵中，逼得分清敵人與朋友，逼得拋開壞的同盟者，俾便給敵人以決定的打擊。

十九世紀末革命馬克思主義對於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不過是無產階級偉大革命戰爭的初步而已，無產階級決將不顧一切庸俗小市民的動搖與懦弱，而走向自己事業之完全勝利。

一九〇八年四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七九——一八九頁）

石巍譯

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

現代歐美工人運動中的主要策略上的分歧，即可歸結於反對兩大派別之鬥爭，這兩大派別，背離了在這運動中已在事實上成爲統治理論的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派別，就是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無政府社會主義）。這兩個派別背離了（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地位之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在一切文明國度的五六十一年來的工人羣衆運動底歷史中，可以看到它們底各種不同的形態和各種不同的色彩。

單是這一個事實，就已證明這些背離，不能歸因於偶然，或歸咎於某個人或某羣人底錯誤，甚至也不能歸因於民族特點或傳統。在經濟制度與一切資本主義國度底發展底特性中，一定是有一些根本的原因，不斷地引起這些背離之發生。荷蘭馬克思主義者邦納戈克（A. Pannekoek），去年出版一本小冊子（工人運動中的策略上的分歧，一九〇九年漢堡的杜伯書局印行），企圖對這些根本原因作一番科學的研究。邦納戈克底結論，都完全正確，這是不能否認的；在我們的論述中，將把這些結論介紹給讀者。

定期地引起分歧之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人運動本身之發展。如果不用什麼幻想的理想爲尺度，以量度工人運

動，而是把它視為普通人底實際運動，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加入的分子底人數天天增多，勞苦羣衆底新階層投効於工人運動，就避免不了要跟着發生這類的事情：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動搖，重蹈舊有的錯誤，暫時回復於陳腐的觀點與陳腐的方法等等。每一國底工人運動，定期地耗費多少精力、注意和時間，以『訓練』新加入的分子。

其次，在各國和各種不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資本主義底發展底速度，各不相同。大工業最發展的地方，那裏的工人階級及其理論家之同化馬克思主義，最為容易、最為迅速、最為完全和最為牢固。落後的——或發展得遲滯的——經濟關係，經常地釀成了這種現象，即，工人運動底贊助者，他們只理解馬克思主義底幾點，只接受新宇宙觀底某些部分，或接受個別的口號和要求，但不能與一般資產階級世界觀——尤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世界觀——底一切傳統思想堅決分離。

再則，社會發展底辯證法的性質——社會發展是在矛盾中進行，而且是通過矛盾而發展的——也是分歧底一個經常來源。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它毀滅了舊的生產方法，發展了生產力，可是同時它在發展底某一階段，又阻礙了生產力底發展。它發展了工人、組織了工人，並使工人紀律化，——然而它也剝削了工人、壓迫了工人，使他們陷於墮落、貧困等等。資本主義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自己創造了新制度底要素，可是同時如果沒有一個『跳躍』，這些個別的要點就毫不變動整個制度，也不損及資本底統治。馬克

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底學說，能夠把實際生活底這些矛盾，把資本主義底實際歷史與工人運動底這些矛盾，都包括進去。然而很明顯地羣衆是從生活學習，而不是從書本學習，所以，某些個人或集團，經常地誇大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特點，時而誇大這一特點，時而誇大另一特點；誇大資本主義發展底某一教訓，時而誇大這一教訓，時而誇大另一教訓；把它抬高成爲片面的學說，抬高成爲片面的策略體系。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自由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不懂得現代工人運動，他們經常不斷地由一個無意義的極端，跳到另一個無意義的極端。有時，他們說是壞人『教唆』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以此解釋一切事情；有時又說，工黨是『和平的改良黨』，以此安慰自己。我們對於無政府工團主義與改良主義，一定要把它們都當做是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及其影響底直接產物。它們都只抓到工人運動底一個方面，而將片面性提高成爲一個學說；它們宣稱這運動底此類傾向或特色，構成某一時代底特徵，構成工人階級活動底一定條件底特徵，而且這些傾向或特色，是互不相容的。可是，實際的生活，實際的歷史，却包括這些不同的傾向，正如自然界中的生活與發展，包含有徐緩的進化，急速的跳躍，漸進之間斷。

一切說及『跳躍』之議論，一切說及工人運動與整個社會之間的根本對立之議論，都被修正派視爲只是空談。他們把『改良』認爲是社會主義底局部的實現。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拒絕『微小的工作』，尤其是拒絕利用國會講壇。在事實

上，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策略，是等於不能把那些創造事業的力量集合起來，而空等「偉大的日子」之來臨。修正主義與無政府工團主義妨礙了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即：把工人集合成爲巨大的、有力的、作用得當的組織，能夠在一切狀態中都起適當的作用，充滿着階級鬥爭底精神，對它們的目的有明確的理解，而且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之訓練。在這裏，我們稍離本題，來說幾句閒話，並作一附註，以避免可能發生的誤解。邦納戈克僅用西歐歷史中的例子，尤其是德、法兩國的歷史中的例子，來說明他底分析，完全沒有說到俄國。如果有時他也提及俄國，那只是因爲俄國與西歐雖然在文化上、習俗上、歷史上和經濟上，有莫大的差別，但引起與馬克思主義的策略相背離的一定派別發生之根本傾向，我們俄國也是有的。

最後，工人運動參加者當中的分歧，產生這種分歧之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統治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所採取的策略發生了變更。如果資產階級的策略永遠是一樣的，或至少是同性質的，那末，工人階級很快就學會以同樣的或同性質的策略來對付他們。但在事實上，各國資產階級不能不應用兩種統治制度，兩種鬥爭方法，以保衛其利益，維持其統治。這兩種統治制度，兩種鬥爭方法，有時彼此更替，有時彼此混合，滲成各式各樣的形態。第一種方法是暴力方法，拒絕對工人運動作任何讓步，擁護一切舊的垂死的制度，堅決拒絕改良。這就是保守黨的政策底本質。這種政策，在西歐已日益變成不只是地主階級底政策，而是一

般資產階級政策底一種。第二種方法，就是『自由主義』底方法，採取發展政治權利之步驟，採取改良、讓步、等等之步驟。

資產階級從採取這一種方法變到採取另一種方法，並非由於某些個人底惡意的計劃，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歸因於資產階級本身地位底根本的矛盾。常態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如果沒有堅固的代議制度，人民沒有享受到相當的政治權利，就不能順利地發展。常態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定有比較高度的『文化的』要求，而成爲它底特色。造出這個要求——要求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文化——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本身底條件，它底高度的技術、複雜性、伸縮性、能動性、世界競爭發展底迅速等等。所以，資產階級底策略上的動搖，由暴力的制度過渡到表面好像是讓步的制度，成爲在最近五十年的歐洲各國度歷史底特色。而且，在一定的時期，各國大體都發展某一種方法底採用。例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策底標準國度，而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德國却採取暴力的方法等等。

當德國採取這種暴力方法時，這種制度——資產階級政府制度之一種——底片面的反響，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當時稱爲無政府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發展（九十年代初的『青年派』，八十年代初的莫斯特派）。在一八九〇年，當轉向於『讓步』的轉變已實現時，判明了這種讓步政策對工人運動總是比暴力政策還更危險，它引起了工人運動中

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底片面的反響。*

資產階級在某些時候，用「自由主義的」政策，以完成其目的；這並不是稀罕的事。這種「自由主義的」政策，邦列谷克說得對，只是「更狡猾的」政策。一部分的工人，一部分的工人代表，有時被假讓步所欺騙。修正派宣稱階級鬥爭底學說是「陳腐了」，或者，他們已開始採行一種政策。那種政策在事實上是等於拋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的策略底曲折，加強了工人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底力量，並且屢屢使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更加劇烈，而至於公開分裂。

這裏所指出的這一類的一切原因，就是工人運動當中和在無產階級隊伍當中引起分歧之原因。然而，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是與無產階級相接近的，包括農民階級在內——之間，並沒有萬里長城，也不能有萬里長城，把他們隔開。小資產階級底某些個人集團和階層，轉入無產階級隊伍，結果一定引起無產階級底策略上的動搖。

各國工人運動底經驗，幫助我們由具體的實際問題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底本質；幫助比較年青的國家能夠更清

* 『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的政策，其積極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引工人走入歧途，使工人隊伍中發生分裂，把工人的政策，轉化成爲無力的（總是無力的和短促的）、假改良主義底無力的附屬品！』——邦納戈克說。

楚地認明這些與馬克思主義相背離的派別底真正的階級意義，而與它們鬥爭得更成功。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九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發展底某些特色

我們的學說——恩格斯說，他是指他自己與他著名的朋友——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之指南。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總被人忽視；這句古典的話，著重了那被忽視的一方面，著重得很有力而且明顯。我們如果把這方面忽視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為片面的、畸形的和無生命的東西；我們把它底活靈魂剝奪掉；我們毀滅了它底基本的理論的基礎——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學說，謂歷史的發展是無所不包而且是充滿矛盾），我們把它與時代底一定的實踐的任務（歷史每有一次新的轉變，實踐的任務也就變更）之聯繫切斷了。

在我們的時代，的確時常可以碰到一些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命運很注意的人，他們恰恰是把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忽視了。可是，人人都一定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了極突然的變化，把情況變更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有力——社會的和政治的情況，這些情況最直接地立即決定行動底條件，因而也決定行動底目標。我當然不是指根本總目標而言。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根據總目標並不跟歷史底轉變而變更。很顯明地，俄國經濟的（而且不只是經濟的）進化底總趨勢，和俄國社會底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在最近

的六年來，並沒有變更。

可是，直接的、當前的行動底目標，在這個時期中，變更得極明顯，正如社會的和政治的具體情況已發生變更一樣，——而馬克思主義既是活的學說，故在馬克思主義中，不能不把它的不同方面湧現到前面來。

爲說明這個意思起見，我們來大略說一說在 最近六年中，社會的和政治的具體情況，發生了什麼變更。我們立即就看出這個六年時期可以劃分爲兩個三年時期，大致上，一個是終止於一九〇七年夏季，一個是終止於一九一〇年夏季。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看，第一個三年時期底特點，是俄國國家制度底根本 特徵發生了急速的變化，這些變化底路途，極不平坦，而擺動底振幅，兩面都是很大的。『上層建築』的這些變化，其社會的和經濟的基礎，就是俄國社會底一切階級在極多方面的行動（在國會內外的活動，在報紙、職工會、大會等等的活動）。這些行動這麼公開，這麼動人，這麼大規模，是歷史中所罕見的。

第二個三年時期，恰恰相反，我們從純粹理論的『社會學的』立場來看，其特點就是進化得很緩，幾乎等於停滯。國家制度完全看不出有什麼變更。在前一個時期，大多數『決鬥場』中，一切階級都有公開的各種行動，在這個時期却沒有了，或幾乎沒有了。

這兩個時期相類似的地方，就是：在這兩個時期中，俄國底發展依然與從前相同，是資本主義的進化。這個經濟進化與無數封建的中古的制度底存在之間的矛盾，並沒有掃

除，也是和從前一樣，因為某些制度採取了部分資產階級的性質，並沒有消滅這個矛盾，而只是加甚這個矛盾。

這兩個時期不相同的地方，就在於：在第一個時期，佔歷史劇場底顯著地位的，是這個問題：上面所說的那種急速的、不平坦的變化底結果，將採取什麼形態？俄國底進化底資本主義性，使這些變化底內容，也一定是資產階級的。但有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中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雖抱着多少帶有溫和自由主義底意味的信仰，但他底階級地位，使他害怕急驟的變化，而力求把農村制度中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中的舊制度底殘餘，大量保留。農村的小資產階級，他與那『依賴自己雙手底勞動』以生活的農民階級混合在一起，他所爭求的是另一種資產階級的改革，那種改革把中古殘餘制度底活動餘地大為縮小，這兩種不同的傾向，雖然都還是在資產階級的制度底框子裏面，但它們所決定的資產階級的制度底形態是完全不同的，其發展速度是完全不同的，其進步力量底範圍大小也是完全不同的。工資勞動者，他們如果自覺地認識了他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他們對於這兩種不同傾向之衝突，就一定會定出自己的明確態度來。

這樣，過去三年的時期，把馬克思主義中通常稱為策略問題的那些問題，提到前面來；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各種『路標派』（當時俄國一部分知識分子，以出版討論俄國知識分子問題的『路標集』而得此名——譯者註），都以為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辯和分歧，是『知識分子的』爭辯，以為這些爭辯是『為爭奪對未成熟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的鬥爭』，以爲這些爭辯是『知識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順應』底一種表現，——沒有比這種意見還更錯誤的。恰恰相反，正是因爲無產階級已經成熟了，他對於俄國整個資產階級性的發展中的兩個不同的傾向之衝突，不能再採取漠然的態度，而無產階級底理論家也不能不供給與這些不同的傾向相應的（直接地或間接地，正面的或反面的反映）理論的措辭。

在第二個三年時期，俄國資產階級性的發展中的兩種不同的傾向之間的衝突，不在議事日程上了，因爲這兩種不同的傾向都被『死硬派』將其擊潰，迫其後退，驅其入內，並將其暫時掩沒了。中古的死硬派不只是佔了前台，而且鼓起了資產階級社會底——大部分人的道標派的情緒，一種失望的與反悔的精神。不是改造舊制度的兩種方法之間的衝突，而是對於各種改良都失了信心，充滿着『馴良』和『悔過』底精神，耽溺於反社會的學說，熱狂於神祕主義等等浮到表面上來了。

這個顯明激劇的變化，並不是偶然的，也不單是『外界的』壓迫底結果。前一個時期，把那些有許多世代、好多世紀、從不過問政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的門外漢之人民階層，強烈地鼓動起來了，這就很自然地而且不能避免地發生了『對於一切價值之重新估價』，發生了對於根本問題之新的研究，而對於理論、對於原理、對於從基本入手的研究發生了新的興趣。千百萬人驟然從長夢覺醒，驟然碰到了極重要之問題，是不能長久停留於這個水準的，如果沒有停頓，沒

有對於基本問題底新的復習，沒有幫助他們『消化』空前的豐富教訓，並沒有使更廣大無比的羣衆能在更結實、更自覺、更自信、更堅定的基礎上再向前進的新的準備，是不成的。

歷史發展底辯證法是這樣：在第一個時期，議事日程上的事項，是完成全國各方面生活中的最迫切的改革；在第二個時期，議事日程上的事項，是研究經驗，使更廣大的階層來消化這經驗，使這經驗深入於底層——如果我們能夠這樣說的話，深入於各個階級底落後的隊伍。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無生命的教條，不是一個最後的、現成的、不變的學說，而是行動之活的指南，所以，它一定反映着社會生活狀態中的顯明激劇的變化。變化底反映，就是解體和分裂的強烈傾向，各種的動搖用一句話概括起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內部的危機。堅決地抵抗這種解體傾向，為保衛馬克思主義底基礎而進行堅決的持久的鬥爭，就重又排在議事日程上了。在前一個時期，各個階級底極廣大的部分，他們在規定其目標時，不能不接受馬克思主義，但他們之消化馬克思主義，是極片面的消化，而且把馬克思主義加以曲解，只是死記某些口號，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而沒有理解這些答案底馬克思主義的軌範。社會生活底所有的各方面的『價值之重新估價』，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底最抽象的和一般的哲學的基礎底『修正』。形形色色的觀念論的資產階級哲學底影響，見之於馬克思主義者間所發生的馬赫主義的流行病。死記的但並不理解的，也不是熟思而得的口號底背誦，引起了空談底廣泛流行；這

些空談，在實際上，是等於絕對非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流派，如像率直的或羞怯的『召回派』，或承認『召回派』爲馬克思主義底一個『正統派別』。

在另一方面，道標主義底精神，反悔底精神，支配了資產階級底極大部分，也滲入了那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納入於『溫和的與準確的』軌道，那一流派。這裏可以算是馬克思主義的，只有一些充滿自由主義精神的關於『僧侶等級』、『領導權』等等的議論底辭句而已。

本文之目的，當然不是在於研究這些議論。單是提及它們，就足以證明上面關於馬克思主義發生嚴重的危機和關於這個危機與現時期的整個社會的和經濟的情況之關聯所說的話了。這個危機所引起的問題，我們不能把它們抹在一旁。再沒有什麼比企圖用空談來抹殺這些問題，更有流毒和更無原則的了。資產階級底影響，已波及於馬克思主義底各種『同路人』，因而發生了從正相反對的方面來曲解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及其基本命題；所以，沒有再比號召一切認識了危機底嚴重並認爲有與它作鬥爭之必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來保衛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及其基本命題，更爲重要的了。

過去三年，喚醒了各個部分的人，來自覺參加社會生活；這許多人，大都是才第一次開始真正認識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報紙，造出了比前更多的謬誤的見解，並且傳播得比前更廣泛。在這些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的解體傾向，是特別危險的。所以，理解在目前這種解體傾向何以不能避免之理由，並自己團結起來，以與這

種解體傾向作持久的鬥爭，這是——照名稱底最直接的和精確的意義來說，——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時代的任務。

一九一一年一月（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七一——七五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我們把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週刊新時代上所發表的馬克思致顧格曼的書信，全都彙集起來，印成一本單行小冊子，其目的，是在於使俄國的讀者，能更清楚地認識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底通信中，個人的事情佔了許多篇幅；這是當然的事。這種材料，對於寫傳記的人，是極有價值的。但對於一般的廣大羣衆，特別對於俄國的工人階級，在這些書信中，那些含有理論的和政治的材料之地方，更無限重要。處在現在革命的時代，我們仔細研究這一部分材料，從這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馬克思這位人物如何直接反應着工人運動和世界政治上一切問題，這對我們是特別有教益的。新時代底編輯者說得極對：『這位在大變革底情況中形成他的思想和意志之人物，我們認識了他底人格，就使我們振奮起來了』。對於一九〇七年的俄國社會主義者，熟習這部分材料，是加倍必要，因為這部分材料對社會主義者在他本國的每次革命中擺在他面前的直接任務是什麼，給了許多最有價值的指示。俄國現在正處於『大變革』的時代，馬克思在一八六〇年這個比較多風暴的時期中的政策，應該常常成爲社會民主黨在目前俄國革命中的政策底直接模範。

所以，我們對於馬克思通信中在理論上特別重要的地

方，只很簡略的說一說，而對於他這位無產階級代表者底革命的政策，却將加以詳細的討論。

從對馬克思主義作更完全的和更深刻的說明之立場來看，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的信，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馬克思在這封信中，用對庸俗的經濟學家辯駁的形式，把他底稱為『勞動價值說』的意見，述說得極其明白。資本論底素養較差的讀者，在他們的腦子中，自然而然發生着一些對馬克思底價值論之反對意見，而因為這個緣故，『大學教授式』的資產階級的『科學』底平凡的代表者，很熱切地利用他們，以反對馬克思底價值論。馬克思在這裏把這些反對的意見，分析得既簡單又極明瞭。馬克思在這裏指明了他在說明價值法則時所採行的途徑，也是應採行的途徑。他用最普通的反對意見，來做例證，把他的方法教授給我們。他揭露了像價值論這樣純粹（表面上似乎純粹）理論的抽象的問題與那要『使混亂狀態永遠延續下去』的『統治階級底利益』其間之聯繫。希冀凡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或開始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當他研究資本論開頭的最難的幾章時，把這封信讀了再讀。

在這些書信中，從理論的立場來看，還有其他的特別有價值的地方。這是馬克思批評各種作家的地方。馬克思底這些意見，寫得極其生動，情感豐富，而且在字裏行間露出他對於一切大思想潮流以及這些潮流底分析是有深切的興趣；——我們當閱讀這些意見時，就覺得好像是親身聆聽一個天才思想家底說話。除了順便對狄慈根（Dietzgen）所下的批評

之外，對蒲魯東主義者的批評，是值得讀者特別注意的。資產階級底『出色的』知識分子的青年們，他們在社會變革時期，投身於『無產階級間』，他們不能獲得無產階級底立場，也不能在無產階級組織底『下層羣衆』中間從事持久的嚴重的工作。馬克思用幾筆就把他們描畫得活躍紙上。

馬克思對於杜林的批評，把九年之後恩格斯所寫（與馬克思合作）的名著反杜林論底內容，都預先說到了。這部書已有齊得保（Zederbaum）的俄譯本，可惜這譯本不單刪去了許多地方，而且還有譯錯，簡直是一本壞譯本。馬克思對於圖寧（Thunen）也有批評，同時涉及李嘉圖底價值論。一八六八年，馬克思就已着力地駁斥『李嘉圖底錯誤』。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中，他對這些錯誤給以最後的駁斥。可是，修正派——從我們的超資產階級的和甚至是『黑百團』（Black Hundred）的布加可夫（Bulgakov）起到『幾乎是正統派』的馬斯洛夫（Maslov）止——到現在還在重複着這些錯誤。

馬克思對於畢希勒（Buchner）的批評，以及對於庸俗唯物論與從朗格（Lange）（『大學教授式』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底普通來源）抄襲得來的『膚淺的妄談』之估價，也是值得注意的。

現在我們轉入馬克思底革命的政策。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在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當中，流行得極其廣泛。依照那種見解，革命的時期，以及在該時期的特有的鬥爭方式與在該時期的無產階級的特殊任務，差不多是

一個變則，而『憲法』與『極端的反對派』才是通則。現時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度，像俄國這具有深入的革命危機——也沒有別的國度，像俄國這樣有對於革命抱着懷疑態度和庸俗態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在把馬克思主義貶抑和庸俗化）。他們從『革命底內容是資產階級性的』這個事實，就作出淺薄的結論：說資產階級是革命底推動力；說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任務，其性質是輔助的，不是獨立的；說無產階級領導這個革命，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他寫給顧格曼的信中，對於這種把馬克思主義作膚淺的解釋，是揭發得多麼美妙呵！請看一八六六年四月六日的信。在那個時候，馬克思已經完成了他底主要著作。在他寫這封信之十四年前，他對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已給了它一個最後的估價。他自己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幻想，以為在一八四八年時，社會主義革命已將來臨，到了一八五〇年，他就把自己這個幻想推翻。在一八六六年，當政治危機開始發展時，他寫道：

『我們的庸俗者（他是指德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最後是否已認識到如果沒有革命，把哈布斯堡（Hapsburgs）和霍亨左倫（Hohenzollerns）王室剷除，……結局一定要發生另一個「三十年戰爭」……！』

以為行將發生的革命（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期那樣的從下面發生，而是從上面發生的），會把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一同推翻的這樣的幻想，在這裏連一點影子也沒有。這裏極明白和精確地說，行將發生的革命，只是一定把普魯士和奧

大力的君主政府推翻。他對於資產階級的革命是有何等的信心呵！這位無產階級的戰士，他認識了資產階級的革命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底前進有莫大的意義，他底革命的熱情是何等的豐富呵！

三年之後，在法國拿破崙帝國崩潰之前夜，馬克思看到了『一個極有趣的』社會運動，他就極熱忱地說道：

『巴黎人是在經常研究他們最近的革命的過去歷史，使他們在行將到來的新的革命中能負起其職務』。他把由這研究而見到的過去階級鬥爭底情形，加以描寫，而以此語為結束：

『整個的歷史的魔術家底大釜，已經沸騰了。我們（在德國）什麼時候才能達到這種地步呢！』

俄國的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被懷疑主義所削弱，被迂腐所變鈍，好作悔過的演說，對於革命很快就厭倦，像渴望放假日一樣地渴望着革命之葬送，而代之以立憲的散文。他們應該從馬克思學習的，就是這樣的教訓。他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底理論家和領導者，學習他的對於革命的信心，他的善於號召工人階級堅持其當前的革命目的到底，和他的剛毅的精神，在革命暫時挫折之後，決不氣餒而哭泣。

馬克思主義底迂腐者以為這都是倫理的空談，浪漫主義，沒有現實主義的意味。不對，先生們，這是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政黨之結合，如果沒有這種結合，馬克思主義就會變成布稜塔諾主義（Brentanoism）斯特路威主義（Stravism）與桑巴特主義（Sombartism）了。馬克思底學說，把階級鬥

爭底理論與實踐融合起來，成爲一個不能分開的整體。這個學說，對客觀情況作冷靜的陳述，如果有人把它曲解成爲對現存制度之擁護，而且他每遇革命暫時低落，就想趕快適應環境，立即拋棄『革命的幻想』，而轉向於『現實的』修補工作，那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最和平的、表面好像是『牧歌的』（如馬克思所說）和『死氣沉沉的』（如新時代所說）時候，馬克思能感覺到革命之將臨，而喚起無產階級對當前進的革命的任務之自覺。我們的俄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和庸俗派一樣，把馬克思庸俗化，在最革命的時候，他們所教給無產階級的，是消極底政策，是怡然『隨波逐流』，是怯懦地擁護時髦的自由黨底最不堅定的分子。

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之評價，是致顧格曼書信集底最精彩的一部分；而這個評價，與俄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方法相比較，是特別有價值的。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後怯懦地喊道：『他們原不該動用武器阿！』而他還有臉孔自比於馬克思。他暗示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是阻止了革命的。

是的，馬克思也是阻止了一八七〇年的革命。但在普列哈諾夫自己所提出的這個比較中，普列哈諾夫與馬克思之間是相隔着多麼寬的鴻溝呵！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第一個革命浪潮透其頂峯之一個月前，普列哈諾夫非但沒有鄭重警告無產階級，而反是明確地說必須『學習使用武器，武裝起來。』可是，一個月之

後，鬥爭爆發起來，普列哈諾夫絲毫沒有企圖去分析它底意義，它在事變一般發展中的作用，它與以前的鬥爭形式之關係，而只是急急忙忙地扮演着懺悔的知識分子底角色，高喊：『他們原不該動用武器呵！』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巴黎公社發生之六個月前，馬克思鄭重地警告工人，他在著名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底宣言中說企圖推翻新政府是絕望的蠢舉。他在事先就揭穿了要發動一個與一七九二年同一精神的運動之這種可能性，是民族主義的幻想。他能夠不在事後而在幾個月以前，就這樣說：『不要動用武器。』

但當這個無希望的鬥爭（這是他自己在九月所宣稱的）已在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行之時，他採取什麼行動呢？他是否利用機會（像普列哈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去打擊他底敵人——領導巴黎公社之蒲魯東派與勃朗基派嗎？他是否像一個作色叱罵的女教員那樣地說『我早已告訴你們，警告你們；這就是你們底浪漫主義之結果，就是你們底革命的癡狂之結果』嗎？他是否向巴黎公社社員宣傳自滿的庸人底

※ 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社會民主黨黨刊』第三號上寫道：『我們沒有充分獲得武器，還要學習使用武器……我們必須在自己革命的教育方面設法能迅速的彌補這個缺陷……。』（『普列漢夫全集』三二九——三六四頁）
——編輯部註

※※ 國際工人聯合總委員會為普法戰爭第二次宣言，係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寫於倫敦。（馬克思著『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三六六頁）
——編輯部註

說教，像普列哈諾夫向十二月戰士所宣傳的那樣，說『你們原不該動用武器』嗎？

沒有。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寫了一封熱烈的信給顧格曼——這一封信我們願意看到每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員與每一個識字的俄國工人都把它懸掛於家中壁上。

在一八七〇年，馬克思說，起義是拚命的蠢舉；但在一八七一年四月，當他看見了人民羣衆運動，他對於這個世界歷史的革命的運動中表示前進一步的大事變，他就像一個參加起義者那樣，以重大的注意來研究它。

他說，這一個企圖，要把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打碎，而不是只把它從一手移轉於他手。他對於蒲魯東派和勃朗基派所領導的『英勇的』巴黎工人，唱了一首真實的讚美歌。他寫道：

『這些巴黎人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犧牲能力呵！……在歷史中，從沒有過這樣偉大的例子。』

馬克思珍視羣衆底歷史的創造力，超乎一切。只要我們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員能從馬克思學到如何去賞識俄國工人農民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間所表現的歷史的創造力，那就好呵！

這位淵博的思想家（他在六個月之先就已預料到失敗）對於羣衆底歷史的創造力之尊敬，與『他們原不該動用武器呵』這句無生命的、無靈魂的、迂腐的話相較，豈不是有天淵之別嗎？

而且，在倫敦過着流亡生活的馬克思，像羣衆鬥爭底一個參加者一樣，對於這個鬥爭，他是以一切他所特有的熱忱與情感而反應着，從事於批評那些準備『翻天覆地』的『優勇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當前的步驟。

呵！我們現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現實主義的』冒牌聰明人，他們嘲笑一九〇六至〇七年的俄國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不知他們將怎樣嘲笑着那時的馬克思呵！對於這位向『翻天覆地』的『企圖』表示尊敬之唯物論者和經濟學者（他是烏託邦底敵人），不知他們將加以怎樣的嘲笑啊！爲着他的這種反抗傾向，這種烏託邦主義等等，爲着他的這種對於『翻天覆地』的運動之重視，不知這些『蒙着頭的人物』將會給他流多少眼淚，將會給他以怎樣的卑謙的微笑或哀悼呵！

但馬克思底頭腦，並沒有裝滿這些瘋豬底聰明。這些瘋豬害怕討論較高形式的革命鬥爭底技術，而馬克思恰討論着起義底技術的問題。防禦呢？進攻呢？——他這樣地問着，好像軍事底行動是發生於倫敦城外一樣。他決定道，一定要進攻：『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塞進攻。……』

這是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離偉大的流血的五月，還有幾個星期。

起義者既已開始其『翻天覆地的』，『絕望的蠢舉』（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所說的話），『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塞進攻』。

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他們原不該動用武器』去用武

力反抗那種想要奪回他們已得的自由之最初企圖。

是的，普列哈諾夫自比於馬克思，不是無因的呵！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繼續其技術的批評說，『中央委員會（注意：這是指軍事的領導，指國民軍底中央委員會）把權力放棄得太早。』

馬克思知道怎樣警告領袖們不要發動未成熟的起義。但他對於『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是抱着一個實踐問題底態度，羣衆鬥爭參加者底態度。這些羣衆，不管有勃朗基和蒲魯東底謬誤的理論與錯誤，還是把整個的運動提高到一個較高的階段。

『雖是如此』，他寫道，『這一次的巴黎起義，即使它被舊社會底狼、豬和惡狗們所壓下，——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最光榮的行爲。』

馬克思並不對無產階級掩飾巴黎公社底任何一個錯誤，他把一本著作奉獻給這個偉業。他的這本著作，直到現在還是爲爭取『天』而鬥爭的最好的指南，而且是自由主義的和急進主義的『豬』所最怕的巨物。

普列哈諾夫奉獻給十二月事變的『著作』，却幾乎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底聖經。

是的，普列哈諾夫自比於馬克思，不是無因的呵！

顧格曼顯然是寫了回信給馬克思，表示某些疑問，認爲這一事業，是沒有希望的，並把現實主義拿來與浪漫主義相比，——至少他把巴黎公社這個起義與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較。

馬克思立即（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給顧格曼一頓嚴厲的訓詞。他寫道：

『如果鬥爭只在一定順利的機會底條件之下才去進行，那末，世界歷史就定然是很易製造的了。』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馬克思稱起義為絕對的蠢舉。但當羣衆已經起來時，馬克思就要和他們一同前進，要和他們一同在鬥爭過程中學習，而並不向他們作一番官僚主義的訓斥。他知道要想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完全正確，這是吹牛或是無希望的迂腐。他以為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犧牲地、拿起創造力來製造世界歷史，其價值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馬克思從那些製造歷史但不能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毫釐不差的人們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而不是從一個用『這是很易預料的……他們原不該動用……』這類的話去教訓人的知識分子的俗人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

馬克思善於珍視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歷史中會有這樣的時機，羣衆甚至為了一個無成功希望的目標而拚命奮鬥；但這為了給這些羣衆更進一步的教育，為了訓練他們準備下一次的鬥爭，還是必要的。

對於這個問題作如此評法，這對於我們的現時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在原則上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這些偽馬克思主義者喜歡徵引馬克思底話，但只為要學習如何去估計過去，而不是為要獲得如何去造就將來之能力。甚至當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後開始『阻止』起義的時候，他也還沒有想到此層。

但馬克思所提出的，正是這個問題，而他絲毫也沒有忘記他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是把起義視為絕望的蠢舉的。

『凡爾賽的資產階級的棍徒』，馬克思寫道，『要巴黎人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或是接受挑戰，或是不戰而降。不戰而降，是使工人階級瓦解，其不幸比喪失任何數目的首領還要大得多。』

我們用此話來結束我們對於馬克思在其致羅格曼信中所指出的教訓（值得無產階級採取的政策之教訓）之概述。

俄國的工人階級，已證明一次，而且還將不止一次地證明，他是有能力『翻天覆地』的。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六一——三六七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柏克爾、 諸人致左爾格諸人的書信集俄譯本

序 言

這裏供獻給俄國讀者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柏克爾以及前世紀的國際工人運動底別位領袖之書信集；這是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高級讀物中所必需增多的一本書。

這本書信集，對於研究社會主義史與對於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活動之重要，我們在這裏不詳細申說。這一方面是用不着解釋的。我們只指出如果要了解這裏所發表的許多書信，必須先讀關於『國際』底歷史之主要著作（參閱耶克（Jaechk）所著的國際）與關於德國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史之主要著作（參看梅林格所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與希爾奎德（Hilquitt）所著的美國社會主義史）等。

我們並不企圖在這裏敘述這本書信集底內容大概，或發表對於這本通信集所關聯的各個歷史時期底重要性之意見。梅林格在他所寫的一篇論文左爾格書信集中，將此任務完成得極好。（該文登載於新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一第二期中）。出版者或者將此文做為此譯本底附錄，或者做為一單獨的俄

譯本印行。

戰鬥的無產階級應該熟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三十年（一八六七——一八九五）的活動的底細中得到許多教訓，這些教訓，對於處在現在革命時期之俄國社會主義者，是特別有興趣的。所以在我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物中第一次企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左爾格的書信介紹給讀者，也是與俄國革命中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底『戰鬥的』問題相聯繫着，（普列哈諾夫底現代生活與少數派底反響）這並不是出乎意外的事。這本通信集，有一些地方，從俄國工黨或現時任務之立場看來，是特別重要的；我們所要引起讀者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書信中，經常討論的，是英、美、和德國的工人運動底迫切問題。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是德國人，在那時寄居於英國，而與美國的同志通信。馬克思在他寫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顧格曼的信中，所最常論及而且說得最詳盡的，是法國工人運動，尤其是巴黎公社。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英、美和德國工人運動所發表的意見，加以比較，是很有教益的。德國在一方面，英、美在另一方面，是代表着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同的階段，資產階級成一個階級而統治全國的政治生活，其統治底形式，在德國

※ 『馬克思給顧格曼的書信集』列寧所作的序言。

與在英、美也不相同。當我們記住這些地方時，上述的比較，就有更重大的意義。從科學的立場來說，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唯物辯證法底榜樣，看到了能夠依照不同的政治經濟狀況底特性而提出和着重問題底不同的要點和不同的方面的這種能力底榜樣。從工黨底實際的政策和策略之立場來說，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共產黨宣言底作者如何依照各國的全國工人運動底不同的階段而規定戰鬥的無產階級底任務。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社會主義批評得最嚴厲的，就是它之脫離工人運動。在他們對於英國『社會民主大同盟』與對於美國社會主義者之無數評論中，他們最主要是斥責這些社會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變成『死板的正教』，斥責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信條而不是行動指南』，斥責他們不能適應於工人運動而借它前進，那裏的工人運動，在理論方面雖是很不正確，但它是一個活的、強有力的民衆運動。

『如果從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三年時，堅持只與那些公開接受我們的綱領之人共同工作，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地步呢？』恩格斯在他的寫於一八八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的信中這樣說。

在較前的一封信（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他論到了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底思想對美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寫道：

『在明年的十一月，有一二百萬工人，投一個有誠意的工黨的票，在現時要比十萬工人贊成一個理論完美

的綱領更無限重要。』

這幾段話是極有關係的。我國有一些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趕快利用這幾段話，來擁護他們所主張的『工人大會』或與拉林（Larin）底『廣大的工黨』性質相似的組織。爲什麼不用來擁護『左派聯盟』呢？——我們要這樣質問這些匆促『利用』恩格斯底話之人們。被徵引的那些書信，所涉及的時期，是當美國工人在選舉總統時投票舉亨利·喬治的時候。惠西尼夫斯基夫人（Mrs. Wischnewetzky）——她是一個與俄國人結婚的美國女子，恩格斯底著作底翻譯者——請恩格斯對於亨利·喬治作一透澈的批判；這從恩格斯底回信就可看出來的。恩格斯（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道：批判亨利·喬治之時機還沒有到，因爲必須先把工黨開始組織起來，就使是建立在一個不完全純粹的綱領之上。隨後，工人自己就會明白有什麼錯誤，『從自己的錯誤會學得教訓』，但『不論什麼東西，如果它延擱了或阻止了工黨——不管綱領是什麼樣的——全國的聯合，我總認它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從社會主義立場看來，亨利·喬治底思想，是完全謬誤的，而且是反動性質的；恩格斯對其完全謬誤與反動性質，當然是非常明白，並且是時常指出。在致左爾格的書信集中，有一封馬克思寫於一八八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最有價值的信；馬克思在這封信裏面，說亨利·喬治是急進的資產階級底思想家。馬克思寫道：『在理論上，這人（亨利·喬治）是完全落後的。』可是恩格斯並不怕在選舉時與這位社會主

義的反動派聯合，只要有人能預先警告羣衆『他們自己的錯誤底結果』。（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號的信中所說的話）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論及『勞動騎士團』——那時美國工人底一個組織——寫道：

『「勞動騎士團」底最壞的方面，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中立。……每一個新加入工人運動之國度，其第一個最重大的步驟，就是把工人組織成爲一個獨立的政黨，不管是怎樣組織的，只要它是一個真正的工黨就得了。』

很明顯地，絕對不能由此推論出什麼來擁護從社會民主黨跳躍到無黨派的工人大會等等的主張。恩格斯亦責有些人把馬克思主義降低爲『教條』、『正教』、『宗派主義』等等；不論是誰要避去恩格斯的這個斥責，他就一定從上面那一段話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選舉運動中與急進的『社會的反動派』聯合，有時是容許的。

但是更有價值的，當然不是討論美國和俄國的這些類似情形（我們爲要容覆我們的反對者，才說及它們），而是討論英、美工人運動底基本特色。這些基本特色，是：無產階級面前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全國性的、民主主義的問題；無產階級完全屈服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少數的社會主義者組織成爲宗派集團而脫離了無產階級；於選舉時，社會主義者在工人羣衆當中，沒有取得些小的勝利等等。不論是誰，如果他忘記了這些基本的條件，而要從『美國和俄國的類比』作

出廣泛的結論，這就暴露出他的極端淺膚。

在這些條件中，如果恩格斯特別着重工人底經濟組織，那是因為他所論到的，是最確實地建立了的民主制度，在這種民主制度下，在無產階級前面的已經是純粹社會主義的任務。

恩格斯着重了獨立的工黨——就使它底綱領是不好的——底重要性，因為他所論到的國度，向來工人在政治上連一點獨立性底痕跡也沒有，工人總是跟着資產階級跑，而且現在還是跟着資產階級跑。

如果企圖把從這些議論所得出的結論，應用於這樣的國度或歷史情況——在那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還沒有組織時，無產階級就已組織了自己的政黨，在那裏，投票選舉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的這種傳統，是無產階級所絕對不知道的，而且在那裏，當前的任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那簡直是嘲弄着馬克思底歷史方法。

我們如果把恩格斯對於英、美工人運動的意見，與他對於德國工人運動的意見，比較一下，就會使讀者更明白我們底意思。

這類的意見，而且是極有價值的意見，在印出的通書中也非常之多。而貫串於一切這些意見之中心思想，是與前面所說的完全不同，即，警告人們要防禦工黨底『右派』，對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作無情的（有時是猛烈的——如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所作的那樣）鬥爭。

我們首先從書信集中徵引一些話來證明此點，然後再對

這種現象下個判斷。

第一，我們一定要注意馬克思對於霍哈堡（Hochberg）這一派人的批評。梅林格在他的論文左爾格書信集中，企圖減輕馬克思對機會主義者的攻擊，也企圖減輕後來恩格斯對機會主義者的攻擊，——我們以為這個企圖是做得過分了。關於霍哈堡這一派，梅林格特別固執己見，說馬克思對拉薩爾和拉薩爾派的評判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再說一遍，我們在這裏所注意的，並非馬克思對個別社會主義者的攻擊是正確還是過分之歷史的評判，而是馬克思對一般社會主義中的一定派別所下的原則上的評判。

馬克思斥責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拉薩爾派與杜林妥協（見於一八七七年十月十九日的信），也斥責同『一羣半成熟的學生和超等聰明的博士們』妥協。這一羣學生和博士們，要給社會主義一個『較高級的觀念論的』轉向，這即是說，要以『正義』、『自由』、『平等』、『博愛』這幾位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社會主義底唯物論的基礎（凡要想運用它的，必先從事認真的客觀的研究）。這種傾向底代表者之一，就是未來這份雜誌底出版者霍哈堡博士。他『把自己買進』黨來——『我假定他是有「最高尚的」存心的，但我視「存心」是連一個銅板都不值得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比他底未來底綱領更可憐的東西，更「謙遜的自命」，那是很罕見的』。

在差不多過了二年以後寫的另一封信中（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馬克思對於有人謠傳說恩格斯和他兩人贊助着

莫斯特，加以駁斥。他向左爾格詳細說出他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派之態度。未來是由霍哈堡、斯蘭姆（Schramm）與伯因斯坦所主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拒絕與這樣的一個刊物往來。當這位霍哈堡要參加並由他出錢幫助創辦新黨報之問題提出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們所提出的希爾西（Hirsch）為負責編輯，以便控制這『博士、學生和大學教授的社會主義者底混合隊伍』，隨後又寫了一封傳觀的信，直接寫給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和社會民主黨底其他領袖，警告他們，要他們公開與『理論底和黨底這種庸俗化』作鬥爭，直到是霍哈堡、斯蘭姆和伯因斯坦底傾向更變為止。

這個時期，就是梅林格在他的黨史中所說的社會民主黨的『紛亂時期』。在社會主義鎮壓法頒佈之後，社會民主黨沒有立即找到正確的道路，首先屈服於莫斯特底無政府主義和霍哈堡派底機會主義。

『這些人物』，馬克思論及霍哈堡派時寫道，『在理論上是空洞的，在實踐上是無用的；他們要把社會主義（他們依照大學的藥方來了解它）尤其是要把社會民主黨變成更溫和的；他們要啓蒙工人，或者，如他們所說的，要把『教育的成分』灌注給工人（他們自己也只有混亂的半生不熟的知識）。此外，他們首先要使社會民主黨成為小資產階級所尊重的東西。他們只是卑劣的反革命的空談家。』

馬克思底猛烈的攻擊底結果是，機會主義者退却了，和

銷聲歛跡了。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信中，馬克思宣佈叫霍哈堡退出編輯委員會。社會民主黨底有勢力的領袖——倍倍爾、李卜克內西、勃拉克等等——都脫離了他底思想。社會民主黨黨報社會民主黨，開始由福爾麥(Vollmar)編輯，在那個時候，他是屬於黨底革命派。一年之後(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馬克思說他和恩格斯不斷地與社會民主黨底『卑劣的』編輯方針作鬥爭，而且時常發表他們底嚴厲的意見。李卜克內西於一八八〇年往晤馬克思，答應他在一切方面都加以『改善』。

和平恢復了，戰爭沒有爆發。霍哈堡告退，而伯因斯坦變成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至少是到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時為止。

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日，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把這個鬥爭當做一件過去的事來說：

『一般地來說，德國的情形很好。誠然，黨內的文人們企圖造成一個反革命的趨勢，但是他們可恥地失敗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到處都受凌辱，使得他們到處都比三年前更革命了。……這些先生們(黨內的文人們)要以一切的代價以溫和與馴服，諂媚與屈辱，求社會主義鎮壓法之取銷，因為這法律使他們完全沒有稿費的收入。這法律一旦取銷，……分裂就顯然要變成公開的，維爾勒克斯(Vierrecks)與霍哈堡就將組織一個右派滾開去。在他們最後完全消滅之前，將有人時時與他們談判吧。社會主義鎮壓法頒行之後，當時霍哈堡和斯蘭姆

就在年報上，發表對於黨底工作之批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一個最卑劣的批評——並要求黨底行動應更有修養，更文雅，和更斯文；在那時我們立即就把上述的意見宣佈出來。』

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說會有一個伯因斯坦派的這個預言，在一八九八年和以後各年中，很明顯地證實了。

自此之後，尤其在馬克思逝世之後，恩格斯——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是不倦地在把那些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所曲解的學說矯正過來。

一八八四年末。德國國會社會民主黨議員，投票贊成輪船補助金（Dampfersubvention）的議案（參看梅林格所著的黨史），恩格斯對於他們底『小資產階級的成見』，加以斥責。恩格斯告訴左爾格，說他關於這個問題，正要寫很多的信。（見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

一八八五年。恩格斯發表他對於輪船補助金這整個問題的意見，寫道（六月三日）：『它幾乎釀成分裂。』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底『庸俗主義』是『很大的』。『在像德國這樣的國度中，免不了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派別』。恩格斯說。

一八八七年，左爾格寫信給恩格斯，說社會民主黨選舉像維爾勒克斯（霍哈堡型的社會民主黨員）這樣的人當國會議員，是社會民主黨底恥辱。恩格斯回答左爾格的時候，他為自己辯解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工黨不能找到好的國會議員。

『右派的先生們知道黨之所以寬容他們，只是因為有社會主義鎮壓法；黨一旦重又獲得行動之自由，立即就會使他們滾出黨外。』而且，一般地來說，『讓黨比其國會議員的英雄們好，而不是相反吧。』（見一八八七年三月三日的信）李卜克內西是一個調和派——恩格斯揭發他，——他總是用空話來掩飾分歧。但當情勢達於分裂時，在重要關頭，他會站在我們這面。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開了二次國際社會民主黨大會。機會主義派（以法國的可能派為首領）與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分裂。恩格斯（那時他已六十八歲了）像一個青年人似地挺身加入鬥爭。有許多封信（從一八八九年正月十二日到七月二十日）是專討論反機會主義鬥爭的。不只機會主義者被鞭撻，即有些德國同志——如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及其他——因他們採取調和的態度，也受鞭撻。

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正月十二日寫道，可能派已賣身給政府了。他譴責英國社會民主聯盟底社員與可能派聯合。

『為這討厭的大會而奔走和寫信，使得我沒有功夫可做任何別的事情。』（見一八八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信）

恩格斯忿怒地寫道，可能派很忙，但我們的人却在睡覺。現在連奧亥爾（Auer）和希普（Schippe）也要求我們參加可能派的大會。但這『終究』使李卜克內西底眼睛張開來了。恩格斯與伯因斯坦共同寫反機會主義的小冊子（由伯因斯坦具名——恩格斯稱它們為為我們的小冊子）。

『除了社會民主聯盟之外，可能派在全歐洲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組織贊助他們。（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信）因此，他們只好依靠非社會主義的職工會（我國的主張廣泛的工黨、主張工人大會等等的人們，請注意到這一層吧！），從美國，他們只得到「勞動騎士團」這一個團體。』

這裏的對方，和在反巴枯寧鬥爭中的對方是一樣的：

『所不同的，只是無政府主義者底旗幟是換了可能派底旗幟。他們同樣是向資產階級出賣原則，以換得零碎的讓步，即是，領袖們得到了報酬優厚的位置（市政委員，勞動介紹所等等的位置）。』

勃洛塞（Brucse）（可能派底領袖們）與希特孟（Hyndman）（與可能派聯合之社會民主聯盟底領袖）攻擊『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而要組成一個新國際底核心』。

『您不知德國同志是何等的天真。我連向倍倍爾解釋此事底真正意義時，也要費許多的氣力。』（見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的信）

當兩次大會舉行的時候，當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人數上超過了可能派（與工聯派、社會民主聯盟、奧國同志底一部分等等相聯合）的時候，恩格斯大為喜悅。（見一八八九年七月十七日的信）李卜克內西諸人底調和的計劃和提議都告失敗，使他高興。（見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信）

『我們的富於情感的主張調和的兄弟們，得到了該得的報應；他們盡力主張和睦，所得到的，是他們的軟

弱處挨了一腳。這會把他們醫好一些時候。」

梅林格（在他的左爾格書信集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很注意禮貌；這句話說得很對。

『如果他們每一次打人，都沒有仔細思索，那末，他們每一次挨打，也不會啜泣。恩格斯有一次寫道，「如果你們以為你們的小針能夠刺穿我的精製的又老又厚的皮革，那你們就想錯了」。』

梅林格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獲得了這種不為感情所動的性格，他們以為別人也有。

一八九三年。當裁判伯因斯坦派時，就自然引起了對『費邊派』的鞭撻（伯因斯坦豈不是以英國的『費邊派』來『培植』他的機會主義嗎？）。

『費邊派是在倫敦這裏的一個有野心的集團，他們雖有充分的理解，會知道社會革命之不能避免，但他們不能把這個巨大的任務，付託給粗野的無產階級去單獨擔負，所以他們很好意地自己擔任做領袖。害怕革命，是他們底基本原則。他們是特出的「有教育者」，他們底社會主義是市政的社會主義；不是要把生產手段收歸國有；而是要收歸市有，至少是暫時如此。他們底社會主義他們描寫成爲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底極端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他們底策略，不是把自由主義者視爲敵人，而堅決反對之，而是推動自由主義者向着社會主義的結論前進，即是欺騙他們，以社會主義滲入自由主義，不是提出社會主義的候選人與自由主義的候選人相

對抗，而是把他們塞給自由主義派，即用欺騙的方法通過他們。……但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或者是欺騙自己，或者是出賣了社會主義，這當然是他們不會了解的。費邊派出版了許多宣傳冊子，在各種各式的胡說八道的著作當中，也有一些是很好的宣傳作品，確是英國人所已產出的宣傳著作中之最好的。但他們一達到他們所特有的把階級鬥爭掩蔽起來的策略，就全部變成腐臭的了。因此，他們也非常仇視馬克思和我們一千人，——因為我們主張階級鬥爭之緣故。

費邊派當然是有許多資產階級的信徒，所以他們很有錢。……】

對社會民主黨中知識分子底機 會主義之一個古典的評價

一八九四年。農民問題。

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寫道：

『在歐洲大陸上，由於運動底展開，求得更多成功之慾望也增長了，而捕捉農民，照文字的本意說，成爲時髦。首先，南特（Nantes）的法國同志借拉法格之口宣稱：資本主義使小農破產，我們的任務不但不是加快小農之破產，而是必須直接保護小農，使他們不受租稅、高利貸、和地主之侵害。但我們對於此事不能與他們合作，第一，因為這是愚蠢的；第二，因為這是不可

能的。隨後，在佛蘭克府有福爾麥出來要收買整個的農民階級，雖是他所要收買的上巴威（Upper Bavaria）的農民；並不是萊茵區域底負債的貧農，而是中農，甚至是富農，那些剝削僱農與小僱農，及經營牲畜和穀物的富農。同這種觀點，除非把全部原則都犧牲，是不能同意的。』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四日。

『……巴威的同志們，已變成非常機會主義的，而且已差不多變成一個普通的人民黨（這即是說，領袖底大部分，與許多新近入黨的人），在巴威會議中投票贊成整個的預算；尤其是福爾麥，他開始在農民當中從事一種煽動工作，其目的不是要爭取農業工人，而是要爭取上巴威的富農——他們有二十五至三十英畝的土地，所以他們非僱用工資勞動者不可。』

我們這樣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系統地和不動搖地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作鬥爭，並攻擊社會主義中的知識分子的庸俗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性，歷十餘年。這是一個極重要的事實。一般的人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是被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政策和策略底模範，但馬克思主義底創立者不得不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右派』（恩格斯底語句）繼續不斷地作鬥爭，他們却並不知道。恩格斯逝世不久，這個鬥爭就從隱蔽的鬥爭，變成公開的鬥爭；這也不是偶然的。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數十年來的歷史發展底不能避免的結果。

我們現在就很明白地理解了恩格斯底（和馬克思底）勸告、指示、糾正、威嚇和訓誡底兩條路線。他們始終號召英、美的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運動相融合，並把他們的組織底狹隘的和頑固的宗派精神根本剷除。他們始終教導德國社會民主黨要警覺，不要屈服於庸俗主義，不要屈服於『議會的白癡病』（馬克思在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中的語句），不要屈服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

我們的社會民主黨的空談家，對於第一類的勸告，宣揚得很熱鬧，而對於第二類的勸告，却一聲不響，這是很可注意的。在估價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書信時的這種片面性，豈不是我們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片面性』底最好的證明嗎？

現時，當國際工人運動表現出深刻的紛擾和動搖的徵兆時，當機會主義底極端性、『議會的白癡病』、與庸俗的改良主義已激起了革命的工團主義底相反的極端性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的社會主義與德國的社會主義之『糾正』底總路線，就成爲非常重要的了。

在這樣的國度，那裏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沒有社會民主主義派的國會議員，選舉時或報紙上沒有有系統的一貫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導我們，說那裏的社會主義者，不論代價如何，一定要除掉他們的狹隘的宗派主義，參加工人運動，以便在政治上振作無產階級，因爲在十九世紀底最後的三分之一，不論是在英國或在美國的無產階級，幾乎完全沒有政治的獨立性。在這些國度中，——在那裏，資產階級的民主的歷史任務，是差不多完

全不存在的——政治的決鬥場上，完全是裝備着得勝的和自
足的資產階級，他們的欺騙、賄賂、收買工人之方法，是世
界別處所比不上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工人運動的這些勸告，如果
以為是能夠簡簡單單直接應用於俄國的情況，那末，這樣的
運用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爲要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也不
是爲要研究在一定國度中的工人運動底具體的歷史的特點，
而是爲了小派別的，知識分子的打算。

另一方面，在這樣的國度中，那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還沒有完成，『以議會形式爲裝飾的軍國主義的專制政治』
（馬克思在他所著的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語句）會得勢而且現
尚得勢，無產階級早已捲入政治漩渦而且奉行社會民主主義
的政策，——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最担心的，就是工人運動底
任務及其範圍之議會主義的庸俗化與庸俗的妥協化。

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着重與推進馬克思主
義底這一方面，更是我們的責任，因爲在我國有一份很大的
、『聲名顯赫的』、有錢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報紙，
正在向無產階級大聲宣傳鄰近的德國工人運動底『堪爲表率
的』忠實，國會合法主義，謙遜與溫和。

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叛徒，他們這個卑鄙的謊言，並不是
出於偶然，也不是歸咎於立憲民主黨底某些過去的或現在的
內閣大臣底個人的道德墮落。這是要歸因於俄國的自由主
義的地主與自由主義的資產者底深刻的經濟利益。要與這個
謊言作鬥爭，要與這個『愚民』（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的信中的語句)的企圖作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是一切俄國社會主義者的不可少的武器。

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底卑鄙的謊言，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堪為表率之『謙遜』以示人民。對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底領袖，馬克思主義底創立者，告訴我們說：

『法國同志底革命言論與革命行動，使維爾勒克斯派(德國國會社會民主黨團中的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員)底虛偽更加暴露了。(這裏是指在法國議院中成立了一個工黨，並指特卡茲維爾罷工(Decazeville)，法國的急進派由此而與法國的無產階級分裂)。在最後的一次社會主義的辯論中，只有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發言，……他們都說得很好。在這種辯論中，我們又能在上等社會中表顯自己，可惜這種辯論，我們過去不常有。』

國際社會運動中，德國人底領導者地位，尤其是在他們選送了這許多庸俗者到國會去之後，已發生了動搖，這就一般來說，是很好的。在德國，處於和平的時代，一切都變成庸俗的；所以，法國競爭之刺戟，是絕對必要的。……』(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信)

這些教訓，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它在思想上是受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支配的——所必須最牢固地求得的教訓。

這些教訓，並不是十九世紀底最偉大的人物底書信中的某一段話所教給我們的，而是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國際的經驗之友愛的、坦白的、不用外交手腕的和不顧小節的批評底整個精神與內容所教給我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書信，充滿了這種精神到怎樣的一個程度，從下面這幾段信就可看出。下面這幾段信，相對地說，誠然是特殊性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很能表示出他們的書信底特色。

一八八九年，在英國開始了年青的、新鮮的、充滿新的革命精神的、無訓練的和非熟練的工人（煤氣工人、碼頭工人等）底運動。恩格斯對此很高興。馬克思的女兒杜絲（Tussy）在工人當中從事鼓動工作；恩格斯說及杜絲所扮演的角色時，非常欣喜。

『……這裏最可憎的事情是，』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從倫敦寫的信中說，『深入於工人階級骨肉中的資產階級的「體面」。社會分成無數為大家所公認的等級，其中各有各的自尊心，又充滿了對於「比自己更好的」和「比自己更高的」天生的尊敬心。這種等級是這樣的古老，這樣的頑固，使資產階級愚弄民衆成爲不很困難的事。我毫無把握，例如，朋斯（John Burns）不因受大主教曼寧（Cardinal Manning）、市長和一般資產階級之歡迎，比因受他自己的階級之歡迎，而更暗底下覺得自傲。張賓（Chawpion）——一位退伍的中尉——許多年來與資產階級尤其是與保守分子私通，在牧師底教會大會等等，宣傳社會主義。連我所認爲他們當中最特出的湯曼（Tom mann）也喜歡說及他將與市長一同吃中飯。如果我們將這種情形與法國比一比，就會看出革命是究竟有什麼效用了。』

解釋，是用不着的。

另外一個例子。一八九一年，歐洲有發生戰爭之危險。恩格斯與倍倍爾通信，他們同意於如果俄國進攻德國，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必須與俄國及其聯盟者拼命戰鬥。

『如果德國被擊潰，那末，我們也就完了。就在最順利的場合，戰爭是這麼劇烈，德國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才能繼續作戰，所以，我們很有可能不得不握取政權，而扮演一七九三年的角色。』（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信）

那些機會主義者在屋頂高嚷一九〇五年俄國工黨之『甲可賓式的』展望是非社會民主主義的，請他們對於這一段信注意啊！恩格斯直接地對倍倍爾提出了社會民主黨有必須參加臨時政府之可能性。

對於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既抱着這種見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俄國革命及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有最熱烈的信心，是很自然的事。在差不多二十年以前的這封信中，我們就可看到這種對於俄國革命之熱烈的期待。

這裏是一封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七號寫的信。他對於東方的危機表示很關心：

『俄國早已就站立在變革底門限上。變革底一切要素都已準備好了。……英勇的土耳其人把俄國打敗，使俄國變革提前若干年爆發……依照着一切藝術底規律，變革是從立憲主義的奏演而開始了。隨後來的將是大的騷動。如果大自然不特別對我們過意不去，我們還會活

到那個勝利的時候吧。」（馬克思在那時是六十一歲）

大自然不會——也不能很好地——讓馬克思活到「那個勝利」的時候。但他預料了『立憲主義的奏演』，而且他的話好像是在昨天論及第一屆和第二屆的俄國國會才寫的。我們知道他之警告人民要反對『立憲主義的奏演』，是抵制底策略底『活靈魂』。自由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對於抵制底策略，是十分痛恨的。

這裏是一封馬克思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五日寫的信。他對於資本論在俄國的成功，很為喜興，並贊助民意派反對那新起的黑分派。馬克思很正確地看出了黑分派底主張含有無政府主義的成分。馬克思不知道，在那時也沒有機會知道黑分派——民粹派（Chernopredeltsi—Narodniki）後來進化為社會民主黨。他以他所有的鋒利的譏刺來攻擊黑分派：

「這些先生們反對一切政治的革命的行動。依照他們的計劃，俄國應該直接跳進一個無政府的、共產主義的千年王國！這個跳躍，他們要以最無聊的教條主義來準備。

他們的教條底所謂原則，自從去世的巴枯寧那裏拿來的。」

我們從這一段話，就可看出馬克思對於一九〇五年底俄國革命以及在一九〇五年以後諸年中社會民主黨底『政治的革命的行動』之意義，會下怎樣的一個評判了。這裏是一封恩格斯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六日寫的信：

「在另一方面，好像俄國就要發生危機。最近的暗

殺，引起了很大的紛亂。……』

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九日的信中，也說同一事情：

『軍隊中有許多不滿的謀叛的軍官。（恩格斯在那時是在民意黨底革命鬥爭的影響之下，把希望寄之於軍官，而還沒有看到十八年後俄國士兵和水兵，這種堂皇地表現出來的革命性）我以為現狀再維持不到一年。一朝革命在俄國爆發，那就歡呼萬歲啦！』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的信：

『在德國，（對於社會主義者之）迫害接踵而至。好像俾斯麥是要把什麼都準備好，使得俄國革命爆發時——俄國革命之爆發現在只是幾個月的問題——德國能夠立刻跟它底榜樣。』

這幾個月判明是很長很長的。無疑的，會有一些庸俗派，他們將皺眉蹙額而嚴厲地斥責恩格斯底『革命主義』，或者將恣情大笑這位革命的老亡命者底老烏託邦。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決定革命之將要到來，在他們希望革命之勝利（例如，希望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勝利）、在他們堅信德國『共和國』之迫近（恩格斯在那時，憶起他

※ 順便說一說，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普列哈諾夫或柴蘇里茲（Zasulich）在一九〇〇至〇三年之間，曾告我，說恩格斯寫有一封信給普列哈諾夫，論及我們的分歧以及俄國的行將到來的革命底性質。我們很想確實地知道——究竟有沒有這一麼封信？這封信是否保存着？現在難道還不到發表的時候？——列寧註

參加一八四八——四九年的爭取帝國憲法的武裝運動時的情緒，寫了「爲共和國而死」這句話），——在事實上，他們是有許多錯誤而且時常錯誤。在一八七一年，他們從事於『鼓起德國南部的起義，這個起義』，他們（柏克爾寫「我們」，指他自己及其最親近的朋友們，見一八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十四號的信）『是發動了，把人類所能有的一切都犧牲了，都以之作孤注一擲了，……』

在他們這件事上，也錯誤了。同一封信寫道：

『如果我們在三月和四月有更多的金錢，我們會把整個法國南部都發動起來，而拯救了巴黎公社吧。』

但是這類的錯誤，革命思想底巨人——他們努力提高全世界無產階級超出細小的、日常的和瑣屑的任務底水準，而且是已做到了——底錯誤，比起官家的自由主義——它在歌唱着、叫喊着、訴求着和勸誡着革命的空幻底空幻，革命的鬥爭底徒然，與反革命的『立憲的』幻想的美媚——底下流的智慧，是更高貴、更偉大、而且在歷史上更有價值和更正確到一千倍。……

俄國工人階級將奪得他底自由，他底革命的行動，將給歐洲一個刺激。他底革命的行動，會有許多的誤誤——庸俗派因爲他們沒有革命行動，所以也不會有錯誤，讓他們以此自豪吧。

一九〇七年四月六日（列寧全集第十一卷一六五——一七九頁）

柯柏年譯

海特曼論馬克思

英國的『社會民主黨』底創立者和領導者之一，海特曼（H.M. Hyndman），他底卷帙繁多的回憶錄，最近出版了。這本將近五百頁的書，書名為一個冒險生活底記錄。這本書寫得很生動，追記着作者底政治活動以及他所認識的『名』人。海特曼這本著作，供給了許多的有價值的材料，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英國社會主義底特性以及與整個的國際工人運動有關係的幾個重要問題底評價。

所以，我們以為應得寫幾篇短的文章來評論海特曼底著作，尤其是立憲民主黨右派的俄國新聞報（十月十四號）發表了自由主義者戴尼奧（Dionco）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何闡釋，或者不如說是如何掩蔽這些問題底很出色的標本，在這樣的時候，評論海特曼底著作是很合時的。

我們首先談海特曼對馬克思的回憶。海特曼到一八八〇年才認識馬克思，而他對於馬克思底學說以及對於一般社會主義之知識，顯然是很不夠。生於一八四二年的海特曼，他

* 海特曼所著『一個冒險生活底記錄』於一九一一年出版於倫敦『馬美林書局』。

——編輯部註

到我們所說的那個時候，是一個色彩不明的『民主黨人』，與保守黨有關係而且對保守黨同情；這是英國特有的情形。在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他到美國去了好幾次；有一次在旅途上讀了資本論（法文譯本）之後，他就轉向到社會主義來。

希爾西（k·Hirech）陪他往訪馬克思，在路上海特曼在腦子裏把馬克思比之於——馬志尼！海特曼說馬志尼對於在他周圍的人們的影響是『人格的和個人倫理的』，而馬克思對於他周圍的人們的影響，他說差不多完全是『知識的和科學的』；——從這個事實，就可斷定海特曼是在什麼水準上來把馬克思與馬志尼相比。海特曼往見馬克思，如像往見一個『偉大的分析的天才』，想要向他學習；馬志尼所吸引他的，是馬志尼的人格與『思想和行爲之高尙』。馬克思是『強有力得多的思想家，這是不能爭辯的』。而海特曼在一八八〇年對於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與一個社會主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只有極模糊的觀念（他現在也沒有很清楚地知道——但關於此點，往後再說），這也是不能爭辯的。

『當我看到馬克思時』，海特曼寫道，『我底第一個印像是一個強有力的、鬚髮蓬鬆的、不馴的老頭兒，準備着——不說是渴望着——與人衝突，而且頗疑心他自己會受人不意的攻擊。然而，他的對我們的接待是熱誠的，在我告訴他說我與資本論底作者握手是感覺到非常的快意並認爲是很大的光榮之後，他對我的第一個批評是很好的；他告訴我說，他愉快地讀我的論印度的論

文，並在他的報紙通信中稱譽過它們。

當他很憤慨地談及自由黨底政策，尤其是自由黨對愛爾蘭所採取的政策時。這位老戰士底小而深凹的眼睛就爛爛四射，繃起他的濃眉，大而高的鼻和面，顯然是為感情所激動，而口如懸河般地說出了一大串猛烈的斥責之詞，表露出他的性情底激昂，以及他對於英文之精通。當他這樣被忿怒所深深地激動時，他的說話和態度，與當他述說他對於某一時期底經濟事件之意見時的態度，其間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他從先知者和猛烈斥責者之身份，轉到冷靜的哲學家之身份，並毫不費力；而我從開始就感覺到，冷靜的哲學家的他，我拜他做老師的時期是很長的。

當我讀資本論時，就為之驚愕；當我讀他的較小的著作，如他的論巴黎公社的著作以及他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時，我更驚愕，他怎樣會把對於經濟原因及其社會結果之最能幹的和最冷靜的研究與對於階級甚至對於個人——如拿破崙第三或推爾（Thiers）——之最劇烈的仇視結合在一起。拿破崙第三或推爾，依照他的學說看

在他最近轉向於狹隘愛國主義以前，海特曼是英國帝國主義底一個堅決的敵人，從一八七八年起，他進行着一個高尚的揭露運動，揭露一切黨派的英國人——連「有教育的」和「急進的」著作家莫萊（John Marley）也包括在內——多年來在印度所幹的「可恥的掠奪、暴行和虐待（包括鞭答政治『犯』）」，他們因幹了這些勾當，以毀他們在印度的聲名狼藉。

——編輯部註

來，只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底偏淨天巨車（偏淨天巨車（Gu-ggerDant）是印度神話中護持神（Vichnu）底第八化身訖哩史那（krishna）之稱號，每年在其紀念日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車轢死，說是這樣就得往天國。——譯者註）底車輪下的蒼蠅罷了。不要忘記，馬克思當然是一個猶太人，就我看來，在他自己的性格和容貌上——他有凜然的前額，懸斜的濃眉，爛爛的眼睛，善感的大鼻和展動的口，而四周配着蓬亂的頭髮和鬍鬚——是把猶太種族的偉大的先知者底正義的憤激，與斯賓諾莎和猶太學者底冷靜的分析的才能，結合起來。這是許多品性底非常的配合，我沒有遇到一個人有像這樣的。

當我偕同希爾西出來時，我對於這個偉大的人物，有深刻的印象，希爾西問我對於馬克思之意見，我回答說，「我以為馬克思是十九世紀底亞里斯多德」，可是，當我說了這句話時，我就知道這還沒有包括全部「事物」。一則，不能想馬克思會充當亞歷山大馬基頓底廷臣，而又進行對於後代有極大影響的深邃的科學著作；二則，他從沒有與直接的人類的利益隔開——雖然有許多人說過與此相反的話——到能像古代最偉大哲學家那樣以冷靜的無情的眼光來觀察事實及其環境。他對於他周圍的剝削制度和工資奴隸制度之仇視，無疑地不僅只是從理智上和哲學上的見解而是他個人的憤激。

我記得有一次對他說，當我年紀較大時，我想，會

變成較能寬容。他說，「你這樣，你這樣嗎？」很確定地，他並不這樣。我以為，馬克思對於現存制度之深惡以及他對其敵人之酷評，使得許多有教育的富裕階級的人們，不能理會他的畢生的傑作之全部價值，並使像賁巴衛（Bohm-Bawerk）這類學識淺陋的一知半解的俗人們，只因為他們曲解了馬克思並企圖「駁倒」他，所以被他們視為英雄。我們現在是慣於在劍鋒裝上了大鞭球才來比劍，在英國尤其是如此；馬克思以不裝鞭球的鋼劍，可怕地進擊敵人，由我們的擺紳士架子的假冒的戰士與學者看來，是太不合適了，使得他們不能相信這位無情的論辯家與對於資本和資本家之猛烈的攻擊者實在是近代底最深刻的思想家。」

在一八八〇年，英國的大眾差不多完全不知道馬克思。他的康健，已經大大衰弱了。緊張的勞動（每天十六小時以上的智力勞動！）暗下破壞了的體質。醫生禁止他晚間工作。海特曼說他在一八八〇年末與一八八一年初，利用馬克思底閑暇的時間，來與他會談。

「我們的談話的方法是很別致的。馬克思有一種習慣，當他對於討論感到興趣時，他就在房裏踱來踱去，好像他是在海船的平台散步一樣。而我自己是在長途的航行中（往美國、澳洲及其他地方的航行中），也養成了這種習慣，當我的腦子集中想事時，也踱來踱去。所以，先生和學生，在棹子的對面，踱來踱去，踱二三個鐘頭，討論着過去的和現代的事情。」

海特曼並沒有詳述他與馬克思討論的問題之某一個問題上馬克思是採取着什麼立場。從上面所引的話看來，海特曼底大部分注意，實在差不多是全部注意，顯然都集中於軼事方面；他這本書底別的部分的內容，也是如此。海特曼底自傳，是一位英國資產階級的庸俗派底自傳，這位庸俗派是他的階級底最優秀的分子，終於跑到社會主義來，但從沒有完全拋棄資產階級的傳統及資產階級的見解和成見。

海特曼把庸俗派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責罵，再說一遍：說國際工人協會『應該為一個民主團體』，而他們倆在國際工人聯合會中，却是『專制魔王』；罵他們倆不懂得實際事情；罵他們倆不懂得人等等；海特曼從沒有企圖以某一事件底情形底精確的和具體的表現，來考驗這些責罵中的某一個責罵，是否正確。

我們所得到的的是軼事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與拉薩爾派）之統一，可是統一是必要的！海特曼所說的只此而已。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千次地在原則上正確的反對拉薩爾和拉薩爾派，而海特曼關於這一層卻不會講過一個字。他甚至連提及這個問題也沒有。在國際工人協會底時代的『民主主義』（組織上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宗派對於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圖謀加以破壞時所用的護身符；海特曼對於這個問題，連問問他自己也沒有。

結果是海特曼對於他與馬克思決裂之經過，講述得我們從其敘述只得到一些無根據的閒話（戴尼奧式的閒話），

外就一無所得。說什麼恩格斯是「專好吵嘴的、疑心很重的和猜忌的」；說什麼馬克思夫人曾告訴海特曼夫人說恩格斯是馬克思底「瘟神」（！！）；海特曼與恩格斯連見過面也沒有（雖然戴尼奧在俄國新聞報上說他們見過面），說什麼恩格斯『在對於他（以金錢）幫助的那些人的關係中，他不會充分重視他的現錢底交換價值』（恩格斯很富，而馬克思很窮）。海特曼說恩格斯使他與馬克思決裂，是因為恩格斯害怕海特曼——在那時海特曼是一個很有錢的人——會代替恩格斯做馬克思底有錢朋友！！

當然，自由派的先生們抄襲了這種非常無意義的虛話，而感到很大的滿足。當然，讀一讀海特曼自己所提及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寫給左爾格的信，力求理解爭點，是自由主義的僱傭著作家所完全不感興趣的！他們不耐煩幹此事！然而，參考這些書信，把這些書信與海特曼底回憶錄對照一下，立即就把問題解決了。

在一八八〇年，海特曼發表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叫大家的英國；在這本小冊子中，他信奉了社會主義，但依舊是一個思想極其混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這本小冊子是為『民主主義聯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寫的；在那時『民主主義聯盟』已成立，盟員中有許多是反社會主義的分子。我們在這本小冊子中，看到了有兩章是抄襲和解釋資本論的，而海特曼並沒有提及馬克思底名字，只是在序文中很含糊地提到他對於某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與創見的著作家』很是感激的等等。『爲了此事，恩格斯使我與馬克思之間發生

破裂』，海特曼這樣寫着，並徵引馬克思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八日寫給他的一封信，在該信中，據海特曼所說，馬克思寫道，他（海特曼）『並沒有採取我（馬克思底）黨對於英國的主張』。

他們爲着什麼而決裂，是很清楚的，但海特曼却不懂得，不覺得，或不理會。即是，海特曼在那個時候（如馬克思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寫給左爾格的信中所爽直說出的）是『可愛的小資產階級的著作家』之一，『一半是資產者，一半是無產者』。很明顯地，如果一個人認識了馬克思，與他很接近，而又自稱爲他底學生，後來竟組織了一個『民主主義的』聯盟，爲這個團體寫了一本小冊子，而在這本小冊子中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並且不提及馬克思底名字，馬克思是不會把此事放過而不提出『猛烈的』抗議的。顯然是提出了抗議，因爲在寫給左爾格的同一封信中，馬克思引證了海特曼告罪的信中的話，海特曼以這個理由爲自己辯解，說『英國人不喜歡外國人教他們』說，『我的名字（馬克思底名字）是這麼爲人所憎惡的（！！），等等』。（海特曼自己說，他把馬克思寫給他的信，差不多完全毀去，所以從這一方面來發見真相，是沒有期望的）

很好的辯解，可不是嗎？現今，海特曼在那時與馬克思決裂之真相已經大白，海特曼底整部書又表露出他的見解有許多多是庸俗的和資產階級的（例如，他用什麼樣的理由來替判處犯人以死刑作辯護！）看一看他用什麼來解釋他與馬克思之決裂——說是出於與馬克思非同一般的原則路線凡四

十年的恩格斯底『陰謀』。就使海特曼這本著作底其餘部分，整個是一桶蜜，只要這一匙黑油，就足以弄壞那桶蜜了。……

海特曼告訴我們馬克思對於亨利喬治(Henry George)底意見，從此事就可清楚地看到海特曼與馬克思在那時的意見的相左。從馬克思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三十日寫給左爾格的信，就可知道馬克思底意見是什麼。海特曼爲亨利喬治辯護，反對馬克思底意見，而他所提出的理由是：『亨利喬治傳播錯誤的見解，他所給人的教訓，比別人之闡明全部真理所給人的教訓，還要多些。』

海特曼寫道：

「馬克思簡直不願意聽見這種理由的說出。他的意見是，傳播謬見對於人民決沒有什麼好處。不把謬見駁倒，是等於鼓勵理智上的不道德。因爲有十個人越過亨利喬治而再行前進，就有一百個人很容易隨着亨利喬治的觀點停留下去，這個危險是太大了！」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然而，海特曼告訴我們，在一方面他依然是堅持他從前對於亨利喬治的意見，而在另一方面，又說亨利喬治好像是一個小孩子，手中拿着一根小蠟燭，在一個拿着電筒的人之四周圍玩弄着。

比得好，只是……只是，他自己對於恩格斯既說了可憐的無根據的虛話，而又說了這麼好的一個比喻，這對於海特曼是有危險的。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二六六—二七一頁）

柯泊年譯

國際自由主義如何評價馬克思

屠格涅夫底作品中所描寫過了的一位英雄，改作了德國大詩人底一首詩如下：

誰要知道他的仇敵，
他就要到敵國去。

他一定要自己直接學知敵人底習慣和風俗，敵人的思考方法和行動。

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妨看一看各國底有力的政治機關報，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報紙，它們在馬克思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有什麼評論。這些報紙，它們既有力量影響讀者羣衆，又有權利以正式的、政府的、有頭銜的、大學教授式的科學之名義來說話。

我們首先看看俄國新聞報。這份報紙是一份最冷靜的（和最令人生厭的）一份最科學的（和隔離現實生活最遠的）大學教授式的報紙。該報的馬克思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論文（第五十一期三月一日），瀰漫着一種乾燥無味的無生氣的調子，——在『普通的』與『非常的』大學教授們底用語中，稱之爲『客觀性』，——而論文底作者力求不越出這個調子。他，作爲一個大公無私的歷史家，是很願給馬克思以他所應得的價值——至少是承認他對那已經死了的過去之貢獻，而

講他的對過去的貢獻時是用着死硬的調子。俄國新聞報承認馬克思是一位『非常的人物』、『大科學家』、『無產階級底出色的領導者』、『羣衆底組織者』。但它只承認馬克思在過去是這樣的一位人物，至於今天，俄國新聞報說，『實在是 needing 新的路徑』，這即是說，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主義之新的路徑，與『舊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像的路徑。這些新的路徑究竟是什麼呢？對於這一層，該報並沒有明白地說出，——這個題目，由大學教授看來，是過於有生氣，而由那些過去專長於『沉默』戰術的專家看來，這個題目是過於『不慎重』。但該報對於這個問題是有清楚的暗示：

『他的（馬克思的）許多主張，已被科學的分析和事件底無情的批判所毀滅了。在科學家之中，差不多是完全沒有忠實信奉他的整個學說的；馬克思底精神產兒——德國社會民主黨，已離開了德國社會主義創立者所指示的革命途徑很遠了。』

讀者可以看到，該文底作者已把他的本意全盤吐出了——他想要依修正主義的路線來糾正馬克思。

另一份有勢力的報紙，言論報是在俄國自由主義底音樂會中拉着第一提琴的那個政黨底機關報。這份報對於馬克思之評價，是有生氣得多了。當然，其傾向是與俄國新聞報相同的，但我們在俄國新聞報所看到的，是爲着一本卷帙繁多的著作而寫的一篇序言，而在言論報所看到的，是政治的口號，這些口號是可以作爲在國會講壇上關於一切時事與一切現代問題的演講之直接指導。馬克思與俄國這篇文章（第五

十三期三月二日)是依茲哥也夫(Izgojev)所寫的。他是一個很有名的善於變節的人物——俄國知識分子底標本，在二十五歲或三十歲時是『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在三十五歲或四十歲時是贊成自由主義的，四十歲以後是贊成黑百團的。

依茲哥也夫背棄社會民主黨而跑到自由黨去的時候(他自己這樣宣言，而叛徒頭目斯特魯威先生也這樣宣佈他)正是在革命底第一次驚人的成功既已過去而艱難的時期——這是一個要對日益加強的反動勢力進行長期的激烈的鬥爭之時期——才開始的時候。在這一方面，依茲哥也夫是很典型的。這種無謂的大學教授式的對於馬克思的評價，是爲着誰的利益，而這種有頭銜的『科學』又是爲誰而工作，都由他弄得十分顯明了。

『陰謀策略家的馬克思』，依茲哥也夫大聲說道，『大大地妨礙了大科學家的馬克思，使他犯了不少的錯誤。』

『基本的錯誤，當然是：除了正確的、合理的、『大多數人』(大多數的庸俗者吧?)所相信的、『進化的馬克思主義』之外，還有有流毒的、非科學的、幻想的、『被民粹派的劣酒所摻雜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特別使我們的自由派發怒。想一想吧：他們過激到說什麼以無產階級專政來執行這個『資產階級的革命』，或者甚至說什麼『工農專政，這裏從馬克思主義者口中說出來的完全幻想的主張』。

『無怪俄國各色各樣的布爾塞維克所主張的那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了。……我們只想制定通常

的、資產階級的（依茲哥也夫先生底可笑的引證符號）
憲法。」

這就是一位在思想上已完成的而在政治上已成熟的十月黨人，他絕對的確信已經破產的是馬克思主義及革命的策略，而並不是立憲民主黨底妥協、出賣和叛變底策略！

我們繼續研究國際自由主義者對馬克思的評價。我們結束了對於俄國自由派報紙底研究，轉而研究德國的自由派報紙。德國的自由派的報紙，所處的環境很自由，它與公開的社會黨對立着，有十幾份日報發表它底主張。德國的一份最富的、傳佈最廣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報紙，佛蘭克府新聞（Frankfurter Zeitung），為馬克思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寫了一篇很長的社評（第七十六期三月十六日晚版）。德國的民主黨人立即就抓住問題的中心：

『「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他們告訴我們說，在今天自然登載無數的文章來紀念其導師。連一份有名的民族自由主義的報紙也承認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雖然它是照例提出許多的保留。誠然，馬克思確是偉大的——一位偉大的壞人。』

黑百團的思想，稱為歐洲的自由主義。這份代表這種理想的報紙，申明它並不懷疑馬克思底人格高尚。不過，他的學說却有無數的毒害。把必然性和規律性應用於社會現象底領域，否認道德底意義，主張我們的知識是有相對的和有條件的性質，馬克思藉此而創立一個非科學的烏託邦，和一個他的宗派主義的信徒們底真正的『教會』。而他的最有害的

思想是階級鬥爭。全部毒害，都在這裏！馬克思把『兩種國民』這句舊格言當起真來，說在每一個文明國中都有兩種國民，一個是『剝削者』國民；一個是『被剝削者』國民（該報在這兩個非科學的用語，都加上了極諷刺的引證符號）。馬克思把這個無待解說、圓熟的和常識的真理忘記了，即：社會生活之『目的不在於鬥爭而在於協調』。馬克思『把人民分裂為各部分，因為人民用鐵錘砸了自己人的頭，所以他們與別人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他們是死對頭』。

『社會民主黨』該報問道：「我實際的要求，有許多是與資產階級的要求相一致，那末，社會民主黨之力求與他們接近，天下事還有比這更自然嗎？但此舉從沒有實現，因為有馬克思的學說之故。社會民主黨使自己陷於孤立無助的地步。有一個時候，我們以為社會民主黨在這一方面行將發生根本的變更。那個時候，就是修正派開始真修正運動的時候。但是，我們在那時工作如此想，是錯誤的。修正派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我們認識這個錯誤而他們並不認識這個錯誤。修正派相信——現在還相信着——可能在某種形式下遵守馬克思底學說然而變成一個不同的政黨。但這是一個空希望。馬克思底學說，非全部加以接受，就要完全拒絕，沒有什麼折衷的道路。……」

自由派的先生們，的確是如此呵！你們有時在無意之中說出了真理。

……社會民主黨當它還崇拜馬克思的時候，它就

永不能擺脫階級鬥爭底思想以及那些使人很難與它共事的其他思想。……學術界都同意謂馬克思主義底政治經濟學說中沒有一個主張是正確的。……』

不錯！不錯！先生們，他們把資產階級的科學底本質，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及其全部政策底本質，表現得好極啦！您們懂得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只信其一部分而摒棄其他的部分。依茲哥也夫與俄國的自由主義者還沒有了解這點。但他們不久也會懂得的。

最後，我們看一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保守派的報紙論情報。在三月十五號的該報上，關於馬克思逝世的紀念，寫道：社會主義者——那些『橫蠻的平等主義者』——宣傳他們的偉人底『仇視資產階級的』馬克思底學說中的主要毒害是階級鬥爭的理論。

『他對工人階級宣傳的，不是隨即停戰的暫時的鬥爭，而是神聖的戰爭，把敵人消滅並剝奪敵人的財產之戰爭，是爲着集體主義底樂園……奇異的烏託邦……而戰爭。』

資產階級的報紙，當它被什麼東西刺到痛處時，它們就寫出很好的文章來。當你們看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底自由派的敵人，其思想的統一，是在發達着，而且一日比一日強大時，生活就更光明了——因爲這個統一，是使成千百萬的國際無產階級統一起來不顧一切以爭取其樂園之一個保證。

一九〇八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六五——一六八頁）

柯柏年譯

馬克思論美國「黑分派」

前頁第十二期上，提到了馬克思所寫的關於土地問題的反駁克利格（Krijge）的論文。某某同志在那篇論文中，說馬克思寫該文時，是一八四八年，他說錯了；馬克思是在一八四六年寫的。克利格是馬克思底一位同事，那時他年紀很青，於一八四五年到美國去，在那裏創辦了一個雜誌，叫做人民論壇（Volkstrilun），來宣傳共產主義。但他所進行的共產主義的宣傳，竟使馬克思不得不以德國共產主義者的名義，極嚴厲地抗議克利格之污辱共產黨的聲譽。馬克思對於克利格之批判，一八四六年登載於威斯特發里亞汽船（Westphalisches Dampfboot）上，並重印於梅林格所編的馬克思全集第二卷中。這篇文章，對於現代俄國社會民主黨，是有非常重大的價值的。

在那個時候，美國的社會運動與進步把土地問題提到前面來，正和俄國現在把它提到前面來一樣，而所講的並不是已經發展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創造資本主義底正常發展所需的最初步的基本條件。這個後一種情形，當我們把馬克思對於美國「黑分派」底思想所抱的態度，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於現在農民運動底思想所抱的態度，拿來比較時，是特別重要的。

克利格在他所編的雜誌中，沒有供給什麼材料，可供人研究美國制度底具體的社會的特性並闡明那時力爭廢除地租的土地改良運動底真正性質。克利格反而是用誇張的、動聽的詞句來掩蓋土地革命底問題：

『每一個窮人』，克利格寫道：『一朝給他從事生產勞動的機會，他立即變成人類社會底一個有用的分子。社會把一塊土地給他，夠他維持自己和他家庭的生活，這就給他一個永遠有從事生產勞動的機會了。……如果這個極其廣大的土地（北美的十四萬萬英畝國有土地）退出商業週轉，保證一定的數量，留給勞動者***那末，美國的貧乏就一舉而消滅了。……』

對於這個意見，馬克思回答道：

『我們希望他會明白立法者決沒有權力以法令阻止克利格所想望的族長制度進化成爲工業制度，或把東海岸的工商業的諸邦趕回於族長制的野蠻時代。』

這樣，我們就可看出了美國黑分派底實在計劃：大量的

※ 俄國老革命黨人，民粹派，用『黑分』這個名辭，以指農民平分土地。——編輯部註

※※ 這是指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這個時期中的俄國農民運動。

——編輯部註

※※※ 記起『革命的俄羅斯』（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自從八期起，就有論文討論着：土地由資本家轉入勞動者，俄國國有土地底意義，土地平等享有，把土地變成買賣品的資產階級的思想等等。這與克利格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土地退出商業週轉，土地權，限制土地領有或佔有之數量。黑分派運動剛才開始，馬克思就出來對這種烏託邦主義給以嚴厲的批判，並指出族長制度之轉化成爲工業制度是不能避免的，用現代的語句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底發展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如果我們以爲土地平分運動底參加分子底烏託邦的夢想會使得馬克思對整個運動採取敵視的態度，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絲毫不是如此。馬克思剛從事寫作生活時，就已經知道如何把一個運動底理論的虛飾外衣剝去，以露出那個運動底真正的進步的內容。他的批判底第二部分，標題爲『人民論壇底經濟學與其對於新興美國的態度』；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寫道：

『我們對於美國民族改良派底運動底歷史的正當性，是完全承認的。我們知道這個運動所力求達到的結果，確將暫時地促進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工業化，但這個結果，是無產階級運動底成果，一般的講，是要攻擊土地私有制，（尤其是在美國所流行的條件之下），因爲由於它自己的結果，結局一定達到共產主義。克利格，他與在紐約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參加反地租運動，用誇張的詞句掩蓋這個簡單的事實，他甚至沒有把運動本身底內容弄個清楚，足證他對於新興的美國與美國社會的條件之間的聯繫並不很了然。我們現在再舉出他論美國劃分土地領有權的農業計劃的大話來作例子。

在（人民論壇）第十期上「我們所要的是什麼」這篇文章中，說道：「美國民族改良派認爲土地是一切人

們底共有的遺產……並要求國家立法機關通過法案以保存還沒有落入投機掠奪者之手的十四萬萬英畝土地作為全人類所共有的不能割讓的財產。」為要保存這「共有的遺產」，這不能割讓的共有的財產，以留給全人類，他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底計劃：「每一個農民，不管他來自何國，都給他一百六十英畝美國土地，以維持其生活」；或者，如它在第十四期上，給「孔澤的答覆」中所說，「這還未為人所染指過的土地，誰也不能領有一百六十英畝以上，而且只在自己耕種土地這一條件下才能領有土地。這樣就把土地保存為「不能割讓的共有的財產」，並且是「全人類所共有的」，而其方法是立即着手把土地瓜分。克利格想像謂他能夠用立法來防止這種瓜分所必至的結果——集中、工業進步等等。他把一百六十英畝土地，視為一個固定的量，好像這塊土地底價值並不隨其質之不同而變動。「農民」要同別的農民或同別人交換，如果不是交換土地本身，至少也要交換土地底產物。他們一朝有了交換，不久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一個「農民」，雖是沒有資本，但由於他的勤勞與他的一百六十英畝土地底自然肥沃性較大，就把另一個農民降成為他的僱農。那末，落入於投機掠奪者之手的，是「土地」抑是土地底產物，豈不是完全一樣嗎？我們來切實考察克利格底給與人類的社會吧。十四萬萬英畝的土地保存為「全人類所共有的不能割讓的財產」。每一個「農民」得到一百六十英畝。我們可以計算出克

克利格底「人類」是有多大：不多不少，是八、七五〇、〇〇〇「農民」，每一家庭以五口計算，一共是有四三、七五〇、〇〇〇人。我們也能計算出「全人類的代表，無產階級」，至少是在美國的無產階級，能夠領取「一切土地」的那個「永久時代」，究竟是有多久。如果美國的人口按照從來的速度而繼續增加，這即是說，人口在二十五年中就增加了一倍，那末，那個「永久時代」是還延長不到四十年；到了四十年之後，十四萬萬英畝土地就都被人佔去，後一代人就沒有什麼可領取了。但自由領取土地會使移民大大地激增，克利格底「永久時代」，將完結得更快，尤其是如果我們記住了足供四千四百萬人的土地，並不夠解決現在歐洲的貧困，因為在歐洲每十人之中就有一個貧民，只是一個不列顛島上就有七百萬貧民呢。我們在第十三期上的「告婦女」這篇文章中，又碰到了同類的淺薄的經濟學之實例。在該文中，克利格謂如果紐約城把它長島（Larg Island）上的五萬二千英畝的土地拿出來，紐約的一切貧窮困苦與犯罪，就「一舉」永遠掃除了。

如果克利格把解放土地運動視為無產階級運動底初步形態，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必要的初步形態；如果他把它視成這樣的一個運動，即，由於發動這個運動的階級底生活地位，使得這個運動必然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運動；如果他指明了在美國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開始時要採取這種好像是與一切共產主義相矛盾的土地均分形

態，——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沒有什麼可反對。可是，他把這個只不過是一定的人民底次要的運動形態，說是全人類底事業；他把它說成爲一般的一切運動底最終的最高的形態，這樣就把運動底一定的目的變成爲只是誇張的胡說。在同一篇論文中（第十期），他繼續唱着他的勝利之歌：「這樣，歐洲人早就夢想着的夢，終於實現了。在大西洋這一邊，爲他們預備好了一個地方，只要他們來拿並以自己雙手來勞動，使其結實，而他們可以向全世界的暴君們很神氣地說道：這是我的小屋，並不是你們所建造的；這是我的爐子，它底火使你們滿心羨慕」。他可以再補充說：這是我的糞堆，是我、我的妻、我的兒女、我的男僕、和我的牲畜所生產的。這樣實現的，是那種歐洲人底「夢想」呢？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工人，而是破產的小商人和手工業工人，或者是破產的農民，他們渴望着到美國重新成爲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之幸運。藉這十四萬萬英畝土地來實現的「幻想」，是什麼呢？只不過是使一切都變成爲私有財產者；這樣的一個「幻想」，正如要把一切都變成皇帝、國王和教皇之「幻想」一樣，同是不實際的，非共產主義的。」

馬克思底批判，充滿着辛辣和譏諷。他所斥責克利格的，正是克利格底見解底那些我們現在俄國「社會革命者」當中可以看到的方面，即：好講空話，把小資產階級的烏託邦說成爲最革命的理想，不能懂得現代經濟制度底真正基礎

及其發展。馬克思在那個時候，還不是一個經濟學者，已很深刻地指出交換與商品生產之作用。農民將進行交換，如果不是交換土地，至少也要交換土地底產物；他這樣說——這已說出一切底蘊了！這一切問題的立場，在許許多多方面，是可適用於俄國農民運動以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家。

但同時馬克思並不是簡單地『排斥』這個小資產階級運動，並不因為害怕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相接觸以致弄巧了他的手——這是許多書獃子底特色——而教條式地不理它。馬克思雖是對於這個運動底理論的外皮，加以無情的譏笑，但他努力以冷靜的唯物論的態度來決定這個運動底真正的歷史的內容，它所必然產生的結果——不管各個個人底意志和意識，夢想和理論，是什麼樣的，客觀的條件將使那些結果必然地到來。所以，馬克思對於贊助這個運動的共產主義者，並不斥責他們，而是完全贊成他們。馬克思站在辯證法的觀點之上，即是，從各方面來考察這個運動，看到它底過去和將來，指明了攻擊土地私有制的革命方面。馬克思承認小資產階級運動為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運動底特殊的初步形態。馬克思對克利格說，你由這個運動是不會達到你所夢想的東西：所達到的不是博愛，而是小資產階級的自己顧自己；農民分得的土地不是不能割讓的，而是把土地捲入商業週轉中來，要成為買賣品；不是打擊投機掠奪者，而是廣大資本主義發展之基礎。你所空望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却是歷史上的良善，因為資本主義將驚人地加速社會的發

展，使得我們更接近於共產主義運動底新的更高的形態。對於土地私有制之打擊，將使更進一步的對於一般財產之不能避免的打擊更爲容易。下層階級爭求着一種變革，這種變革將使有一部分人——決不是全體的人——暫時得享受有限度的富庶生活；下層階級底這種革命行動，將使得易於發生不能避免的、更進一步的、最下層階級底革命行動，他們所爭求的變革，是將真正地保證一切勞動者都能得到完全的人間幸福。

馬克思反對克利格的問題立場，這應成爲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榜樣。俄國現在農民運動底真正小資產階級性質，是沒有疑問的。我們一定要用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來說明此點。一切『社會革命者』，或原始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一問題上的一切幻想，我們一定要與之作無情的不可調和的鬥爭。無產階級底獨立政黨底的組織，經由一切民主主義的變革，而力圖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必須成爲我們的經常的一時一刻都不能忘却的目的。然而忽視農民運動，那就是沒有希望的庸俗主義與迂腐。不，這個運動的性質是革命民主主義的，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來贊助這個運動，來發展它，使它成爲一個有政治自覺的和明確階級性的運動，推動它前進，和它手拉着手地一同走到終點——因爲我們要走得比任何農民運動底終點還遠得多，我們要走到階級社會之最盡頭（即是要消滅階級社會——譯者註）。世界上沒有別一個國度，其農民所受的痛苦、壓迫和凌辱會和俄國農民那樣的。對於農民的壓迫越是暗無天日，則他們

現時的醒覺就越有力量，他們的革命的猛烈進攻，其勢也就越難阻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底責任，就是用全力來贊助這個進攻，使得這個古老的、可厭的、農奴專制的、奴隸制底俄羅斯，被剷除得一乾二淨，使得能創造出勇敢的、自由的、新的一代人民，創造出新的共和國家，在這個共和國家中，我們的無產階級的爲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會有發展的餘地。

一九〇五年四月七日（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一九—二二四頁）

柯柏年譯

庸俗資產者的專政觀與馬克思的專政觀

『臨時大會』底議決案是關於『奪取政權與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問題的決議案。這問題的提法，就已經含有混亂不清的觀念。一方面，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狹窄，只說我們參加臨時政府，而不說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一般責任；另一方面，把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即我們參加民主革命中一個階段的問題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混成一塊。實際上講起來，所謂社會民主派『奪取政權』這幾個字，就其平常的、直接的意義來講，那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什麼別的革命。若把這幾個字底意義看作不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奪取政權，而是為民主革命奪取政權，那末，何以不僅說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又一般地要說『奪取政權』？這話是何用意？很明顯的，『臨時大會派』自己都未曾看清楚，究竟他們應說什麼：說民主革命，還是說社會主義革命。誰要是注意到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著作，他應知道上面那種混亂的觀念是開始於馬丁諾夫同志所著的有名的兩個專政；新火星派固然不願意回憶到這個標本式的尾巴主義作品中提舉這立場，但這作品對於臨時大會有思想上的影響，是用不着懷疑的。我們且把這個決議底標題放在一邊。再來分析這個決議的內容，便可看出其中不可比擬的更深刻、更嚴重的錯誤。這個決議

的第一段上說：

『革命對沙皇制度澈底勝利之可能，或由建立由勝利的民衆暴動的勝利所產生的臨時革命政府來達到，或由某種代表機關的發起，在革命民衆直接威迫之下，決定組織全民立憲大會來達到。』

這樣，這段決議案告訴我們，革命對沙皇制度之澈底勝利可以由暴動勝利來達到，也可以由……代表機關決定組織立憲大會的一紙決議來達到！這是什麼？怎麼是這樣？澈底勝利可由一紙『決議』以組織立憲大會來達到嗎？而且把這樣的『勝利』與建立『由勝利的民衆暴動所產生的』臨時政府相提並論嗎！臨時大會沒有了解：民衆暴動的勝利與臨時政府的建立是說革命在事實上勝利，而『決議』組織立憲大會是說革命只是在口頭上勝利。

孟塞維克派和新火星派的臨時大會，犯了爲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錯誤。解放派常在口頭上空談『立憲』大會，同時，無廉恥地閉住眼睛，不看見力與權是把持在沙皇手裏，忘却了要『立憲』必需要有實力來立的問題。臨時大會不了解，從任何代表底一紙『決議』到實現這個決議，是還隔『十萬八千里』的。臨時大會不了解，政權在沙皇手裏存留一日，則任何代表的決議都好，都會與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史上有名的佛蘭克府國會底『決議』一樣，只是成爲一種可憐的具文。因爲當時有這種事情，所以革命的無產階級底代表馬克思，在其新萊茵報中，曾用激烈的飄辭怒罵佛蘭克府的自由主義『解放派』，謗他們只在口頭上說漂亮話，挾

取民主主義的各種『決議』，『規定了』各種自由，但在事實上却把政權留在國王手裏，自己沒有組織武力來向王室軍隊宣戰。當佛蘭克府解放派還在空談時，國王已得了空閒的時間，鞏固自己的軍力，反革命得乃憑藉實力來把民主派及其一切漂亮『決議』打得粉碎。

臨時大會拿來與革命澈底勝利相提並論的那樣東西，恰恰是欠缺革命勝利基本條件的那樣東西。承認本黨共和政體政綱的社會民主派，怎樣能犯這種錯誤呢？爲要明瞭這個奇怪的現象，須得提一提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自本黨內部分裂出去的那一部分人的決議。* 這個決議中指出本黨內部現在還有『根源於經濟派』而產生的各派別存在。我們的『臨時大會派』（可見他們不是虛受了馬丁諾夫思想上的指導）現在觀察革命問題與經濟派前此觀察政治鬥爭或八小時工作制一問題所持態度，毫無二致。經濟派經常運用自己的『階級論』：（一）爲權利而鬥爭；（二）政治的煽動；（三）政治的鬥爭；或是：（一）十小時工作制；（二）九小時工作制；（三）八小時工作制；從這種『過程策略』後來得着了什麼結果，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臨時大會派』現在也提議把今後革命好好分成幾個階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機關；（二）這個代表機關在民衆威迫之下而『決定』組織立憲大

* 佛蘭克府國會是一種國民會議，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召集以起草德意志憲法的，會議在佛蘭克府舉行，故名之爲佛蘭克府國會。

會；（三）……關於第三階段，孟塞維克還未商量妥定；他們不知道，民衆底革命威逼必然要遇着沙皇反革命的威逼，故結局，或者是『決議』不能實現，或者還是要民衆暴動底勝利或失敗來決定問題。臨時大會底決議案與經濟派底論調完全相同，如經濟派說：工人澈底的勝利，也可以說是用革命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也可說用特許方法行十小時工作制後再『決定』採取九小時工作制，這與臨時大會底決議案簡直沒有絲毫差別。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反對我們說，起草決議的人並不是有心要將暴動勝利拿來與『沙皇』所召集的代表機關底『決

※ 茲引錄本決議全文如下：『代表大會認爲：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自與經濟主義鬥爭起至於今日，還保存有許多在各種程度與關係上和經濟主義相似的思想，其特點就是一般地企圖降低無產階級鬥爭中自覺性成分底意義，使其受盲目的、自發的成分支配。在組織問題中，這種思想底代表，對於組織問題，在理論上提出一種不適合於黨的有計劃地進行的工作的那種過程組織原則，而在實踐上却往往實行一種違反黨內紀律的系統，往往向黨內那部分最少覺悟的黨員宣傳，要實行一種不顧俄國實際客觀條件的選舉原則，企圖破壞黨在目前唯一可能的組織基礎。在策略問題上，他們企圖縮小黨的工作範圍，反對本黨對自由資階級政黨所採取的成熟一貫的獨立策略，反對本黨在民衆暴動中奪得領導作用之可能與希望，反對本黨在任何條件之下參加臨時民主革命政府。

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到處進行堅決的思想鬥爭，以反對這種局部的離開革命社會民主黨原則的傾向；但同時又認爲：凡這樣或那樣同情於這種觀點的人，他如能完全表示承認黨代表大會底決議及黨章，完全服從黨的紀律，亦得參加黨的組織。』——著者在本書一九〇八年版上的註解。

——編輯部註

議』作等量齊觀，而只是預先觀測黨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之下應持的策略。我們對於這種說法的回答是：

(一) 決議案底原文是直接了當且毫無兩可地把代表機關底『決議』叫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也許這是編輯疏忽底結果，可以把這決議案根據會議記錄來更正，但在他未更正以前，其思想只有一個，且這個思想，全部都是解放派式的思想。

(二) 解放派式的思想方法（臨時大會決議案起草人就運用了這種方法）的新『火星』派的其他出版物和論文中間更表現的透徹。例如在梯夫里斯委員會底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用格魯西文出版的，曾為火星報第一百期刊所稱贊）中所載國事大會與我們的策略一文，簡直這樣說：選出國事大會作為我們行動中心的『策略』，『比較』武裝起義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的『策略』『對我們更是有利益些』。我們在下面還要回頭說到這篇文章的。

(三) 關於黨在革命勝利時的策略，在革命失敗時的策略，在起義成功時的策略和起義不能擴大成為一真正厲害力量時的策略，加以預先的討論，這自然不能反對[※]。也許沙皇政府能夠召集代表會議，藉以達到與自由資產階級分贓的目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預測到這點，直說是『虛

※ 『國事大會』，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曾經召集過，是俄國用來解決過重要國務問題的一種會議，對沙皇有發言權，其中所包含的分子為貴族、神父、商人等。

偽策略』，是『假民主主義』，是『對人民代表會議的一種詭刺畫』如地方自治會議這類東西一樣。唯其如此，所以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案中不說到這點，因為這與臨時革命政府沒有關係，還會把暴動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排在重要問題以外，且變更其色彩等。現在不是說有各種情況之可能的問題，不是說可能的勝利與失敗，直的大路與彎曲的小路問題，而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真正革命的道路不應該淆亂工人們的眼睛，不應該像解放派一樣，把對於革命勝利欠缺某些條件的東西視為革命底澈底勝利。也許八小時工作制，我們也一下子得不着，而要經過長的道路才得着，但現在有一個人：他把無產階級底無力與懦弱，連對於遷延、遲緩、叛變與反動現象都不能加以絲毫阻礙的無力與懦弱，視為工人們底勝利，你們對這樣的人將怎樣說法？也許俄國的革命，如前進報曾經有一次說過的一樣，以『立憲流產』

*** 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在革命前夜黨對政府策略所應取的態度」問題決議案原文，如下：

「在現今革命時期沙皇政府為自衛起見，日益加緊了一般的高壓手段，這些手段主要地是在反對無產階級中最覺悟的分子。除此以外，沙皇政府還企圖（一）用表示讓步與改良等方法以麻醉工人階級，因而使工人階級離開革命的鬥爭；（二）為了同樣的目的，用假民主形式把自己的虛偽讓步策略蒙蔽起來，從號召工人選舉委員會或代表會議起，以至於建立如地方自治會議那一種諮詢形式的國民會議止；組織所謂黑幫，發動人民中間一切反動的、不覺悟的、為民族仇視與宗教仇視所麻醉的分子，以反對革命。

而中止；但是，這難道可以當依這種社會民主主義者，即在決戰前夜說這個『流產』是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口實來替自己辯護嗎？也許形成一個最壞的結局，我們不但爭不到共和政體，且連憲法都是一個想像的，『西波夫式的』憲法，但在社會民主主義方面，難道就可以抹煞自己的共和政體的口號不提嗎？

當然新『火星』派 還未達到抹煞這個口號的程度。但是，革命精神已經離開他們到了什麼程度，他們那種無生氣的清談，已使他們如何地離開了目前戰鬥的任務，這個從他們的決議案中，恰恰忘了說及共和政體這一點看起來，特別表現得明顯！這個固然奇怪。但是這是事實。他們在臨時大會各項決議案中，對於社會民主派的一切口號都加以肯定、重述、解釋、仔細規劃，甚至連工人按機關選舉組長和代表這些問題都未忘掉；可是在關於臨時革命政府問題決議案中，共和政體這件事，恰恰沒有說到。既談民衆暴動底『勝利』與臨時政府底建立，而不指明這些『步驟』和舉動對於爭得共和政體的關係，這無異於起草決議案不是爲指導無產階級底鬥爭，而只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背後拐腿追隨於尾罷了。

總括起來說，臨時大會決議案第一段是：（一）完全未按照爭得共和政體和保證真正全民大會與真正立憲大會的觀點，來說明臨時革命政府底意義；（二）把達到真正勝利恰恰缺乏基本條件的情形，當作革命對沙皇制度的澈底勝利，這是直接淆亂了無產階級底民主意識。

俄國社會主義工黨第三次大會，號召各級黨部提議注意以下的工作：

(一) 揭露政府表示讓步的反動目的。在宣傳煽動工作中，一方面着重指出這些讓步是帶着迫不得已的性質；另一方面，着重指出沙皇政府絕對不能給無產階級以圓滿的改良。

(二) 要利用選舉運動，向工人羣衆說明政府這些設施底真正意義，並證明用革命手段，根據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法召集立憲會議之必要；

(三) 組織無產階級來馬上用革命的手段實現八小時工作日及其他站在工人階級前面的要求；

(四) 對黑幫及其他一切由政府所領導的反動分子底挑撥舉行武裝的抵抗。』

一九〇五年二月

列寧論游擊戰爭

游擊行動的問題，對於我們的黨和工人羣衆，是有強烈的興趣的。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順便說到這個問題，現在像我們所預告的，想把我們的觀點更完整的敘述出來。

—

從頭說起罷。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鬥爭方式之時，應當提出怎樣的基本要求呢？第一，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原始式的社會主義不同，他並不把運動束縛於某種固定的鬥爭方式，他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而且並不是『空想』出什麼方式，而只不過使得運動過程中自己發生的革命階級的鬥爭方式，能夠綜合起來，組織起來，並且得到自覺性。馬克思主義無條件的敵視任何抽象的公式，任何教條主義的藥方。他要求對於正在進行着的羣衆鬥爭，採取注意的態度，這種羣衆鬥爭，跟着運動的發展，跟着羣衆自覺性的生長，跟着經濟政治危機的劇烈化，就產生着更新的更多樣性的防禦和進攻的方法。所以馬克思主義無條件地不拋棄任何一種鬥爭方式。馬克思主義無論如何不限於只在當前是可能的並只存在於當前的那些鬥爭方式，他承認，隨着當前社會情況

的變化，當前時期的行動者所不知道的新的鬥爭方式，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是向着羣衆的實踐學習（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他遠沒有那種野心，要想用研究室的『體系創造者』所臆想出來的鬥爭方式，去教訓羣衆。我們知道，——例如像考茨基在考察社會革命的方式時所說過的（這文是在一九〇六年寫的，請注意。——譯者）——將來的危機，要給我們以我們現在所不能夠預見的新的鬥爭方式。

第二，馬克思主義，無條件地要求對於鬥爭方式問題作歷史的考察。如把這個問題放在歷史的、具體的環境之外，那是不了解辯證法唯物論的A B C。在經濟進化的各種期間，由於各種不同的政治、民族、文化、風俗等等的條件，各種不同的鬥爭方式，會升到第一等的地位，會成爲最主要的鬥爭方式，而同時，那些第二等的、輔助的鬥爭方式，也會有形式上的變化。不去詳細考察當前的運動在其當前發展階段上的具體環境，而就想對於某種一定的鬥爭手段，回答一個『是』或『否』——那是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這就是我們所應當引爲指南的兩個基本理論原則。西歐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可以給我們無窮的例子，來證明上面所說的話。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在現在這時候，認爲議會政策和職工運動，是主要鬥爭方式，他們在過去承認過起義，在將來隨着情況的變化，也完全準備承認起義，不管那些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像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和無題派（出版無題雜誌的那一派——譯者）之類，是如何的意見。社會民主黨在七十年代，否認總同盟罷工是社會的萬應靈藥，是一種立

刻可以用非政治方法去推翻資產階級的手段；然而社會民主黨完全承認羣衆的政治罷工（尤其是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經驗之後），是在一定條件下所必需的鬥爭手段之一。社會民主黨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承認街市的巷戰，在十九世紀的末年，根據確實的材料，否定了這種鬥爭，而在莫斯科的經驗之後（像考茨基說的，莫斯科提出了新的巷戰策略）表示完全可以重新來審定這一觀點而承認巷戰的適宜性。

二

我們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之後，就來論俄國的革命試記起革命所提出來的鬥爭方式的歷史發展吧。最初是工人的經濟罷工（一八九六年——一九〇〇年），然後是工人和學生的政治示威（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農民起義（一九〇二年），羣衆的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之各種樣式的聯合（一九〇二年的洛斯託夫，一九〇三年的夏天罷工，一九〇五年的一月九日），全俄政治罷工，有些地方發生了巷戰（一九〇五年十月），羣衆的巷戰和武裝起義（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議會的和平鬥爭（一九〇五年七月——一九〇六年七月），軍事的部分起義（一九〇五年六月——一九〇六年七月），農民的部分起義（一九〇五年秋——一九〇六年秋）。

直到一九〇六年秋天爲止，從一般的鬥爭方式的觀點來看，情形就是如此。專制政府的『回答的』鬥爭方式，就是

黑百團的搗毀運動，它從一九〇三年春天底啓塞涅夫地方開始直到一九〇六年秋天到謝德列次地方爲止。在這個整個時期裏，黑百團搗毀運動以及對於猶太人、大學生、革命者、覺悟工人的摧殘之組織，越來越『進步』了，越『完善』了，在被收買的痞棍的摧殘行動之外，還加上黑百團軍隊的摧殘行動，直到在鄉村和城市裏應用炮隊，舉行討伐的圍攻，運用討伐的兵車等等爲止。

事變的基本背景就是如此。在這個背景上顯露出一種現象——沒有疑問的，這是部分的、第二等的、輔助的現象，——而這篇文章就是要來研究和估計這一現象。這種現象是什麼呢？他的方式是怎麼樣的？他的原因如何？發生的時候和流行的程度如何？他在革命總過程裏的意義如何？他對社會民主黨所組織所領導的工人階級鬥爭的關係如何？我們在描寫了事變的一般背景之後，就要來討論這些問題。

我們所說到的現象，就是武裝鬥爭。實行這種鬥爭的，有各個的個人，和小的集團。他們有一部是屬於革命團體的，有一部分（而在俄國有些地方，這是大部分）並不屬於任何的革命團體。武裝鬥爭是爲着兩個不同的目的，這是必須嚴格地分辨清楚的。這就是：第一，這種鬥爭是在殺死單個的個人、長官、軍事警察機關的屬員；第二，是在沒收政府的以及私人的錢財。沒收來的錢財，一部分供給政黨，一部分特別用來取得武裝，準備起義，一部分是用來維持那些實行我們所說鬥爭的人員底生活的。大的沒收（高加索的那一次有二十多萬盧布，莫斯科的那一次有八十七萬五千盧布），

首先就是用來供給革命政黨的；小的沒收，首先是用來維持『沒收者』的生活的，有時是完全用來維持生活的。這種鬥爭方式的廣泛的發展和流行，沒有疑問的是只在一九〇六年，就是在十二月起義之後。在引起上面所描寫的鬥爭的許多原因之中，政治危機的劇烈化（以至達到武裝鬥爭的程度），尤其是鄉村和城市窮困、饑餓和失業的劇烈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赤腳漢、游民、無政府主義的集團，把這種鬥爭方式當做社會鬥爭的最主要的，甚至於絕對的方式。專制政府方面的『回答的』鬥爭方式，是戒嚴狀態，新軍隊的動員，黑百團的搗毀運動（謝德列夫），軍事戰時法庭。

三

對於上述鬥爭的通常的估計，是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勃朗基主義，舊式的恐怖主義，脫離羣衆的、使得工人惡化的、使得廣泛的各界人民離開工人的、使得運動散亂的、有害於革命的個人行動。證實這種估計的例子，在報紙上每天所登載的事變之中，是容易找到的。

然而這些例子是不是能夠證明呢？爲着考正這一點，我們拿這種鬥爭方式最發展的地方——拉脫維亞邊境來看罷。新時代報（九月八日——十二日）這樣地抱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的行動：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一部分）經常的發行三萬份自己的報紙。在公佈欄裏，印着偵探的名單，消滅這些偵探，是每一個正直的人的

任。凡是幫助警察的人都認爲是『革命的敵人』，而應當被處死刑，而且被沒收財產。他們命令人民：凡是捐給社會民主工黨的錢，必須在收到印着印章的收條之後才可以付給。最近的黨的報告裏，說在一年中的四萬八千盧布的收入裏，有五千六百盧布是利巴夫分部用沒收的手段去弄來買槍械的。自然新時代報發氣着、亂沖着、反對這個『革命的立法』，反對這個『恐怖的政府』。

誰也不敢說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的這種行動，是無政府主義，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爲什麼？因爲這裏新的鬥爭方式和起義之間的聯繫，是很清楚的，這種起義在十二月間曾經有過，並且重新又在成熟起來。在應用到全部俄國的時候，這種聯繫，雖不是那麼清楚的看得出，但這種聯繫還是存在着的。『游擊』鬥爭的流行，正在十二月之後，這鬥爭不但和經濟危機，並且和政治危機有聯繫，這是沒有疑問的。俄國舊式的恐怖主義，是知識分子的陰謀家的事情；而現在，照一般的規律來說，實行游擊鬥爭的，是工人的戰士，或是簡單的失業工人。一些愛好公式的人，容易視之爲勃朗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然而在起義的環境之下——在拉脫維亞邊境是如此的明顯——這些背熟了的『大帽子』之無用，是顯而易見的。

從拉脫維亞人的例子上，可以明白的看出：我們如此通常地在起義環境的聯繫之外去分析游擊戰爭，是完全不正確的，不科學的，非歷史的。應當注意到這個環境，細思在大的起義行動之間的過渡時期的特點，應當了解在這裏有怎樣

的鬥爭方式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出來的；而不應當只說些背熟了的、和立憲民主黨『新時代』派一樣的字眼：無政府主義，槍劫，赤腳漢的把戲！

有人說：游擊行動使得我們的工作散亂。我們把這種議論應用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後的環境，應用到黑百團的搗毀和戒嚴狀態的時代吧。究竟在這種時代，什麼是較多地使得運動散亂呢？是沒有抵抗，還是有組織的游擊戰爭呢？把俄羅斯中部和波蘭、拉脫維亞邊境比較一下看。沒有疑問的，游擊鬥爭在西部邊境要流行得廣泛得多，要發展得多。同時沒有疑問的，一般的革命運動，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運動，在中部俄羅斯比在西部邊境要散亂得多。自然，我們想都沒有想起，要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來，說波蘭和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黨運動之所以比較不散亂，是因為游擊戰爭的原故。不是的。從這裏只不過證明：一九〇六年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運動的散亂的罪過，並不在於游擊戰爭。

這裏，往往引據民族條件的特點。然而這種引據，特別暴露了通行的論調的弱點。如果問題是在於民族的條件，那就不在於無政府主義，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即不在於這些本來是全俄國的甚至特別是俄羅斯人的罪惡——可見問題是在於什麼別的地方。請把這種別的地方具體的分析一下吧，先生們！那時候，你們可以看見：民族的壓迫或衝突，在此什麼都不能夠解釋，因為民族的壓迫和衝突在西部邊境是向來就有的，而游擊鬥爭，却是當前的歷史時期所產生的。有許多地方，有民族的壓迫和衝突，可是並沒有游

擊鬥爭，游擊鬥爭有時候却沒有什麼民族壓迫的關係而發展起來。對於問題的具體分析，指出問題不在於民族壓迫而在於起義的條件。當羣衆運動已經事實上走到了起義，而國內戰爭中的「大戰鬥」之間的多少長久的過渡時期却正來到之時，那末，游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鬥爭方式。

使得運動散亂的，並非游擊行動，而是黨不能把這些行動掌握到自己手中的弱點。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俄國人把普通的對於游擊行動的咒罵，同真正使得黨散亂的，祕密的、偶然的、無組織的游擊行動，聯結在一起。如果沒有能力去了解什麼歷史條件引起這種鬥爭，那我們也就沒有能力去糾正他的壞的方面。鬥爭是在進行着。強有力的經濟政治原因，引起這種戰爭。我們沒有力量去取消這些原因和取消這種鬥爭。我們抱怨游擊鬥爭——其實只是抱怨我們黨在起義工作中的薄弱而已。

我們關於散亂這一點所說的話，同樣可以應用到惡化的問題上。惡化的並非游擊戰爭，而是游擊行動的無組織性，無秩序性，無黨派性。對於游擊行動的咒罵和責備，絲毫也不會使我們避免這種毫無疑問的惡化，因爲這些責備和咒罵，絕對沒有能力阻止那些爲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現象。有人這樣來反駁：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去阻止不正軌的、惡化的現象，那末，這就不成爲一種理由要黨來採取不正軌的、惡化的鬥爭手段。然而這種反駁，其實是純粹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爲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夠一般地把國內戰爭，及其形式之一——游擊戰爭，認

爲不是正軌的，惡化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站在無產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社會和平的立場上；在尖銳的政治經濟危機的一定時期，階級鬥爭要發展到直接的國內戰爭，那就是人民的兩部分之間的武器鬥爭。在這種時期，馬克思主義一定應當站在國內戰爭的立場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對於國內戰爭的任何道義的責備，都是絕對不容許的。

在國內戰爭的時代，無產階級的政黨的理想，是戰鬥的政黨。這是絕對無可爭論的。我們完全容許說，從國內戰爭的觀點看來，可以證明及證實在某一個時機，國內戰爭的某一方式是不適當的。我們完全承認從軍事的適當性的觀點上來批評國內戰爭的各種方式；並且無條件地同意：在這種問題上，決定的言論應當歸於每一地方的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工作者。然而爲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無條件地要求：不要用什麼『無政府主義』，『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的刻板的公式的空話，來躲避國內戰爭的條件的分析，不要把波蘭社會黨的某一個黨部、在某一個時候的游擊行動之中所做的一些無意識的舉動提出來作爲嚇人之事，來一般的討論社會民主黨之參加游擊戰爭的問題。

對於游擊戰爭使得運動散亂的論調，應當採取批判的態度。隨便那幾個新的鬥爭方式，包含着新的危險和新的犧牲，都不可避免的要使得沒有準備好運用這種鬥爭方式的團體『散亂』起來。我們舊時的宣傳者研究會，由於轉變到鼓動的工作而散亂了。我們的委員會，以後因爲轉變到示威運動而散亂了。任何戰爭中的任何軍事行動，都會在作戰者的

隊伍中引起某種散亂。但不能夠從這裏得出一個結論來，說不應該打仗。從這裏必須做出的結論，是：應當學會打仗。不過如此罷了。

當我看見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很驕傲地、自以爲是地說：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是賊，不是強盜，我們比這些人要高尚些，我們否定游擊戰爭——當這時候，我就問我自己：這些人懂不懂他們自己說的是什麼呢？在全國，黑百團政府與人民之間實行着武裝的襲擊和攻打。這種現象之在革命發展的當前階段上，是絕不可避免的。人民自發地、無組織地。（正因爲這個緣故，時常是用無效的、壞的方式）、用武裝的襲擊和進攻，去對付這種現象。我們懂得，我們由於組織薄弱和沒有準備，在某時某地可以拒絕由黨去領導這個自發鬥爭。我們懂得，這個問題應當由地方的實際工作者去決定，我們懂得，改造沒有準備的薄弱的組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看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或政論家，沒有因爲這種無準備狀態而發生悲痛的感覺，而却驕傲地自以爲是地，納爾斐斯^{*}似地自稱自讚，重複着早期青年時代所背熟了的『無政府主義』、『勃朗基主義』、『恐怖主義』的空談，這時候，我們簡直覺得受到侮辱，因爲這是糟蹋世界上最革命的學說。

有人說：游擊戰爭使得覺悟的無產階級接近墮落的醉鬼

^{*} 納爾斐斯是普話裏一個美麗的青年，自己戀愛上了自己，而變成了一朵花。

和赤腳漢。這是不錯的。然而從這裏只應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產階級的政黨，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應當把游擊戰爭認為是唯一的，甚至於是主要的鬥爭手段；這一手段應當服從別種手段，應當同主要的鬥爭手段配合起來，應當被社會主義的文化上組織上的的影響所改善。沒有這最後的一個條件，一切的、絕對一切的鬥爭手段，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都會使無產階級接近他之上或他之下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階層，這些鬥爭手段，如果任其自然的去進行，那當然會被弄壞、曲解與賣淫化的。罷工任其自然的進行，會變成一種『聯盟』（“Aliances”）——即工人和老闆聯合起來反對消費者的妥協。議會會變成妓院，在那裏，一幫資產階級的政客以零躉和批發，拍賣『民衆的自由』，『自由主義』，『民權主義』，共和主義，反教會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其他的通行的貨色，報紙會變成大家可以使用的媒婆，誑騙羣衆的工具，粗俗地迎合庸人低級本能的工具等等。社會民主黨並不知道有什麼萬能的鬥爭方式，這種鬥爭方式，可以用一座萬里長城把無產階級和稍為在他之上或稍為在他之下的階層，隔離起來。社會民主黨，在各種不同的時代，應用各種不同的手段，而且總是要嚴格地、用一定的思想上、組織上的條件去掌握這些手段的應用。✽

四

俄國革命中的鬥爭方式，和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比較起來

來，其特點是在於非常之複雜。考茨基部分地預言了這點，他在一九〇二年說，將來的革命（他加上了一句：也許要除開俄國），將不只是民衆和政府的鬥爭，而多半是民衆的兩部分之間的鬥爭。沒有問題的，我們在俄國看見這第二種鬥爭比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中有更廣大的發展。我們革命的敵人，在民衆之中，是不多的，然而，隨着鬥爭的劇烈化，他們越來越有組織，而且得着資產階級的反動階層的贊助。因此，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時代，在全國政治罷工的時代，起義就不會採取一次行動限於很短期間和很小地域的那種舊的方式，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起義要採取更高的、更複雜的方式，拖長的、包括全國的國內戰爭的方式，就是民衆的兩部分之間的武裝鬥爭。這種戰爭，只能設想為不多的幾次巨大的激戰，在其中間夾着比較長久的過渡期間，而在這些過渡期間中，還有許多小的襲擊。既是這樣

※ 一—時常有人責備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塞維克派，說他們輕意的迷戀着游擊行動。因此，這裏再提起這個問題是並非多餘的：在關於游擊行動的決議的草案裏，擁護游擊行動的那一部分布爾塞維克，提出過承認游擊行動的下列條件：——沒收私人財產，完全不允許；沒收政府財產，也不提倡，只在黨的監督以及將經費用來供給起義需要的條件之下，可以容許。採取恐恐方式的游擊行動，是被提出要去反對政府的暴徒和積極的黑百團分子，然而必須有下列的條件：（一）要估計到廣大羣衆的情緒；（二）要注意到當地工人運動的條件；（三）要留心不要浪費無產階級的力量。聯合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所不同於這個草案的地方，僅僅只在於不許沒收政府財產這一點罷了。

(而這是沒有疑問的)，那末，社會民主黨就一定應當認定自己的任務是去建立這樣一種組織，使得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在這些巨大的激戰中，並且儘可能的更在這些小的襲擊中，去領導羣衆。社會民主黨在階級鬥爭劇烈到了國內戰爭的時代，應當認定自己的任務，不僅在於參加國內戰爭，而且在於能夠在國內戰爭中起領導的作用。社會民主黨應當訓練和準備自己的組織，使他們真正能夠成爲作戰的一方面，不要放過可以打擊敵人力量的任何一個機會。

這是困難的任務，沒有話說。這一任務是不能夠一下子就解決的。正如整個民衆要在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去改造自己，去學習一樣，我們的組織，也應當受教育，應當根據當前的經驗去改造以滿足這個任務。

我們沒有絲毫的野心，要用什麼空想出來的鬥爭方式來束縛實際工作者，甚至於也不想從研究室裏去決定俄國國內戰爭總的過程中游擊戰爭的某些方式的作用之問題。我們還沒有想到從對於某些游擊行動的具體質量上面，發見社會民主黨內的什麼傾向的問題。可是，我們認定自己的任務，是在於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實際生活中所提出來的新的鬥爭方式之正確的理論上的估計；——是在於無情地反對那些濫調和偏見，這些濫調和偏見，妨礙覺悟的工人，正確地提出新的及困難的問題，正確地走向這種問題的解決。

反對抵制

——節錄自『反對抵制』——

五

抵制，是俄國革命底最重大的和英勇的時期底最革命的傳統之一。我們在上面說過，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小心地保存這些傳統一般，培養它們，並清除它們底自由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寄生物。我必須暫時停住來分析這個任務，以便恰當地規定其意義並消除去那些很易發生的誤解和誤會。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的學說不同，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的情勢與客觀的進化途徑之分析，既具有完全的科學的正確性，而對於羣衆底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又加以最明確的承認——個人、集團、團體和政黨，它能發見並實行與階級發生某種聯繫，其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當然也加以承認——而且把這兩者配合得很好。從馬克思底整個歷史觀點，對於人類底發展中的革命時期，給以極高的估價：在所謂和平發展的時期中所逐漸集累下來的無

數矛盾，是要在革命時期中解決。在革命時期中，各階級對決定社會生活底形態起了最大力量的直接作用，並為政治的『上層建築』創造基礎，在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個政治的上層建築可以繼續存在一個長時期。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不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脫離了『常』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社會病』底表徵，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的結果，而是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人類社會史中的最關緊要的、重大的、必須的和決定的契機。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他們參加了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羣衆革命鬥爭；這個參加於羣衆革命鬥爭的時期，在他們底活動中，成爲中心點。他們決定各國的工人運動和民主主義底命運時，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他們又常回到這一點來，以決定各階級及其在最鮮明的和最純粹的形態中的諸傾向底固有的性質。他們常常從那時的革命時期底立場來評判後來的較小的政治組織和團體，政治任務和政治衝突。自由主義底理論領袖，如桑巴特（Sombart）之流，對於馬克思底活動和著作底這一特色，衷心地仇視，並說這是由於『流亡者底懷怨』*。他們之所以如此，並非無故。警察的資產階級的大學科學底惡棍們，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革命觀念最分離不開的構成部分，歸因於個人的懷怨，歸因於個人的流亡生活底困苦，也並非無故呵！

* 關於『流亡者底懷怨』這句話，在卓巴爾特著名的『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書中的第四章『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可以找到。

在他所寫的一封信中，我想是致顧格曼的信，馬克思順便說了一句最出色的話，這句話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特別有關係的。他說，德國的反動，幾乎已把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底往事和傳統完全從人民底腦子中清除了*。我們在這裏，就可看到：對於某一國度底革命傳統，反動底任務，與無產階級黨底任務，是對立得很顯明的。反動底任務，是消滅這些傳統，說革命是『大瘋狂』——這是斯特魯威從德文“das tolle Jahr”（“瘋狂之年”——這個用語，是德國警察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用以指一八四八年，而德國大學教授的編史用這個用語用得更廣）譯出來的一個用語，反動底任務，是要使人民忘却許多革命時代所產生的各式各樣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觀念和口號。正如英國庸俗主義底那些愚蠢的歌頌者，衛布夫婦，企圖把憲章運動，英國工人運動底革命時期，說成爲純粹的孩子氣，『不幸青年』，不值得認真注意的一片天真，一件偶然的、變態的脫軌行爲；德國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對於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是這樣看待。反動派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到現在還鼓起最野蠻的仇恨，可見它對於人類的影響是很有力量而且持久的。同樣地，我國反革命底英雄們，昨天還是『民主主義者』如斯特魯威、米留可夫、契采維特爾這一類人物，互相競賽着卑劣地詆譭俄國革命底革命傳統。無

* 在一八六九年三月三日馬克思致顧格曼的書信中已經指出德國的反動，把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革命傳統清除了。

產階級底直接的羣衆鬥爭，爭得了一點兒自由，舊制度底自由主義的差役們因得到這一點兒自由而狂喜；這事離現在才二年，可是，在我們的政論家的著述中，已發生了一個很有力量的傾向，這個傾向，自稱爲自由主義的，（!!）是在君主立憲派的報紙中撫養大的，而它所專心從事的工作，就是把我們的革命，革命鬥爭方法，革命口號和革命傳統，描寫成爲卑下的、原始的、簡單的、幼稚的、瘋狂的、……甚至是罪過的……，從米留可夫到加美山斯基（Kamushansky）相差只有一步！在別一方面，反動底成功，最初把人民從工農代表蘇維埃驅到杜巴索夫—斯託留賓（Dubasov-Stolypin）議會，現在又把人民驅到十月黨的議會；俄國自由主義底英雄們把這些反動底成功視爲『俄國立憲意識底發展過程』。

無疑問地，俄國社會民主黨底責任，是：對於我們的革命，作極小心的和詳盡的研究；把革命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等，告訴羣衆，使羣衆熟悉它們；加強在人民當中的革命傳統；把這樣的一種信心灌輸於羣衆，即：重大的耐久的成就，只有由革命鬥爭才能取得；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主義者，以『立憲的』卑鄙、變節和摩察林主義底瘴氣，來弄髒社會的空氣，他們這種完全無恥的行爲，必須有系統地把它們揭穿出來。在爭求自由的奮鬥史中，十月罷工或十二月起義之一天，比卑鄙的君主立憲黨在國會中演說虛君立憲政體

* 摩察林（Mol'chalin）是格里波耶多夫（Griboyedov）喜劇劇中的一個諂媚的告密者。

——編輯部註

(即君主不負實際責任的君主政體——譯者註)的幾個月，其意義要大一百倍。我們一定要負責——因為如果我們不負責，就沒有別人來擔任了——使人民對於那些有力氣的、有意思的、有重大意義的和莊嚴的幾天，比對於那些『立憲的』窒息和巴拉萊金—摩察林*進步——我們的自由黨和無黨派的『民主主義的』(呀！呀！)報紙，得到了斯託留賓及其檢查官和憲兵這一批隨員之慈悲的默許，對於立憲的窒息和巴拉萊金—摩察林底成就，稱頌得很賣力——的那幾個月，知道得更詳細透澈得多。

革命家企圖培植過去的最好的革命時代底傳統，企圖以英勇的、公開的和堅決的鬥爭底火花使現在的單調的日常生活活躍起來；在許多場合，對於抵制的好心，恰恰是由於他們底這種可欽佩的努力所造成的。但正是因為我們重視這種對於革命傳統的關心，所以，我們必須反對這樣的一種見解，即：以為把某一歷史時期底一個口號應用起來就能夠幫助恢復那個時期底主要條件。保存革命底傳統，知道如何運用這些革命傳統以不斷地從事宣傳和鼓動，並知道如何運用這些革命傳統使羣衆熟悉對舊社會直接進攻之條件，這是一件事；但把一個口號，從那些產生這個口號並保證這個口號成功之全部條件，拆開出來，而重復這個口號，應用於基本

* 巴拉萊金 (Balalaikin) 是薩爾忒考夫·斯采特林 (Saltykov—Shchedrin) 底一篇諷刺作品中的一位角色，自由主義的、刺刺不休的演說家。

——編輯部註

不同的條件，——那又是另一件事。

馬克思自己，對於革命的傳統，估價得極高，而且，對於叛徒或庸俗派對革命傳統所抱的態度，無情地斥責；馬克思同時要求革命者要能夠思索，要能夠分析應用舊鬥爭方法之條件，而並不是單把某些口號重復說着。法國一七九二年的『民族的』傳統，或許會永遠成爲某些革命鬥爭方法底榜樣；但這並沒有阻止馬克思於一八七〇年時在有名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底宣言中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即：把那些傳統搬到一個不同時期底條件來。*

在俄國也是如此。我們必須研究應用抵制之條件；我們必須把這個思想灌輸於羣衆，即：當革命高漲時（不管那些瀆褻馬克思之名的迂腐者說什麼），抵制是完全正當的而且有時是必須的方法。但革命是否真正在高漲着——這是宣佈抵制之根本條件——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能夠獨立地提出，並根據對事實的認真的分析來解決它。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盡我們的能力準備革命的高漲，並且在適於應用抵制的時機不反對抵制；但如果把抵制這個口號，視爲對於每一個壞的或極壞的代議制度都是適用的，那就定然是一個錯誤。

你們看一看在『自由的時期』用以辯護和贊助抵制的論

* 國際工人聯合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宣言，曾有下面一段話：『法蘭西的工人們應該完成他們的公民的義務，但不應該爲一七九二年民族的傳統所誘惑，如像法蘭西的農民爲第一帝國的民族的忠實所欺騙一樣。他們（指工人們）所需要的不是重復過去，而且是建設將來。』（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

據，你們立即就認爲簡單地把這些論據搬到現在的條件來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初，我們主張抵制，理由是參加選舉會削弱革命銳氣，把我們的陣地委棄給敵人，把革命的人民導入歧途，使沙皇政府與反革命資產階級容易妥協等等。這些理由所依據的根本前提是——這個根本前提並不常是明白說出，但常是在那個時候被視爲當然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個根本前提是羣衆底豐富的革命的力量，要在『立憲的』途徑之外，找求直接的出路。這個根本前提是革命對反動的繼續進攻，敵人故意奉獻給我們一個陣地，以削弱我們的總攻擊，如果我們入佔這個陣地，並防守這個陣地，那就削弱了我們進攻的力量，是一個罪過。你如果企圖離開了這個根本前提底條件而重復述說這些論據，你立即就聽出你的『音樂』底不和諧，你的基調底錯誤。

企圖劃分第二屆國會與第三屆國會以證明抵制是正當，也同樣是徒然的。把君主立憲黨（他們在第二屆國會中把人民完全出賣於黑百團）與十月黨之間的差別，視爲嚴重的和根本的差別，以爲這個被六月三日的政變所撕毀的臭名聲很大的『憲法』，有任何真正的價值，這種看法，就一般說來，是符合於庸俗民主主義底精神，而不是符合於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底精神。我們已屢次說過，主張並反復申說：第一屆與第二屆國會底『憲法』只是一個幻影，君主立憲黨所說的話只是用來掩蓋他們的十月黨的性質，國會這個工具，是完全不適於滿足無產階級與農民意要求。一九〇七年六月三

日，我們認為是一九〇五年底失敗底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從沒有被『國會』憲法底美色『所迷』，所以，我們不會因為從洛地采夫 (Rodichev) 底動聽的詞令所掩蔽和粉飾着的反動，過渡到赤裸裸的、公開的、殘暴的反動，而感到大大失望。也許，赤裸裸的、公開的、殘暴的反動，是一種更有效力的手段，使粗野的、自由主義的、思想簡單的蠢東西，或被他們引入歧路的那一部分人民，清醒過來。……

把關於國會問題的孟塞維克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決議案與布爾塞維克的倫敦決議案比較一下，你可以看到孟塞維克的決議案是粉飾過甚的、冗長的、充滿着盛稱國會底價值之辭句，並充滿着誇張國會事業底偉大之意識。布爾塞維克的決議案是單純的、簡潔的、冷靜的和不誇張的。孟塞維克的決議案表現了庸俗派底精神，慶祝社會民主主義與立憲主義之結合（『從人民底子宮生長起來的新政權』等等的話，都是出自同一錯誤的刻板的精神）。布爾塞維克的決議，可用下面這幾句話大約表達出來：討厭的反革命既然把我們驅入於這可厭的豬欄，那末，我們就在那裏為革命的利益而工作吧，既不悲泣，但也不誇口。

當我們還處於直接革命鬥爭之時期，孟塞維克就擁護國會，反對抵制，而向人民担保國會是革命的一種武器。他們的担保是慘敗了。但是，如果我們布爾塞維克要給予任何担保，那末，我們就斷定國會是反革命底兒子，不能盼望國會成就什麼真正好事。我們的見解，直到現在，都與事實極相切合，而且我們可以妥妥當當地斷定說，未來的事件將繼續

證實我們的見解。除非是在新的事實材料底基礎之上，『糾正了』和重復了十月十二日的戰略，俄國是永遠不會有自由的。

所以，當有人告訴我說，我們不能利用第三屆國會像利用第二屆那樣，不能使羣衆了解爲什麼必要參加國會，我就要這樣回答他：如果『利用』的意思，是孟塞維克的誇大的話，說是革命底一種武器等等，那末，當然是不能的。但，就是第一屆與第二屆國會在事實上證明出它們只不過是到十月黨的國會之梯階，然而我們還利用它們來做一件簡單的和適度的事情（宣傳、鼓動、批判和對羣衆說明發生的事故），就是最壞的代議制度，我們也能夠利用它來做這樣的事情。在國會中的演說，不會引起任何『革命』，與國會有關聯的宣傳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特色，但社會民主黨從這兩者所能得到的利益，並不少於——有時甚至是大於——從印刷出來的演說或在別的其他集會的演說所能得到的利益。

我們必須很簡單地對羣衆解釋我們爲什麼要參加十月黨的國會。由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底失敗，並由於一九〇六至

參閱一九〇五年『無產者』（日內瓦）中的論文，（『無產者』——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出版，根據第三次黨大會的決定，出版於『前進』之後。）『抵制布路金國會』，我們在這篇論文中，指出了我們並沒有籠統否認國會之用處，但我們現在是在解決另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爭取一條直接的革命途徑之問題。並參閱一九〇六年『無產者』（俄文）第一期，『論抵制』，在這篇論文中，我們著重從國會中的工作所得到的利益是有限的。

一九〇七年的『補救』，這個失敗我們不可避免被反動驅迫——而且將繼續驅迫我們——入於日益惡劣的假立憲的制度。不管我們在什麼地方，我們總是擁護我們的信仰並主張我們的見解，並且總是堅持說舊制度一朝存在，舊制度一朝沒有消滅，就一朝不能盼望得到什麼好處。我們準備革命新的高潮的條件吧。在革命的高潮沒有到來以前，並且爲要使革命高潮之到來，我們就要更加堅忍不拔地工作着，不能提出那些只在革命高潮的時期才有意義之口號。

如果我們把抵制視爲一條策略路線，它使無產階級和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和反動，互相對立起來；——這種看法也同等是錯誤的。抵制並不是一條策略路線，而是一種特殊的鬥爭手段，適用於特殊的條件。把布爾塞維主義與『抵制主義』混爲一談，是和把布爾塞維主義與『布也夫主義』（Bojevism）*混爲一談，同樣錯誤。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線與孟塞維克的策略路線之間的不同，已由一九〇五年春季在倫敦開會的布爾塞維克第三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與在日內瓦開會的孟塞維克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完全露示出來，並且在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決議案中具體表現了。那時並沒有說抵制，也沒有談『抵制主義』。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線與孟塞維克的策略路線，對於第二屆國會選舉——那時我們並不抵制——與對於第二屆國會本身，都是判

* 布也夫主義是從“Bojeviye otryady”（戰鬥的部隊）這二個字來的。
——編輯部註

然不同的。我們的策略路線，在一切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法上，在每一鬥爭場所中，是不同的，並沒有為任何路線造出該路線所特有的特殊鬥爭方法。而且，如果以對第一屆或第二屆國會之革命期待之絕望為理由，以『合法的』、『堅固的』、『耐久的』和『真正的』憲法已無望為理由，來證明對第三屆國會之抵制是正常的，或者以為對第三屆國會之抵制是由上面的情形所產生的，那末，這一定是最壞的孟塞維主義……

七

總括起來說。抵制這個口號，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中生出來的。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初，客觀的情勢，使戰鬥的社會的力量，碰到了這個當面的問題，即擇取目前所要採行的途徑；直接的革命的途徑呢？還是改變成爲一個立憲君主國呢？鼓動抵制，其意義主要地是對立憲的幻想作鬥爭。抵制運動底成功之條件，是革命底普遍的、迅速的和強大的高漲。

在這一切方面，現在一九〇七年秋季的情勢，並不要求這樣的一個口號，也並不證明提出這個口號是適當的。

雖然我們繼續我們的日常的準備選舉的工作，雖然我們不是先就拒絕參加最反動的代議機關，但我們的宣傳和鼓動，必須集中於對人民說明十二月底失敗與失敗後的自由底衰落和憲法底濫用之間的關聯。我們必須把這種堅固的信心，灌

輸於人民，即，除非是有直接的羣衆鬥爭，這樣的濫用是免不了繼續着而且日甚一日。

我們並不拒絕在革命高潮時採用抵制之口號，在那個時候也許是很需要着這樣的一個口號，但在現在我們必須集中我們的努力，把工人運動中的每一個高潮，以我們的直接的和當前的力量，轉變成爲一個普遍的、廣泛的、革命的和進攻的運動，進攻整個的反動及其基礎。

一九〇七年七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十七—四二頁）

柯柏年譯

空想的馬克思與求實的盧森堡

盧森堡說波蘭獨立是『空想』，並且再三再四地這樣說。她帶着譏諷的態度歎息道：爲什麼不提出愛爾蘭獨立的要求來呢？

『求實的』盧森堡顯然不知道，馬克思對於愛爾蘭獨立的問題，曾經採取怎樣的態度。這一點值得講一講，以便說明怎樣用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具體的民族獨立的要求。*

馬克思曾有一種向自己熟識的社會主義者『摸牙齒』（他自己的說法）的習慣，審查他們的覺悟性與懇切性。馬克思認識羅巴庭以後，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舊歷十五日）寫給恩格斯，在信上對於這個俄國少年社會主義者大加稱贊，但卻補充道：

『……弱點：波蘭。羅巴庭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完全同英國人——例如英國舊派憲章運動家——關於愛爾蘭所說的話一樣。』

* 這指馬丁諾夫在其『俄國革命底動力』一文內攻擊布爾塞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而言。馬丁諾夫這篇文章於一九〇九年三月登在孟塞維克的雜誌『社會民主黨人呼聲』上。

馬克思向屬於壓迫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問明其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態度怎樣，就立刻發見統治民族（英、俄）中社會主義者底一個共同缺點：不了解他們對被壓迫民族所擔負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再三咀嚼『大列強的』資產階級所傳授與他們的成見。

在沒有講到馬克思關於愛爾蘭的積極主張以前，我們就必須附帶聲明，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一般的民族問題曾採取嚴格的批評態度，因為他們估計到這問題底有條件的歷史的意義。例如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號，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研究歷史，使他對於波蘭的問題作出悲觀的結論，就是波蘭的意義是一時的，只是到俄國土地革命以前為止。波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大膽的荒唐行爲』。『即使波蘭所反對的，只限於一個俄國，那我們還是絕對不能假定說，它代表進步，或有什麼歷史的意義』。在俄國，文化、教育、工業、資產階級的成分等，都要比在『貴族式的沉眠的波蘭多些』。『華沙與克拉科夫怎能敵得過彼得堡、莫斯科與奧得薩呢』？恩格斯不相信波蘭貴族底起義能有成效。

可是所有這些觀念（其中有極多明智非凡的地方），絕對沒有妨礙恩格斯和馬克思過十二年以後，即當俄國還沉眠着而波蘭已經沸騰的時候，對波蘭的運動表示極深切熱烈的同情。

一八六四年，馬克思起草『國際』底宣言時，寫信給恩格斯，說要同馬志尼的民族主義鬥爭。他說：『當宣言內講到國際政策的時候，我講的是國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

的是俄國而不是比較次要的國家。」馬克思毫無疑義地認為，與『工人問題』比較起來，民族問題只有附屬的意義。可是，他的理論，和忽視民族運動的觀點距離很遠，正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一八六六年到了。『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到巴黎『蒲魯東派』，『蒲魯東派』說民族性是無意思的，而攻擊俾斯麥與加里波的把這個策略作為和國家主義的論戰，那是很有益處的，是可以解釋的。可是當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裏的好朋友如拉法格及龍格也屬於這種人）認為全歐洲可以而且應當安分守己地坐着，等法國老爺們消滅貧窮與愚昧，那他們就愚笨可笑了。』（一八六六年六月七號的信）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寫道：

『昨天在「國際總委員會」裏面討論到目前的戰爭的問題……討論中會牽涉到（這是意料中的事）「各民族特性」問題與我對該問題的態度……。「少年法國」底代表（非工人）發表這樣的觀點，說一切民族性及民族本身都是陳舊的成見，蒲魯東主義的史迪勒尼思想……，全世界都應等待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我在自己的發言中開始就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以及其他否認了民族性的人，向我們大談法國話，而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都聽不懂他們的話。英國人聽到我們這一段話

* 即指『第一國際』，當時『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是在馬克思親身指導之下。
——校者註

以後，笑得不得了。後來我又暗示說，拉法格自己不知道，他之否認各民族特性大概就是要求由模範式的法國民族來吞滅各民族特性。」

馬克思所有這些批評底結論是很明顯的：工人階級最不會把民族問題當作偶像，因為資本主義底發展不一定就喚起各民族都來謀獨立的生活。可是民族的羣衆運動既然發生了，那末，擺脫它們，不肯贊助其中進步的成分，這事實上就是陷入民族主義的成見，即是：『自己的』民族是『模範民族』（或者還由我們自己加上一句，是享有國家建設特權的民族）*。

我們現在又回到愛爾蘭問題上面來。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在他以下的一段信內發表得最清楚：

『我曾設法激起英國工人爲援助芬尼亞運動* *而舉行示威遊行。……過去我以爲愛爾蘭脫離英國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認爲他是必不可免的，那怕分離以後又會弄成聯邦。』。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寫的

* 請參看一八六七年六月三號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從巴黎時報底通訊中，得知巴黎人有親波反俄的表示，非常滿意……蒲魯東先生及其小的學究派——不能代表法國人民』。

* * 『芬尼亞』是愛爾蘭人的革命聯合。一八六三年成立於美國，其目的在於使愛爾蘭脫離大不列顛而獨立，主要爲加害及勞苦農民。

就是這樣。在他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上又補充道：

『我們應勸英國工人做些什麼呢？我以為他們應當把破裂聯盟』（所謂聯盟是指英國與愛爾蘭間的聯盟，所謂破裂聯盟，即是愛爾蘭脫離英國）『作為自己綱領內的一條——簡單點說，這就是一七八三年的要求，不過使其民主主義化，並使其適應於現在的條件罷了。這就是愛爾蘭解放底唯一合法的形式，因此也就是英國黨底綱領唯一可以採納的形式。以後的經驗應該指明：由一個皇帝治理兩國的這種聯合制度，是否可以長久存在……愛爾蘭人所需要的是：

（一）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

（二）土地革命……』

馬克思把愛爾蘭問題看得非常重要，他關於這問題，在德國工會內做了一點半鐘的報告（參看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號的信）

恩格斯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號的信內，指出『在英國工人中有仇恨愛爾蘭人的心理』，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四號），他又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

『從愛爾蘭到俄羅斯只差一步……看了愛爾蘭的歷史，就可以知道，要是一個民族奴役了別個民族，它自己是何等不幸。英國一切卑鄙現象都是因愛爾蘭問題而發生的。克倫威爾時代我還應當去研究，可是無論如何，對於我無疑的是，如果沒有必要在愛爾蘭建立軍事統治和創造新的貴族，那末英國的情形就採取了另一種

局面。」

我們順便又要指出馬克思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號給恩格斯的信：

『波蘭工人因為得到他們柏林同志底幫助，在波茲南尼舉行了勝利的罷工。這種反『資本老爺』的鬥爭（甚至於在它的較低的形式，即罷工形式中），其剷除民族的成見，比資本家老爺們關於和平宣言，要認真得多。』

馬克思在國際內對愛爾蘭問題所實行的政策，由以下的事實可以看得出來：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八號，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關於英國內閣對愛爾蘭大赦的態度問題，他在『國際總委員會』內講了一點一刻鐘的話，並提出以下的決議案：

『決議，

格拉斯敦先生在答覆愛爾蘭人要求釋放愛爾蘭愛國志士時，是故意侮辱愛爾蘭民族的；

他關於實行政治大赦所提出的條件，關於惡劣政府底犧牲者以及對於這些犧牲者所代表的人民，都是同樣卑屈的；

格拉斯敦身處官廳地位，曾當衆地和得意洋洋地慶祝美國奴隸主底騷動，現在又向愛爾蘭民族宣傳消極服

* 克倫威爾（一五九九至一六五八年）是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中著名的領袖。他曾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暴動，起來反對英皇查理第一及封建貴族。

從的學說：

他對於愛爾蘭大赦的全部政策就是「侵掠政策」底真正表現，格拉斯教會因揭破這種政策而推倒敎黨（保守黨）底內閣；

國際工人聯合會底總委員會對於愛爾蘭人民之如此勇敢堅決而高尚地進行要求大赦的運動，表示欽佩；

本決議案應通知「國際工人聯合會」各支部及與它有聯繫的歐美各國一切工人團體。」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號，馬克思寫道，他在「國際總委會」內關於愛爾蘭問題所要作的報告，其結構將如下述：

『英國工人階級底直接的絕對的利益，要求它與愛爾蘭斷絕現有的關係，這完全與「替愛爾蘭主持公道」的名稱「國際主義的」及「人道主義的」空話無關，因為這在「國際總委員會」內都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的極深刻的信念，這種信念所根據的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國工人宣佈的，我在許久時期內認為英國工人階級底的高漲，可以推到愛爾蘭所受的壓制；我在紐約論壇（這是美國報紙，馬克思幫辦該報很久）上總是擁護這種觀點。但是更深刻而研究了這問題的時候，却使我相信相反的情形。英國工人階級在未擺脫愛爾蘭以前，它便一點沒有辦法……英國內部的英吉利反動勢力，其根源就在於對愛爾蘭的束縛。』（着重點馬克思自己加的）

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讀者現在應當完全明白

了。

『空想家』的馬克思竟這樣的『不實際』，主張愛爾蘭分立，而這種分立過了五十年還沒有實現。

馬克思爲什麼採取這個政策？這個政策是不是一個錯誤呢？

馬克思開始以爲解放愛爾蘭的不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民族運動，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並不把民族運動看做什麼絕對物，明知只有工人階級底勝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解放。要預先估計到被壓迫民族中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間的各種可能的對比關係（這正是使現代俄國民族問題極感困難的地方），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情形弄成這樣：英國工人階級長久陷於自由派的影響之下，做他們的尾巴，因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而喪失自己的頭腦。愛爾蘭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會加強起來而採取革命的形式。馬克思把自己的觀點重新審查而加以糾正。『一個民族要是束縛別個民族，這就是該民族自己的不幸』。愛爾蘭未從英國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前，英國工人階級是不會得到解放的。英國的反動勢力，是由英國對愛爾蘭的束縛所鞏固和培養起來的（正如俄國之束縛許多民族也培養它的反動勢力一樣！）。

馬克思在『國際』中提出同情於『愛爾蘭民族』、『愛爾蘭人民』（聰明的 R. Fr. 大概要大罵可憐的馬克思忘記了階級鬥爭！）的決議時，宣傳愛爾蘭應當與英國分立，『那

怕分立以後又會弄到聯邦制。」

馬克思底這種結論，有些什麼理論上的前提呢？資產階級革命在英國一般的早已完成了。可是它在愛爾蘭就還沒有完成，只是現在，經過五十年以後，英國自由派的改良才來完成它。如果英國資本主義之被顛覆，有如馬克思最初所預料的那樣快，那末，愛爾蘭就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的全民族的運動了。可是這種運動既然發生了，馬克思就勸英國工人去贊助它，給以革命的推動，為本身自由着想而把它進行到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愛爾蘭與英國的經濟聯繫，當然比俄國與波蘭及烏克蘭等等的聯繫更要密切些。愛爾蘭與英國的分立，其『不實際性』與『不可實現性』（就以地理上的條件與英國極大的殖民地勢力來說）曾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本是聯邦主義之原則上的敵人，他在這次却容許聯邦制，為的只要使愛爾蘭之解放，不由改良的道路而由革命的道路，由英國工人階級所贊助的愛爾蘭民衆運動來完成。只

※ 從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看來，既不能把民族『自決』權了解為聯邦制，也不能了解為自治（雖然抽象地說來，這兩者包括於『自決』這個概念內），這是顯而易見的。聯邦權一般地是沒有束縛人的，因為聯邦制乃是雙方的契約。馬克思主義決不能在自己的政綱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關於這一點講都不必講。至於自治呢，那末，馬克思主義者所擁護的不是自治『權』，而自治本身，把他作為含有複雜的民族成分，及各種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民主國家之普通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同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的沒有意思。

有這樣來解決歷史的任務，才能最有利於無產階級底利益及社會迅速的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結果却不是這樣。原來愛爾蘭民衆與英國無產階級都很軟弱。只是現在，才由英國自由派與愛爾蘭資產階級實行可憐的妥協，用土地改良（實行贖買的）及自治（還沒有實行的）來解決（阿爾斯特[※]底例子證明，這是多麼困難）愛爾蘭問題。這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由此就可以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是「空想家」。說他們提出『不可實現的』民族要求，說他們受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小資產階級（芬尼亞底運動，無疑地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底影響嗎？

不。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也實行了澈底的無產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真正以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了羣衆。只有這個政策會能使愛爾蘭及英國都不至於將必要的改革遲延五十年，不至於由自由派爲反動勢力着想

[※] 阿爾斯特，這是愛爾蘭極北的一部分。該省的特點就是，他自從克倫威爾時代（十七世紀）第二次佔領愛爾蘭以後，英國侵略者就以該地爲巢穴。這班人多半也就是阿爾斯特底統治階級（地主、資產階級），他們老早就儘量反抗愛爾蘭脫離英國的運動。

十九世紀之末和二十世紀之初，英國政府受愛爾蘭日益增長的民族運動所迫，不得不作讓步，於是開始了所謂愛爾蘭的改良時期。改良是從兩方面進行的：第一，促進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底發展（使豐裕的農民容易購買地主土地，以及其他種種辦法）；第二，減輕行政方面的壓制（在大戰前夜允許施行自治制，可是大戰一起，便延期施行）。阿爾斯特的地主及資產階級努力進行鬥爭來反對這些辦法。

列寧講到阿爾斯特底例子，也就是指這個鬥爭。

而來損傷這種改革。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政策，做了一個最偉大的、至今還有巨大的實際意義的榜樣，指示壓迫民族底無產階級應當怎樣對待民族運動；警戒他們不要沾染各個國家、各個種色以及各種語言的小資產者所持有的那種『奴隸式的急燥性』，這些小資產者手忙腳亂地認為誰要是把由某一個民族中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底暴力和特權所造成的國界加以改變，誰就是『空想家』。

愛爾蘭的及英國的無產階級，如果沒採納馬克思底政策，沒把愛爾蘭獨立作為自己的口號，他們就犯了最惡劣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忘記了民主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底任務，向英國反動勢力及資產階級表示了讓步。

一九一四年二月（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五九——四六四頁）

在民族問題上的馬克思 主義與蒲魯東主義

馬克思與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同，他曾認為一切的（無例外的）民主要求，不是絕對的東西，而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民衆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底歷史表現。這些要求在某種環境之下，沒有一條不能充當而且的確充當了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的工具。從政治民主底要求中拿出一個要求，即民族自決的要求來，而與其餘的要求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根本錯誤的。在實際行動上，無產階級只有把自己的爲一切民主要求——共和國的妥求也在內，——而作的鬥爭，去服從自己的爲推翻資產階級而作的革命鬥爭，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另一方面，馬克思與蒲魯東主義者不同，後者「爲着社會革命」而「否認了」民族問題，前者却首先看到各先進國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利益，而把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底根本原則——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提到了第一位。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正是從德國工人底革命運動的利益着想，要求德國勝利的民主制宣佈並實現被德國人所壓迫的各民族底自由*在一八六九年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工人底革命鬥爭着想，要求愛爾蘭之脫離英吉利，並且他還補充

道：『那怕在愛爾蘭脫離之後會弄成聯邦。』**馬克思只有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才以國際主義的精神真正教育了英國的工人。馬克思只有這樣才會能把這個歷史任務之革命解決與機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對立起來；資產階級的改

※ 馬克思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曾敘述於『新萊茵報』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報上曾努力反對德國資產階級底政策：鎮壓因革命而爆發了的意大利、波蘭、波希米等國的民族運動。馬克思曾指出，資產階級底這個政策對於革命是致命的，它削弱了各被壓迫民族對德國人的信仰，分散了各國人民反對反動勢力的鬥爭。『法國人，甚至在他們以敵人資格跑去的地方，也善於博得人民的感激和同情。而德國人呢，處處不受人們的感激，處處遇不到人們的同情』。馬克思接着又說道：『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凡一個民族在其全部歷史中會使自己變成壓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一種工具，——這樣的民族應當早些在事實上證明「自己的真正革命性」。放棄「自己的已往」，宣佈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這便是應當成爲這種真正革命性底明證。「革命的德國會應當放棄其過去一切的行動。特別是對它的鄰國的人民應當如是。它在宣佈自己本身的自由時，同時會應當宣佈由它所壓迫到現在的各國人民底自由。』（參看『德國革命時代（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中之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書第一一頁）

** 這裏是指一八六七到一八六九年馬克思致恩格斯的關於愛爾蘭獨立問題的幾封信。列寧在一九一四年作的『論民族自決權』一文底第三章內曾引證了這幾封信。（參看列寧選集第七卷）

在馬克思的一封信內寫道：『英國工人階級不僅應該協助愛爾蘭人，而且應該發起來解散一八〇一年成立的聯盟（即英愛聯盟，該聯盟使愛爾蘭受了束縛——編輯部）並用基於聯邦制的自由聯盟來代替它。』而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應該採取這樣的政策，『不是由於對愛爾蘭人的同情心，而是因爲這種政策，從英國工人階級本身的利益上看來是必需的。如果不做到這點，那末英國人民仍舊將做統治階級底傀儡，因爲英國人民一定將和統治階級一塊兒行動來反對愛爾蘭』。

良主義已經過了五十年，一直到現在不曾實現愛爾蘭的「改良」。只有這樣，馬克思才會能與資本底擁護者相對峙（他們呼喊，說小民族分立底自由是烏託邦和不可實現的，說不但經濟的集中而且政治的集中都是進步的），而堅持（不是用帝國主義的方法）這種集中底進步性，堅持不基於暴力而基於各國無產階級自由聯合的民族之接近。只有這樣，馬克思才會能並且在民族問題之解決方面，也拿羣衆的革命行動，與那種口頭上的和往往是假仁假義的承認民族平權和民族自決的態度對立起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及由它所揭露出來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主義者假面具底「阿夫居馬廐」*，顯然證明了馬克思這種政策底正確，這種政策應為先進各國之模範，因為現在每個先進國都是壓迫其他民族的。

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四二——四二頁）

* 「阿夫居馬廐」這個名詞，意思是說某件事情過於亂雜無章，極難收拾或簡直不能收拾。這個典故出自希臘的故事。據說希臘王阿夫居蓄有無數匹馬，馬廐從來沒有清洗過，後來希臘有位英雄赫古列士出來清洗了它，而得了莫大的功勳。

馬克思主義呢蒲魯東主義呢

——節自民族自決權討論總結——

我們不是由於推論而是直接地引據馬克思對於愛爾蘭分離問題之態度；我們的波蘭的同志們，很例外地，對此閃避。他們所提出的反對是什麼呢？他們說，參照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的採取的態度，是『毫無價值的』。他們這種非常忿怒的和明確的主張，其所提出的理由，是，馬克思『在同一個時候』對於『捷克、南斯拉夫、等*』之爭求獨立是表示反對。

這個理由是如此忿怒的，因為它是如此謬妄。依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意見，馬克思簡直是一個蠢人，他『在同一個時候』說出互相矛盾的話！這完全是不正確的，而且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我們的波蘭的同志們所主張的『具體的』分析，但他們自己並不應用，使我們不得不研究馬克思對不同的具體的『民族的』運動採取不同的態度是不是出於同一

* 關於一八四九年二月十四到十五日在『新萊茵報』發表的『德謨克拉西的汎斯拉夫主義』論文的作者，究竟是馬克思抑或是恩格斯尚難確定。例如：默林克書信集裏說那論文是恩格斯所作，而列寧曾讀過馬克思所著的原文。

個社會主義的宇宙觀。

歐洲的民主主義對沙皇政府底力量和影響——我們可以說，對全力和佔優勢的反動影響——作鬥爭，馬克思爲着歐洲的民主主義之利益，而贊成波蘭底獨立；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在一八四九年，當俄國的農奴軍隊把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與革命民主主義的起義鎮壓下去時，就在實際上極明顯地證明馬克思這個態度是正確的。從那時起，到馬克思逝世止，甚至在馬克思逝世之後，一直到一八九〇年，那時有這樣的一個危險，即沙皇政府與法國聯合來對非帝國主義的和民族獨立的德國進行反革命的戰爭，恩格斯首先擁護對沙皇政府的鬥爭。爲這個理由，也只爲這個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捷克和南斯拉夫底民族運動。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所寫的話簡單比較一下，就可以對任何不只是爲要排除馬克思主義而才關心於馬克思主義的人，證明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在那些充當俄國在歐洲的『哨兵』的『完全反革命的民族』與『革命的民族』如日耳曼人波蘭人和馬特耶人之間，劃下了一條明確的區分線。這是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在那時是正確得無可置辯的：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民族爲爭求自由而鬥爭，其主要的敵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等，是真正反動的民族，是沙皇政府底哨兵。

如果我們想要忠實於馬克思主義，我們對於這個具體的例子，必須具體地分析它。我們從這個具體的例子可以得到什麼教訓呢？只是：（一）歐洲的幾個大民族和極大的民族底解放，是比小民族底解放運動底利益，更爲重要；（二）

一個民主主義的要求，不能單獨看，而要在歐洲的——現在我們就應說在世界的——範圍去看。

再沒有了。在這裏並沒有一些兒背棄基本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即：如果一個民族壓迫着別的民族，它是不會自由的。波蘭的同志們把這個原則忘記了，但馬克思却總是忠實於這個原則。如果馬克思在沙皇的影響於國際政治中佔優勢的時代所碰到的具體的情況，重又發生，例如，採取了這樣的一種形式，有許多民族開始社會主義的革命（正如在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開始於歐洲），而其他的民族充當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底堡壘；——那末，我們一定贊助那個反對後者的革命戰爭，贊助把後者打潰下去，贊助把其哨兵都消滅掉，不管那裏發生了什麼細小的民族運動。所以，我們決不丟棄馬克思底策略底實例——把它們棄掉，是等於在口頭上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在實踐上却拋棄馬克思主義——而是一定要加以具體的分析，從它們求得為未來的無價的教訓。各種民主要求，包括自決權在內，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的場合中，部分或許與整體矛盾；如果是如此，就一定要丟棄部分。一國的共和運動，或許只是別國底僧侶的或金融的君主國的陰謀底一種工具；如果是如此，我們就一定不擁護這一個具體的運動。但根據這些理由，把共和政體的口號，從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底綱領中刪去，那就未免可笑了。

從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九八——一九一六

年（我把帝國主義底最主要的界石，當作一個時期，從西牙與美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到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具體的情況在那方面發生變動呢？沙皇政府，很明顯地和無可爭辯地不再是反動底主要台柱，第一，因為它是由國際金融資本，尤其法蘭西的金融資本，支持着的；第二，因為一九〇五年。在那個時期，大民族國家——歐洲民主國家——底體系，不管沙皇政府，而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給予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活到看見帝國主義時代。在現時，極少數的帝國主義的『大』強國（為數五或六）底體系，已經存在着，每一個帝國主義強國，都壓迫其他的民族；而這個壓迫，是資本主義崩潰底人為延緩底源泉之一，是統治着世界的帝國主義國中的機會主義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底人為支持底源泉之一。在那個時期，歐洲的民主主義，解放了諸大民族，是與沙皇政府相對抗；而沙皇政府則利用某些小的民族運動，以達反動的目的。在現時，沙皇的帝國主義與先進的

※ 里亞贊諾夫（Ryazanov）在格倫堡（Grünberg）底『社會主義史文庫』（一九一五年，第一）中發表了恩格斯寫於一八六六年的論及波蘭問題的論文，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論文。恩格斯著重說無產階級必要承認歐洲主要大民族底政治的獨立與『自決』（『處置自己之權』）；並指出『民族原則』（尤其是它底波拿巴式的運用），即，把任何小民族與這些大民族平等化，是謬誤的。恩格斯說：『俄國佔有數量很大的贓物』（即是，被壓迫的民族），『在清算之日，它就不得不歸還的』。波拿巴主義與沙皇政府，都利用小的民族運動，以謀它們自己的利益，反對着歐洲的民主主義。

資本家、歐洲的帝國主義之間，根據它們對於許多民族的共同壓迫，而結成聯盟，以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相對峙。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分裂為兩：一方面是狹隘愛國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者』，另一方面是革命者。

這一些，就是情勢已發生的具體的變更，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雖說要具體，但他們恰恰忽視了這些具體的變更！具體的情勢變更了，不變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底運用，也就發生了具體的變更：在那個時期，主要的事情，是『反對沙皇政府』（與反對那些被沙皇政府所利用來達其反民主的目的之某些小的民族運動），並擁護西歐底大民族的革命的人民；在現時，主要的事情，是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底聯合的一致的陣線，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底聯合的一致的陣線，社會帝國主義者底聯合的一致的陣線，並擁護為社會主義革命之故而利用一切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現在，反抗帝國主義總陣線的無產階級鬥爭，越是純粹，顯然越急需這個國際主義的原則：『如果一個民族壓迫着別的民族，它是不會自由的』。

蒲魯東主義者在社會革命底空想的、概念的名義之下，而忽視了波蘭在國際上的作用，並抹殺了民族運動。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底態度，也同等是空談的，因為他們破壞了國際的反社會帝國主義者的鬥爭陣線，而他們對於領土吞併問題之動搖，在客觀上是幫助了社會帝國主義者。因為正是無產階級鬥爭底國際陣線，對於小民族底具體地位之關係，是發生了變動：在那個時期（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小民族

底地位是重要的，它們可能做『西歐民主主義』與革命的民族底同盟者，也可以做沙皇政府底同盟者；在現時（一八九八——一九一四年）小民族已喪失了這個重要性；它們現在的重要，是在它們是養育『統治民族』底寄生主義與社會帝國主義之源泉之一。主要的事情，不在乎小民族是有五分之一，抑或有百分之一，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得到解放；而在乎在帝國主義時代，由於客觀的原因，無產階級已分裂成爲兩個國際的陣營：一個是受了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吃剩的麵包屑（他們的麵包是得自幾個來源，其中之一就是對弱小民族之雙重的或三重的剝削）所引誘，一個是若沒有解放小民族，若沒有以反狹隘愛國主義的，即反領土併吞主義的，即『民族自決主義的』精神來教育羣衆，就不能解放自己。

問題底最重要的方面，是被我們的波蘭的同志們所忽視了，他們不從帝國主義時代底中心點的立場來看事物，不從國際無產階級是分裂爲兩個陣營的觀點來看事物。

這裏還可看一看蒲魯東主義底一些其他的具體實例：（一）他們對於一九一六年愛爾蘭起義之態度，關於此點，我們往後要說到；（二）在提綱（第二部，第三章，第三節之末了）中宣稱謂社會主義革命之口號，『必須用任何東西把它掩蓋着』。如果以爲社會主義革命之口號與在一切問題（包括民族問題在內）上的澈底革命的立場結合起來，就能把社會主義革命之口號『掩蓋』，這種思想，無疑是根本反馬克思主義的。

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以爲我們的綱領是一個『民族的改良

主義的』綱領。把這兩個實踐的建議比較一下：（一）自治（波蘭罷工綱領第三部，第四章）與（二）分離自由。我們的綱領之不同，就在這裏，也只在這裏！第一個建議是改良主義的，而第二個建議並非改良主義的；這不是很顯明的嗎？一個變革，若不損及統治階級底權力底基礎，而只是統治階級的一個讓步，其權力依然無損；這樣的改革是改良主義的改革。革命的變革，是傾覆了統治階級底權力底基礎。在民族綱領中，改良主義的變革並沒有把統治民族底一切特權都廢除；它並沒有建立完全的平等；它並沒有廢除一切形態的民族壓迫。一個『自治的』民族，並不與『統治的』民族享有平等的權利；我們的波蘭的同志們，如果沒有故意忽視（如我們的舊『經濟派』一樣）政治的概念與範疇底分析，是不會看不到這一點的。一直到一九〇五年，自治的挪威，爲瑞典底一部分，享有最廣大的自治權，但它並不享有與瑞典平等。只由其自由的分離，其平等才見之於實際並得證實（我們在這裏添一附註，即：恰恰是這個自由的分離，創造了根據平等權利的、更爲親密的和民主的關係之基礎）。當挪威還是自治的民族時，瑞典的貴族就有一個額外的特權；分離並非減輕這個特權（改良主義底本質，就在於它只減輕一件弊害而不是將其毀滅），而是完全掃除這個特權（一個綱領底革命性底主要標準）。

我們順便說到此事，即，自治是一個改良，而分離之自由是一個革命步驟，這兩者之間是有原則上的不同。這是用不着懷疑的。但正如人人所知道的，在實際上，一個改良常

只是朝向革命的一步。一個民族，被強制保留於某一國家底疆域內，它得到了自治，就能把自己完全組織成爲一個民族，集合、認識和組織其力量，選擇最適當的時機，依照挪威的精神而宣告：我們某民族或某屬領底自治國會，宣告全俄皇帝已不再是波蘭底國王等等。常常有人『反對』此事，其理由就是：這類的問題，不是由宣言決定，而是由戰爭決定。不錯：這類問題大多數是由戰爭決定（正如大的國家底管理形式大多數是只由戰爭和革命而決定的）。同樣，對此思索一下是不會有什麼害處的：對一個革命政黨底政治綱領，這樣的『反對』，是不是合乎邏輯？我們是不是爲了公道和無產階級利益，爲了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反對戰爭與革命呢？

『但我們不能爲了一個只有一二千萬人口的小民族底成問題的解放之故，而贊成兩大民族之間的戰爭，而贊成二千萬人民底屠殺！』不，我們當然不能！但並不是因爲我們的綱領丟棄了民族完全平等之原則，而是因爲一國底民主主義底利益必須服從於數國和一切國度底民主主義底利益。我們假定在兩個大君主國之間，有一個小君主國，其君主由於血統或其他的關係而附著於兩鄰國底君主。我們再假定這個小國宣佈成立共和政府，把其君主驅逐出國，這在實際上定然引起兩大鄰國之間的戰爭，因爲這個大鄰國要幫這一個君主在小國復位，而那個大鄰國却要另一個君主復位。在這場合，一切國際社會民主黨以及小國中的社會民主黨底真正國際主義派，定然反對把君主政府改爲共和政府；這是沒有什

麼疑問的。把君主政府改爲共和政府，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民主要求，而是民主要求之一；這個要求是服從於整個民主主義底利益（當然還更要服從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利益）。像這樣的事情，大概不致引起任何國度中的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發生絲毫的意見分歧。但如任何社會民主黨人，根據這些理由，而提議從國際社會民主黨底綱領把共和國的口號完全刪去，他一定被人看做神經錯亂的。一定有人告訴他，叫他不可忘記『特殊的』與『一般的』之間的基本的邏輯的區別。

這個例子，使得我們從稍微不同的角度來看工人階級底國際主義的教育之問題。這種教育——關於這種教育底必要與急需，齊孟瓦特左派之間，沒有重大的意見分歧——在壓迫的大民族中與在被壓迫的小民族中，在併吞的民族中與在被併吞的民族中，能不能具體上同一呢？

顯然是不能到達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最親密的和睦，與隨後的合併，到達這個目標，在每一個具體的場合，顯然是要經由不同的途徑；好像到達一頁書的中心點，有一條途徑是從一邊向左行的，另有一條是從相反的邊向右行的。如果一個屬於壓迫的、併吞的、大的民族之社會民主黨員，主張一般的各民族合併，如果他有一刻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喬治·普恩加賽等等，也主張與小民族合併（用領土吞併方法）——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Galicia）『合併』，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合併』等等——這樣的一個會社民主黨人，定然在理論上是一個可笑

的理論家，而在實踐上是帝國主義底一個助手。

壓迫國底工人底國際主義的教育，所著重的，必須是主張被壓迫國有分離之自由，並使工人爲被壓迫國要求分離之自由。無此就不能有國際主義。壓迫民族底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他如沒有進行這種宣傳，那末，我們把他當做一個帝國主義者和一個無賴看待，是我們底權利，也是我們底義務。這是一個絕對的要求，就使是在社會主義實現以前，分離底可能和「可行」之機會只有千分之一。

教育工人，使他們對於民族的區別，採取「漠然的態度」，這是我們底義務。這是沒有什麼爭論的，但不要對領土吞併主義者也漠然。壓迫民族底成員，他們對於小民族是隸屬於他的國家，或屬於鄰近的國家，或屬於他們自己，隨他們的同情何所寄而定，他一定要漠然視之；如果他在這方面不是漠然，他就不是社會民主黨人。要做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他一定不只想他自己的民族，而必須把全體民族底利益，它們底一般的自由與平等，放在他自己的民族底利益之上。在「理論」上，大家都同意此點，但在實踐上就表現出領土吞併主義者的漠然態度了。罪惡底根源，就在於此。

在另一方面，屬於小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人，他的鼓動一定要著重我們的一般的公式之第二個字：諸民族底「自願的聯合」。他可以贊成他的民族底政治獨立，或贊成與其鄰國聯合；都不違背他做國際主義者所應負的義務。但，在一切場合，他一定要反對小民族的偏狹性、孤獨性和超然性，他

一定要爭求對於『全體』與『一般』之承認，爭求把個別的
利益服從於一般的利益。

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澈底研究的人，以為壓迫民族底社會
民主黨人主張『分離之自由』，而被壓迫民族底社會民主黨
人却主張『聯合之自由』是有矛盾。可是，只要稍加思索，
就可知道：從既定的情況往國際主義與諸民族底吞併，並沒
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路；往這個目標，並沒有——也
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路。……

一九一六年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六——二六二頁）

柯柏年譯

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

——節自民族自決權討論總結——

當考茨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在他所寫的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柏林、一九〇七年）中，他發表了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寫給他的一封信。那封信對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極有關係的。那封信底主要部分如下：

『……依我所見，真正的殖民地，即由歐洲人民所佔有的那些國度，如加拿大、好望角、澳洲，將成爲獨立的；在另一方面，由土人佔有而只是被統治的那些國度，如印度、阿爾及利亞、荷蘭屬地、葡萄牙屬地和西班牙屬地，必須由無產階級暫時接收過來，領導它們盡可能趕快獨立。這個過程如何進行，是很難說的。印度大約會發生革命，自求解放的無產階級，既不能從事任何殖民地戰爭，那就一定要聽任印度革命自由發展。印度進行革命，當然免不了各種各樣地破壞。但那種事情是與一切革命分不開的。在別處也可發生同樣的事情，例如，在阿爾及利亞與埃及，而這對於我們確是最好不過的事。我們在本國已有許多工作夠我們忙了。歐洲一旦

改組，北美也跟着改組，那末，就會發生這麼巨大的力量，並樹立了這樣的一個先例，使得半開化的諸國將自願學着樣子做。單是經濟的要求，就將使它們跟着做。但至於這些國度在同樣達到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前，要經過些什麼社會階段和政治階段，我以為我們現在只能提出很空洞的臆說。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勝利的無產階級不能把任何種幸福，強給任何外國民族，它如果這樣幹，那就未有不把自己的勝利也葬送的。這當然不是說，無產階級就不得從事各種防禦戰爭……。」

恩格斯決沒有假定單是「經濟」就將直接解決所有的困難。一個經濟的革命，將成爲一切民族之一個刺激，使它們趨向於社會主義。但同時，革命——反抗社會主義國家——與戰爭是可能發生的。政治不能不順應着經濟，但不是立即的與平滑的，不是簡單的，也不是直接的。恩格斯只說有一個絕對國際主義的原則是無可懷疑的，他把這個原則應用於一切外國民族，「這卽是說，不只應用於殖民地的民族；這個原則是：把幸福強給外國民族就一定葬送無產階級底勝利。

無產階級並不因爲它實現了社會革命，就成爲神聖的、不會錯誤的和沒有弱點的。但是，可能的錯誤（與自私——企圖騎在別人背上）將使它不得不理會這個真理。

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而擁護狹隘愛國主義以前所確信的，我們齊孟瓦特左派也都確信，卽，社會主義革命在最近的——考茨基曾有一次說『隨便那一天』——是很可能發生的。民族的反感不會很快就消滅：被壓迫

民族對其壓迫者之仇恨——而且是完全正當的仇恨——將繼續存在一個時期；只在社會主義底勝利之後，只在各民族間已建立起完全民主的關係之後，這種仇恨才會消散。如果我們想要忠實於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就要以國際主義來教育羣衆，但要在壓迫民族中進行這種教育，若不宜傳被壓迫民族有分離之自由，是不可能的。

一九一六年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柯柏年譯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內部的分裂

機會主義（採取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底形態）在歐洲勞動運動上得到異常的和可厭的勝利；它與帝國主義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聯繫呢？

這是現代社會主義底根本問題。在我們的黨的刊物中，已很充分地確定了。第一，現代底帝國主義的性質與此次的戰爭；第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的不可分的歷史的聯繫，以及它們底政治思想底本質的類同；那末，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循序進行，分析上面這個根本問題。

我們須先下一個盡可能精確的和完全的帝國主義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它底特性，是三方面的：帝國主義是（一）獨佔的資本主義；（二）寄生的，或衰落的資本主義；（三）垂死的資本主義。獨佔代替了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底基本的經濟的特色，是帝國主義底本質。獨佔表現於五個主要形態：（一）卡特爾、新迪加和託拉斯——生產集中已達到了發生這些資本家獨佔組織之階段；（二）大銀行底獨佔的地位——四個或五個大銀行，操縱美國、法國、德國底整個經濟生活；（三）託拉斯與金融寡頭政治（金融資本是獨佔的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相融合）佔領了原料來源；（四）國際的卡特爾，已經開始（在經

濟上) 分割世界。這些國際的卡特爾，支配着全世界市場，它們『和協地』把世界市場分割了——直至戰爭將它重新分割，——其數目已達一百以上了！資本底輸出，與在非獨佔的資本主義之下的商品底輸出，是不同的。這個最特色的現象與世界底經濟的及政治領土的分割是有很密切的聯繫；(五) 世界底領土的分割(殖民地)是已經完畢了。

帝國主義，在歐美，後來又在亞洲的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是於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四年這個時期中充分發展的：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英國與波爾戰爭(一九〇〇——〇二年)，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〇五年)，與歐洲一九〇〇年的經濟恐慌，是世界歷史中的新時代之主要的歷史的界石。

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衰落的資本主義，這個事實，首先才現於各個獨佔底衰落傾向；這個衰落傾向，是在生產手段私有制度之下的獨佔底特徵。民主的、共和的資產階級與反動的、帝制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是消滅了，因為它們都是活活地在腐爛着(這決不是說在個別的產業部門，在個別的國度和在個別的時期，資本主義就不能有非常迅速的發展)。第二，資本主義底衰落是表現於建立了一個很大的股息生活者的階層，他們是以『剪股息票』過生活的資本家。英、美、法、德這四個大帝國主義國度，每國都有一千億至一千五百億法郎的有價證券，從這些有價證券所取得的每年的收入不下五十億至八十億法郎。第三，資本輸出是二次方的增加中。第四，金融資本是趨向於支配，而不

是趨向於自由。整個的政治反動，是帝國主義底本性。舞弊、大規模的賄賂和各種各樣的大欺騙。第五，被壓迫民族之剝削（與吞併領土是有不可分的聯繫），尤其是極少數的『大』國對於殖民地之剝削，把『文明的』世界轉化成爲一個寄生於千千萬萬的未開化人民底身上的寄生蟲，這種情形是日甚一日。羅馬的無產者是靠社會而生活。現代社會是靠現代無產階級而生活。馬克思特別著重西思蒙第（Sismondi）這個深刻的意見。帝國主義把事態稍微更變。帝國主義國度中的無產階級底特權的上層，部分地靠千千萬萬的未開化民族底人民而生活。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在過渡到社會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其理由是很明顯的：從資本主義生出來^的獨佔，已經是資本主義之死亡，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之開始。帝國主義之使勞動大大社會化。（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稱之爲『互相結合』）也是同樣的意思。

我們提出這個帝國主義定義，就與考茨基完全矛盾，他拒絕把帝國主義視爲『資本主義底一個階段』，而下了這樣的定義：說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所『擇取』的政策，說帝國主義是『工業國』吞併『農業國』之一個傾向。考茨基的定義，在理論上是全然謬誤的。帝國主義底特徵，是：並

● 考茨基『論帝國主義』的文章，於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一日登載於『新時代』第二十一期上。

工業資本底統治而是金融資本底統治，並非單要吞併農業國而是要吞併各種國度。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與帝國主義的經濟分離，把政治中的獨佔與經濟中的獨佔分離，為他的庸俗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如『軍備縮小』、『超帝國主義』以及其他的謬見——開拓道路。這個理論上的謊言，其目的是要掩飾帝國主義底最深的矛盾，因而證明與帝國主義底辯護者，公然的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保持『一致』之學說是正當的。

我們在『社會民主黨』與『共產主義者』***這兩份刊物中，對於考茨基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主義相決裂，已說很多了。我們的俄國的考茨基派，組織委員會（Organi-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每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國都要不斷征服和吞併農業的地域，不問居住那些地域的民族是什麼民族；這個傾向就構成帝國主義。』（考茨基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一日的『新時代』上所說的話）

***『共產主義者』出版於一九一五年末，『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編輯部有皮達可夫、波石等參加。『共產主義者』僅出版了二期，因為中央機關編輯部與布哈林、皮達可夫集團之間發生了意見的分歧，沒有可能繼續出版。在『共產主義者』一——二期上曾登載過列寧、季諾維也夫的文章。拉狄克『帝國主義發展四個時代』的論文，他實行了一部分齊孟瓦特左派的觀點，與季埃夫斯基觀點完全一致。並與列寧在『共產主義者』所發表的各篇論文有過論戰。『共產主義者』曾有過布哈林、皮達可夫集團的聯盟，這個聯盟存在不久即趨滅。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共產主義者』中央機關編輯部出版了『社會民主黨叢書』。

『共產主義者』發表過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季埃夫斯基等人的論文以及從俄國來的各種材料。

zation Committee) 底擁護者，以阿雪洛德 (Axelrod) 與斯柏達託 (Spectator) 爲首，連馬爾託夫，在很大的程度上託洛茨基也包括在內，他們對於成爲一個傾向的考茨基主義之問題，在策略上採取不理的態度。他們不敢爲考茨基在大戰時期所寫的文章作辯護，而只是稱讚考茨基（如阿雪洛德在他的德文小冊子中所做的^{*}，組織委員會答應將那本小冊子用俄文印出），或者是徵引考茨基底私人書信（如斯柏達託所爲），在私人書信中，他堅持說他是屬於反對派，而狡猾地企圖把他的狹隘愛國主義的意見取消。

我們應該注意，考茨基底帝國主義底『見解』——它是等於粉飾帝國主義——不單是比希費丁底『金融資本論』退步（不管現在希費丁是如何熱心爲考茨基主義辯護，並爲他們與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保持『一致』辯護！），但也比社會的自由主義的霍伯森退步。這位英國經濟學者，並不自認爲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的出版於一九〇二年的著作（帝國主義論）中，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比考茨基要深刻許多，而且暴露了帝國主義底矛盾。這位作家（在他的著作中，凡考茨基底和平主義的與『調和主義的』濫調，都可找到），對於帝國主義底寄生的性質這個極重要的問題，是這樣寫的：

依照霍伯森底意見，有兩種情況，削弱了舊帝國底權力：（一）經濟的寄生主義，（二）由屬地人民組成軍隊。

^{*} 阿雪洛德所寫的『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及其任務』的小冊子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出版於鳩里黑。

『上面所說的第一種情況是：經濟的寄生主義底習慣，統治的國家，用其各省、各殖民地與各屬國，以使其統治階級致富，並收買其下層階級使之安靜。』

關於第二種情況，霍伯森寫道：

『帝國主義底盲目性（這支說及帝國主義底盲目性的歌曲，出自社會的自由主義的霍伯森之口，比出自『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之口，是更合適）底最奇怪的徵候之一，就是英、法以及其他的帝國，輕率地採擇這條很危險的依賴。英國是其中之最甚者。我們征奪印度帝國的戰爭，大部分是由土人去幹的；在印度，更近在埃及，都有很大的常備軍，歸英國軍官指揮。我們佔領非洲——除了南部之外——差不多一切戰爭都是土人代我們幹的。』

瓜分中國之前途，霍伯森給以如下的經濟的估價：

『西歐底大部分，那時會取像現在已由英國南部、里維耶拉（Riviera）和意大利及瑞士底遊覽地區及富豪住宅地區所表現出來那樣的形態和性質。這些地區，有極少數的富豪貴族，從遠東取得股息與年金，再有人數稍多的專門職員專門商人，再有人數很多的家庭僕役和從事於運輸工業工人及從事於工業中最後物品製造部門的工人。工業底主要部分都歸消滅，大量的食糧品與半製造品，從亞洲和非洲當做進貢的東西流入來。』

我們預示有可能生西方各國底大聯盟，歐洲列強聯邦：這個聯邦並不促進世界文明，而反會使西歐諸國

發生寄生主義之絕大危險：即，有一羣先進的工業國，其上層階級從亞洲與非洲取得很大的貢物，他們就以這些貢物養很多的忠順的服務職員和僕役，這一些人，不再從事農業的和工業品的大量生產，而是從事於新金融貴族統制下的個人的服役或次要的工業勞動。那些認這樣的一個理論（他應該說：前途）為不值得考慮的人，請他們研究在今天已達到這種地步的英國南部的那些地區底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吧。如果中國在經濟上被同樣的一羣金融家、投資家以及他們政治的、和工商業的職員所監督，他們從世界所知的最大的富源，榨取利潤，而消費之於歐洲，那末，上述的那種制度，就會大為擴大；——請他們對此也思索一下吧。事態是太複雜了，世界各種力量作用是太難估計了，使這個——或任何別一個——對於未來的預測，不能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但現在統治着西歐帝國主義的那些勢力是朝這個方向進行，除非是有什麼東西反對或改變其方向，總要達到一些這樣的結局。」

社會的自由主義的霍伯森，不能看到能起這種『反對作用』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只有出之於社會革命底形態。但他是一個社會的自由主義呵！可是，早在一九〇二年，他對於『歐洲聯邦』（是為考茨基派的託洛茨基而說的！）底意義，已有卓越的認識。現在各國的虛偽的考茨基派所粉飾的一切，即，機會主義者（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協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所幹的，正是要在亞洲和非洲的肩上一個帝

國主義的歐洲；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階級底一部分與工人階級底一定階層，而帝國主義的從超利潤拿出一部分來收買他們，他們就變成資本主義底看門狗與工人運動底破壞者；——霍伯森對於這些事實，在那時也已看得很清楚了。

現在在工人運動上得勝（會長久的嗎？）的機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其間有最深的聯繫，經濟的聯繫；我們對於此點，在論文中和在我們黨底決議案中，已再三指出。從這個事實，我們就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即，與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分裂是不能避免的。我們的考茨基派，對於這個問題，却採取迴避的態度！例如，馬爾託夫在組織委員會國外書記局底新聞（一九一六年四月十日第四期）所登載的論說中，是這樣詭辯的：

「……工人之中，那些在智的發展上極接近於「知識分子」的，與那些比較熟練的一羣工人，他們如果不幸地離開了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而趨向於機會主義[※]那末，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定然陷於黯淡的甚至於絕望。」

用『不幸地』這幾個無謂的字眼與一些『戲法』，就把某羣工人是已經跑到機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去了的這個事實逃避了！而組織委員會派的詭辯也只是想逃避這個事實。他們粉飾於考茨基派的希費丁以及許多其他的人物現

※ 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委員會『新聞』（一九一六年四月十日第四期）上所發表的關於沒有署名的『從俄國的來信』。

在所誇示的『官式的樂觀主義』：客觀的條件保證無產階級底統一與革命趨勢底勝利。我們對於無產階級底將來，是『樂觀主義者』呵！

但是，在事實本身的實質上，這些考茨基派——希費丁、組織委員會派、馬爾託夫派——都是對於機會主義的樂觀主義者！

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底兒子，是世界資本主義底兒子，而不只是歐洲資本主義底兒子，不只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底兒子。在世界規模上，先五十年或後五十年——從世界規模之立場看來，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無產階級』當然『會成爲』統一的，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在無產階級中將『不能避免地』得到勝利。可是，考茨基派的先生們，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諸位先生現在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度中阿諛機會主義者，而這些機會主義者是無產階級之階級以外的人，是資產階級底奴僕、代理人、工具，工人運動除非是把他們驅除掉，否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你們之主張與機會主義者——勒金納（Legien）、大衛（David）、普列哈諾夫、斯克亨凱里（Chkhenkelis）和普特索夫（Potresov）等等——保持『一致』，在客觀上，是保護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之奴役工人，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是藉它在工人運動中的最好的代理人（指機會主義者——譯者註）之助力而把工人奴隸化的。在世界規模上，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底勝利，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但是，在向你們作戰而且將繼續向你們作戰的，是把你們打倒下去的勝利。

現代工人運動中有兩個傾向——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兩個黨派——於一九一四年至一六年在世界各處都分裂得極明顯。馬克思和恩格斯跟蹤着在英國的這兩種傾向，歷數十年，大約從一八五八年到一八九二年。

不論是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沒有活到看見世界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的時代——它是在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才開始的。但英國就是在十九世紀底中葉，也已出現了帝國主義底重大的特徵。至少有兩個特徵：（一）龐大的殖民地，與（二）獨佔利潤（因它在世界市場中處於獨佔的地位）；這是英國底一個特色。在這兩方面，英國在當時是資本主義國當中的一個例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這個例外時，很明確指出它與機會主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暫時的）勝利之間的聯繫。

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致馬克思的信中，寫道：

「……英國無產階級日益資產階級化，所以，這個在一切民族中最資產階級的民族，顯然是抱着這樣的一個最後目的，它在有了一個資產階級之外，也要有一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與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這一個民族剝削全世界，對於這個民族，那樣的目的，在一定限度內，當然是有理的。」

恩格斯在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寫給左爾格的一封信中，告訴他說，哈爾斯（Hales）在國際工人協會底委員會上引起一個大爭論，並使委員會通過譴責馬克思不該說「英國工人領袖已被人收買」。馬克思在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寫

信給左爾格，寫道：

『至於這裏的（倫敦）城市工人，可惜整批領袖沒有跑進議會。這是把這些無賴之徒全部掃除出去的最可靠的方法。』

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及『那些最壞的英國職工會，這些職工會聽任被收買的人，或至少是資產階級所僱傭的人，當其領導者』。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寫道：

『你問我，英國工人對於殖民政策的見解如何？他們對於殖民政策的見解，與他們對於一般政治的見解，是一樣的。這裏沒有工黨，只有保守黨與自由主義急進黨，而工人欣然分享英國獨佔世界市場與獨佔殖民地之盛餐。』

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說道：

『（在英國）這裏最可憎的事情，是那深入工人血肉之資產階級的『體面』……連湯曼——我認他為他們當中的最傑出的人物，也喜說他將與市長一同吃飯。如果我們將這種情形與法國人相比較，就可知道革命究竟有什麼用了。』

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寫的信中：

『但（英國工人階級底）運動是暗下在進行着，它獲得了日益廣大的各層工人，而且大部分恰是向來停滯的最下層的羣衆。有一天，這些羣衆會驟然自覺其力量

，而且恍然於此的，是這巨大的自己推進的羣衆；——
這個日子離現在並不很遠了。」

一八九一年三月四日寫的信：

『已瓦解的造船職工會底失敗；它是碩果僅存的（舊式的）、保守的職工會，是富有的，所以是怯懦的。』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在紐喀斯爾（Newcastle）職工會大會上，反對八小時工作制的老職工會主義者，被打倒了，『資產階級的報紙承認資產階級的工黨之失敗』（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恩格斯數十年來屢屢在書信中說及的這些思想，他也在刊物上公開發表，他爲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一八九二年第二

* 列舉引證以下馬克思恩格斯的信：（一）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發表於『馬恩書信集』第二卷二八九——二九一頁；（二）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發表於『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柏克爾諸人致左爾格書信集』六三——七三頁；（三）一八七四年四月四日馬克思致左爾格的信發表於『柏克爾、狄慈根諸人致左爾格書信集』一五〇——一五三頁；（四）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馬恩通信發表於『馬恩書信集』第四卷四三二——四三三頁；（五）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發表於考茨基的『社會主義與殖民政策』一九〇七年柏林版七九——八〇頁；（六）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七日恩格斯致左爾格的書信發表於『致左爾格書信集』的回憶三五六——三五九頁；（七）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九日恩格斯致左爾格的書信發表於『致左爾格書信集』三七〇——三七四頁；（八）一八九一年三月四日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發表於『致左爾格書信集』四〇〇——四〇二頁；（九）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發表於『致左爾格書信集』四一二——四一三頁。

版寫的序言，就可證明。在這篇序言中，他說到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說到了與『工人底廣大羣衆』相反的『工人底少數特權者』。英國在一八四八年至六八年的特權地位，工人階級只有『極小的、特權的、受保護的少數人』、『永續地得到利益』，『他們的絕大多數人最多只是得到暫時的改善』。『（英國底工業的）獨佔一旦崩潰，英國工人階級就將喪失那種特權的地位』。『新職工會主義者』，即非熟練工人底職工會底會員，『有這樣的一個無量的長處，即是，他們底心是處女地，完全沒有傳統的、可敬的』、資產階級的偏見，而那些佔好地位的、『舊的、職工會主義者底頭腦，却被這些偏見所束縛……』。『（在英國中）所謂工人代表者是這樣的人物，他們願意在他們的自由主義底海洋中把工人性質淹掉，因此，人家對於他之隸屬於工人階級這一層是加以寬恕……』。

我們有意很詳細徵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直接的話，以便讀者能把所徵引的許多話當作整個來研究。它們是必須研究的，它們是值得加以仔細思索的。因為它們是工人運動——工人運動是受帝國主義時代底客觀條件所限定的——中的策略底樞軸。

在這裏，考茨基曾企圖『把問題弄模糊』，並企圖以與機會主義者協調的感情的精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公然的、幼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們（如林卡），說德國加入戰爭，是爲要破壞英國底獨佔地位，所以是正當的；考茨基反對他們這種意見，以別一個同等明顯的謊話來『糾正』這個明顯的

說話。他不用譏嘲的說話，而用甘美的說話！他說：英國底工業的獨佔地位早已崩壞，已沒有剩下什麼東西可破壞了。

爲什麼這個議論是謬誤的呢？

因爲，第一，把英國底殖民地的獨佔忽視了。可是，如我們在前面所見到的，恩格斯於一八八二年，即三十四年以前，早就很清楚地指出這一點了！英國底工業的獨佔雖已破壞了，其殖民地的獨佔還繼續存在，但已變成極度強調的，因爲全世界已被瓜分了！考茨基由這個甘美的說話，而偷偷輸入了『沒有什麼東西可爭』這個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庸俗的思想。恰恰相反，不只資本家現在有東西要爭，而是如果他們要維持資本主義就不能不戰爭，因爲沒有用武力來重新分配殖民地，新的帝國主義國就不能獲得較老的（與力量較差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享有的特權。

第二，爲什麼英國底獨佔地位說明了在英國的機會主義底（暫時的）勝利呢？因爲獨佔生產超額利潤，即，全世界的常態的和慣常的資本家的利潤以上的剩餘利潤。資本家能夠把這些超額利潤底一部分（而且不是很小的部分！）來收買他們自己的工人，建立某一國底工人與他們的資本家之間的一種同盟（記住衛布夫婦所描寫的英國職工會與他們的僱主之有名的『同盟』）以反對其他的諸國。英國底工業的獨佔，於十九世紀末，已不存在。這是無可爭辯的。但，這是怎樣破壞的呢？是不是破壞得一切的獨佔都消滅的呢？

如若一切的獨佔都消滅，那末，考茨基底（與機會主義者）妥協的『理論』，是有幾分理由的。但事實上並不是這

樣。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每一個卡特爾、託拉斯、新迪加，每一個大銀行，都是獨佔。超額利潤並沒有消滅；超額利潤依然存在。一切其他國度被一個特權的金融上富有的國家所剝削，依然存續，而且是更酷烈。幾個富國——如果我們是指獨立的、真實大的、【近代的】富國，那就有四個：英、法、美和德國——已把獨佔擴張到極大，所得到的超額利潤，達數百萬，如果不是數十百萬，它們騎在別國千千萬萬人民的背上，為瓜分特別富、特別肥和特容易的贓物而互相爭鬥。

這實在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本質。考茨基並不是把這個最深刻的矛盾暴露出來，而反是把它掩蓋起來。

帝國主義的強國底資產階級，每年用幾萬萬法郎，就能夠在經濟上收買其工人底上層分子。至於這些少的賄賂品，在工人關員、『工人議員』（記住恩格斯對於這個名稱的絕佳的解剖）、戰時產業委員會中的工人委員、工人官吏、狹隘的職業部門的職工會會員、職員等等之間怎樣分配，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六八年之間，英國單獨享有獨佔，在這個時期以後，於某種程度內，還是如此。機會主義能夠在英國佔勝利數十年，其理由就在於此。在那時，再沒有別國享有極豐富的殖民地或工業獨佔。

十九世紀底最後的三分之一，其特色就是過渡到新的帝國主義的時代。享有獨佔的，不是一個強國底金融資本，而是幾個——雖然為數不多——強國底金融資本（在日本與俄

國，武力底獨佔，廣大的領土，或搶掠中國等弱小民族的特別便利，一部分是補充着現代最新式的金融資本底獨佔，一部分是代替了金融資本底獨佔）。這個差別，就說明了英國底獨佔地位爲什麼能歷數十年而確立不動。現代金融資本底獨佔，受狂暴的攻擊；帝國主義戰爭底時代已經開始。從前，一國的工人階級，能夠被收買而使其墮落歷數十年。現在呢，這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未必有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每一個帝國主義強國，都能夠——而且實際也這樣做——收買（比較英國在一八四八至六〇年時）較小的工人階層——（工人貴族）。從前，只能夠在一國中組成一個『資產階級的工黨』（借用恩格斯底極深刻的語句），因爲只有它享有獨佔地位，但能夠維持得很長久。現在，在一切的帝國主義國中，資產階級的工黨是不能避免的與典型的；但它們既爲瓜分贓物而鬥爭得很劇烈，這樣的政黨在許多國度中是不會佔優勢得長久的。因爲託拉斯、金融寡頭政治、高昂物價等等，雖容許收買工人階級底極少數的上層分子，但對於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的羣衆之壓迫和磨難却日甚一日。

在一方面，資產階級與機會主義者之傾向，是要把極少數很富的特權民族轉變成爲生長在其他人類底身上的『永生的』寄生物，『安於』對黑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民族之剝削，而藉現代軍國主義所供給的優良的破壞技術以鎮壓他們。在另一方面，被壓迫得日甚一日的羣衆，他們擔負着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切苦痛；他們之傾向是要擺脫這個重轡。

資產階級推翻，今後的工人運動底歷史，將不可避免地在這兩個傾向之間的鬥爭中發展着。因為第一種傾向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據』於經濟。在一切國度中，資產階級已經產生了、撫養了並利用了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底『資產階級的工黨』。有確定組織的黨，例如意大利的俾索拉蒂（Bissolati）底黨，激頭激尾社會帝國主義的與半組織的黨，普特勒索夫、格符茲德夫（Govzdev）布爾金（Bulkins）、切黑依德茲、斯科伯勒夫和組織委員會派這一派人，差不多是一個政黨；——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事情是，工人貴族這一個階層，在經濟上背棄工人階級而俯就資產階級，其時期已經成熟，而且已是一個既成的事實；而這個經濟的事實，諸階級間的關係之這種變動，不用任何特別的『勞動』，就將以某種形態在政治上表現出來。

在所說的經濟基礎上，現代資本主義底政治制度——新聞雜誌、國會、職工會、大會等等——已造出了政治的特權與賄賂品，給予慇懃的、溫順的、改良主義的和愛國主義的公司職員和工人；這些是與經濟的特權與賄賂品相應的。在內閣或在戰時產業委員會中的、在國會或在各種委員會中的、在『尊貴的』合法出版的報紙或在同等尊貴的和『遵守資產階級法律的』職工會底管理委員會中的、收入豐厚的優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就用這些餌來吸引和報酬『資產階級的工黨』底代表者和追隨者。

政治的民主主義底機構，也是照同樣方向而運行。在我們的時代，沒有選舉，沒有羣衆，不論什麼事就都做不成。

而在這個印刷品與國會主義底時代，如果沒有一個分佈廣泛的、組織嚴密的、設備完全的制度來進行諂媚、說謊、欺詐，以時髦口號瞞騙羣衆，對右的或左的工人答應給他們改良和利益只要他們於棄推翻資產階級之革命鬥爭，——如果沒有這一套，就不可能得到羣衆之信從。這一套，我稱之爲勞合喬治主義。勞合喬治是英國的首相，他是『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底典型國中的這種制度底最進步的和最熟練的一位代表者。他是資產階級的第一流的事務家，是一個狡猾的政治家，是一個受人歡迎的演說家，工人聽衆要聽什麼，他就演講什麼，連革命的演說他也講得來。而且他能夠拿很大的賄賂品，即社會改良（保險等等），給予馴服的工人。勞合喬治爲資產階級効勞得很不錯，而他恰恰是在工人當中爲資產階級効勞，恰恰是把資產階級的勢力帶到無產階級那裏去，帶到那最需要而又最困難在道德上征服羣衆的那個地方去。

在勞合喬治與謝德曼、勒金納、韓德森、海特孟、普列哈諾夫、魯諾特爾和組織委員會，這一派之間，有沒有重大的差別呢？有人可以提出異議，說在謝德曼這一派人中，有一些會重新返到馬克思底革命的社會主義來。這事，是可能的，但如果從其政治的立場，即從羣衆立場來看這個問題，

※ 我最近在一份英國雜誌上，讀到了勞合喬治底政敵保守黨人所寫的一篇論文，題目是『從一個保守黨人的立場來看的勞合喬治』。戰爭把這位政敵底眼睛掙開來了，使他認識到這個勞合喬治是資產階級底一個何等卓越的奴僕！保守黨已與他和解了！

這只是程度上的些微不同。現在的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底領袖，其中有某幾個人會復回於無產階級。但社會狹隘愛國主義的或（同樣的東西）機會主義的傾向，並不會消滅，也不會復回到革命的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受工人歡迎的地方，這個政治的傾向，這個『資產階級的工黨』，還是掛着馬克思的招牌。我們不能禁止它幹這勾當，正如一個商業公司能夠使用任何特定的商標、招牌或廣告，而不受禁止一樣。在歷史中常有這樣的事情，即被壓迫羣衆所尊崇的革命領袖，當他們逝世之後，他們的敵人就企圖爭佔他們底名字，以欺騙被壓迫階級。

在事實上，『資產階級的工黨』，這一個政治現象，在一切先進資本主義國中，都早已形成；除非是對於這些政黨——或集團、傾向等等，都是一樣——進行全面的堅決無情的鬥爭，那末，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都是不成問題的。在俄國的切黑依德茲派，『我們的事業』，『勞動之聲』[※]和國外的組織委員會派，都不過是這樣的政黨底變種。絲毫沒有理由可以想像在社會革命以前這些政黨會消滅。恰恰相反，社會革命越接近，社會革命的浪潮越高漲，社會革命的進行中的推移和跳躍越急驟越猛烈，那末，革命羣衆的潮流對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潮流之鬥爭，在工人運動上的作用，也就越大。考

※ 『勞動之聲』是少數派的報紙，在『我們之聲』停刊之後，就原有的工作人員，在一九一六年出版於薩馬爾。這個報紙一共僅出四期。

茨基主義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潮流，因為它不論是在羣衆上，或是在已經投降資產階級的那個特權階層上，都沒有根據地。但考茨基主義底危險，是在於它利用過去底思想，企圖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工黨』相調和，要無產階級與那個政黨保持統一，因而增高那個政黨底聲譽。羣衆已不再跟從那公然的、社會的、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底領導：勞合喬治在英國工人集會上已被人吓下來了；海特曼辭去黨中的職位；勒波潔列與謝德曼，普特勒索夫與格符茲德夫，受警察之保護。考茨基派之在暗地裏保護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是更危險得多。

考茨基派底最常用的詭辯之一，就是以羣衆爲護符。他們說：我們並不願與羣衆和羣衆團體決絕！但只要想一想恩格斯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在十九世紀，英國職工會底羣衆團體，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工黨這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因此而與它調和，而是暴露它的真面目。他們沒有忘記，第一，職工會直接包含無產階級底少數人。在那時，英國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只佔無產階級全體底五分之一；現在的德國，情形也是這樣。我們不能認真的想在資本主義之下有把無產階級底大多數組織起來之可能。第二，——而這是主要之點——主要問題不是組織底大小，而是其政策底真正的、客觀的意義；這個政策是不是代表羣衆，是不是爲羣衆服務，這即是說，它底目的是在於使羣衆解脫資本主義底壓迫呢，還是代表少數者底利益，代表少數者與資本主義調和之利益呢？在十九世紀的英國，與現在的德國和別國，職工會底政

策就是代表少數者與資本主義調和之利益。

恩格斯區別舊職工會底『資產階級的工黨』，即特權的少數者，與『最下層的羣衆』，即真正的多數者；而他訴諸最下層的羣衆，他們沒有染着『資產階級的體面』，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底本質！

我們不能——任何別人也不能——算定無產階級那一部分是跟從着和將跟從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只有鬥爭才將此顯示出來，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給予明確的決定。但我們確切知道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祖國保護者』只是代表少數人。所以，如果我還想做社會主義者，那末，我們底責任，就是更深入到下層去，到真正的羣衆之間去。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其全部的意義與全部的內容，就在於此。暴露出機會主義者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實在是背叛了並出賣了羣衆底利益，暴露出他們是保護工人少數者底暫時的利益，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與影響底傳播者，暴露出他們實在是資產階級底同盟者和代理人，——我們把這個事實暴露出來，就是教育羣衆，使他們認識自己的真正的政治利益，而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和平底長久的苦痛的變遷中，自始至終，都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爲革命而爭鬥。

世界工人運動中，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就是：對羣衆說明與機會主義分裂之不可避免和必然；對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以教他們革命；利用戰爭底經驗，以暴露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底一切無恥行爲，而並不是要把它掩蔽起來。

在下一篇論文中，我們將對這個路線與考茨基主義相區別的主要特色，作一個概括的論述。

一九一六年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〇一一—三一三頁）

柯伯年譯

我們黨的科學的正確名稱

現在來講最後一個問題，來講吾黨底名稱。我們應該像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自稱為共產黨。

我們應該重複地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這個宣言兩個主要點上已為社會民主黨所曲解、所叛賣，這兩個主要點即是：（一）工人無祖國：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護祖國」即是叛賣社會主義；（二）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已為「第二國際」所曲解。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講來是不對的，這一點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上已屢次指出，而且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更通俗地重複過[※]，人類從資本主

[※] 馬克思以為「社會民主」這個名稱對於工黨是不適宜的，這種「科學的根據」會由恩格斯加以「通俗的重複」，這一點見一八九四年恩格斯替自己的一八七〇年論文集（從「人民國家」中來談國際問題）所做的序文。

他「在當時」（一八九〇年代）容忍社會民主工黨的名稱（他說：這個名稱「也許可以過得去」），可是特別指出，這一個名稱，「對於經濟綱領不光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綱領而簡直是共產主義綱領的政黨，對於最後的政治目的是在消滅整個國家，因而也在消滅民主制的政黨還是不確切的（不適宜的）」（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編輯部）。（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四章第六節內，引了恩格斯底幾句話，並加以詳細說明）。

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說，生產手段公有，按照各人工作而分配生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則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這是我們的一個理由。

第二，吾黨名稱（社會民主黨）底第二部分，在科學上看來也是不對的。民主制是一種國家形式。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國家的。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底普列哈諾夫、考茨基這般先生和諸如此類的人，俗化了和曲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不同之點，即在馬克思主義承認，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必需要有國家，但是所需要的並不是像尋常的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共和國那樣的國家（和考茨基等不同之點即在於此），而是像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評」內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按其經濟綱領是共產主義的，而按其政治目的是超過民主制的，——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使一切國家隨階級之消滅而衰亡。列寧認為這段批評就是「社會民主」這個名稱不適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科學根據」。「哥達綱領批評」是馬克思為批評一八七五年哥達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而作的；在這次大會上發生了拉薩爾派與馬克思派（「愛森拿赫派」）之合併。德國馬克思派在這次大會所通過的綱領內，不顧馬克思底批評，對拉薩爾派作了許多的讓步，而這次讓步都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可調和的，例如其中關於國家的一條，關於經過工人生產組合，得到「自由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底借款，即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條，以及其他各條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和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工人代表蘇維埃那樣的國家。

我們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的實際生活，革命，已在事實上在俄國創造了這個新的「國家」（雖然它現在還處在軟弱的、萌芽的形式中）這種國家已不是原來意思上的那種國家了。

這已經是羣衆實際行動的問題，而不只是領袖們的理論了。

國家，在原來的意思上講來，是脫離民衆的武裝隊伍對於羣衆的指揮機關。

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也是個國家，因為我們需要武裝隊伍，需要最嚴肅的秩序，需要用暴力無情地鎮壓君主制的和古契可夫資產階級的一切反革命企圖。

但是，我們的正在產生的新國家，已不是原來意思上的那種國家，因為在俄國許多地方，武裝隊伍正是羣衆自己，正是全體民衆，而不是駕於羣衆之上、脫離羣衆、擁有特權、實際上永不更換的人。

不要往後看，而要向前望；不要注視普通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用舊的、君主制的管理機關，警察、軍隊、官吏等等，鞏固了資產階級底統治。

要向前注視正在產生的新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已經不成其爲民主制了，因為民主制就是民衆底統治，而武裝的民衆自己是不能統治自己的。

民主這兩個字，應用之於共產黨，非但在科學上不對，並且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它像眼罩一樣，罩在民衆底眼

上，阻礙他們自由地、勇敢地和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代表以及其代表的蘇維埃，這是在「國家」內的唯一政權，這是任何國家底「衰亡」之先聲。

我們的第四個理由是：要顧到全世界社會主義底客觀情形。

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自覺的容忍了這個不正確的、機會主義底名詞：「社會民主」，但現在的情形，已經不像那時了。因為那時，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歷史提在議事日程上的，就是：慢慢進行組織和教育的工作。再沒有其它工作了。無政府主義者，不但在理論上，並且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錯誤的（現在還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曾不正確的估計時局，不懂得世界形勢：英國工人已被帝國主義利潤所惡化，「巴黎公社」遭了失敗，德國資產階級民族運動剛得勝利（一八七一年）* 半農奴制的俄國正睡在數百年的深夢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正確地估計時局，了解國際時勢，了解慢慢進到社會革命開始的任務。

我們也將了解新時代的任務和特點，我們不將效法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關於這些人這樣說過：「我散播了龍種，而收獲給我的，却是蚤子。」

* 這裏是指謀德意志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這次運動底結果是把德意志統一為立憲君主國，而以德意志皇帝及德意志國會為最高元首。這次統一是以普魯士為盟主，由普魯士政府自上而下地完成的。普魯士王成了德意志皇帝，而帝國內閣元首就是俾斯麥。

已變成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底客觀必然性，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戰爭已使全人類瀕於懸崖，已使全部文化受毀滅的危險，已使無數百萬人們立將處於野蠻和衰亡底境地。

除無產階級革命外，沒有別的出路。

當這個革命正在開始的時候，當這個革命正在畏縮地、不堅決地、不自覺地、以過於信任資產階級的態度進行其第一步驟的時候，——這時候，大多數（這是實話，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的」首領，「社會民主黨的」議員，「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要知道正是影響羣衆的機關報），都叛變了社會主義，出賣了社會主義，轉到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去了。

羣衆已驚惶失措，莫明其妙，爲這些領袖所欺騙。

「社會民主」這個名稱，已如「第二國際」一樣腐朽；倘然我們還是沿用這個老的陳腐的名稱，那末我們就是鼓勵和幫助這種欺騙！

讓「許多」工人去誠懇地領會社會民主黨吧。現在應該學習怎樣區別主觀的和客觀的情形。

主觀上，這些工人社會民主黨員，是無產階級羣衆最忠實的領袖。

可是世界客觀形勢已是這樣，即吾黨底舊名稱，使人容易於欺騙羣衆，妨礙運動前進；因爲在每一個步驟上，在每個報紙上，在每個國會黨團內，羣衆都看到領袖，即看到那些言論最漂亮、行動最顯著的人們，——那些人都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都贊成和社會主義叛徒、社會國家主義者

「統一」，他們都要求償付「社會民主黨」所發的舊支票。

但反對理由是什麼呢？……「會把我們與無政府派共產主義者混雜起來」……。

我們爲什麼不怕和「社會民主黨人」及「社會自由黨人」和急進社會黨人，這個法蘭西共和國內資產階級欺騙羣衆上講來最先進最狡猾的資產階級政黨……相混雜呢？他們這樣回答道：「羣衆已經習慣了，工人們「愛上了」自己的社會民主黨……。」

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革命底將來任務、全世界社會主義底客觀狀況，「第二國際」可恥的破產、包圍無產者的那些「也是社會民主黨人」之狗黨對於實際事業的破壞，都置之不顧。

這是墨守舊規的理由，大夢未醒的理由，冥頑不靈的理由。

而我們要改造世界。我們要結束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捲入這次戰爭的有數萬萬人，數千萬萬資本底利益都糾纏在這次戰爭裏；這次戰爭，如沒有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則不能以真正民主的議和來結束。

而我們自己却害怕自己。我們還穿着「穿慣的」、「可愛的」、醜醜的襯衫。……

現在正應拋棄醜醜的襯衫，穿起潔白的襯衣來。

馬克思論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一信的摘要披露於新時代[●]（第二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上，那封信裏却有下面一般出色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無論是發見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見各階級間之鬥爭的功勞，都是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老早就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的各項：（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所特有的一定的歷史上的鬥爭相聯繫着的（historische Entwicklungs-Kämpfe der Produktion）；（二）階級鬥爭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

在這段話裏面，馬克思極鮮明地表示了：第一，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有重要的根本的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 ——『新時代』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

——編輯部註

一般入常常說馬克思學說中之要點便是階級鬥爭，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從這個錯誤中往往就發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改造馬克思主義，使之為資產階級所能接受。因為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創造，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能創造的。一般地說來，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僅僅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許是未脫離資產階級之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政策之圈套。以階級鬥爭的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裁切了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當歐洲底歷史使工人階級實際上去解決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變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毫不足怪的。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本小冊子，出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此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他這本小冊子便是小資產者之曲解馬克思主義和口頭上虛偽地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完全背棄它的一個榜樣（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爲主要代表的現在的機會主義，完全站在以上馬克思所說明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爲這個機會主義承認階級鬥爭底範圍只以資產階級關係的範圍爲限，（而在這個範圍以內，無論那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恰沒有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此鬥爭具有空前尖銳的形式的一個時期。所以，這個時期底國家，必然應爲新的民主的（代表無產階級和一般貧民的）國家和新的專政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

再則，只有那些能夠了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任何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分割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整個的歷史時代所必需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之實質。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非常複雜，可是它們的本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歸根結底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自然不免有極豐富而極複雜的政治形式，可是它們的本質，也必定只有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三九一——三三九三頁）

馬克思主義與武裝起義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
會書（書於民治會議時期）——

「社會主義」的黨派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最可惡的、而且最流行的方式之一，便是一種機會主義者的謊語，說準備武裝起義，是「勃朗基主義」。

機會主義派的首領伯因斯坦以誣馬克思主義為「勃朗基主義」而獲得了可恥的大名；現在高呼「勃朗基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也沒有一人能替伯因斯坦的枯燥的觀念，添上多少新的內容。

他們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把武裝起義當做藝術看待，所以輕視他們是勃朗基主義者——天下有比這個更可恥的抹煞真理的事麼？馬克思認為武裝起義是「藝術」，他早已自己非常精確而肯定地解釋過了：他說我們必須將武裝起義看做藝術一樣，我們必須獲得第一次勝利，以後，利用敵人的秩序紊亂，從一個勝利，轉入另一個勝利，一刻不停地向敵進攻。

如果要使武裝起義獲得完全勝利，那末，決不可以靠着一種祕密的結合，或是一個政黨，而必須依靠在一個先進的

階級之上。這是第一點。武裝起義必須依靠着全體民衆革命力量之高漲，這是第二點。武裝起義必須在革命高漲到極頂的轉變時期，爆發起來，這就是說，必須在民衆的先鋒隊底活動力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時候，也就是說當敵人中間和那種軟弱猶疑的革命的友軍中間，發生最厲害的動搖的那個時候，武裝起義可以爆發起來。這是第三點。根據這三個條件，馬克思主義對於武裝起義問題的立場，和勃朗基主義，大不相同。

但是如果當這些條件具備時，而還不把武裝起義當作一種藝術看，那末，這便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革命。

爲什麼現在這個時候，剛是許多客觀事實，逼迫我黨承認武裝起義是目下的切身的任務，而又把武裝起義看作一種藝術，爲要證明這點起見，我們最好是來應用一種比較的方法，把七月三、四日那幾天情形來與九月末時的情形比較一下。

對於七月三、四日的那幾天，我們很正當地可以這樣推論：在那時奪取政權，比較很是正確，因爲即使我們不奪取政權，我們的敵人，也要誣譏我們造反謀亂，以對付叛徒的方法，對付我們。但是，那時我們不能夠從這個推論當中，得出必須奪取政權的結論，須知武裝起義勝利底客觀條件，那時還沒有具備，

一，當時在我們這方面，還沒有可作革命的先鋒隊的那個階級。

當時我們在兩個首都的工人和兵士裏還沒有獲得多數，

而現在我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內部，已經有了這樣的多數了，這個多數，只是七、八兩月的事件，「鎮壓」布爾塞維克事件和康尼洛夫的叛變底經驗所造成的。

二，當時還沒有全體民衆的革命高潮，而現在康尼洛夫事變之後，這是已經有的了。各省所發生的事件，和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之奪取政權，都把這事證實了。

三，在那時候，我們的敵人隊伍中間和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還沒有那種普遍的政治的『動搖』，現在那種動搖，已經達到極頂了！我們的主要敵人——協約國的和世界的帝國主義（協約國是世界帝國主義之主腦）——現在正搖擺於求得最後勝利的戰爭與反對俄國的局部和平二者之間。我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呢，他們已經很明顯地丟去了多數的民衆，他們已經在那裏極厲害地動搖了。我們拒絕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

四，因此，如果在七月三、四兩日，發生武裝起義，那便是一個錯誤，因為那時，我們在體力上、政治上都是不能保持我們的政權的。在體力上所以不能保持政權，是因為那時彼得格勒雖然暫時落在我們的掌握中，可是，我們的工人和兵士，不會因奪取彼得格勒而甘心情願地奮鬥，而犧牲生命；當時他們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憤激，他們當時對於克倫斯基以及蔡萊台里、邱爾諾夫等的怨恨憤怒，還沒像現在這樣沸騰，當時在克倫斯基政府（藉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之助）殘酷地壓迫布爾塞維克的情形之下，我們還沒有飽經鍛鍊的工作人才。

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七月三、四日那個時候，也不能夠保持政權，因為在康尼洛夫的叛變以前，政府的軍隊和各省的力量，能夠而且已經開始向彼得格勒進取。

現在的形勢，就完全不同了。

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革命先鋒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羣衆，已經有了能夠領導羣衆的先鋒隊的大多數羣衆。

現在我們這方面已經有了大多數民衆；因為邱爾諾夫底離職，是許多憑證中最顯明的最清楚的一個，他證明農民從社會革命黨的同盟的那方面，不能得到土地；（即使從社會革命本身方面，農民也是得不到土地的），可是革命的全民性質的要點，就在這上面。

現在我們的黨，處於優越的地位，有全部帝國主義和整個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同盟極端動搖的狀況之下，我們底黨，能夠堅決地知道自己的道路。

我們穩當地可得到勝利，因為民衆差不多近於絕望的地步，我們給全體民衆指示出『康尼洛夫事變時』我們領導的意義，這次事變以後，我們向同盟派，提議妥協，可是他們終於繼續不斷地躊躇動搖，而拒絕我們的提議。到了現在，唯有我們，給全體民衆指示出正確出路。

我們如果現在還以為我們的妥協的提議，『尚未』被拒，以為『民治會議』還可以接受這個提議，那末，這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提議，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的，不是這樣，便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提出這個提議。但是其

他這些政黨，已經拒絕了這個提議。所謂民治會議，僅僅是一個會議而已，實際上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民治會議裏面，並沒有大多數革命民衆的代表，並沒有憤激的最窮苦的農民的代表，他是一個少數人民的會議。我們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如果我們以對付國會的態度，來對付這個民治會議，那末，我們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便陷於極無希望的國會的狂疾之中了，因為民治會議，即使宣佈自己為國會，即使宣佈自己為革命的最高國會，他也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最高的決議權，不是靠着民治會議，而是靠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域。

所以武裝起義勝利的客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我們可以有許多地位上的優勢，只要我們在暴動中獲得勝利，消滅那種摧殘民衆的動搖，消滅這個世界上最壞的東西（指動搖）；只要我們在武裝起義中，獲得勝利，破壞不利於革命的局部和平的詭計，而公開建議更完美、更公正的而且有利於我們革命的和平。

最後，唯有我們的黨，獲得勝利以後，才能救出彼得格勒。因為如果我們和平的提議，被敵人所拒絕，如果我們連休戰都不能得到，那末我們就會變成「保衛派」，我們就會領導主戰的黨派，那時我們就會變成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將採取真正革命的方法，來進行這個戰爭。我們將要奪取資本家所有的一切麵包和鞋子，我們只給他們（資本家）以小塊的麵包，我們只給他們木屐草履，我們將把所有的麵包和未鞋履，都拿去送到前線上去。

我們在那時能夠固守彼得格勒。

我們在現時還依然擁有極豐富的、可以供給真正革命戰爭用的物質上和文化上的財源，我們有九成的把握，相信德國至少會同意與我們停戰。須知在目下，能夠達到停戰這一步，就無異於戰勝了『全世界』。

我們為挽救革命起見，為挽救國家脫出雙方同盟國的帝國主義者底『局部』瓜分起見，我們深信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武裝起義，是絕對的必要。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必須在民治會議上，使我們底策略適應於正在起來的武裝起義底條件；第二，我們必須證明，我們之接收馬克思的『必須把武裝起義當作一種藝術』的教訓，並不是僅僅在口頭上。

在民治會議中，我們必需立即鞏固我們的布爾塞維克黨團，我們不要計較數量，我們亦不要怕動搖分子跑到動搖分子的營壘中去；他們處在『那邊』，比較處在這邊堅決的熱烈的戰士們的營壘中，更有利於革命。

我們必須做一篇簡短的布爾塞維克的宣言，在這篇宣言當中，我們要非常尖刻地指出冗長的演講，以及一般『演講』之不合時機，說明挽救革命的直接行動之必要，與資產階級完全脫離關係之絕對的必要；說明必須完全撤換現政府中的全部人員，必須與準備『局部』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破裂；最後，必須指出整個政權應該立刻轉入革命無產階級所引導的革命民主派手中（九月二十二日梁尚諾夫（Riasanov）曾經代表布爾塞維克派根據了這個意思，在民治會議中，發表了一次宣言）。

在這個宣言當中，我們必定要簡單，而且強有力地做出這個結論，以和我們政綱草案相呼應；給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以卑鄙齷齪手段得來的利潤，制止資本家任意破壞生產。

這個宣言，能夠愈簡單、愈銳利就愈妙。在這宣言中，還須指出下面的兩點，民衆因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派底動搖和躊躇，已經受盡了痛苦，而且達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必須堅決、果斷，和這兩個政黨破裂，因為他們背叛了革命。

我們在宣言中所必須提及的第二點：我們要立即提議沒有併吞的和平，要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實行斷絕關係，我們這樣立刻可以達到停戰，或是可以使全體革命的無產階級，轉過來保衛自己，並且在全體革命的民主派，在革命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進行真正公平而革命的戰爭。

我們讀了這個宣言以後，我們就要求不講廢話，不作空洞的決議案，而決定實際行動。以後我們就應該動員我們整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向各工廠，各兵營中去活動，那些地方，正是挽救革命的源泉，也是民治會議的推動者。

在那些地方，我們應該在許多熱烈奮激演講中，說明我們的政綱，並且提出這樣的問題，或是完全接收這個政綱，或實行武裝起義。折衷的路，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許可的。革命現在正在危急中呢。

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問題：『把我們的組織集中到工廠和兵營中去』，以後，我們就能夠很正確地估定武裝起義爆發的

時期。他們如果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來進行武裝起義，換言之，就是如果把武裝起義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末，我們應該在這時候，不失分秒地組織武裝起義隊伍底總參謀部，分配我們底力量，把我們可靠的軍隊集中到各個最重要的地點上去，包圍亞歷山大戲院（Alerazdrinka），佔領彼得派夫洛夫炮台（PetroPaylevka）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工作人員；派我們的敢死隊去進攻士官隊（Junker）和『野蠻的騎兵師』（這是康尼洛夫的哥薩克騎兵軍中之一師），不讓敵人衝到城市中心來；我們必須動員武裝的工人，號召他們作拚命的最後的決戰，同時就須立刻佔領中央電報局和電話局，把我們武裝起義者的總參謀部，設置在中央電話局裏，使之可以和所有的工廠，所有的軍營，以及所有的武裝起義鬥爭的地點等等，都用電話聯絡起來。

自然這些都不過舉其大概而已；這些不過說明在現在這個時期當中，如果不把武裝起義當作一種藝術來進行，那末，就是不忠於馬克思主義，就是不忠於革命！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三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五—一九九頁）

局外人的建議

我寫這幾行文字時，是在十月八號，要九號到彼得格勒同志的手中，恐怕是很難的。北方蘇維埃大會，在十月十號是要開的，所以我們的文字，儘有遲到的可能。但是無論怎樣，我希望，在彼得格勒及別處工人兵士將要動作而尚未動作的時候，把我局外人的建議提出。

全部政權，應該轉給蘇維埃，這已是毫無問題。至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或布爾塞維克的政權——因為現在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夠得到全世界被剝削的勞苦羣衆極大的同情與堅決的幫助（特別是在交戰國中，尤其是在俄國農民中），這點在每個布爾塞維克看來，都是絲毫沒有疑慮的，關於這些，大家都知道，這是久已證明過的真理，不值得多說。

我所要說的，是同志還不完全明瞭的問題：即，現在要使政權轉入蘇維埃手中，就要在實際上實行武裝起義，這好像是很明顯的，但是好些同志對於這點沒有用心想過，而且現在還不用心去想。現在如果忘掉武裝起義，那末等於忘掉布爾塞維主義最主要的口號（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等於忘掉整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

但是武裝起義，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受一定的

特殊規律的支配，我們對於這些規律，應該可以深思熟慮。關於這個道理，馬克思說得非常透澈明白。他說：『武裝起義和戰爭一樣，是種藝術。』

此種藝術的主要法則，馬克思提出以下幾項：

一，無論何時，不要以起義為兒戲，應該堅決的知道，一旦起義開始，就要做到盡頭（一不做，二不休）。

二，在千鈞一髮之際，一定要多集精銳於要塞，不然，組織較好、訓練較良的敵軍，便會把起義者消滅。

三，一旦起義開始，就要採取最堅決的行動，要馬上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守勢是武裝起義的死亡。』

四，應乘敵人之不備而襲擊之，在敵軍尚未集中之時，乘機猛進。

五，軍事上每天應有進展，雖小不妨（如在城市中則每點鐘應有進展）。無論如何，一定要鼓勵士氣。

馬克思用歷史上革命戰略的大家但頓的話，來綜結一切革命武裝起義的教訓：這便是『勇敢，勇敢，還要勇敢』。

如果把他應用到俄國，引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候，那末就是：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來進攻彼得格勒，一定要內外同時夾攻，工人從工人區域中打出來，外面要從芬蘭，從利佛爾（Revel）從克倫士坦特（Cronstadt）打進去；再加上全體艦隊之進攻，並集中大批精銳，來撲滅一萬五千到二萬（或多些）的『資產階級自衛軍』（哥薩克之一部）等等。

要善於運用我們三部主力：艦隊，工人，及軍隊。不管

犧牲幾多，一定要先佔據電話局，電報局，火車站與橋樑。

挑選最堅決的分子（如我們的敢死隊的青年工人，以及海軍兵士）組織小的隊伍，去佔據最扼要的地點，參加各處緊要的軍事行動。例如：要使艦隊、工人及軍隊聯合進攻，才使彼得格勒加以圍困，並截斷外援，以奪取城市——這個任務，需要藝術及三倍的勇敢。

要把最好的工人，組成小隊，帶着槍枝及炸彈，去圍攻敵人之「中心地」。（如士官學校、電報局、電話局及其他）。

我們的口號是：我們寧可死完，但不能放走敵人。如果決定起義，那末我們希望起義的指導者，能把但頓、馬克思兩人偉大的指示，好好的應用。俄國及全世界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就要取決於這兩三天的鬥爭中。

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八號

馬克思論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說：

『……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革命的轉變時期。同時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也是同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除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之外，便沒有任何別的国家。』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底分析，根據這個社會發展底事實，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的不調和性而獲得的。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為要得到自己的解放，他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建立起他自己革命的專政。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多少有些不同了：從發展到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如果不經過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只有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可是這個戰爭對於民主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是把二種概念並列地提出來：『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和『獲得民主』根據一切上面所說

的話，我們可以更正確地斷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民主制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資本主義社會最順利發展底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看見在民主共和國之下，有一個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但是這個民主制是常常受着資本主義剝削之狹窄的範圍所限制的，因此實際上它常常只是爲着少數人，爲着有產階級，爲着富有者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每每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概相像的：自由只是奴隸主底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之故，被貧乏和窮困壓榨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以致他們『不暇過問民主制』，『不暇過問政治』，在平常的和平的事變潮流中，大多數人民是被排除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的。

這種論斷之正確，證實得最爲明顯的，也許要算德國的實例了。正因爲在這個國家裏，立憲的合法性已經存在得很久，已經很穩固存在幾半世紀（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了。在這個時期當中，社會民主黨爲『利用合法性』而做的工作，比其他各國都多，爲把大批的工人組織成一個政黨所能做到的事，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那末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德國有政治覺悟和能有政治活動的僱傭奴隸之最大的比例有多少呢？一千五百萬僱傭奴隸中間，有一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而在這一千五百萬人當中，有三百萬人是組織在工會中的！

爲極多數人所有的民主制，爲富有者所有的民主制，——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底民主制。若是更接近地來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在選舉權的「小事」（似乎是小事）當中（居住資格，婦女除外等等），無論在代表機關的技術中，無論在關於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中（公共建設物都不是爲「窮人」用的！），以及在每日報章之純粹資產階級的組織中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出層層的限制，而且是對民主制的層層限制。這種對於窮人的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看來似乎不關重要，——尤其是在那般自己從來不曉得有什麼貧乏也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底羣衆生活接觸過的一般人底眼目中（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得不關重要，但是總算起來，這麼限制都要將窮人摒出於政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民主制這個本質很好的抓住了。當他分析「巴黎公社」底經驗時曾說：給被壓迫者數年一次去決定，壓迫階級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壓迫他們！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必然是偏狹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此它是完全虛偽的、欺騙的。但是從這個民主制進到「逐漸擴大的民主制」，這一種進展，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的教授先生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機遇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接和平穩的。決不如此，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種進展，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而且非此決不能成功，因爲要打破剝削階級資本家的抵抗，沒有其他的人，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組織被壓迫者先鋒隊為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擴大民主制就算了事。除了大大地擴大民主制——第一次成了貧民的民主制，民衆的民主制，而非富人的民主制——之外，無產階級專政應該對於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的自由，加以許多剝奪。我們為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解放出來，我們必須壓倒這般人，我們必須用武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要用鎮壓用暴力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民主，這是很明顯的。

讀者還記得，恩格斯在他給倍倍爾的信中曾很顯著地講明了這一點，他說：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着自由，而是為要壓倒自己的敵人；到可以講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對廣大的民衆實行民主制，而以暴力鎮服民衆底剝削者和壓迫者，就是說把他們摒棄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民主制的變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澈底地打破了，資本家也完全消滅了，階級也不復存在了（沒有差別了），只有那時，『國家才混沒，而可以講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能夠實現，並且沒有任何的例外。而且只有那時，民主就開始衰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已經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從資本主義剝削的無數慘酷、野蠻、荒謬、卑鄙行為中解放出來了；人們將逐漸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數百年來人所熟知的，數千年

來一切文件上所重復載明的規則：不要暴力、不要強制、不要服從、不要名爲國家的強迫的特殊機關，也能遵守這些規則了。

『國家衰亡』這句話，是用得很適當的，因爲它既能表明過程之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的自然性。唯有習慣，才能夠而且無疑地能夠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爲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引起憤恨、反抗、暴動和造成鎮壓之必要的東西，人們就很容易習慣遵守自己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規則。這種情形，我們在我們的周圍，已經看見過不知幾百萬次了。

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看到一種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只爲着富人的，爲着少數人的。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把民主制給民衆、給大多數民衆；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唯有在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民主制，但是它越完善，便越快成爲無用的東西，而自然地衰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着與國家原意相符合的一種國家，就是說一階級鎮壓別一階級，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一個特殊機器。很明顯的，要完成這樣的一種有系統地以少數剝削者壓迫多數被剝削者的事業，就需要一種極端兇惡和殘酷的壓迫，就要汪洋的血海，經過這種血海，人類遂陷於奴隸制、農奴制和僱傭勞動制的境遇。

再則，在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過渡中，鎮壓還是必需的，但這已經是多數被剝削者加於少數剝削者的一種鎮壓。一副特殊的鎮壓器具和一個特殊的壓迫機關——『國家』

——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一種過渡的國家，和原意上的國家迥然不同的，因為以大多數過去的僱傭奴隸去鎮壓少數的剝削者，是一件比較容易和比較簡單而順手自然的事情，其中的流血也必然比較從前鎮服奴隸、農奴和僱傭奴隸的暴動時，要大大地減少，人類所受的損失將大大地減輕。這種事情與民主制之普及於極大多數民衆完全符合，且民主制普及之廣泛，使施行鎮壓的特殊機器之需要，也開始消失。不消說，剝削者沒有一種極複雜的機器以執行這個任務，就不能鎮壓民衆，但是民衆要鎮壓剝削者，只要用種很簡單「機器」，或者差不多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殊機關，只要簡單的用羣衆武裝的組織（例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預先在這裏指出）就夠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使國家完全不需要，因為那時沒有人需要可以壓制——這裏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的。是指那向某部分人民所作的有系統的鬥爭而言的。我們不是烏託邦主義者，我們絕對不否認個人底過分行動之可能與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爲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一點，絕對用不到特殊的鎮壓機器，特殊的機關，武裝的民衆將自己負此責任。這種責任，好像在現社會中一羣文明人，去和解毆打者和禁止強姦婦女那一類的行動一樣的輕易和簡單。第二，我們知道，破壞社會生活規則的那一種過分的行動，其主要的社會原因，是由於剝削民衆，民衆陷於飢寒貧困所致，且這個主要原因除掉，過分行動也就必然會開始「衰亡」的。其速率和程度如何，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實

之終歸於衰亡，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分行動一衰亡，國家亦即隨之而衰亡。

關於共產主義社會之低級和高級階級（程度、段落）間的區別上，現在可以確定的地方，馬克思不陷入烏託邦，可是同時却有更進一步的確定。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三三—四三五頁）

預 言

現今沒有人相信奇蹟。神奇的預言是一個神話。但科學的預言却是一個事實。在現時我們四周圍時常碰到可恥的沮喪，甚至失望，我們重新提起一個已經實現的科學的預言，是有益的。

在一八八七年，恩格斯為波爾克海姆（Sigismund Bcnkheim）所著的小冊子德國在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最高上的愛國人物之回憶（這本小冊子是社會民主叢書第二十四冊，一八八八年出版於格丁根—阻立克），寫了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中，他說到了未來的世界大戰。

這就是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前談到未來的世界大戰的話：

「……普魯士德意志如果要戰爭，除了世界大戰之外，已再不可能了。而這個世界大戰，其範圍及其猛烈，都是向來所夢想不到的。八百萬至一千萬的兵士，將互相屠殺，在他們互相屠殺時，把整個歐洲吞噬了，把什麼東西都毀去，比一大羣蝗蟲還要厲害。三十年戰爭的物質破壞，縮減為三四年，而且遍及整個大陸；飢荒、瘟疫，軍隊與民衆因生活極其困苦而普遍墮落；我們的貿易工業和信用，這些人造的機關，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結局整個破產；舊的國家及其傳統的國家

智慧，崩潰到這樣的地步，一打一打的王冠在路上滾着，沒有人去拾；絕對不可能預知戰事將如何結束與誰將勝利；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確定的：大家都精疲力竭，並創立了工人階級最後勝利之條件。

軍備相互競爭之制度，推到極端，當它在最後產生其不能避免的結果時，其前途就是如此：這個地方，我們的王侯們和政治家們，就是你們依照你們的智慧已把舊歐洲帶到的地方。當你們不得不開始最後的大戰跳舞時——那對我們正合適。戰爭也許把我們暫時推到後面去，我們所已奪得的地位也許有許多會被搶去。但是，當你們把你們所不能再統制之力量釋放出來時，事勢就將自然發展：到了悲劇底末了，你們就將滅亡，而無產階級底勝利，或已完成，或總是避免不了的。』（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倫敦）

在這個預言中表顯何等的天才！在這個精確的、明白的、簡短的和科學的階級分析中，每一辭句，有何等無限豐富的思想！現在有一些人可恥地陷於缺乏信仰、沮喪和失望，如果……如果那些慣於向資產階級叩頭的人，或那些被資產階級所嚇倒的人，只要能思想，只要有思想的能力，他們從恩格斯的預言是能夠學習何等多的東西呵！

恩格斯的預言，有一些是與後來的事實相違：我們不能希望世界與資本主義，在三十年的發狂似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時期中，不有所更變。但最使人驚奇的，是恩格斯的預言有這麼多都「照書」實現。因為恩格斯作了一個極正確的階級

分析，而階級及其相互間的關係沒有變更。

「……戰爭也許把我們暫時推到後面去……」。事情正是遵循這些路線而進展的。可是比預料的更甚和更壞；有一些被『推後』的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和他們的無鬥志的『半反對者』考茨基派，開始讚頌他們的後退運動，而變成社會主義底顯然的叛徒。

「……我們所已奪得的地位，也許有許多會被搶去……」，工人階級有許多『合法的』地位，已被搶去。但，在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受這些艱難困苦所鍛鍊，而在非法的組織中，在非法的鬥爭中，在準備其力量以便舉行革命的進攻之中，得到了嚴酷的但有益的教訓。

「……一打一打的王冠在路上滾着……」。有好幾頂王冠已經落在地上了。其中有一頂是等於一打別的王冠——即全俄專制君主，尼古拉羅曼諾夫底王冠。

「……絕對不可能預知戰事將如何結束……」，在四年的戰爭之後，這個絕對的不可能性，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變成更絕對的。

「……我們的貿易、工業和信用，這些人造的機關，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在大戰底第四年末，這種情形已完全證實於俄國——一個最落後的國家，被資本家捲入戰爭。但德國和奧國的飢餓日甚一日，衣料與原料之缺乏，生產手段之消耗，豈不是顯示出別國也很快地陷於這樣的地步嗎？

恩格斯所描寫到的，只是『國外』戰爭所造成的結果：

他沒有論到國內戰爭。歷史上的大革命，沒有一個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實現的，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想像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會沒有國內戰爭。雖然國外戰爭在一定時間內不致使資本主義底『人造的機關』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態』，但國內戰爭沒有這樣的結果，顯然是不能想像的。

像我們的新生活派（Novaya Zhizn-ists）、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右派等等，這一類人，他們雖繼續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却惡意地指着這種『不可收拾的狀態』底表徵，而把一切都歸咎於革命的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底『烏託邦』；——他們所表現的，是何等愚蠢，是何等無鬥志。『混亂狀態』，或破壞，是戰爭所造成的。凡是猛烈的戰爭，都免不了有破壞。凡是國內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底避免不了的條件與隨伴物——也都免不了有破壞。『爲了』怕破壞而摒棄革命和社會主義，只是表示他沒有原則，而且在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

『……饑荒、瘟疫，軍隊與人民生活極其困苦而普遍墮落……』。

恩格斯下這個結論是何等簡單明瞭，凡是對於多年的猛烈的和痛苦的戰爭底客觀的結果能夠加以思索的，對恩格斯這個結論一定是瞭然的。那些無數的『社會民主黨員』，和冒牌『社會主義者』，他們不——或者不能——理解這最簡單的觀念，是愚蠢得何等驚人呵。

戰爭進行了好幾年，軍隊與民眾都沒有墮落，這是可想

像的事嗎？當然是不可想像的。長期的戰爭，進行了好幾年，如果不是整個後代，這樣的結果是避免不了的。而我們的「蒙着頭的人物」，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啜泣者，他們自稱為「社會民主黨員」和「社會主義者」，但跟着資產階級把墮落底表現，或對付特別厲害的墮落行為所用的手段底避免不了的嚴酷性，都歸咎於革命；——可是，這種墮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所產生的，而沒有一個革命，能夠不經過長期的鬥爭，並用許多嚴酷的取締手段，就把戰爭底這類結果除掉，這是和中午一樣明朗的。

我們的「新生活」*、「前進」*或「人民事業」(Dyelo Naroda)***底阿諛的作家們，很願「在理論上」答應無產階級與其他被壓迫階級底革命，只要革命是從天上掉下來，而不是在染滿着四年的帝國主義的人民屠殺之

* 「新生活」是社會民主黨國際主義者的刊物，在一九一七年「五一」出版於彼得堡。負責編輯人係蘇漢洛夫、斯特洛葉瓦、高爾基、季舍洛夫。其中的工作人員有波克唐洛夫、克拉辛、羅佐夫斯基、羅曼羅蘭等。「新生活」在十月以前是站在動搖不定的立場，進行反對臨時政府，同樣也反對布爾塞維克。被十月革命所嚇倒的沒有羣衆影響的「知識分子」的組織，這一羣「新生活派」回頭便來反對蘇維埃。往後社會民主黨國際主義者有的便公開變成了少數派；有的完全脫離了政治活動，第三部分便與聯共黨(布)走在一齊。

** 「前進」是俄國社會民主黨莫斯科黨委的機關報(少數派)，在一九一七——一八年編輯部最初負責人係卡茨、馬爾金、尤可夫；在一九一八年首都遷到莫斯科之後，「前進」即成爲中央的刊物，在編輯部負責人馬爾多夫、馬爾丁諾夫等。

血跡的地球上，有千千萬萬的男女被這個屠殺使他們精疲力竭、飽嘗痛苦，與墮落的地球上，誕生和長大的。

他們聽過而且『在理論上』承認了革命好像是產育孩子；但當革命到來時，他們就很丟臉地嚇倒了，他們的怯懦的啜泣，響應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起義之怒罵。就以文學上關於產育孩子的描寫來說吧，作者之目的是要把分娩時底劇烈、痛苦與可怖之真相描寫出來，如在埃彌左拉所著的生命底樂趣，或在味勒沙耶夫（Veresayov）所著的醫生雜記之中底。人類的產育孩子，是這樣的一個動作，它把婦女轉變成爲一個幾乎是無生命的、血跡斑斑的軀體，飽嘗苦楚，苦痛得要狂亂。有一種『典型』，在愛及其結果——婦女轉變成母親中，只看到這件事，這種『典型』能不能當做一個人看待呢？誰會因爲這個理由而拋棄了愛與產育呢？

分娩，也許是輕易，也許是劇烈。馬克思和恩格斯——

※ 考索 『人民事業』是『社會革命者』所領導的報紙。在一九一七——一八年出版於彼得堡。開始爲彼得堡委員會機關報。阿克謝紀也夫、郭才、霍貞洛夫、依瓦洛夫、盧沙洛夫等人負責編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改爲『社會革命者』黨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有霍貞洛夫、依瓦洛夫、龍格威齊、盧沙洛夫、切爾洛夫……。

在一月底『人民事業』被蘇維埃政府封閉停刊。一九一八年中『社會革命者』右派會屢次企圖恢復自己的報紙。在二月『人民事業』在蘇合烏納編輯之下出版了一期，從三月起是馬爾金編輯，隨後直到六月底係斯米爾洛夫編輯。最後恢復出版，仍沿舊有的名稱，僅改爲『社會革命者』黨中央委員會莫斯科常務局機關報。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份出版了幾期。

科學社會主義底創立者——時常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不能避免地伴隨着長久的臨盆的苦痛。恩格斯在分析一個世界大戰底結果時，簡單明瞭地概述那無可爭辯的明顯的事實，即，跟着戰爭而發生並與戰爭有關係的革命（尚不止此，——讓我們爲自己補充着說——在戰爭進行時爆發而且要在世界戰爭當中保存並生長的革命），是特別劇烈的分娩。

恩格斯對於此點，理解得很清楚，他極細心地說到了死亡於世界大戰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社會主義。

『……世界大戰只有一個結果』他說，『是絕對確定的：大家都精疲力竭，並創立了工人階級最後勝利之條件。』

這個意思，在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序言底末了，說得更清楚：

『……到了悲劇底末了，你們（資本家與地主，國王與資產階級底政治家們）就將滅亡，而無產階級底勝利，或已完成，或總是避免不了的。』

劇烈的分娩，大大地增加了大病底危險，或增加了致死底危險。但在分娩時個人雖會死，但舊制度所產生的新社會不會死；至多是分娩更苦痛、更長久，而生長和發展則較緩。

戰爭還沒有結束。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了。至於恩格斯有條件地預言着的戰爭底兩個直接的結果（工人階級底勝利，或已完成，或創立了一些條件，使工人階級底勝利是避免不

了的，雖然是有一切困難），至於這兩種情形，現在，在一九一八年年中，我們看到這兩者都很顯著。

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一個比較不發展的國度中，工人階級底勝利，是已完成了。在別的國度中，使這個勝利『總是避免不了』之那些條件，經過了無比的苦痛，用了很大的力氣，已經創立起來了。

讓『社會主義者』的啜泣者唱悲觀論調吧，讓資產階級憤怒吧，但只有那些閉起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聽的人，才不會知道全世界的懷着社會主義的胎的舊資本主義社會，已開始分娩的陣痛了，我國，暫時被事勢躍昇為社會主義革命底前驅，已經開始分娩了，現在正在忍受着分娩底第一時期底劇痛。我們有十二分的理由，可以有完全的把握和絕對的自信來應付未來，因為在許多比較進步的國度中，事勢正在為我們製造着新的同盟者與社會主義革命底新勝利。資本主義使地球浸透着血，使人類饑餓與墮落，不管它在死神之前狂怒得何等可怕和殘暴，它不久就一定死亡；我們的命運注定最先在地球之一隅把資本主義這隻猛獸打死，我們是有資格因此自豪，並自視為幸運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五—一〇九頁）

柯柏年譯

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

【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包圍着俄國，企圖把蘇維埃共和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分開，好像隔離一種傳染病的發源地一樣。這些人常常誇耀他們的制度的『民主主義』，但他們那樣盲目的仇恨蘇聯，不覺得把自己變成那樣的可笑。只請想想吧！先進的、最文明的和『民主』的國家，他們有全副的武裝，他們在軍事方面，統制着整個的世界，但他們害怕從一個破壞了的、飢餓的、落後的、照他們的意見——甚至是半野蠻的國家來的思想傳染，像害怕火一樣！

單單這一個矛盾，就可以使一切國家的勞動羣衆張開眼睛，並且幫助揭發克里孟梭、勞哈喬治、威爾遜等帝國主義者及其政府的虛偽。

但不僅他們盲目仇恨蘇維埃，同時他們之間的糾紛，也幫助我們並引起他們的互相牽制。他們陰謀的約好大家守着沉默，他們最害怕傳佈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一般真實消息，特別是它的正式文件。但法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機關報——時報却發表在莫斯科建立第三國際的新聞。

爲了這個，我們對於法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機關報，法國被壓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領袖，表示最恭敬的謝意。我們準備給時報送一個莊嚴的獻詞，表示我們的謝忱，因爲他那

樣成功的巧妙的幫助了我們。

從時報怎樣根據我們無線電廣播而做成自己的消息這點上，可以完全明白看出，這個金融資本家機關報的動機。這個報紙想用棍子來打威爾遜，好像對他說：你想和什麼人進行談判呀。根據金融資本家的命令而寫這消息的那些自作聰明的人，沒有注意到他們用布爾塞維克來恐嚇威爾遜，在勞動羣衆的眼光中，怎樣變成了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廣告。我們對法國百萬富翁們的機關報，再一次表示最恭敬的謝意！

第三國際是在那樣一種世界環境中成立的，就是無論任何的禁止，無論『協約國』帝國主義者，或資本主義的走狗如德國的謝德曼，奧國的蘭納爾等，用什麼樣瑣碎的可憐的陰謀，都不能阻止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傳播關於這個國際的消息，和對於這個國際的同情。這種環境是很明顯普遍發展着的，不以日計而以時計發展着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勞動羣衆中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這種運動已經有了那樣的力量，它已經變成真正的國際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奠定了工人的國際組織的基礎，爲了準備他們對於資本實行革命的進攻。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五年）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這運動向寬廣的方面發展，就不免暫時的降低了革命水準的高度，不免暫時加強了機會主義，結果引導到第二國際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建立起來的。多年來

特別是大戰時期內反對機會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鬥爭的過程，在一九一八年促成許多民族中共產黨的建立。在形式上，第三國際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這個國際最重要的特點，他的號召：執行，在生活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教言，實現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許多世紀以來的理想，——第三國際這個最重要的特點，立刻表現出這個新的第三次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在某種程度上現在已經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相符合的。

第一國際，奠定了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國際鬥爭的基礎。

第二國際，是這運動在許多國家中廣泛的羣衆性的發展，準備基礎的時期。

第三國際，接收了第二國際工作的成果，排除了它機會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污穢，並且開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全世界最革命的運動，無產階級推翻資本壓迫的運動，領導這運動的各政黨的國際聯合，現在已經有了從來沒有過的那樣鞏固的根據地：幾個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共和國在國際範圍內，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的勝利。

第三共產主義國際的全世界歷史意義，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的最偉大的口號。這口號給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許多世紀以來的發展，作了一個總結，這就是用無產階級專

政的含義所表現出來的口號。

這種天才的先見，這個天才的理論，已經變成實際了。

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拉丁字，現在翻譯成了近代歐洲的一切語言。——而且還翻譯成全世界的一切語言。

全世界歷史開始了新的時期。

人類把奴隸制度最後的形式：資本主義的或僱傭勞動的奴隸制度，從它自己身上解除了。

人類從奴隸制度解放出來以後，才第一次轉入了真正的自由。

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組織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個國家，是歐洲各國中最落後國家之一。這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大概不會錯誤，假如我們說：正是俄國的落後性和他超過資產階級民主向民主主義最高形式，向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民主的『跳躍』，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矛盾，造成了西歐人們對於蘇維埃作用的了解，特別困難或特別遲緩的原因之一（除了機會主義習慣和市儈偏見對於大多數社會主義政黨領袖們的壓迫）。

全世界的工人羣衆，憑他們的本能，懂得了蘇維埃的意義。他們懂得這是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這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形式。但被機會主義所腐爛了的『領袖』們，以前曾經並且目前還在向資產階級民主禱告，他們把這民主叫做一般的『民主』。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首先表現了俄國的落後性和它超過資產階級民主二者之間的『矛盾』，這難道還奇怪嗎？在

民主的新形式的實現之中，如果歷史不給我們許多矛盾，那樣就成爲奇怪了。

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甚至任何一個了解一般近代科學的人，如果向他提出問題：『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用平衡的或者比例上相調和的方式，轉入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可能的嗎？』對於這問題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無論是平衡性、調和性、比例性，任何時候也沒有過，而且也不能有的。每個國家的發展，常常有時候這方面，有時候那方面或那特點，或它的資本主義與工人運動的某種特點，發展得特別突出。發展的過程是不平衡的。

當法國進行它的資產階級大革命時候，它推動整個歐洲大陸走向歷史的新生活，而英國在資本主義關係上雖然比法國發展得多，竟成了反革命聯盟的首領。但這時期的英國工人運動，天才的預示了將來馬克思主義的許多成分。

當英國向全世界顯示了頭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性的、在政治上已經形成了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運動大憲章運動時，在歐洲大陸上，大部分正發生着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時候在法國發生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第一次偉大的國內戰爭。資產階級在各國中，個別的、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擊敗了無產階級的各個民族隊伍。

恩格斯說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在一起，造成了無產階級中最資產階級化的上層分子，英國正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榜樣。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意義上說來，落後了幾十年。法國工人階級在一八四八年

一八七一年的兩次英勇起義，在全世界的歷史上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法國在這些起義中，消耗盡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從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起，工人運動國際中的領導權，轉入了德國，當時德國在經濟上比英法都要落後。到德國在經濟上趕上英法兩國的時候，即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時，在全世界模範的德國馬克思主義工黨的領導者中，有了一小部分可恥的無賴，最卑污的、賣身於資本家們的賤類，從謝德曼和諾斯克，到大衛和列金，他們都是為專制皇帝和反革命資產階級服務的工人中的最可恥的劊子手。

全世界的歷史一往無前的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但所走的道路，完全不是光滑的、簡單的、平坦的。

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那時候他還不像後來為了爭取和謝德曼輩的統一，為了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反對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而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在二十世紀的初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斯拉夫人與革命』*。在這篇論文中，他敘述了許多歷史條件，這些條件可以使國際革命運動中領導權轉入斯拉夫人手中。

事情正是這樣發生了。在一個時期內——自然是短時期內——革命的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轉屬於俄國人，正像這領導權在十九世紀的各時期中，屬於英國人，後來屬於法國人，後來屬於德國人那樣。

* 考茨基這篇論文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十號會發表於『火星』報第十八期上。列寧在『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一書上論考茨基這篇文章更為詳盡。

我已經說過幾次，俄國人和各先進國家相比較，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要容易些，但他們繼續這個革命使它達到最後勝利，組織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要難些。

我們容易開始，因為第一，沙俄專制非常的——對於二十世紀的歐洲來說——政治落後性，引起了羣衆革命進攻的非常的力量。第二，俄國的落後性，用一種特殊的形式，把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反對地主的農民革命溶合在一起。我們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就是從這兒開始的，如果不從這兒開始，也許我們不能那樣容易得到勝利。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講到普魯士時，曾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和農民戰爭以特殊形式相配合的可能。布爾塞維克從一九〇五年的開頭起，就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思想。第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無論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認識西歐社會主義「最新發明」的意義上來說，或者從羣衆革命行動的意義上來說，對於工農羣衆的政治教育，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沒有一九〇五年的「大演習」，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無論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或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國的地理條件，使它能夠在反對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外部優越力量，比別的國家支持得更長久。第五，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特殊的關係，便利了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便利了城市無產者對於鄉村勞動羣衆中半無產的與最貧窮的階層發生影響。第六，罷工鬥爭的長期學校和歐洲羣衆工人運動的經驗，在深刻的迅速尖銳化的革命形勢之下，便利了像蘇維埃那樣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特殊形式

的產生。

上面所列舉的自然並不完全。但現在我們只能停止在這裏了。

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在俄國產生的。和巴黎公社相比較，算是又作了第二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步驟。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蘇維埃共和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強固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國家的一個新典型，它已經不會死亡了。現在它已經不是孤立存在了。

爲了繼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爲了把革命進行到底，還要求很多很多的東西。更文明的國家，無產階級有更大力量和影響的國家，只要他們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變成了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就有一切的机会超過俄國。

已經破產了的第二國際，現在死亡了，活生生的腐爛了。它實際上發生着國際資產階級奴僕的作用。這是真正的黃色國際。它的最大的思想的領袖，如考次基贊揚資產階級的民主，把它叫做一般的『民主』，或者——更蠢，更粗魯——叫做『純粹的民主』。

資產階級民主，正和第二國際一樣，已經過時了，當議事日程上的問題，是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準備工人羣衆的時候，第二國際已經作了歷史上必須的有意義的工作。

• 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而且只能是資本鎮壓勞動羣衆的機器，是資本政權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允許把政權交給大多數

人民，它宣佈這種政權，但當土地及其他生產工具的私有財產存在時，這種政權，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不能實現的。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自由』，在事實上是有錢人的自由。無產者和勞動農民，可以而且應當使用這種民主，準備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資本，去克服資產階級的民主。但實際上勞動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使用民主，依照一般的規律，都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第一次在全世界上建立了羣衆的、勞動大衆的、工人和小農的民主。

在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大多數人民的國家政權，事實上的大多數人民的政權，像蘇維埃政權那樣。

它鎮壓剝削者及其走狗的『自由』，它剝奪他們的剝削『自由』，使別人飢餓而自己發財的『自由』，進行鬥爭恢復資本政權的『自由』，與外國資產階級聯合來反對祖國的工人和農民的『自由』。

讓考茨基們來擁護這種『自由』吧。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叛徒，社會主義的叛徒，才會這樣做。

第二國際思想上的領袖們，如希菲丁、考茨基等，完全不能懂得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民主的意義，它和巴黎公社的關係，它的歷史地位，它的必要，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這些人的破產，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這裏表現的那樣明白。

在德國『獨立』的（應當看成市儈的、庸俗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自由報第七十四期上登

載了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的『告德國革命無產階級的宣言』。

這宣言簽名的是黨的管理委員會，和『國民會議』，德國的『立憲會議』中的整個黨團。

這個宣言，責斥謝德曼輩，說他們企圖排擠蘇維埃，並且提議——不要開玩笑吧！——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配合起來，給蘇維埃一點國家權利，讓它在憲法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把資產階級的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專政，調和並且合併起來！這多麼簡單啊！這是怎樣的一種天才的庸俗思想啊。

可惜的就是在俄國克倫斯基政府時代，聯合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些自認為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們，已經試驗過了。

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如果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每個緊急時期，在每個嚴重的階級衝突中，只能有或者資產階級專政，或者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了解這個，那就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或政治學說，什麼也沒有了解。

如果要完全揭發二月十一日那個最出色的、最戲劇化的宣言中所包含的經濟和政治的無稽之談，那末關於希非丁和考茨基的和平聯合資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天才的市儈思想，就需要特別加以分析，這只能留到另一篇文章中來做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列寧選集』第三九六——四〇二頁）

吳敏譯

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在蘇俄共產青年
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所要討論的是共產青年團底基本任務，以及連帶的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中青年組織一般說來應該是怎樣的問題。

說明這個問題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青年們要擔負起創造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之真正任務。很明顯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長出來的這一代工人，充其量只能把破壞舊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基礎（這種生活是建立在剝削之上的）之任務完成罷了。充其量，他們只能完成建立這樣一個社會制度的任務：這制度能夠幫助無產階級與勞苦大眾保持政權，能夠幫助他們奠下一個堅固的基礎，可是，在這基礎上從事建設的，只能是在新條件下開始工作的一代人，——在這新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剝削關係已不再存在了。

因此，從這個觀點去討論青年的任務，我就要說，一般的青年底任務，尤其是共產青年團和一切其他組織的青年底任務，可以用兩個字總括起來：學習。

當然，這僅僅只是「兩個字」。它們並不能回答學習什麼與怎樣學習這兩個重要的、更中心的問題。這兒的問題焦點在於：舊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變了，爲要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的新的各代人之培養、訓練與教育，就不能按着舊的方法來施行。可是青年的培養、訓練與教育，却又不能不根據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材料而向前邁進。

只有從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知識、組織和事業之總和中，只有利用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人類精力與資材之積蓄，我們才能建設共產主義。只有根本改造青年的教育、組織與訓練的方式，我們才能保證青年一代努力的結果，會創造出一個與舊社會不同的社會，就是說，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即：我們應該拿什麼去教育青年，而青年們如果真正想作名符其實的共產主義青年的話，那末，他們應該怎樣學習，同時我們又應該怎樣訓練他們，使他們能夠把我們已經開始了的事業完成，而且使之盡善盡美。

我要說，第一個而且最自然的回答似乎就是：共產青年團和一切想走向共產主義的青年，都應該學習共產主義。

但「學習共產主義」這個回答太寬泛了。爲着學習共產主義，我們需要些什麼呢？爲要獲取共產主義的知識，必須從全般的知識總和中挑選出一些什麼來呢？這裏就發生了一些危險，當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被提得不正確或被解釋得太片面的時候，我們是常常要遇到這種危險的。

很自然地，我們腦中想起的第一個思想是：學習共產主

義，就是去吸收一切共產主義教本、小冊和巨著裏面所包含的知識之總和。但這樣一個研究共產主義的定義是太粗淺太不妥當了。

如果研究共產主義，僅在於吸收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裏面所包含的東西，我們也許很容易就會成為共產主義的書袋子或空談家，而這是常常有害於我們的，因為這種人在吞下了共產主義書籍與小冊裏面包含的東西之後，便不能把這種知識融會貫通，也不能依着共產主義所要求的方法去行動。

舊的資本主義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的禍害之一，就是把書本與實際生活完全分離；因為我們會有這樣一些書，在書裏面什麼都描寫得再好沒有，但這些書大半都是些最討厭最虛偽的說謊，它們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寫，乃是向壁虛構，所以，僅僅呆板地專心致志於論說共產主義的那些書籍所寫的東西，是極端錯誤的。在我們現在的演說和論文裏，我們並不僅僅重複前人說過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話就算了事，因為我們的演說和論文是與日常的各方面的工作聯繫起來的。沒有工作，沒有鬥爭，只有一點從共產主義小冊和書籍裏面所得的關於共產主義的呆板知識，是一文錢也不值的，因為它會繼續從前那種理論與實踐的分離，這種分離是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最令人厭惡的一種表現。

僅只從事於吸收一些共產主義的口號，那就更加危險。如果我們不及時認清這種危險，不用我們的一切力量去避免這種危險，那末，像這樣地研究共產主義以後便自稱為共產主義者的那五十或一百萬的青年男女，就只會給共產主義事

業以很大的損害。

這兒又發生了問題：我們爲了研究共產主義，應當怎樣把這一切結合起來呢？我們從舊的學校舊的科學中必須採取一些什麼呢？

舊的學校宣稱，它的目標是要造成在各方面都有很好教養的人，是要教授全般的學術給它們。我們知道這完全是虛偽的，因爲整個社會是建立在並支持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就是：把人分成階級，分成剝削者與被壓迫者。很自然地，舊的學校既然沒透着階級精神，它就只把知識傳授給資產階級的兒女。每一個字都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偽造過的。

在這些學校裏，工人和農民的子女與其說是受教育，毋寧說是受訓練使之有利於資產階級。他們是被訓練去作資產階級的有用的奴僕，能夠爲資產階級創造利益，而並不擾亂他們的和平與悠閑。所以在丟棄舊的學校時，我們所要負擔的任務，是：只從其中採取我們在真正共產主義教育中所需要的東西。

這就使我想到我們所不斷聽到的加於舊學校的斥責與非難了，但它們是常常會引申出完全錯誤的結論。

據說舊的學校是餵鴨式的，強迫學習的，而在學習上，又是生吞活剝的。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必須區別舊的學校什麼是壞，什麼又是於我們有用的，我們必須從其中選擇共產主義所需要的東西。

舊的學校是一種餵鴨式的學校，它強迫學生去吸收一大堆無用的、冗贅的、不能給社會一點益處的知識，這些知

識，困累人的腦筋，把青年人都變成了放在模型裏鑄造出來的辦事員。但如果由此便想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說一個人可以不須獲取人類知識所積累的東西，就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那便犯了很大的錯誤。如果以為學些共產主義的口號，共產主義科學的結論，就夠了，不須要獲取共產主義所由產生的知識底總和，那就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怎樣從人類知識總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實例。

你們已經讀過和聽說過，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的科學，主要是由馬克思創造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已經不再是十九世紀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創造品（雖然他是個天才），已經變成全世界千百萬無產階級的學說，這千百萬人正在他們與資本主義鬥爭中使用這一學說。

如果你要問，為什麼馬克思底學說會緊緊抓住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你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為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下人類所獲得的知識的堅固基礎之上。在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馬克思認清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走到共產主義。而且主要的是，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最精確、最詳細而且最深入的研究，他才證明這一點，而且他所以能夠如此，又因為他對於一切從前科學所教授的東西都完全融會貫通了。

他把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事物都批判地加以改造，一絲一毫都不放鬆忽視。他把人類思想所創造的一切都加以改造，加以批判，拿它到工人階級運動中去試驗，得出被資產

階級底褊狹性所限制、或被資產階級底偏見所束縛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來。

例如說，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這是我們必須緊記在心裏的。除非我們清楚了解：只有運用對於全部人類進化所創造的文化之精確的知識，只有把這個文化重行加以改造，無產階級文化才能建立起來——除非了解這點，那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不是一種誰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東西，它不是那些自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們發明出來的東西。這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的壓迫之下所積累起來的知識總匯之自然發展的結果。

所有這些大路與小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引向無產階級文化的，正像馬克思所改造的政治經濟學指示我們人類社會定要走向什麼道路，要轉到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開始一樣。

當我們屢次聽到，青年的代表和某些新教育制度的主張者攻擊舊的學校，說它是鸚鵡式學校的時候，我們就向他們說，我們必須從舊的學校中採取好的東西。

我們不可從舊的學校採取那種拿一大堆十分之九無用、十分之一歪曲的知識去填充青年人頭腦的制度。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限於共產主義結論，只去學些共產主義口號就夠了。像這樣做，你是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的。只有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學識寶藏去豐富你底頭腦^⑤你才能變成一個共產

主義者。

我們不需要鵝鴨，但我們真正需要用主要事實的知識去開發青年人的心智，使臻完善。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所獲得的一切知識不在他心裏融會過，那他不過只會成爲一個吹法螺的人，而共產主義也就成了空談，成了僅僅一塊招牌而已。你不僅需要融會這些知識，而且需要批判地融化它，以便不使無用的材料填塞你底心智，而使一個現代有教養的人所不可少的實際學問去豐富你的心智。

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沒有經過很多認真艱苦的工作，也不了解那些必須批判地考察的事實，只學得了一些現成的共產主義結論，便把他底共產主義拿來誇耀，那末，他就是一個可哀的共產主義者。這樣的淺薄是絕對可悲的。如果我明白我知道得少，我就會努力更多學一點；但如果一個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而他却不需要把任何事物了解透澈，那他就永遠不會有一點共產主義者的氣息。

舊的學校造出一些資本家們所需要的奴僕，舊的學校把藝術家變成不得不爲取悅於資本家們而寫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消滅它。但我們必須消滅它、破壞它的這個事實，是不是說我們不可從其中採取人類爲着造福於人所積累起來的一切東西呢？

這是不是說，區分什麼是資本主義所必需的和什麼是共產主義所必需的，就不是我們的職責了呢？

我們正在用工農底階級自覺的紀律，去代替從前那資產階級社會爲反對多數人意志而採用的強迫服從的方式；工農

們把他們對於舊社會的仇恨和他們團結與組織自己底力量以進行鬥爭的決心、能力和志願連結起來，以便去把那分離渙散在一個龐大國家疆域裏的千百萬民衆底意志，團結成一個意志，因為沒有這一意志，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打敗。沒有這種團結，沒有這種工農底自覺的紀律，我們底事業是沒有希望的。沒有它，我們就不能戰勝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地主們。我們甚至連這基礎也不能鞏固，更說不上在這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

同樣地，當我們反對舊的學校，對舊的學校懷着一種正當的本質的厭惡時，當我們珍視那毀壞舊的學校之志願時，我們必須認清，爲着代替舊的教學制度，代替舊的鴨餵式強迫學習的制度，我們必須有吸取人類知識總和的技能，而且要把這種技能使用得這樣：使共產主義不是一種生吞活剝的東西，而是一種你自己深思熟慮過的東西，使它包含着從現代教育觀點上看來所一定要得到的結論。

當談到學習共產主義的任務時，我們必須像這樣子提出這些主要任務來。

爲要向你們解釋這一點，進而講到怎樣學習的問題，我將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你們都知道，在軍事任務——與保護共和國有關的任務——之後，我們現在正遇到經濟的任務。

我們知道，除非復興工業和農業，——而且不要照舊的方法去復興它們——共產主義社會就不能建立起來。我們必須在現代的基礎上，按照最新的科學方法去復興它們。你們

知道這個基礎就是電氣，知道只有在整個國家一切工業和農業部門都電氣化以後，只有在你們都熟練於這種任務以後，你們才能夠給你們自己建立起老一輩人所不能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的任務：從經濟上復興全國，在現代技術基礎上改造與恢復工業和農業，而這個基礎則又依賴於現代科學和技術學，依賴於電學。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不識字的人是不能解決電氣問題的，而且僅僅識字也還不夠。懂得電是什麼也還不夠，必須知道怎樣把電在技術上應用於工業和農業以及工農業的各個部門。我們自己必須學習這種才能，並且必須把它教給全體的青年勞動大眾。

這就是每個有階級覺悟的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任務，也就是每個把自己視為共產主義者的青年的當前的任務，每個清楚了解他參加了共產青年團就是保證自己去幫助黨建設共產主義、去幫助一切青年人去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的青年的當前任務。他必須認清，只有在現代教育的基礎上，他才能創造共產主義社會，如果他不獲得這種教育，共產主義仍不過是一種宗教式的信念而已。

老一代人底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他們那時代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資產階級，在廣大羣衆中喚起對資產階級的仇恨，去提高他們底階級覺悟和他們團結自己力量的才能。

擺在新的--代人面前的任務是更加複雜得多。你們不僅要團結你們底一切力量去保持工農政權反對資本家的進攻。

這是你們必須做的。這是你們已經清楚了解而且為每個共產主義者所清楚了解的。但這還不夠。

你們必須建設起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在許多方面，前一半工作已經做好了。舊的制度已經被破壞了，這是它所應得的；它被變成了一堆廢墟，也是它所應得的。基地也被掃清了，在這基地上，年青一代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放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的任務，只有掌握一切現代知識，把共產主義從現成的記熟了的公式、計劃、方案、法規、綱領等等轉變為與你們底眼前工作聯繫起來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作你們實際工作的指針，你們才能擔負得起這個任務。

這就是在教育、訓練和喚醒一切青年人的時候你們應該奉為指針的任務。每個青年男女都應該是共產主義的建設者，在這千百萬建設者中間，你們應該是先鋒隊。

除非你們發動全體的青年工農大眾參加共產主義建設工作，你們是不能建設起共產社會的。

這使我自然地想到了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怎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並且我們底教育方法應該有什麼特點。

我首先在這兒討論一下共產主義倫理的問題。

你們必須把你們自己訓練成共產主義者。青年團的任務，乃是要用學習、組織、團結與戰鬥去組織它底實際行動，它底團員應該訓練他們自己的一切愛護它的人成為領導者，它應該鍛鍊共產主義者。訓練、培養與教育現在青年們

的整個目的，應該是用共產主義的倫理去浸潤他們。

但是有沒有共產主義倫理這個東西呢？有沒有共產主義道德這種東西呢？當然是有的。人們常以為好像我們是沒有自己底倫理似的；資產階級更常常責罵我們摒棄一切道德。這是一種混淆黑白的方法，一種欺騙蒙蔽工人和農民的方法。

在什麼意義上說我們是摒棄倫理與道德的呢？

在資產階級所說教的從上帝十誡演繹出的倫理的意義上來說，我們是摒棄它們的。當然，我們說我們是不相信上帝的，我們說我們知道得十分清楚，教士地主和資產階級假上帝之名以說教，乃是要獲取他們剝削者自己底利益。他們如果不是從道德的戒律，從上帝的十誡演繹出倫理來，那末就是從唯心論者或半唯心論者底空談中演繹出來，這些空談總是匯合成很像上帝十誡的東西。

我們摒棄一切從無人性的無階級意識的觀念演繹出來的道德。我們說那是欺騙，是詭計，是為了地主資本金家利益去蒙蔽工農的心。

我們說，我們底道德是完全服從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利益的。我們底道德是從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裏產生出來的。

舊社會是建立在地主與資本金家壓迫工農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必得毀滅這個社會，我們必得推倒他們；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建立團結，上帝是不願創造這種團結的。

這種團結只有經過工廠與作坊去創造，只有由受過訓練

的從長期沉睡中被喚醒的無產階級去創造。只有在階級已經形成的時候，羣衆運動才開始，這運動就收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結果——無產階級在一個最薄弱的國家裏面取得了勝利，並且這一國家在三年以來一直在抵抗全世界資產階級的攻擊。

我們還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全世界各處生長着。現在我們根據實際經驗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創造這種堅固的力量，它被渙散的農民所響從，已經抵抗了一切剝削者的攻擊。只有這個階級，才能幫助勞苦大眾去團聚集結自己底隊伍，堅決地保衛、堅決地鞏固並且堅決地建設起共產主義社會。

所以我們說，對於我們是沒有超乎人類社會之外的道德這種東西的。那是一種欺騙。道德對於我們，是服從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利益的。

這種階級鬥爭是什麼呢？它就是推翻沙皇，推翻資本家，消滅資產階級。

一般地說來，階級又是什麼東西呢？階級是允許社會的一部分人去佔有另一部分人底勞動的東西。

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私有了所有的土地，我們就有了一個地主階級和一個農民階級。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佔有了作坊與工廠、股票與資本，同時另一部分人在這工廠裏作工，我們就有了一個資本家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

趕走沙皇並不是難事——這只需要幾天功夫。趕走地主也不很難——這在幾個月中就做到了。同時趕走資本家也不

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消滅階級這事情，就要無比地困難得多了；我們現在仍然有工人與農民的區分。如果農民固住在他那塊劃分了的土地上，私有多餘的穀物——就是說他自己和他底牛羊所都不需要的穀物——而其餘的人却不得不枵腹度日，那末，農民就成了剝削者了。他所保有的糧食愈多，他就愈覺得有利；至於別人哩，讓他們餓肚皮好了。他對他自己說：「他們愈飢餓，我這糧食就可以賣得愈貴。」

每個人都必須按照共同的計劃，在共有的土地上，在共有的作坊和工廠裏，並且，在共同的管理之下去工作。做到這種程度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呢？你們知道這並不像驅逐沙皇、地主和資本家那樣容易。爲了達到這目的，無產階級必須重新教育重新訓練一部分農民，它必須把那些勞苦的農民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以便去擊破那些富足的並從別人貧困中獲得利益的農民之反抗。

因此，推倒了沙皇，驅逐了地主與資本家，無產階級鬥爭的任務並還沒有完成；這鬥爭的完成乃是我們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那種制度的任務。

階級鬥爭仍然在繼續着；它不過改變了鬥爭的形式而已。現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乃是阻止舊的剝削者之復活並把渙散落後的農民大眾團結起來。這種階級鬥爭，仍然在繼續着，我們底任務，就是使一切利益都服從於這個鬥爭。

而且，我們也把我們共產主義者的道德服從於這個任務。我們說：道德乃是用以毀滅舊的剝削社會，把一切勞苦

大衆都團結在正在創造共產主義新社會的無產階級周圍的東西。

共產主義的道德，乃是服役於這一鬥爭團結勞苦大衆去反對一切剝削，去反對一切小私產制度的道德，因為小私產制度把整個社會的勞動所創造的東西放在單個私人的手裏。

我們國家的土地，是公共的財產。

但假如我從這公共財產裏取了一塊，生長兩倍於我所需要的糧食而在剩餘的糧食上面壟斷漁利；假如我說飢餓的人愈多，他們就要付愈貴的價錢——我這樣的行爲是否還像一個共產主義者呢？不像，我就像是一個剝削者，一個產業主人了。這是必須要反對的。

如果我們允許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我們就要回復到資本家的統治，回復到資產階級的統治了，這種情形在過去的革命中發生過不止一次。爲要阻止資本家與資產階級的統治之復活，我們一定不能允許私人牟利，允許私人剝削其餘的人而自行致富。而且，一切勞苦大衆必須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去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共產青年團和一切共產青年組織的基本任務之要點。

舊的社會，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上的，就是：你掠奪或者被掠奪，替別人作工或者使別人替你作工，作一個奴隸主人或者作一個奴隸。很自然地，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生長出來的人，就要浸潤舊的心理、習慣與觀念：你不是一個奴隸主人就是一個奴隸，否則，就是一個小有產者，一個小僱工，

一個小官僚，一個知識分子——總之，一個只爲他自身着想，對任何別人都毫不關切的人。

如果我耕種這一塊土地，我半點也不關切別人的事；如果別人飢餓，那更好，我底糧食可以賣得更多的錢。如果我有一個醫生、工程師、教員或牧師的職務，我也一星兒不關懷別人的事；也許只要我獻媚取悅於那些有權勢的人，我就能保持我底職務，甚至生活可以蒸蒸日上而變成一個資產階級。一個共產主義者是不能有這種心理和情緒的。

當工人與農民證明了他們能夠用他們自己底努力保衛他們自己並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時候，一個新的共產主義訓練開始了，這是一種與剝削者鬥爭的訓練，一種與無產階級建立同盟，去反對自利主義者和小有產者的訓練，他並且反對這樣的心理與習慣，即以爲：我只爲自己謀利益，別的什麼事情我都一點不願管。

這就是年青的正在生長起來的一代人，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問題的回答。

只有把他們研究、訓練與教育的每一步驟，都與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正在進行的反對舊的剝削社會的繼續不斷的鬥爭聯繫起來，他們才能學習共產主義。

當人們向我們談到道德的時候，我們說：對於我們，道德完全是在於這種堅固團結的紀律，和覺悟的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我們並不相信一種永久不變的道德，而且我們要揭破一切關於道德的神話。

道德的目的是要幫助人類社會升到更高的水平，消除勞

動的剝削。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需要在有紀律的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開始醒來過着覺悟生活的青年們。在這個鬥爭中，他們正在鍛鍊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必須服從於這個鬥爭，並且把他們研究、教育和訓練的每一個步驟，都與這鬥爭聯繫起來。

對於共產主義青年的訓練，不應包含感情主義的言論和道德的教條。這種東西不是訓練。

當人們看到他們底父母們在地主和資本家壓迫之下怎樣過活的時候，當他們自己已經閱着那種發動反對剝削者鬥爭的人們所遭受的苦痛的時候，當他們看到這種鬥爭之繼續不可避免的要犧牲怎樣的代價以保衛已有的勝利的時候，當他們看到地主和資本家是怎樣瘋狂的敵人的時候，——他們在這種環境裏就被鍛鍊成共產主義者了。

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就是爲着鞏固和完成共產主義的鬥爭。這也就是共產主義訓練、教育和培養的基礎。這也就是應該怎樣學習共產主義這一問題的答覆。

如果教育、訓練和培養是限於學校裏而且與實際生活的浪潮相隔絕，我們就不相信它。工農一天還在受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學校一天還在地主和資本家手裏，青年人將仍然是愚昧無知的。

但我們的學校必須教授青年以基本的知識；它必須訓練他們有獨立形成共產主義觀點的能力；它必須使他們成爲有教育的人。同時，人們一天在學校裏，學校就必須使他們參

加從剝削者下面取得解放的那種鬥爭。

當共產青年團把它底教育、訓練與培養和參加一切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總鬥爭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它對共產青年團這個名稱就可以當之無愧了。因為，你們知道得十分清楚，當俄羅斯一天還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國，而舊的資產階級制度還在世界其餘的地方存在的時候，我們便要比他們無力些，就要時時在一個新進攻的威脅之下；你們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只要我們學會鞏固團結，我們就會在將來的鬥爭中獲勝，而且——在有了力量之後——要變成真正無敵。

所以，作一個共產主義者，就是說你必須組織和團結全體的青年，並且在這個鬥爭中立下一個訓練與紀律的模範。這樣，你就能夠開始去建造共產社會的大廈而且使它完成了。

爲了使大家更清楚地明白這一點，我願引一個實例。我們把我們叫做共產主義者，但什麼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呢？

『共產主義者』是一個拉丁字。它是從『公共』這個字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社會中一切物體——土地、工廠——都爲公共所有的一個社會。共產主義的意思就是共同工作。

如果每個人都分別地在他自己那一塊土地上工作，共同工作是否可能呢？共同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勞力與痛苦中得出來的，它是在鬥爭的過程中創造起來的。舊的書籍在這兒沒有用處；沒有人會相信它們。所需要的是人們自己麻活的經驗。

當高爾察克和鄂尼金從西伯利亞和南方進攻的時候，農民是贊助他們的。他們不喜歡布爾塞維主義，因為布爾塞維克黨人只照一定價格買他們底糧食；但是當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農民經閱了高爾察克和鄂尼金的統治以後，他們就認清了他們只有兩條路：或者跟着資本家走，而資本家立刻就要把他們交給地主作奴隸；或者就跟着工人走——不錯，工人並不能使他們希望得到一塊洋溢着牛奶和蜜糖的土地，工人要求有鐵的紀律並要求在艱苦鬥爭中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但工人會引導他們從資本家和地主的奴役中解放出來。

甚至連某些無知的農民，由於他們自己底經驗也認清而且看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就變成了受過嚴格學校教育的覺悟的共產主義擁護者了。共產青年團一切活動的基礎，正應該是這樣的經驗。

我已經回答了我們必須學什麼，必須從舊的學校、舊的科學中採取什麼這個問題。現在我要試答怎樣去學習這些的問題。我底回答是：只有把學校各種活動的每一步驟，把訓練、培養與教育的每一步驟都不可分離地與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聯繫起來。

我想再引幾個某些青年組織底工作經驗的實例，來說明這種共產主義的訓練是應當怎樣進行的。

每個人都在談着掃除文盲。你們知道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是不能在一個滿是文盲的國家裏建設起來的。只是蘇維埃政府發出一個命令，或者黨發出一個特別的口號或指定幾個最好的工作人員去做這工作，那是不夠的。青年的一代人自己

須要擔負起這個工作來。

青年團所屬男女青年們的共產主義，就在於說：這是我們底工作，我們要聯合起來到鄉僻區域去掃除文盲，使我們正在生長起來的一代人，沒有不識字的。我們要使正在生長起來的一代人，把他們底能力供獻於這個工作。

你們知道，要很快地把愚昧的目不識丁的俄羅斯變作一個文化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青年團發動這個工作，如果全體青年為全體的利益而工作，那末，有着四十萬團員的青年團，就可以把它自己叫作共產青年團而無愧色了。青年團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在獲得了任何特別知識之後，就要去幫助那些不能因自己底努力而使自己從文盲的黑暗中解放出來的青年人。

作一個青年團員，意思就是說要把一個人底勞動和能力供獻於公共事業。共產主義的訓練也就是這個意思。只有在這種工作的過程中，一個青年男子或女子才能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只有像這樣子，只有他們在這種工作中獲得實際效果，他們才會變成共產主義者。

就拿在近郊菜園裏工作做例子吧。這就是共產青年團的任務之一。人民在飢餓着，作坊和工廠裏也在鬧飢荒。為了使我們免於飢餓，必須發展菜園。可是農業還是照舊的方法進行着。

所以，要有更多有階級覺悟的分子去擔任這種工作，那你們就會看到菜園的數目增加起來，面積擴大起來，收穫也進步起來。共產青年團應在這個工作中積極參加，青年團的

每一單位和每個支部，都應該把這工作當作自己底任務。

共產青年團應該是一個突擊隊，幫助一切的工作，並表現它底創造性與活躍性。青年團應該是這樣一個團體，使任何工人都可以看到，這一團體所包含的團員們的主義，雖然他也許不懂，也許不會立刻就相信，可是這些團員們底實際工作與活動却證明給他看，他們真正是把正確道路指示給他的人。

如果共產青年團不能像這樣在各方面組織它底工作，那末，這就表示它陷到於舊的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

我們必須把我們底訓練與勞苦大眾反對剝削者的鬥爭聯結起來，以便幫助前者執行共產主義學說所指示他們的任務。

青年團的團員，應該用他們每一個空閒的鐘點去開發菜園，或者去組織一個作坊或工廠裏年青人的教育等等。

我們須要把俄羅斯從一個貧困不堪的破毀的國家，變成一個富裕的國家。共產青年團必須把它底教育、訓導與培養，和工人農民底勞動聯合起來，不把自己關在學校裏，限制自己只去讀些共產主義的書籍與小冊子。

只有與工農一塊兒工作，一個人才能變成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我們必須使每個人都看到，青年團的所有團員都是有知識的，同時又是能夠勞動的。當每個人都看到我們已把舊的強迫制度從學校裏驅逐出去而代以自覺的紀律，都看到一切青年男女，都參加共產主義禮拜六從事勞動，都看到他們在

利用一切近郊的田園以幫助人民的時候——那時，人們對於勞動的態度，就不會像他們從前那樣的了。

舉一個小的例子說，在鄉村或城市中組織起來幫助清潔事宜或分配食物，這也是共產青年團的一個任務。

這些事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怎樣做的呢？

每個人都單獨爲他自己工作，沒有人去注意是否有衰老的和疾病的，是否一切的家庭工作都壓在婦女肩上，這些婦女因爲家務關係是生活在被壓迫被奴役的境地裏的。反對這些現象，是誰底職責呢？這乃是青年團的職責，它必須說：我們要改變這一切；我們要組織青年隊去幫助保持清潔或分配食物，去有系統地挨戶考察，去有組織地爲全社會的利益而工作，適當地分配力量並且要表現出勞動一定要是有組織的勞動。

現在五十歲左右的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了。這一代人在那社會以前就要死的。但現在十五歲的一代人是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而且這社會要由他們自己來創造。並且他們必須認清，他們一生的整個目的，就是要建設這個社會。

在舊的社會中，工作是由個別的家庭來進行的，除了壓迫人民大眾的地主和資本家而外，沒有人把他們底勞動聯合起來。我們必須把一切的勞動——不管它是多麼污穢多麼艱苦——組織得這樣，使每個工人和農民都說：我是那偉大的自由勞動軍之一分子，我能夠不要地主和資本家而建設我底生活，我能夠建立共產主義制度。

共產青年團必須從每個人還是很年青的時候，從十二歲起，就訓練他從事自覺的有紀律的勞動。

就是這種力量使我們能夠希望把擺在我們面前的許多問題解決下去。

我們必須估計到，要使全國電氣化，使我們貧窮的土地能夠利用最新的技術發明，至少還需要十年。因此，現在是十五歲並且將要在一二十年後生活於共產社會裏的這一代，必須這樣子佈置他們底教育工作，使青年在每天、在每個鄉村、每個城市裏，都是在從事於實際解決某一共同勞動的問題，即令是最細小的、最簡單的問題。

共產主義建設將能保證到何種程度，就要看上述工作在每個鄉村裏能做到何等程度；共產主義競賽能發展到何等程度，青年們證明他們能夠團結自己勞動到如何程度。

只有從這個建設的勝利底觀點上，去審查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只有問我們自己是否已盡最大力量使自己成為團結的覺悟的勞動者，只有在這個長期過程中間，共產青年團才能夠做到把五十萬團員結合起來成為一枝單一的勞動軍，並獲得普遍的尊敬。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四——三九七頁）

王石巍譯

工人政黨對於宗教的態度

在國會中，當討論對於教會之預算時，國會議員蘇爾可夫（surkov）之演說，以及我們的國會黨團起草這篇演說時的內部的討論，（這篇演說詞我們登載於本期中），提出了一個在目前這個時候是極端重要和迫切的問題。現在，「社會」底廣大的各界人士，無疑地表示出對於宗教的一切問題都感到興趣，而且與工人運動接近的知識分子底隊伍，以及著名的工界，也都很留心宗教問題。社會民主黨公佈他們對於宗教所抱的態度，是他們底絕對的責任。

社會民主黨底整個世界觀，是根據着科學的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屢次宣稱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基礎是辯證法唯物論。辯證法唯物論充分地包含着法國十八世紀唯物論與德國費爾巴哈唯物論（十九世紀底前半）底歷史的傳統——這唯物論是絕對無神論的，對於一切宗教都堅決反對。我們想起了恩格斯底反杜林論——此書，馬克思看過了原稿——整本書是告發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的杜林

* 在第三國會會議上，當討論教會預算開支時，社會民主黨議員蘇爾可夫的演說辭，他指出教會即是沙皇的支柱，並且與黑百團的組織有聯繫。

，說他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論者，而留下了許多的退路給宗教和宗教哲學。我們想起了恩格斯底費爾巴哈論，恩格斯斥責費爾巴哈不是爲着要摧毀宗教而向宗教作戰，而是爲要革新宗教、爲要創造一個新的『高尚的』宗教而向宗教作戰等等。宗教是人民底鴉片——馬克思這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整個見解底基石[※]。馬克思主義總是把一切近代宗教和教會以及一切宗教團體，視爲資產階級的反動底工具，用來擁護剝削制度並麻醉工人階級的。

然而，同時恩格斯常常譴責那些想要比社會民主黨『更左』或『更革命』的人們，他們努力要在工人政黨底綱領中公開宣佈無神主義，即是向宗教宣戰。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批評逃亡於倫敦的勃蘭克派的公社戰士底著名宣言，說他們大吹大擂地向宗教宣戰，是愚蠢的行爲，並說這樣的宣戰，是使人民對宗教的興趣復活起來而且阻止宗教真正死亡之最好的手段。恩格斯斥責勃蘭克派不懂得只有工人階級羣衆底階級鬥爭，吸引許許多多的無產者來參加有意識的和革命的實際社會工作，才能在事實上使被壓迫的羣衆擺脫宗教底束縛；反之，宣佈反宗教鬥爭爲工人政黨底一個政治任務，那正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談。恩格斯於一八七七年，在他的反杜林論中，一面對於杜林這位哲學家向唯心論和宗教之每一讓步，就使是最微小的讓步，也加以猛烈的攻擊；在另一方

※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九九頁『對黑格爾哲學實踐的批判』序言。

面，對於杜林底假革命的觀念，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要禁止宗教，也同樣斷然斥責。恩格斯說，這樣的向宗教宣戰，是要『比俾斯麥更俾斯麥』，這即是說，重復俾斯麥對僧侶主義作戰（有名的『文化鬥爭』即俾斯麥在一八七〇年用警察迫害天主教為手段，以與德國天主教堂——『中央』派——鬥爭）底蠢舉。俾斯麥這一鬥爭，只是鞏固天主教徒底戰鬥的僧侶主義，只是損害了真正文化底工作，因為他把宗教的分野比政治的分野還看得更重要，因而使一部分的工人階級和民主黨之注意離開了階級底迫切的任務和革命的鬥爭，轉而注意於最淺薄的和虛誕的資產者的反僧侶主義。恩格斯非難冒稱超革命的杜林想要在另一形態重復俾斯麥底蠢舉，而要求工人政黨應該知道如何耐心地進行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這個任務，完了這個任務就會使宗教死亡，而不是冒昧對宗教作政治的戰爭。這個見解已深入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了，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耶穌教派的教育有自由權，允許他們進入德國，並完全停止用警察來反對任何一種宗教。『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愛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的這個有名的主張，批准了上面所說的社會民主主義底政治策略。

這些策略，現在已弄成爲只是一個慣例，而且是已產生了向相反的方向、向機會主義的方向之馬克思主義底新曲解。愛福特綱領中的這個主張，已被解釋成爲說我們社會民主黨員，說我們的黨，認宗教爲一件私人事情，說宗教對於做社會民主黨員的我們，對於組織成爲一個政黨的我們，是一件私人事情。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沒有對這種機會主義

的見解作直接的駁難，他認為有採取正面的形式、而不是論辯的形式以堅決反對它之必要。即：恩格斯在一句話中做到了此事，而且他故意在這句話之下劃一根線（字下劃線，是表示著重——譯者註），他說，社會民主黨員視宗教為一件私人的事，是就它對國家之關係而言，並不是就它對他們自己之關係而言，不是就它對馬克思主義之關係而言，也不是就它對工人政黨之關係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宗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底外在的歷史，就是這樣。那些對於馬克思主義不細心研究的人，那些不能思惟或不願思惟的人，把這歷史視成爲馬克思主義的無意義的矛盾和動搖之糾纏，視成爲『澈底的』無神論與對宗教和解之混雜物，視成爲在對上帝進行革命的戰爭與怯懦地想望向那些信教的工人討好、怕懼把那些工人嚇怕之間的動搖等等。無政府主義的空談底出版物，就充滿着這一類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

但，不論是誰，他如果能夠認真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和國際社會民主黨底經驗能加以仔細思索，他就立即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對付宗教的策略是始終一致的，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熟籌而得的，而那些淺薄的人或不學無術的人所視之爲動搖，只是從唯物辯證法之一個直接的和避免不了的推論。如果我們以爲馬克思主義的

* 參閱恩格斯爲馬克思底『法蘭西內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二）而寫的序文。

對於宗教的態度底表面上的「溫和」是由於「策略上的」理由，想要「不嚇跑」任何人等等；——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底政治路線與馬克思主義關於這個問題的哲學原理，也是不能分開地聯結着的。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論。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像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派底唯物論或費爾巴哈底唯物論一樣，對宗教是毫不留情地反對着。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辯證法唯物論，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哈更進一步，把唯物哲學應用於歷史領域，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我們必須向宗教作戰——這是一切的唯物論底初步原理，所以，也是馬克思主義底初步原理。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到初步原理就停住的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再行前進。馬克思主義說：我們必須知道怎樣去向宗教作戰，而為要知道怎樣去對宗教作戰之敵，我們就必須唯物論地說明在民衆間信仰和宗教底根源，向宗教作戰，決不應限於抽象的意識上的宣傳，或把它弄成爲這種宣傳。這一戰鬥必須與階級運動底具體實際工作聯繫起來，階級運動底目標，就在於剷除宗教底社會根源。宗教爲什麼還保有它在城市無產階級底落後的一部分，半無產階級底廣大的部分，和農民羣衆之間的地盤呢？資產階級的進步派、急進派和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回答說：因爲人民沒有知識。所以，打倒宗教！無神論萬歲！——傳播無神論是我們的主要任務。馬克思主義者說：這並不真確，那是一種膚淺的見解，是狹隘的資產階級的文化主義。這種見解，並沒有很深刻地說明宗教底根源，它不是用唯物論的觀點去說

明，而是用唯心論的觀點去說明宗教底根源。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國度中，這些宗教根源，主要地是社會的。在今日，宗教底最深的根源，是勞動羣衆底社會的壓迫以及他們在表面上好像是完全不能抗禦資本主義底盲目的力量；資本主義底盲目的力量，每天每時都令普通的勞動人民嘗受最可怕的痛苦與最野蠻的磨折，比起非常的事變如戰爭、地震等等所令人嘗受的痛苦磨折還要酷烈一千倍。『驚懼造出神來』。驚懼資本底盲目的力量——它是盲目的，因為人民羣衆不能預見它——這個力量、在生命底每一步，都威嚇着要令無產者與小資產者嘗受『驟然的』、『想不到的』、『意外的』破敗、死亡、窮苦、賣淫、和餓死；——這就是現代宗教底根源。唯物論者，如果不欲依然做一個小學校的唯物論者，他就必須首先把這個根源記住在心頭。沒有一本教育的書籍能夠把宗教從羣衆底頭腦中拔去，這些羣衆是被資本主義底磨折人的勞作所壓倒了，而又受資本主義底盲目破壞力所蹂躪，要等到他們自己學會了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與有意識地向這種宗教根源，一切形態的資本統治作鬥爭時，才能根絕宗教。

這是不是說反宗教的教育的書籍是有害的或不必要的呢？不，決不如此。這是說，社會民主黨底無神論的宣傳，必須服從於它底基本的任務——發展被剝削羣衆之反抗剝削者之階級鬥爭。

這個命題，那沒有熟思過辯證法唯物論——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哲學——的人也許不會懂得（或者至少不立即懂

得)。何以如此？——他會說：思想的宣傳，宣傳一定的觀念，對數千年來的文化和進步之敵人（即，宗教）的鬥爭，是要服從於階級鬥爭，即一個爲着經濟的和政治的領域中的一些的實際的目標之鬥爭嗎？

這就是那些很流行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之一，那是表明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完全不了解。

使那些這樣反對的人們想不通的矛盾，是一個實在的活的矛盾，這即是說，是一個辯證法的矛盾，而並不是一個言詞上的或虛構的矛盾。要在無神論底理論上的宣傳——即毀滅在某些部分無產階級間的宗教信仰——與這些部分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底成功、進步和條件之間，劃下了一條固定的界線，這種思索是反辯證法的，是把可移動的和相對的界線轉變成爲絕對的界線；是把在實際生活中不可分解地聯結着的東西硬硬割斷。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在某地某一工業部門的無產階級，我們假定其分爲二部分，一部分是前進的很有階級意識的社會民主黨員，他們當然是無神論者，另一部分是稍落後的工人，他們依然與農村和農民有聯繫，依然信仰上帝，往禮拜堂做禮拜或者甚至受當地的牧師所直接影響，我們假定牧師已組織了一個基督教職工會，我們再假定這個地方底經濟鬥爭已成罷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底責任是把罷工運動底成功，視爲高乎其他的一切，竭力反對在這一鬥爭中把工人劃分爲無神者與基督教徒，竭力地向這種劃分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之下，無神論的宣傳，是不必要的和有 hại 的——不是由於庸俗派的懼怕，怕把落後的一部分工人嚇跑。

怕在選舉時喪失了一個議席等等，而是由於爲着階級鬥爭底實在的進步，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底條件中，階級鬥爭比起率直的無神論的宣傳來，是一百倍更適於使基督徒歸依社會民主主義和無神論。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和在這種情勢中，他宣傳無神論，只是使牧師有益，教士所欲的，無過於劃分工人的標準由依照他們是否參加罷工運動改爲依照他們是否信神。無政府主義者，不管代價如何，都要宣傳反對宗教，他在實際上是幫助了牧師和資產階級（正如無政府主義者總是在實際上幫助資產階級一樣）。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做一個唯物論者，即是，宗教底敵人；但他必須做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即是他不是抽象地反對着宗教，不是在抽象的、純粹理論的、不變的宣傳之基礎上來進行反對宗教，而是在階級鬥爭之基礎上來具體地進行反對宗教，在實踐中進行着的階級鬥爭，比任何其他的東西更適於教育更多的羣衆。馬克思主義者須能夠認識整個具體情況，必須總是能夠決定無政府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的界線——這條界線是相對的、可移動的和會變更的，但這條界線是存在着的，——必須既不屈於無政府主義者底抽象的、口頭上的、而在事實上是空洞的『革命主義』，又不屈於小資產者或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底庸俗主義和機會主義。這些小資產者或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他們懼怕對宗教作戰，忘記了這是他底責任，而與信神妥協，他們不是受階級鬥爭底利益所指導，但是受『不得罪什麼人、不反對什麼人和不嚇怕什麼人』這種卑劣的動機所指導——受聖人格言『恕人之短則人亦恕我之短』等等，等等，所指導的。

關於社會民主黨員對宗教的態度之一切特殊問題，都要從這個立場來決定。例如，時常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牧師能不能做社會民主黨底黨員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常是無條件的肯定，而以歐洲社會民主黨底經驗來支持這個答案。但是，這個經驗，並不只是馬克思學說應用於工人運動而也是西歐的特殊歷史條件之結果。西歐的特殊歷史條件，並不存在於俄國（關於這些條件，我們在後面將再談及），所以，在這場合，無條件的肯定，是不正確。我們一定不可斬釘截鐵地宣告牧師不能做社會民主黨底黨員；但我們也一定不可斬釘截鐵地宣告牧師能做社會民主黨底黨員。如果一個教士到我們這裏來，協力從專政治工作，而且出乎本心地執行黨底義務，並不出頭反對黨底綱領，那末，可以容許他參加社會民主黨底隊伍；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我們的綱領底精神和原則與牧師底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還是只關涉他個人，是他自己私人的矛盾；一個政治團體不能檢驗其會員着着在他們的見解與黨底綱領之間是否有矛盾存在着。但是，當然這樣的場合，就是在西歐，也是很稀少的例外，在俄國完全是未必會有的。如果，例如說，一個牧師加入社會民主黨，而以在黨內努力傳佈宗教的見解做他底主要的和幾乎是唯一的工作，那末，黨毫無問題地要把他逐出隊伍。我們不只是一定要容許那些保留其對於神的信仰的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而且必須故意地徵求他們入黨；我們絕對地反對有一絲一毫觸犯他們的宗教信仰；但我們徵求他們入黨是為要以我們的綱領底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並不容許他們活躍進

行反對我們的綱領之鬥爭。我們容許在黨內的意見自由；但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是以團體底自由來決定的；被黨底大多數人所拒絕的見解，其積極宣傳者，我們並不一定要與他們一同手攜手地前進。

另一個例子：社會民主黨底黨員，他如宣言『社會主義是我的宗教』^{*}，或主張與這個宣言相當的見解，是不是不問他在什麼情況中說這樣的話，都要同等責難他呢？不！這樣，無可爭辯地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底正軌；但這樣離軌底意義，它底相對的重要性是隨情況而不同的。一個鼓動家或一個人對工人羣衆這樣演說，爲的是要使工人更了解他所說的話，用這句話以引入他的演說本題，用落後羣衆所最熟悉的用語來表現他的見解，使他的見解更活躍；——這是一件事。一個著作家，（像我們的盧拉卡爾斯基派那樣），宣傳『創造上帝』或『創造上帝的社會主義』；——這又是另一件事。在前一場合，責難只是咬文嚼字，或者甚至是對於鼓動家底自由、對於使用『教育學的』方法之自由，加以不適當的限制；在第二種場合，責難是必要的、是不可少的。『社會主義是我的宗教』這句話，有些人是當做從宗教到社會主義之過渡形態；另外一些人却當做從社會主義到宗教之過渡形態。

我們現在轉而討論在西歐的引起對於『宗教是私人的事

^{*} 盧拉卡爾斯基不只一次地發言，宣傳創造上帝的社會主義。
（盧拉卡爾斯基係造神派——編者）

情」這個命題的機會主義的解釋之諸條件。當然，我們在這裏是有了產生一般的機會主義——一般的機會主義就是爲着了暫時的利益而犧牲了工人運動底根本的利益——的那些一般的因素底勢力。無產階級政黨要求國家宣佈宗教爲私人的事情，但並沒有把對人民底鴉片之鬥爭、對宗教的迷信之鬥爭等等，視爲『私人的事情』。機會主義者歪曲了這個問題，把它曲解做社會民主黨把宗教視爲私人的事情！

但除了普通的机会主義的歪曲（我們的國會黨團，在討論關於宗教問題辯論的演說詞時，對此完全沒有加以說明）之外，還有特殊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引起了近代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宗教問題之過分的冷淡。這些條件有雙重性質。第一，反對宗教，這個任務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底歷史任務，而在西歐，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資產階級的革命底時期，或在資產階級進攻封建制度和中古制度之時期，把這個任務大部分執行了（或着手進行了）。在法國和德國，都有資產階級的反宗教的戰爭底傳統，這個戰爭，在未有社會主義就早已開始了（百科全書派、費爾巴哈）。在俄國，由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諸條件，這個任務也差不多完全是落在工人階級底肩上。我國的小資產階級（民粹派），在這一方面所做的並不是很多（並不如新近出現的黑百團的立憲派或是立憲派的黑百團所想的那樣，以爲是做得很多），與在歐洲所已做的比較起來，是做得太少了。

在別一方面，資產階級的反宗教的戰爭底傳統，在歐

洲，已引起了無政府主義對於這個戰爭，加以明明白白是資產階級的曲解。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屢次說明了無政府主義雖是對於資產階級攻擊得極其「兇猛」，但它却是根據着資產者的世界觀。在拉丁語系的國度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勃蘭克派，在德國中的莫斯特（他，附帶地說一聲，是杜林底學生）派，在奧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八十年代以革命的空談，進行反宗教鬥爭，至於極端。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現在跑到無政府主義者底別一極端，是不足奇的。這是很可解的，而是在一定限度內是正當的，但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應忘記那些流行於西歐的特殊歷史條件。

第二，在西歐，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已過之後，採行了多少完全的信仰自由之後，民主主義的反宗教鬥爭之問題，已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反社會主義鬥爭強推到歷史的後邊去了，資產階級的政府有意地組織假自由主義的反僧侶主義「戰爭」，企圖以此轉移羣衆對於社會主義的注意。在德國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和在法國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反僧侶主義鬥爭，其性質就是如此。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對反宗教戰爭之冷淡，是跟隨着資產階級的反僧侶主義——其目的就在於轉移工人羣衆對於社會主義的注意——而來的。這，又是可解的和正當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得不把反宗教鬥爭服從於為社會主義的鬥爭，以此來抵制資產階級的和俾斯麥式的反僧侶主義。

在俄國，條件完全不同。無產階級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底領導者。無產階級底政黨，在反對一切形態的中

古制度——包括舊國教，以及一切企圖革新它或以新的或不同的基礎供給它等等——之鬥爭中，一定要做思想領導者。所以，雖然恩格斯比較溫和地糾正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工人政黨要求國家宣佈宗教爲一件私人事情，改換爲宣佈宗教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對於社會民主黨是一件私人事情——底機會主義，但他對於俄國機會主義者採取了這種德國的曲解，一定會責難得嚴厲一百倍。

從議會講壇，宣佈宗教是人民底鴉片；我們的黨團這種行爲是極正確的。這樣就創造了一個先例，它應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員對於宗教問題的一切言論底基礎。他們應否再進而更詳細地發展他們的無神論的議論呢？我們以爲用不到。這會招引無產階級底政黨對於反宗教鬥爭過分誇張之危險；其結果會把資產階級的反宗教鬥爭與社會主義的反宗教鬥爭之間的分別抹去。在黑百團的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執行他們底第一個責任，是執行得光榮。

第二個責任——也許是社會民主黨員底最重要的責任——即、說明教會與牧師底階級作用，是贊助黑百團的政府和資產階級以反對工人階級；這個責任也執行得很光榮。當然，對於這個題目還有許許多多話可以說的，而社會民主黨員在將來的發言中會知道如何擴大蘇爾可夫同志底演說詞；但，雖是如此，這篇演說詞還是極好的，由黨的一切團體來廣佈它，是我們黨底直接的責任。

第三個責任是很正確詳盡地說明那常常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所歪曲了的命題，即宗教，「是私人事情」。不幸，蘇爾

可夫同志並沒有做這件事。更可惜的，是在黨團底前期的活動中，對於這個問題，別洛烏索夫（Byelovssov）同志就已犯了一個錯誤，「無產者」在那時已說到了。黨團中的討論，表明出關於無神論的爭辯，把「宗教應視為私人事情」這個有名的要求底正當解釋之問題隱蔽起來了。整個黨團底這個錯誤，我們不歸咎蘇爾可夫同志一人。而且，我們坦白承認整個的黨是犯了錯誤，沒有充分地說明這個問題，沒有充分地準備社會民主黨員底頭腦使他們認識恩格斯對於德國機會主義者的批評底意義。黨團中的討論，證明出在事實上是由於對這個問題的了解不清楚，而並非由於想欲忽視馬克思底教訓，我們確信在黨團底將來的言論中將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

我們再說一遍，蘇爾可夫同志底演說詞整個是極好的，一切的團體都要廣佈它。黨團在討論這篇演說詞時，證明出它出乎本心地執行了它底社會民主主義的責任。希望關於黨團內的討論的通信，要更時常在黨報上登載，使黨團與黨的關係更密切，使黨熟知在黨團內所做的困難的工作，並建立起黨與黨團在工作上的思想的一致。

一九〇九年五月（『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六八一—七六頁）

柯柏年譯

哲學的黨性

在前面的敘述中，自首至尾，我們討論到每一個認識論上的問題時，我們討論到新物理學所提起的每一個哲學問題時，我們都能追跡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鬥爭。在一大堆新術語的詭計之背後，在博學的煩瑣哲學底渣滓之背後，我們總是看到對解決哲學問題之兩個主要障線，兩個基本的傾向。不是把自然、物質、物理的、外在的世界，視為基始的，而把意識、精神、感覺（依照我們的時代之流行的術語，是稱為『經驗』）、心理的、等等，視為隨附的。在事實上，仍然是這個根本問題，把哲學家劃分為兩大營壘。在這個領域中的成千累萬的謬誤與紛亂，其泉源就在於人們受術語、定義、煩瑣哲學的妄想與詭辯的技巧所蒙蔽，而把這兩個基本傾向忽略了（例如，波格唐洛夫拒絕承認他的唯心論，因為他不用『形而上學的』概念：『自然』和『精神』，而採用『經驗的』概念，即：『物理的』和『心理的』。換了幾個名詞！）。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天才，就在於：他們兩人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差不多有半世紀，發展了唯物論；他們把一個基本的哲學的傾向再行推進；他們不止於重述業已解決的認識論上的問題，但把這一個唯物論很適當地應用——並指示如

何應用——於社會科學底領域，把企圖『發見』哲學的『新』陣線，發明『新的』傾向等等無數企圖，當做渣滓、垃圾和空談，而無情地掃除之。此類企圖底詭辯的性質，用新的哲學的『主義』來做煩瑣哲學式的遊戲，以矯飾的詭計來掩蔽問題底本質，沒有能力理解認識論上的兩個根本的傾向之間的鬥爭並將其明白敘述出來——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舉生活動所始終與之作無情的鬥爭的。

我們說『差不多半世紀』，事實上，早在一八四三年，當馬克思剛成為馬克思時，這即是說，剛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創立者，近代的唯物論——近代的唯物論比較從前的一切形態的唯物論，內容更豐富得無可計量，而且是更澈底得無可比擬——底創立者時，就在那個時候，馬克思已就非常明白地指出哲學中的基本傾向了。革命（Griin）引述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寫給費爾巴哈的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請費爾巴哈為德法年鑑寫一篇反對謝林（Schelling）的論文。馬克思寫道，謝林這人是一個淺薄的誇大者，自謂把從前的一切哲學傾向都包括了，而且還超越過了它們。

『他（謝林）對法國的浪漫主義者和神祕主義者說：我是哲學與神學之結合；對法國的唯物論者說：我是肉體與精神之結合；對法國的懷疑論者說：我是獨斷論底破壞者。』

馬克思在那個時候，就已看到：『懷疑論者』，不管他們是稱為休謨主義者或是稱為康德主義者，（或者，在二十世紀，稱為馬赫主義者），都反對『獨斷論』，不論是唯物

論底「獨斷論」或唯心論底「獨斷論」，他們都加以反對。馬克思不被成千的貧乏的哲學的小體系中之任何一體系所轉移，他能夠經過費爾巴哈直接走上反對唯心論的唯物論的道路。三十年之後，在資本論第一卷底第二版的跋文中，馬克思把他的唯物論與黑格爾的唯心論——一切唯心論當中最一貫的和最發展的唯心論——清楚明確地對照起來；他輕蔑地排斥孔德的「實證主義」；有一些近代哲學家，他們自以為已把黑格爾毀滅了，而在事實上却復蹈「黑格爾以前的」康德和休謨底謬誤。馬克思宣稱這一類的近代哲學家是可憐的小鬼。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寫給顧格曼的信中，論及畢希勒（Buchner）、朗格（Tange）、杜林、費希奈爾（Fechuer）等，也不稍減其輕蔑，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黑格爾的辯證法，而輕視黑格爾的辯證法。*最後，把馬克思在資本論與其他著作中的個別的哲學的論述，研究一下，就可看出有一個不變的基本思想：——擁護唯物論，而輕蔑地嘲笑一切的曖昧、一切的混亂與一切朝向於唯心論的偏向。馬克思底一切哲學論述，都是以這兩個傾向底根本的對立為中心；由大學教授的哲學之觀點看來，它們底缺點就在於這樣的「狹隘」和「片面」。其實，循着極明確的哲學的道路

*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三日的信中，論及實證主義者畢茲利（Beesly），寫道：『畢茲利教授是一個孔德主義者，因此不得不擁護各色各樣的妄想。』將這個評語，與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對於赫爾黎式的實證主義者之評語相比較一下。

而前進的馬克思，他底最大的功績，正在於他這樣有意識地忽視那些企圖把唯物論與觀念論調和起來的雜種的產物。

恩格斯完全是依照着馬克思底精神，而且與馬克思密切合作；他在一切哲學著作中，對於一切問題，都簡單明瞭地把唯物論的陣線與唯心論的陣線對照起來，不論是在一八七八年，一八八八年，或一八九二年，對於企圖「超越」唯物論與唯心論底「片面性」，對於企圖成立新的方向——不論是「實證主義」，「唯實主義」，或其他的大學教授的胡說——他對於這些無數的企圖，概不重視。恩格斯與杜林作鬥爭，完全是在「始終貫徹唯物論」這個口號之下來進行的。恩格斯責難唯物論者的杜林，說他詭辯地把問題底本質弄模糊了，說他喜講空話，說他底推理方法是包含着對唯心論的妥協而且採取唯心論底立場。在反杜林論中，每一段都這樣提出問題：或是澈底的唯物論，或是哲學的唯心論底虛偽與混亂。只有那些已被反動的大學教授的哲學把其頭腦腐蝕了的人們，才會看不到此點。在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對反杜林論加以最後一次的修改與增補，並寫了最後的一篇序言，在這篇最後的序言中，不斷地注視着哲學上和科學上的最新發展之恩格斯，繼續以他從前的斷然的態度，固持他的明瞭的確定的立場，把大大小小的新的體系底塵芥一概掃除。

從費爾巴哈論，就可看出恩格斯對於哲學上的新發展是很留心的。在一八八八年的序言中，連在英國與斯幹的那維亞（即指瑞典與挪威——譯者註）的德國古典哲學底復興與這樣的現象，也都提及；但恩格斯（在序言中與在本文中）對

於流行的新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却只是極端輕蔑它們。恩格斯目擊時髦的德國的與英國的哲學重蹈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底在黑格爾以前的舊謬誤，故以爲（在英國與斯幹的那維亞）轉向到黑格爾也可望得到一些良好的結果；這是很明顯的事。他希望偉大的唯心論者與辯證法論者會幫助人們看破那些淺薄的唯心論的異形而上學的謬誤。

恩格斯沒有先對各種各式的德國新康德主義與英國休謨主義作一番探討，他一開始就論駁它們之根本背離唯物論。他宣稱這兩個學派底整個傾向是「科學上的退步」。他對於新康德派與休謨派（例如在他們當中，一定看到赫胥黎）底毫無可疑地「實證主義的」——照流行的術語，應說爲毫無可疑地「唯實主義的」——傾向，作如何評價呢？「實證主義」與「唯實主義」，把無數的思想混亂的人物誘惑了——而且還繼續地誘惑着這類的人物。恩格斯宣稱，它們在最好的場合，是一種庸俗的行爲公開辱罵和否認唯物論而又把唯物論暗下偷運進來！我們看到了恩格斯對於赫胥黎——他是一個極出色的自然科學者，比馬赫、阿芬納留斯這一派更爲唯實的唯實主義者，更爲實證的實證主義者——這樣的評價，用不着很費思索，就可知道恩格斯對於一羣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狂熱着「最新的實證主義」，「最新的唯實主義」等等，是何等輕蔑他們了。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哲學中，自始至終，是有黨派的。他們能夠在每一個「最新的」傾向中，發見出它之離背唯物論與對唯心論及信仰主義的讓步。所以，他們之稱讚赫胥

繫，完全是因爲他始終一致地固持其唯物論的立點。所以，他們非難費爾巴哈，責他沒有貫徹唯物論到底，責他爲了個別的唯物論者底謬誤而拋棄唯物論，責他之與宗教作鬥爭是爲着要更新宗教或建立新宗教，責他在社會學中不能擺脫唯心論的用語而變成一個唯物論者。

一九〇八年（『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七四——二八二頁）

柯柏年譯

論辯證法

統一物底分裂及其矛盾的構成部分底認識，（參看拉薩爾所著赫拉克里特底哲學第三篇認識論之開頭引用斐倫“Philon”論及赫拉克里特的話[※]）是辯證法底本質（是『本質』之一，是基本的特性或特色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基本的特性或特色）。黑格爾也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亞里斯多德在他所著的形而上學中，繼續不斷地與它奮鬥，並攻擊赫拉克里特與赫拉克里特的觀念）。

辯證法底內容底這一方面底正確性，必須由科學底歷史來試驗。辯證法底這一方面，普通不爲人所充分注意（例如，普列哈諾夫）：對立物底統一，被視爲例證底總和（例如，『一粒種子』，例如『原始共產主義』；——恩格斯也是這樣做，^{※※}但只是爲了通俗化起見），而並不視爲認識底法則（與客觀世界底法則）。

在數學：十與一；微分與積分。

在力學：作用與反作用。

※ 『因爲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的部分所構成的整體，所以，如果它分裂爲二，就可認識其對立的部分了。』

※※ 參閱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三章。

在物理學：陽電與陰電。

在化學：原子底化合與分解。

在社會科學：階級鬥爭。

對立物底同一（它們底「統一」，這樣說或者是更爲正確——雖然「同一」與「統一」這兩個名詞底區別，在這裏並不是極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名詞都是正確的），就是對於自然（包括精神與社會）底一切現象與過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認識（發見）。在其「自己運動」中、在其自發的發展中、在其活的形態中，去認識一切世界過程，這樣的認識底條件，就是把它們作爲對立物底統一來認識。發展是對立物底「鬥爭」。發展（進化）底兩個基本的（或者可能的？或者在歷史中去觀察的）見解，是（一）把發展當做是減少與增加，當做是反復；（二）把發展當做是對立物底統一（統一物之分裂爲互相排斥的對立物，與它們底相互關係）。

在運動底第一種見解中，自己運動，它底推動力，它底源泉，它的機動，都不彰明（或它那源泉移於外界——神、主觀等）；在第二種見解中，「自己」運動底源泉之認識，是特別著重。

第一種見解是死的、貧乏的、乾枯的；第二種見解是活的。僅第二種見解才給予我們對於一切存在物底「自己運動」之理解底鑰匙，僅它才給予我們對於「跳躍」，「連續底中斷」，「轉化爲對立物」，舊的東西底毀滅與新的東西底成立之理解底鑰匙。

對立物底統一（合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物底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與運動之為絕對的。

注意。主觀主義（懷疑主義、詭辯等等）與辯證法之區別，其中有一點就是：在（『客觀的』）辯證法中，相對與絕對之間的區別，其本身就是相對的。客觀的辯證法以為在相對裏面包含着絕對。主觀主義與詭辯却以為相對只是相對的，而且是排除絕對。

馬克思在他底資本論中，首先分析資產階級的商品社會底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大量的、最日常的、看到了幾萬萬次的關係，即：商品底交換。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在這個資產階級的社會底『細胞』）之分析中，暴露出近代社會底一切矛盾（與一切矛盾底胚芽）。後面的敘述，就把這些矛盾底發展（生長與運動這兩者）與這個社會底發展（生長以及運動），在其基本的構成部分底總和上，自始至終地告訴我們。

這也應為一般辯證法（因為，在馬克思，資產階級的社會底辯證法，只不過是一般辯證法底一個特殊的例）底敘述（與研究）底方法。從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大的……的命題，隨便從任何命題開始。『樹葉是青的』，『約翰是一個人』，『斐度是一隻狗』等等。就在這裏（如黑格爾的天才所認識的），我們已有辯證法：『個別的』即是『一般的』，（參閱亞里斯多德所著的形而上學，斯威格勒譯本，第二卷，第四十頁，第三編，第四冊，第八章與第九章：你

自然是不能作如此想，即，在眼能看見的家屋以外，還有一般的家屋）。

因此，對立物（『個別的』與『一般的』對立着）是同一的：『個別的』只有在導向『一般的』的關聯之中，方才存在。『一般的』只有在『個別的』之中，只有依着『個別的』，方才存在。每一『個別的』都是（在一方法或另一方法）『一般的』。一切『一般的』都形成『個別的』底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一切『一般的』都只是幾乎完全包括一切個別的東西。一切『個別的』都是不完全地進入『一般的』等等。一切『個別的』都經由成千的推移而與別種類的『個別的』（事物、現象、過程）相關聯等等。在這裏，我們就已經有了在自然中的客觀的關聯，必然性底要素、胚芽、概念等等。在這裏，我們就已經有了偶然與必然，現象與本質；因為，當我們說『約翰是一個人』、『斐度是一隻狗』、『這是一片樹葉』等等，我們就把許多特性當爲偶然的，而忽視之；我們把本質從現象區別出來，並且把現象與本質對立起來。

這樣，我們在任何一個命題中，都能夠（而且必須）發見辯證法底一切要素底胚芽如同在一個『細胞』中發見『核』一樣；因而指示出辯證法在一般上是全體的人類的認識所特有的。自然科學指示我們（在這裏也必須在任何簡單的實例中來證明），客觀的自然，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個別的』轉化爲『一般的』，偶然轉化爲必然，推移、越界、相對物底相互關聯。辯證法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事情底這「方面」(它不是事情底「一方面」,而是其本質),正是普列哈諾夫所沒有注意的,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用不着說了。

*

*

*

不論是黑格爾(參看他所著的論理學),不論是自然科底近代的『認識論者』,折衷主義者,與黑格爾主義的敵人(他並不理解黑格爾主義!)福爾克曼(Paul Volkmaun)(參閱他所著的自然科學底認識論的特色)都以一串聯圓環底形式來表現認識。

在哲學中的『圓環』:(年表是必要的嗎?否!)

古代:從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到柏拉圖(Plato)與赫拉克里特底辯證法。

文藝復興時代:笛卡兒(Descartes)對伽桑狄(Gassendi)(斯賓諾莎?)

近代:霍爾巴哈(Holdach)——黑格爾(經過白克萊、休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

辯證法是一個活的多方面的認識(方面之數,是永遠地在增加着),具有無數種類的畫影,與現實近似的畫影(從每一畫影,發展成爲一個整體的哲學體系)。它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比較起來,內容是豐富得無可計量。『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主要弊病,就在於它沒有能力把辯證法應用於寫象理論(Bildertheorie),應用於認識底過程與發展。

哲學的唯心論,只有從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學的唯

物論之觀點來看，才是無意義的。反之，如果從辯證法的唯物論之觀點來看，哲學的唯心論是認認底諸特色、諸方面、諸界限之中的一個特色、一個方面、一個界限底片面的、誇張的、過分的（狄慈根）發展，發展成爲與物質分離的、與自然分離的、神化的絕對。唯心論是僧侶主義。誠然！但哲學的唯心論是（『更正確地』與『另外地』）到僧侶主義之道路，經過人類底（辯證法的）無限複雜的認識底諸色彩之一而達到僧侶主義。

人類的認識，並不是循一直線而進行，但是循一曲線而進行，這條曲線是無限地接近於一串連圓環，一個螺旋。這條曲線底每一斷片，每一截片，每一小部分，都能轉化（片面地轉化）爲一條獨立的、完全的直線；如果我們只看見樹而不看見林，那末，這條直線就使我們陷入泥坑，陷入僧侶主義（統治階級底利益使其加強）。唯心論底認識論的根源，就是——直線性與片面性，僵硬與石化，主觀主義與主觀的盲目。僧侶主義（＝哲學的唯心論）當然是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並不是沒有基礎的。無疑地，它是一朵不會結實的花，但却是生長在活的、很會結實的、真正的、有力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的知識這株樹上的一朵花。

一九一五年（『列寧選集』第六卷，第六〇——六三頁）

柯年譯

列寧論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

(本文發表於俄文雜誌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的第三期)

…這裏我要討論幾個問題。把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這份雜誌底編輯者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發刊詞中所提出的內容與綱領，規定得更精密。

這篇發刊詞聲明：團結在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這份雜誌之周圍的，並非全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却全都是澈底的唯物論者，我以為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之這一聯盟，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這份雜誌底任務規定得正確。共產黨員（如一般的在大革命的初期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底最重大的和最危險的錯誤，就是這樣的一個觀念：單有革命家底努力，就能完成革命。恰恰相反，每一件認真的革命的工作，如果要成功，就一定要理解『革命家所能發生的作用，只是做真正有活力的和進步的階級底先鋒隊』。這個觀念，並把這個觀念變成行動。一個先鋒隊，只有當他能夠避免與他所領導的羣衆失却連絡並能夠真正領導全體羣衆前進時，才得完成他當先鋒的任務。沒有在許多不同的活動範圍中與非共產黨員成立聯盟，任何共產主義的建設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這份雜誌所擔負的『擁護唯物

論與馬克思主義』這個工作，也是如此，很可慶幸，俄國的進步的社會思想底主潮，有一個堅實的唯物論的傳統。用不到說普列哈諾夫，只要提及齊爾尼謝夫斯基（Cherng Shevsky）就夠了。近代的民粹派（民粹派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等）常常從切爾尼謝夫斯基那裏向後退，而追求時髦的反動的哲學學說，被歐洲科學中的所謂『最後的話』（指『最新學說』——譯者）底幻想所俘虜，而不能看出藏在這個幻想下面的對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偏見，與對資產階級的反動之這種或那種奴屬。

不論如何在俄國我們還有——這樣的時期，無疑問地是而且還將是一個很長的時期——非共產黨員的唯物論者，我們以當然的責任正是吸收一切澈底的戰鬥的唯物論底信徒，來共同工作專同哲學的反動及所謂『有教育的社會』底哲學的偏見作鬥爭。老狄慈根（U·Dietzgen）——不要與其當著作家的兒子的小狄慈根（Eugen Dietzgen）相混這是一個喜歡誇張而又是百事望成的傢伙——說近代社會中的哲學教授大多數只是『僧侶主義底得有學位的差役』，這一句話，把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國度所流行且得其科學家著作家注意的哲學傾向之基本見解，表達得正確適當而又明瞭。

常自以爲自己是進步的俄國知識分子，和一切其他國度中的知識分子一樣，很討厭把問題提高到狄慈根底意見之高度。他們之所以討厭，是因為他們不能直視真理。我們只要看近代的有教育的人們，在政府的、一般經濟的、社會的和其他的各方面，都依靠着統治的資產階級，那末，用不着多

大思索，就可以知道狄慈根底辛辣的評語是絕對正確的了。我們只要回想起在歐洲各國所時常發生的大多數時髦的哲學潮流，例如，從那些與鐳之發見有關係的哲學潮流起，到那些想要攔住愛因斯坦底相對論之哲學潮流止，我們就可以看出在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與階級陣營以及它對於各種的宗教之支持，在另一方面是時髦的哲學潮流底思想的內容，這兩方面是有什麼樣的聯繫了。

從上面所已說過的話看來，這份雜誌既規定為戰鬥的唯物論底機關報，第一，就必須是戰鬥的機關報，即是，毫不畏縮地暴露和告發一切現代的「僧侶主義底得有學位的差役」，不問他們是官家的科學底代表者，或是自稱為「民主主義的左派或社會主義思想的」著作家之自由思想家。

第二，這樣的一份雜誌，必須是戰鬥的無神論底機關報。我們已有機關，或者至少已有國家機關，負責這個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執行得極冷淡且極不充分，而又顯然是受到我們純俄羅斯的（雖然已是蘇維埃的俄羅斯）官僚主義這種一般條件所阻礙。所以，為要改善這種工作，為要推動這種工作，除了這些國家機關底工作之外，這份規定為戰鬥唯物論底機關報的雜誌，應不倦地從事無神論的宣傳，不倦地從事無神論的戰鬥；這是萬分必要的。關於無神論的各種文字的著作，都應留心，這方面的有價值的著作，應該把它們都翻譯出來，至少也要介紹其大要。

恩格斯老早就已勸告現代無產階級底領袖們，把十八世紀末葉底戰鬥的無神論的著作翻譯出來，以傳播於民眾間。

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做這個工作；這是我們的羞恥（在革命的時期中奪得權力，比知道如何把這權力運用得當，是較為容易；這就是其無數證據之一）。我們的冷淡，不活動與無能力，常以各色各樣的『高尚的』理由作辯護，例如說，十八世紀底無神論的舊著作是過時的、非科學的、幼稚的等等。沒有比這種偽科學的詭辯還惡劣的；這些偽科學的詭辯，或被用以掩蔽其迂腐，或掩蔽其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完全誤解。當然，在十八世紀的革命家底無神論的著作中，有許多地方是非科學的和幼稚的。但並沒有人阻止出版者把這些著作加以刪節，或附以簡短的跋文，指出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在宗教底科學的批判這個範圍中的各種進步，提及關於這個問題的最近的著作等等。一切現代社會，使廣大的人民（尤其是農民與手工業工人）陷於黑暗、無知識與偏見；如果馬克思主義者以為這些人民只有循着純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這條直線才能解脫他們的黑暗狀態，那是一個最大的最嚴重的錯誤。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無神論的宣傳材料供給這些人民，應該把各種各樣的生活的事實告訴他們，應該從各種各樣的途徑去接近他們，以引起他們的興味，使他們從宗教的迷夢覺醒起來，從各種各樣的方面，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推動他們。

十八世紀的老無神論者底敏銳的、生氣活躍的、富有才氣的著作，談諧地、公然地攻擊當時流行的僧侶主義。這些著作，用以喚醒人民的宗教迷夢，常由事實證明出是比較那些乾燥無味的對馬克思主義之解釋的著作——這種著作，在我

們的出版物中是佔優勢的他們差不多完全沒有以精選的事實作說明，而且常是把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這個事實是不用掩蔽的）——合適得一千倍。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重要著作，我們已全部有譯本了。絕對無理由怕舊無神論與舊唯物論得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給予的補充和改正。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的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事實上是毀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最常忽視此事——是如何使那些還很落後的羣衆對宗教問題發生自覺的興味，如何使他們對宗教持自覺的批判態度。

在另一方面，我們看一看宗教底近代的科學的批判底代表者。這些有教育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否定了宗教的偏見，但他們用以作『補充』的議論，差不多都立即暴露出他們是資產階級底思想奴隸，是『僧侶主義底得有學位的差役』。

舉兩個實例來說。維伯爾教授（Prof. R. Y. Vipper）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一本小冊子，書名叫做基督教底起源（莫斯科的沃洛斯基出版所印行）。他敘述近代科學底主要成果，但沒有對那些被政治組織的教會所用為武器的偏見與欺騙作鬥爭，不只是逃避這些問題，而且簡直是可笑地提出最反動的要求，說他是超越於唯心論與唯物論這兩個『極端』。這是陷於統治的資產階級，——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把他們從勞苦羣衆所榨取得來的利潤，拿出成千累萬的盧布，來維持宗教。

德國的有名科學家德留斯（A. Drews）在他所著的基督

神話這本書中，否定了宗教的偏見與神話，而且證明了基督是沒有存在的；在書底終末，却宣稱應有宗教，不過這個宗教是革新的、純化的和更精細的、而且抵抗得住『日益澎湃的自然主義的潮流』的（德文本，第四版，一九一〇年，第二三八頁）。德留斯是一個公然的和有意識的反動者，他公開幫助剝削者，以新的、更臭的和卑劣的偏見，去代替那些舊的和已經腐爛的宗教偏見。

這並不是說德留斯底著作就不應翻譯。這是說，共產黨員與一切徹底的唯物論者，雖然在某一程度中實行與資產階級底進步部分成立聯盟，但當它犯了反動的罪過時，就應毫不畏縮地暴露它。這是說，迴避與十八世紀——在那時期，資產階級是革命的——的資產階級底代表們成立聯盟，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與唯物論。我們對統治的宗教的蒙昧主義者作鬥爭時，用某種方式在某種程度內，與德留斯成立『聯盟』，是必要的。

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這份雜誌，既規定為戰鬥的唯物論底機關報，必須把許多的篇幅，登載無神論的宣傳文章，介紹無神論的著作，並糾正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底無數的缺點。書籍和小冊子，如其中包含有具體的事實與比較，示明現代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和階級組織，怎樣與宗教制度底組織和宗教的宣傳發生聯繫，利用這樣的書籍和小冊子，是特別重要的。

凡關於美國的材料，極端重要。在美國，宗教與資本之正式聯繫，比較不顯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使我們很清

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主義」（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與一部分的無政府黨等等，都這麼不合理地崇拜着它）不過是有宣傳那些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東西——即最反革命的愚想、宗教、蒙昧主義，爲剝削者辯護等等——之自由而已。

我們希望這份規定爲戰鬥唯物論底機關報之雜誌，將登載無神論的書籍之述評，告訴這一羣讀者，那一本書在那一方面是特別合適的，我國出版有什麼書（只要注意新近的譯本，而這樣的譯本並不很多）以及還有什麼書要出版。

除了與不隸屬於共產黨的澈底的唯物論者成立聯盟之外，還要與現代自然科學底代表們成立聯盟；這對於戰鬥唯物論所應完成的使命並不較爲次要，也許甚至是更爲重要。這些自然科學家是傾向於唯物論而且不怕爲唯物論辯護，不怕爲唯物論宣傳，以對抗那在所謂『有教育的社會』中很流行的傾向於唯心論與懷疑論底哲學的動搖。

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第一期和第二期，登載着蒂米爾耶采夫（A. Timiryazev）底論愛因斯坦底相對論的一篇文章，使我們可希望這份雜誌也能夠實現這第二個聯盟。我們應該記住：現代的自然科學發生了急激的變革，時常就引起反動的哲學學派或小學派、潮流與小潮流之抬頭。所以，除非是注視着自然科學中的最近的革命所提出的問題，除非是把自然科學家徵集來參加這份哲學雜誌底工作，戰鬥的唯物論就既不能爲戰鬥的，又不能爲唯物論。在第一期的雜誌中，蒂米爾耶采夫不得不看到這樣的事實，即，愛因斯坦——據蒂米爾耶采夫之意見，愛因斯坦本人並沒有積極攻擊

唯物論底基礎——底學說，已由世界各級底資產者知識階級底許多代表們所利用了。我們應該注意，不只愛因斯坦是被利用，但自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自然科學上的大改造家，有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也是這樣被利用的。

爲要使我們對於這種現象的態度不致分歧，我們就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即，自然科學除非是站立在一個堅固的哲學基礎之上，它是抵擋不住資產階級的觀念之猛攻，也阻止不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之復辟的。在這個鬥爭中，自然科學家爲要擋住敵人的進攻並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做一個現代的唯物論者，做一個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論底自覺的信奉者，這即是說，他必須做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爲要達到這個目標，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底撰述者們，必須有組織地從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這即是說，研究馬克思實際應用於他的資本論及其歷史的和政治的著作之辯證法。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把辯證法應用得這樣成功，使現在東方（日本、印度和中國）底新興階級——東方千千萬萬的人，佔世界人口之大部分，他們底歷史的消極與歷史的迷夢，一直到現在成爲歐洲許多先進國陷於停頓與腐敗之條件，——底醒覺與奮鬥，新人民與新階級底醒覺，每一天都成爲證實馬克思主義之新鮮的證據。

當然，黑格爾辯證法底這樣的研究，這樣的解釋，與這樣的宣傳，是極端困難的，在這方向的初步的實驗是免不了有錯誤的，但是，只有不幹什麼事的人，才永遠不會犯什麼錯誤。馬克思從唯物論的觀點去理解黑格爾辯證法而運用

之，我們以馬克思之運用方法作為我們的基礎，就能夠而且也必須從一切方面來對付這辯證法：在雜誌上登載黑格爾底主要著作底拔萃，從唯物論的觀點來解釋它們，並且以馬克思如何運用辯證法之實例，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之領域內的辯證法底實例——近代的歷史尤其是現代的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供給了許許多多這種實例——來做他們底注釋。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底編輯者和撰述者這一羣人，依照我的意見，應該成為一種『黑格爾辯證法底唯物論者的朋友之協會』。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在用唯物論的觀點去解釋的黑格爾辯證法之中，可以找到（如果他們知道如何找求，並且，我們學習幫助他們）自然科學上的革命所提出的哲學問題——這些哲學問題，使得資產階級的時髦底知識分子的崇拜者，『跌入』於反動——之許多解答。

除非它担負起這樣的一個任務，而且有系統地完成這個任務，唯物論是不能成為戰鬥的唯物論。借用斯哲特林（Schedrin）底話句，它就不是去打人的而是被打的。大自然科學家若缺少此物，就將如向來一樣，在建立他們哲學的結論與一般化上表示無能。因為自然科學進步得這麼快，其一切部門發生了這麼深刻的變革，故哲學的結論是不能少的。

我將說一個例子，以作結束。這個例子，雖不涉及哲學領域，但總是涉及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之下所要同樣注意的社會問題領域。

這個例子，是現代偽科學如何在實際上成為最重大的和最卑劣的反動思想底工具。

最近有人送一份由俄國技術協會第十一部出版的經濟學者第一期（一九二二年）給我。送這份雜誌給我的那位青年共產黨員（或許是他沒有功夫仔細研究其內容），輕率地表示他極贊同它，在實質上，這份刊物是——我不知道它之有意識的程度有多大——現代的封建派底機關報，當然是以科學、民主主義等等為掩蔽的。

在這份刊物中，有一個名叫索洛金（M.P.Sorokin）的，發表了一篇對於戰爭底影響之廣大的所謂『社會學的』研究。這篇科學的論文，充滿着從著者及其無數的外國師友底『社會學的』著作之科學的徵引。

在第八三頁中，說道：

「現在，彼得格勒的每一萬個結婚中，有九二·二離婚——驚人的數目字。在每一百個離婚中，五一·一%是結婚不上一年，一一%是不上一月，二二%是不上二個月，四一%是不上三個月至六個月，而超過六個月的，只有二六%。這些數目字示明了；現代的合法的結婚，是私通行為底一種掩蔽形態，使愛好野合的人們能夠以「合法的」方法來滿足他們底慾望。」（經濟學者第一期，第八三頁）

這位先生，與出版這份刊物並登載這類文章之俄國技術協會，他們無疑問地是自視為民主主義底信徒。他們聽見人家說他們在事實上是封建派、反革命者、與『僧侶主義底得有學位的奴役』，一定以為是重大的侮辱。

只要稍稍知道資產階級的國度關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的立法，以及關於這一方面的實際情形，就夠使那些注意這

個問題的人們明白現代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就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對於婦女和對於私生子，也抱着真正封建的態度。

這當然並沒有阻止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的一部分，以及在西歐各國中與他們相當的政黨大聲呼喊著民主主義，說布爾塞維克如何如何破壞民主主義，但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在對於結婚離婚和私生子地位這一類問題上，實在是唯一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而這個問題與任何國度半數以上的人口底利益最直接發生關係。不論在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之前已經有許多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而且自稱為民主主義的革命，但布爾塞維克革命是在這方面進行堅決的鬥爭——反對反動和封建主義，並反對統治的有產階級底慣常的偽善——之第一次的而且是唯一的革命。

如果每一萬個結婚中有九十二個離婚，索洛金就以爲是驚人的數目字，那末，我們只能假定索洛金是生活和長大於一個與生活完全隔絕得幾乎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有這麼樣的僧寺院中，或者是索洛金爲反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捏造事實。不論什麼人，只要他稍稍知悉在資產階級國度中的社會狀態，他就會知道實際離婚（當然是不爲教會與法律所認可的）底實在數目，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大得許多。在這一方面，俄國與別國之不同，是：我們的法律對於偽善與婦女及其兒童底沒有權利的地位，並沒有把他們神聖化，而反是公然以政府底名義宣佈對一切偽善和對一切無權地位，作有系統的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雜誌也要對這些現代的『有教育的』封建派作鬥爭。也許他們之中有許多是領取政府的錢和受政府僱傭去教育青年的，雖然他們之不配做這種工作，正如惡名狼藉的寡廉鮮恥的人之不配做青年教育機關底監督者。

俄國工人階級已獲得政權；但還沒有學會利用它，因為，如果已會利用它，一定是早就很客氣地把這樣的教員和學術團體的會員，遣送到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國度去了。那是對這樣的封建派最合適的地方。

但是，俄國工人階級只要肯學習，是一定可學會的。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八〇—一九〇頁）

柯柏年譯

我們的革命

我最近瀏覽了蘇哈諾夫所寫的革命隨筆。特別觸目的，是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全體以及第二國際底英雄們全體所有的迂腐。他們非常怯懦，如果與德國的模型稍微不同時，連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人物，也提出一些瑣瑣屑屑的保留，以保衛自己；——這種特性，是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共有的，在整個革命過程中，他們隨時隨地都表現出這種特性。除了這種特性之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們對於過去之卑劣的模仿。

他們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之見解，是極度迂腐。馬克思主義中最主要的東西，即其革命的辯證法，他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馬克思所說得很明白的話，即，在革命時候是需要有最高度的機動性，他們沒有理解，甚至連注意也沒有注意到。例如，馬克思在他所寫的

● 馬克思於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一書上有過這樣的話：『公社會有過政治的形態最高度的機動性』。同樣，馬克思致顧格曼倫巴黎公社的信上也說：『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犧牲的能力呵！』

一封信中——我想是在一八五六年寫的——表示希望德國的農民戰爭——它會造出一個革命的局面來——與工人階級運動結合起來[◆]；連這句直截的話，他們也逃避着，好像一隻蠶在一碟熱粥四周逡巡而不敢接近一樣。

他們的全部行爲，顯出他們是怯懦的改良主義者，他們害怕離開資產階級，更不要說與資產階級決絕。他們同時又濫用修辭和誇張，以掩蓋他們的怯懦。但，就使是從純粹理論的立場來看，他們全體有一點最惹人注意的，就是他們完全不能把握下面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要點：他們已看到了西歐的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發展之一定途徑；但他們所完全不能把握的，就是，只有加以某些修改（從世界歷史底立場看來，這些修改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才能把這一途徑當做一個模範。

第一——與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相關的革命。這樣的一個革命，必定有新的特色，或變更，這些新特色或變更是戰爭本身所產生的。因為世界從沒看到這樣的戰爭，也從沒有處於這樣的局面。我們看到：最富的國度底資產階級，在戰爭之後，一直到今日，還不能建立「常態」的資產階級的關係。可是，我們的改良主義者，冒稱為革命家之小資產階級者，却曾把常態的資產階級的關係，視為不能超越的限界，現在還是這樣看。而且，連他們對於「常態」之見解，也是

◆ 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上說：「德國一切的事情，將與鞏固無產階級革命自己的生長和再一次的農民戰爭有關。那時事情將更好。」

極陳腐的和狹隘的。

第二——世界歷史底發展，就整個來說，是遵照一般的法則，但這並不是說，發展底某些時期，其發展形態或發展秩序，不能有特色，恰恰相反。是假定各時期各有其特色，——他們對於這個思想，是完全不懂得。例如，他們甚至沒有看到：俄國是站於文明國與那些由這次戰爭才把它們雜帶上文明軌道的國度——即，一切的東方的、非歐洲的國度——之界線上，所以，俄國可以而且是必定顯出某些特色，俄國雖然是必定遵循着世界發展底總路線，但它底革命與西歐各國以前的一切革命不同，在到東方各國的路途中輸入了某些新奇的部份的特色。

他們以毫無根據的語調，就是在西歐社會民主主義底發展時期所死記的議論，說我們還沒有到實行社會主義的成熟期，或者，如他們的某些「博學的」人物所說，實行社會主義之客觀的經濟的前提，我國還不具備；——這個議論是陳腐極了。他們從沒有任何人在腦袋中發生這樣的問題：有一國人民，處於像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那樣的革命局面，因感到處境之絕望，而起來奮鬥，這個鬥爭至少給他們有一些機會可以取得使文明往前發展之條件（就使那些條件與通常的條件是不很相同）。

「俄國底生產力發展水準，還沒有達到使社會主義可能實行之程度」——第二國際底英雄，蘇哈諾夫當然包括在內，都以這個命題自傲，像孔雀那樣的驕傲。他們用許許多多不同的語調，重復申說這個毫無爭辯餘地的命題，他們以

爲這就是對於我們的革命作估價時的決定的要點。

但如果特殊情況，把俄國首先捲入世界帝國主義戰爭——這次戰爭把西歐的稍微重要的國度都捲進去了——那就怎樣呢？如果特殊情況使俄國底發展——其發展與東方才開始的及已部分開始的革命極接近——置於這樣的局面，我們能夠完成『農民戰爭』與工人階級運動之聯盟（而這正是馬克思自己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八五九年論及普魯士時所寫的，把它作爲可能的前途之一），那就怎樣呢？

如果局面底完全絕望，把工人和農民底力量加強十倍，因而使我們有可能進行創造文明底基本必要條件，而進行創造之方法，則與西歐各國不同，那就怎樣呢？有沒有變更了世界歷史底發展底總路線呢？有沒有變更了各國——這些國度正被或已被拉上世界歷史底總過程——底各個基本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呢？

如果要建立社會主義，是需有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是什麼），爲什麼我們不能先開始以革命的方法，完成那個一定的文化水準所需的必要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而趕上別國呢？

二

你們說要建立社會主義須有文明，很對。但爲什麼我們不能先開始在我國中創造這些文明必要前提，如驅逐地主與

驅逐俄國資本家，隨後出發向社會主義前進呢？在什麼地方，在那一本書，你們讀到了說事件向來的先後秩序，這樣更變，是不許可的，或不可能的呢？

我們記得拿破崙曾寫過這樣的一句話：「先從事戰鬥，然後看看發生什麼事情。」是的，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先專心從事戰鬥，然後才注意發展底細節（從世界歷史底立場看來，它們確是些細節），如布勒斯特和約、新經濟政策等等。現在，我們在大體上已得到勝利，這是不能有什麼疑問的。

我們的蘇哈諾夫，更右傾的社會民主黨用不着說，連夢想都沒有夢想到不這樣就完全不能進行革命。我們的小資產階級，連夢想都沒有夢想到東方的國度，有更多的人口，有更多種的社會狀態，其革命也一定有比俄國革命更大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書，在它那個時代，是很有用；這是用不着說的。但如以為這本教科書預見到後來的世界歷史底發展底一切形態，把這樣的一個觀念拋棄的時候是確已到來了。現在已該宣佈：那些作如此想的簡直是笨伯！

一九二三年正月十六至十七日（『列寧全集』第二十七，第三九八—四〇一頁）

A16

7 (H)

105

定	白報紙本 2.50
價	嘉樂紙本 1.90